講明理學先器識後文藝暇則偕郡守余公承
業郡人憲副胡公愷酬和詩篇由是文聲藉甚
一時諸名公如臨頴賈少傳閔中許少華申陽
孟有涯皆折節爲忘年交後有忌公者輒掛冠
歸開帳講易邑中諸弟子自故相呂文簡而下
咸執經授業戶外屨常滿間與諸名公尋幽選
勝賡相唱和遇得意時引酒滿酌浮白滿紙公
于詩力追唐人行楷卓有晉意所著有古穉漫
稿楚客吟艸等集云

全賜字申甫靈川人嘉靖辛丑進士爲南京戶部
主事性質率不事儀節朋終不諧時好比舍諸
少年竊相嘐已而悉之坐外遷歷轉嚴州同知
竟以遺俗不能取容致仕歸公素博學比家居
論著尤衆所修縣志考探獨詳至今傳之

張守約永福人嘉靖乙丑進士官拜陝西道御史
巡按直隸發奸摘伏如神復巡按廣東直聲震
天下有西臺奏議行世從祀鄉賢

潘嗣冕字宗周靈川人中嘉靖壬午鄉舉授湖廣

城步知縣調繁長沙三被薦劉轉嚴州府通判
職專錢穀常例羨餘歲計千金公歷任五年秋
毫無染署淳安民被其澤居趙五年御史李中
豁爲作記云歲丁未趙州旱公徒跣來禱見蛇
迎于前四足有鱗角長尺許衆曰龍見公命載
以甕中與之酒食亦舐之是夕大雨如注民咸
歌頌歲大稔其入三倍禾有雙穗者時號曰堯
峰先生

謝汝言全州人父早歿哀毀骨立廬墓三年事母
蔣氏承順顏色不離左右母疾醫禱弗效割股
爲糜以進得愈嘉靖十二年州守林元秋旌其
門曰孝子第

呂璋字古愚臨桂人文簡公之父也以明經授廣
東徐聞令爲政不事鞭朴教民如家人父子未
暮年邑敦禮讓幾至無訟臺使者連章薦拔會
俸滿報最聞其子捷大魁遂乞休歸邑人立祠
祀之後以子貴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天啓甲子其孫大英任惠州別

駕遣人至徐聞訪公祠猶尸祝云

張言字拙逸臨桂人嘉靖丁未進士初知江西永豐縣政簡刑清興學教民治行課最擢禮部郎中陞知壽甸府時名公巨卿咏有祀崇兩世奕葉棠陰二册祀永豐名宦本縣鄉賢

張烜宏山人弱冠舉正德巳卯鄉試授溧陽教諭甚得士心侃侃不阿調松之華亭薦紳家聞公才名爭傾心焉間出其詩文與宗伯孫公承恩大史徐公階相贈答名益藉藉嘉靖巳丑登甲第授餘干尹再調歸安政聲茂焉召入吏部主政公頗抑屈若有以自下者歷員外郎中推廣東參政轉浙江憲長左右方伯陞南京都御史督軍防江再巡南贛咸懋丕績最後巡撫河南歷中外四十餘年人無不以才華歸之所著有吉山漫集

吳邦柱字厥卿上林人性至孝爲宗黨所重年十九補庠生選貢授江西萬載訓導陞廣東保昌諭念親年老竟告休歸築精舍東林與諸老約

率真會賦詩見志於紛華勢利澹如也親沒極
哀一秉家禮年七十有八預示終期遺命治喪
不用浮屠所著有尊孔錄專排佛老額其堂曰
敬恕叮嚀子孫於二字尤諄切云

呂調陽字和卿臨桂人父璋以貢起家令徐聞有
惠政母張夫人夢巨蟒入室寤而生公嘉靖甲
午舉于鄉壬寅從程文恭司成講授名理僑居
下帷者三年庚戌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尋
遷國子監司業繼晉諭德擢兩都國子祭酒公
三任成均率以其身爲型範先德後藝右原整
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者多名實純美益其得
於文恭之傳爲多云已而擢貳禮卿侍莊皇帝
講讀每齊心祓意傳以經傳欵欵期感動數嘉
納之世廟實錄成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神宗
即位拜禮部尚書寅清秉禮自宗藩外戚中常
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諸郎吏凜凜奉職上在
東宮時雅知公端慎遂召爲文淵閣大學士累
晉太子太保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秩

蒲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復加少傅時張居正柄國以申韓法操切天下士之趨附者門如市公共事六年不任臆可否不輕持異同居正亦恬然安之公外雖醇謹中獨烱烱有條理委曲調劑有外人所不及知者當居正援奪情故事杖諸諫臣氣焰熏灼中外以目巳而以請假歸屬公掌國務會慶支副郎王公用汲論都御史陳瑛實攻居正時居正將抵通州矣公恐稍遲用汲禍且不測遂擬旨削編民用汲

生還公所詒也居正何而居正至見用汲疏語髮上指冠恨之且以罰輕若不能釋憾於公者會公數病肺蓁苦足痿遂一意決去疏十上始得請歸公生平沈深簡諒而性尤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澣衣又門無私謁雖故人邑子不得閔說一詞人多誦其清風時粤西爲盜數諸凡平古田平懷遠公密爲籌策亦不令人知也上嘉公朴忠嘗手書樞機克慎及同心夾輔大字賜之每燕對稱先生不名時令大官傳飡中使

慰勞或繼以尚方金錢文綺輿馬什器至歸遣行人偕御醫護行許伯子祠部郎輟事隨侍益異典云公歸歲餘而卒贈大保謚文簡

徐養正字吉夫馬平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論罷大學士嚴嵩黨府尹戴某者嵩銜之已而發嵩子世蕃奸狀嵩怒甚擬旨杖養正謫通海典史量移肇慶推官歷陞貴州提學僉事以喪歸復起領雲南學政教條嚴肅集諸生於五華書院親課文行前徐布政使玖沅江

罪人未得養正行部將至沅江庶得其賊黨賄殺之人莫不多養正謨略者太宰李公默雅重之已遷南光祿少卿改尚寶之北世蕃方行尚寶事養正不欲與同列請告歸嚴氏敗養正始召入南通議歷遷通政光祿卿戶部侍郎南京工部尚書丁內艱未甫服闋卒之夕自云真西山先生至起迎之爲揖遜狀須臾而逝

殷從儉字汝中臨桂人嘉靖甲辰進士願就博士官教授廣州陞國學擢駕部主事陞廣東屯塩

僉事拜嶺東兵務會倭奴猖獗提孤兵當一面
勞勩萬狀偶與制府議軍事相左遂引疾歸尋
起爲福建僉事歷參議副使參政南大僕少卿
廷議討古田奏記大略謂理亂民猶理亂繩宜
分別良惡殲渠魁以申法宥餘醜以示恩云擢
開府南贛復改福建所至務守便宜非太甚無
輕舉尤不喜媕媕苛細初倭發難時籍民丁田
爲成饒名曰丁四粮六每易一撫臣輒增數千
金至四增而九六增而十三即歲大祲猶取贏
爲民倍稱輸餉閭里蕭然公汰虛籍裁冗費復
丁四粮六舊賦民困爲甦甫以內臺簡召疾三
日卒民思之不置有特祠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
時大學士嚴嵩亂政翀言官給事中吳時來疏
嵩父子奸狀翀與同部郎董傳策章繼上俱下
詔獄訊主使者翀對曰臣自爲社稷永耳疇能
主使臣者獄竟皆成翀成都匀怡然就道至戍
所諸生日執經侍講翀以忠孝大節告之及嵩

父子伏辜穆宗即位召補銓部郎晉大理少卿
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
撫流民遏嵎冠平三巢又遣兵解惠州圍叠承
寵賚念猶憧爲西粤梗疏請先剿古田次及八
寨上嘉之後悉如所策轉巡撫湖廣歷晉大理
卿兵部侍郎疏乞歸養萬曆二年就家授兵部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入爲刑部侍郎
堅疏乞休歸卒狥雖以亢直得名然篤於友誼
京山高岱同官刑部狥遣戍時岱匹馬追送城
外坐是出爲長史移疾狥撫楚以事至京山哭岱
于墓仍經紀其家有集十二卷

蔣瘠字子厚全州人舉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
授御史方入臺遣監刑見楊員外繼盛在刑中
瘠即爲具奏曰楊繼盛越職妄言自取重辟其
妻哀懇願以身代夫匹婦何知一疏非易繼盛
既不能將順聖明又何能儀刑寡妻此必中有
激而然也繼盛就刑妻必并命恐傷陛下好生
之仁反令匹婦立義千古願陛下將繼盛暫緩

其疚勿令下車泣罪惟禹以一女子上書貸父
疚惟漢文則後誦陛下之仁超軼二帝矣奏上
不報繼盛疚于市焞內不自安未幾移病歸卒
董德明字汝哲臨桂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南雄推
官轉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知處州有遺愛整
飭曹濮兵備有擒賊首施尚詔功以河南參政
致仕抵家中日與閭里衣冠遝過置酒爲驩有
屬以官事者且曰片語可得百金德明不爲動
容茹招行酒者酌蒲已而曰月色清雀正可縱

飲何得預人家事其人語塞一日乘憤至所知
瞋目疾言曰桂城舊俗士大夫耻入公門不意
投老里中某陽以公會誘我謁官已而有所閔
說友陰挾我爲重此曹不但賣友乃壞一方美
俗也業已艸絕交書矣咄詠良久它日所知之
任德明載酒追送伏波山下臨發戀戀曰子行
矣我何爲贈徐曰贈子以不貪耳所知者拜受
以去乖老卒家無餘貲其子請貸乃克舉葬
陳琚字宗玉南寧人由監生嘉靖四年任廣東德

慶州判官時羅旁寇熾流毒郡縣琚提偏師相機撫勦爲分十五定約束俾與州人互市俟其狎而圖之時有奸人洩其謀寇乘甲如市猝肷變作琚遂遇害後督府王守仁揃魁趙木子殺之命祭其墓

唐一岑字鍾卿臨桂人嘉靖丁酉舉于鄉授崇明知縣倭始窺吳道由崇明一岑晨夕督厲縣人爲戰守具卒何倭果率衆來攻一岑敗之多所斬獲倭衆憤甚已乃盡鋭復攻力竭援絕倭入城一岑亦之贈光祿寺丞廕其從子入太學仍建祠于縣曰閔忠

魏文瑞字麟卿臨桂人登嘉靖壬子鄉試授定州學正陞潮縣知縣丁母憂補漳平會龍巖賊蘇阿普漳平賊楊一聚黨五六千永安大田連城清流諸寇騷肷嚮應贛州軍門檄文瑞合三縣兵勦之即統兵行次曹寨白龍巖曹姓者賊謀主也陰以報賊賊伏員當以待文瑞至伏者四起兵潰亦之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

何以尚興業人爻世錦以孝行聞詔旌焉以尚讀
爻書錚錚有奇節嘉靖壬子舉于鄉授建昌司
教入成均晉戶部司務會戶部郎海瑞上封事
觸忌諱世宗震怒下詔獄公抗疏救之上怒并
公杖一百俱繫之獄上不豫遺詔釋公穆廟登
極錄用諸直臣公由司務晉光祿寺丞公感知
遇益忼慨論列不避權貴時輔臣高拱用事公
列其罪狀比之蔡京拱銜之甚卒坐外謫遂辭
疾歸及拱罷言官薦公拜雷州司理歷擢南戶
部主事尚寶光祿少卿南大理寺丞鴻臚寺卿
公性故澹泊意辭榮上嘉之詔晉太僕寺卿致
仕公歸屏居村落無所芬華宗之子若孫以禮
繩之靡不嵇嵇循尺寸者邑人爭嚴重焉及卒
遣官諭祭

李文鳳字廷儀宏山人嘉靖乙酉解元壬辰進士
爲大理評事歷寺副正後出僉廣東遭喪去服
閔起僉雲南以疾歸文鳳簡亮自任不藉聲當
世一意汎覽博識書傳之外更勤諮訪從官京

師及乘傳所至載筆自隨一有所得欣然錄記
歸乃輯次成書曰月山叢譚

宋琉字德中賓州人登嘉靖乙酉鄉試授揭陽教諭陞銅梁知縣專尚德化釋李方九人之寃酉陽永順十四司搆怨上官命招撫之衆皆輯化時有馴鶴嘉禾之異邑人建集鶴亭陞僊州知州鋤豪强寬徭役弭昌江水患復榕庄公田化生黎爲編民奏立順黎附黎二品鄉人獲安未幾卒于官民爲巷哭後祀于蘇東坡公祠

李乞簡字可大融縣人登嘉靖壬午鄉舉授夔陵掌教令蜀內江繼守茶陵同知雲南進太守思州俱以治劇稱會殘苗龍老洒擁衆七百詐啃兵過境突入城擁公上馬回巢公不屈灰之事聞贈貴州按察司副使

陸舜臣字師皐橫州人嘉鯉子也登正德丙子鄉試爲雷州同知罷歸公喜書記通賓客如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謫籍茲土皆招致其家間與出游探諸幽勝賡唱輒和賓至如歸所著

有橫州志

李廷鸞蒼梧人上海周昇爲巡檢攸客舍婦亦隨
沒昇子敏及婦廖氏所生賢能長壽二人尚幼
家僮二人亦幼因而畜寓昇無恙時廷鸞往來
頗密攸未幾遭疫敏與婦廖氏相繼物故僮亦
亾其一廷鸞閔之與昇同官唐子高周璧共籍
所有餘貲二百金暫寄廷鸞家亾何賢能復沒
廷鸞家忽遭賊殺廷鸞歸哭妹且
幸昇遺貲尚在急出視唐周二人遂移長壽至
家同居經數年會事衰凱聞其事歎曰義士哉
彼異鄉乃爾況吾與周上海同里乎召長壽至
細詢之因留官舍嘉勞廷鸞曰義士良厚且苦
吾有甥女可妻長壽汝莫慮周氏無種矣仍禮
送廷鸞還其家
李安富川人常熟簿李昭宗養子素驍勇從昭宗
之官嘉靖癸丑倭奴聚海上焚刼松江太倉安
屬欲赴闕昭宗止之曰踰境殺賊非吾職也冬
十月賊航海犯常熟縣令率民兵禦之以昭宗

爲前鋒安從焉時賊方扣民安隔水罵曰賊出就吾刃其一人超距而來安弯弩射之應弦而斃又二人馳刺安安揮刃斷其手足而斃餘四人並力擊安安肩忽裂且蹶泥澤中遂遇害倭相戒云常熟子善騎射遂遁去邑賴以全縣令謂安以幼勤事禮葬之北郊

楊義臨桂人家故貧一僕賣酒義性仁厚靈川崔某逋官儲三百金繫獄家人貿產得金輸官過義僕所醉遺金行僕得金喜告義義曰急追歸金弗及翌日遺金者至義歸之金遺金者分半謝義義不受崔得金輸官脫繫獄歸祈天報德後義子孫登科者相續

舒應龍字中陽全州人登嘉靖壬戌會魁初任廣東東莞縣發奸摘伏如神擢銓司主政歷官至漕運工部尚書修河有功後致仕歸卒祀鄉賢

子弘志萬曆丙戌採花

唐廷燦字振東全州人嘉靖甲子舉人任石城知縣爲政多仁居鄉行善惠及隣境兄弟父子祖

孫及曾孫以春秋登賢書凡十三人蝉聯勿替人以爲世德之報云

王貽德全州人嘉靖乙丑進士仕至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河北陞雲南按察使晋布政使萬曆間計吏以清官稱天下第一詔加大僕寺卿歷子姓五代皆登鄉薦卒祀鄉賢

歐陽經字時用恭城人嘉靖甲戌歲薦爲諸生時偶夜出恍聞人聲爭避謂知州來視之杳無其人旦以白同志咸奇之及謁選僅授閩都司經歷任九載有賢聲秩滿陞蜀威州知州始驗甫蒞任革里甲夙弊殆盡民歌廣愛生番亂魚肉其民率熟番平之民賴安堵威民立有去思碑致仕凡十六年絕跡公庭

張襄字近江臨桂人嘉靖時舉孝廉初署華陽諭朝覲赴京奏請旌表義姑詔可陞湖廣衡陽知縣

劉日乾字體易蒼梧人舉嘉靖進士善真卿諸書初授廷評擢通政司參議慷慨伏義竟以讞獄

持正奪官去

黎聰陸川人嘉靖間任武宰簿覽愛得民催科不擾值旱荒捐俸作糜弱民賴存活歲運期迫民窮無措聰力補及額九年遷崇仁丞武宰民遮道留之祀名宦

何世綸字伯起興業人舉嘉靖鄉書嘗從吳清惠湛文簡二先生遊自號心齋知英德縣有惠政改知古田調度銀礦民甚德之尋以病引去

李獻忠蒼梧人嘉靖間丞茶陵州以清謹著忠性孝友甫冠時父令文昌卒于官獻忠扶櫬還哀毀幾不能起酒葷不入口既葬廬墓繼居祖母喪居母喪一如其父永康程文德主嶺表書院從之遊甚見禮焉

楊繼文字獻國容縣人領嘉靖鄉書初令海豐轉判武昌守汚陽州有惠政晉瓊州丞招降巨寇卒祀名宦

何敦復字學閔興業人領嘉靖鄉書司駕部務轉員外郎剛直不爲同官所容謫判姑熟移丞潮

州清介自矢時延諸生譚藝潮人以配祀昌黎
馮承芳蒼梧人其先桂林人移居遂家焉學問博
洽才識明敏登嘉靖癸未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河決昌平震驚陵寢上怒甚議處部堂主
司以承芳廉慎素著得褫職歸林下二十有餘
年所著有靜觀録桂山吟稿
蒙詢賓州人嘉靖壬午舉人授湖廣承天府推官
遷知歸順州申減茶稅塩稅歲饑爲粥以賑墜
撫州同知邑人思之立祠以祀後入鄉賢
高瓊字藍田玄山人嘉靖間歲薦任饒州府經歷
清慎有才能時淮府奪民湖利屢訟弗決公奉
委處之帖胕饒故多盜皆湖濱惡少串合勾通
公廉得其實擒治按法盜賊屏息見獄宇傾圮
囚露宿具文請修苦無料因奉差湖口查船忽
遇一木排飄流至岸取之正足修理人以爲異
政云
高應暘字貞所瓊子嘉靖壬子舉人博學多才史
學尤邃初任浙江龍游教諭課士有賢聲陞寧

波府奉化縣知縣剔奸摘伏如神丰采嚴峻人
不敢干以私後以艱歸士民思之不置爲祠以
祝卒祀鄉賢所著有青鳥山人集

周希正宣化人嘉靖巳酉鄉薦任知縣存心愛民
以直道事上事多掣肘遂拂袖歸郡人推舉祀
鄉賢

楊際熙字惺中容縣人嘉靖戊子舉人任松滋令
松故濱江築堤障捍邑人賴之召入拜御史居
南臺直言敢諫不避權貴萬曆初逼行錢法松
江豪强梗法聚市井無賴倡饑民搆命勢甚猖
獗公疏之曰朝廷恤饑民不宥亂民稱旨辛巳
兩畿大察上屬公疏剔淑慝不憚大吏忌者中
之遷雲南僉憲以終養歸子乞京亦登鄉魁令
溫廉介有聲時稱楊氏世家

鄧繼科號坐臺登嘉靖癸卯賢書任廣東惠州府
司李時海氛弗靖科有退賊功當道奬薦陞雲
南府同知致仕歸子之梅之松同登嘉靖辛酉
鄉薦孫壽光登萬曆辛卯鄉薦素行端方鄉黨

推重撫院扁曰孝義名家道府扁曰承芳世美
天啓間督學魯公撤義田三百畝以供享祀里中
趙希尹字樂耕全州人家素豐輕財好施生平慕
范文正公為人置義田以助之有忿爭者質
貧不能娶不能葬者出資以助之有忿爭者質
之于公片語立折人方之王彥方云會歲凶公
出米賑濟所活甚衆泉州守義其事上聞又置義
田數百畝以招四方之來學者嘗載米往湖南
彼地饑悉賑之仲子孟豪登嘉靖丙辰進士歷
官禽憲孫一鶴一鵠皆舉孝廉公膺褒封鄉評
重之
蕭雲舉字乞升宣化人年十九薦於鄉登萬曆丙
戌進士選翰林典北直鄉試歷官禮部右侍郎
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充經筵日講遷吏部
左侍郎主會試扈從後歸敬等三百人晉太子太保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平生嗜古著書其氣節
文章有過人者蔭子四人卒贈太子太傅謚文
端賜祭葬入鄉賢

侯嘉祐字吉甫橫州人登嘉靖乙卯鄉薦有清品
家居十餘年不干謁公門任長尋令爲政公敏
尤善折獄卒于官士民哀之列名宦
林致孝上思州人義士也年二十五有豪俠氣嘉
靖三十一年秋渠賊黃天賜叛巢於佛子墟孝
入巢窺虛實謀除陰間之賊呵至再竟不撓屈賊
壯其材委曲勸誘孝叱罵聲色俱厲賊遂支解
以殉州守聞而悲之賜其孤以田且紀事於志
以爲邊人慷慨殺身者之勸

鄧宗孔崇善縣人登嘉靖癸丑進士授都察院都
事陞浙江金華府知府治有賢聲卒祀鄉賢
何埕崇善縣人嘉靖時爲郡諸生好登覽山水所
至輒有題詠事父母至孝赴貢試比至聞父病
癱即趨歸及家見父癱痛劇吮之痛稍定盥漱
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如是者數月父卒埕哀號
徹晝夜路人爲之泣下有司以聞詔加旌奬
張文熙字念華臨桂人廣記博聞中隆慶丁卯鄉
舉丁丑成進士讀書中秘改御史監巡鹽巡漕

巡機刷卷纂修實錄按陝西復按浙江壬午主
塲無京考黜兼董之居官寬猛并濟值兵民兩
變爲辦紛爭頃刻撫定越人服其英決建祠祀
之擢應天府丞歷太僕卿陪推南贛巡撫致仕
歸以著述自娛咸里貧乏者周之著有壬癸艸
雲巖集閇窻山房全集按浙録救荒録生子三
玉輅衡皆以青年同舉鄉試
劉元相字我忠全州人賦性醇謹家貧有守事繼
母以孝聞登隆慶丁卯鄉薦初授華容教陞嘉

魚尹築堤有功邑爲立祠轉肇慶別駕遷高州
海防政皆協宜兩廣總制疏請加秩尋告歸卒
祀高州名宦本州崇祀鄉賢
曹學叅號唯齋知州穆曾孫弱冠領隆慶丁卯鄉
薦初署長葛教諭陞連山知縣有異政調新會
令縣近海多盜公募壯士緝之寇聞公名相戒
曰無犯曹使君境遂引去公以德化感人民間
凡舉子皆以公命名考最爲天下第一常捐俸
修陳白沙先生祠爲置祭田尋以疾乞歸民罷

市遷留省公像三賢祠祀之時以吳隱之方公

清操云所著有梅巖詩集卒祀鄉賢子正經萬

曆丁酉經魁和平知縣克守清白亦祀鄉賢孫

國珣崇禎丙子舉人通判撫州覃恩晉階承德

郎

曹學易字省川全州人知州穆魯孫知州鶚孫萬

曆壬午舉人簽仕任丘教勤于課士陞貴陽知

縣愛民如子楚人詩之再遷貴州定番知州撫

綏有方尋告歸以祖遺宅產讓其弟鄉人稱之

曾孫雲路登進士第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癸未進士簽仕湖廣

石首令丁外艱服闋補浙江寧海令報最以卓

異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神宗朝疏諫封倭易儲

諸大政忤旨逮獄十有二年每秋錄臨刑者數

一日縛赴市曹風霾蔽天木抜飛刑官復奏

免猶未赦前後內閣翰林臺省各部寺救疏凡

三十餘上不報次子正儒三上書願代父戮乃

得援赦改戍寧遠尋歸里卒天啓二年追贈太

僕寺少卿建祠諭有司每歲春秋致祭蔭長子
儀撫州別駕所著有忠諫録陳際泰爲之序
曹正儒全州庠生侍御史曹學程仲子賦性純孝
因父建言封倭易儲諸大政忤旨詔獄論戍幽
繫十二年正儒朝夕侍奉不離幷徙一日見父
枯瘁骨立正儒嘔血仆地久之復甦乃刺血艸
章叩閽凡三上疏願以身代不報明年又上疏
乃獲赦遣戍寧遠隨侍戍所父歿熹廟立復上
疏誦父孤忠詔贈父太僕少卿賜祭鄉人咸推

至孝崇禎五年奉旨旌表孝子
曹國祺字介之全州人登萬曆戊午鄉薦孝子正
儒之子崇禎間兩令分宜加意撫字清標雅度
初終不渝事載袁州名宦
葛彥冨川人以明經除廣東衛經歷有潔操管湖
西商稅秋毫不以入私豪歸之日行李蕭然居
鄉尤恂恂年八十卒
陳九鼎容縣人父章任光祿監事瘴疾篤思肉羹
鼎割左股以進疾遂愈直指旌其門

王慶字起吾新寧州人以明經授湖廣荆州經歷
居官清廉持身謹慎孝友著聞鄉評推重嚴訓
三子用霖用楫聯登賢書用賓儀庠多年侄若
孫游泮不一四代賢良邑祀鄉賢

蔣遵箴全州人隆慶戊辰進士授江西萬安知縣
擢吏部文選郎遷光禄寺少卿子士忠萬曆癸
丑進士官至貴州右布政聞譽並稱于時

歐陽州字汝行恭城人性篤友恭事繼母孝領隆
慶壬申歲薦選東筦縣丞有能績署堂篆一載
不事苞苴尋致仕歸合邑立碑年八十終

蔣資乾字天秩恭城人幼聰慧日記萬言年十七
隆慶庚子舉于鄉署臨桂教諭以當事薦陞助
教遷南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治獄持平於大憝
不少假貸曾郤巨豪賄金聲望蔚然未幾以疾
卒于官弟資坤領戊子鄉薦署肥城教諭分校
京闈所拔悉名士陞都匀推官值黔民猺疲一
意恩活之解官歸人稱二難

張所蘊字壯猷恭城人性温厚嗜古宗西銘之學

事母至孝由萬曆明經授靈川訓導遷東安教諭後轉黃州府教授所至端師範出其門者率多名士咸稱張學博得橫渠之世業云及歸舉祀鄉賢所著有圖南會心編

唐世照灌陽人萬曆壬子舉人幼孤奉母以孝聞仕饒州通判改廣德州知州廉敏有吏才士民愛戴代州三年實授知蘄州廉敏有吏才士民愛戴時流賊張獻忠犯楚江黃騷動公設立三閑募敢死士守禦間發伏兵屢殲渠賊城賴以全在任八年卒民歌思之祀名宦崇禎十五年督學黃景明檄祀鄉賢

陸經術灌陽人萬曆乙卯舉人負性端方歷安仁臨安令以吏才薦陞北城兵馬司轉戶部主事剛直忤宦官調綿竹令值流寇破川西公加築城垣百計堵禦城賴保全收活流民以萬計叙授川西兵備僉事以憂歸士民泣留建祠以祀督學余朝相檄祀鄉賢

唐允中灌陽人登萬曆已酉賢書其父唐子繼仁

德高隱鄉里推重公恂恂醇謹有古君子風歷
官廣東擢舉黃州郡丞屢膺薦獎陞建昌知府
乞歸養親父九十歲卒公哀毀過甚歿崇禎十
六年提學余朝相檄祀鄉賢至孫象益舉康熙
丙午解元人以爲世德之報

張孫繩號約齋臨桂人言第二子隆慶戊辰進士
萬曆時官禮科左給事正直立朝不避權要尋
轉浙江寧波道福建右布政雲南左布政陞江
南應天府尹考天下清官第一廕一子致仕卒
贈工部右侍郎賜祭葬

呂輿周號渭南臨桂人幼警敏勤學足不窺園下
筆千言立就萬曆丙子舉於鄉丁丑中進士年
方二十授禮部祠祭司主事遷員外郎中時福
藩倚母鄭貴妃專寵陰欲奪嫡神宗將有二王
并封之意舉朝無敢言公特疏爭之上感悟以
是東宮不搖中外賴之尋轉光祿少卿再擢應
天府丞踰年陪推大同宣府巡撫以疾予告歸
凡鄉人冠婚喪祭力不能舉者皆周之人以爲

范純仁丹出云崇祀鄉賢

呂嗣簡字希夔臨桂人文簡公之長孫京兆公冢子也兒時岐嶷不凡文簡常抱諸膝曰此兒當大吾宗弱冠就童子試三試皆第一爲弟子員每冠多士文望咸歸有桂嶺一枝嶺南名士之譽中萬曆丁酉經魁讀書別墅遠近從之遊執經問難者十六人雋去者十五人其一人亦歲薦值父病痢聞嘗糞苦則生甜則灰公爲之嘗後母病篤痛不能終養一哭嘔血升餘患瘵症遂不起卒年五十二舉祀鄉賢

呂大韶字明夔臨桂人文簡公之曾孫也弱冠應童子試俱第一中萬曆丙午亞魁初授四川敘州府推官丁父艱服闋補授江西瑞州府推官治獄明允署縣署府政聲優異性骨鯁不合時宜掛冠歸不入公庭不會賓客以詩酒自娛

蔣季炯字和陽全州人萬曆癸酉舉人初任閩清歷仕雲南昆陽知州有德政母老致仕相國葉臺山贈以詩曰吏隱梅溪水共清鳧飛又喜到

江城桃花兩邑栽應遍麥穗三春瑞已成松舍
月明看鶴舞訟庭雨過見苔生西郊不少干旌
去誰似攀轅此日情

呂大英字元聲亦文簡公曾孫幼多穎悟博聞強
記垂髫游泮時伯氏已登鄉薦父希夔公念官
橐久虛萬曆丙午計偕遂携英北上補一品廕
讀書太學大司成器之請改外授廣東惠州別
駕署篆興宰華陋規裁冗費清盜源建學官時
地方惡俗人有隙即採斷腸草服之以藉命賴

公訪知諭百姓挖其根獲一石即准銷贖銀一
兩毒山幾平治行卓異有德政錄刻行時隣境
盜刦餉金數千公鞫之盜招金匿家竈旁兩起
之不得金盜亦旋斃公慮供扳蔓引良民受害
齋戒禱于城隍數日雷電大作擊盜匿賍處地
爲裂得金數百距前劫盜所指贓處僅咫尺諸
盜悚伏願自首不踰月原金俱完人咸服公神
明感格督府商公周祚薦其事特薦之薦未到
部三日以例轉王府長史公以病乞休歸隱居

不事家人產而賑饑周急靡所吝惜卒祀鄉賢

趙獻素字南石全州人萬曆壬子鄉薦歷任戶部

郎中耿介尚氣節居鄉醇篤有古人風崇祀鄉

賢

鄧承勞字鉄臣全州人萬曆戊午舉人歷任長沙

知府分巡湖南道居官剛介軍吏畏威士民懷

德歸之日囊橐如洗接物藹然人稱長者其政

事見長沙府志

陶宗孔字凝一全州人萬曆舉人任岳州推官在

任九年灌園種蔬楚人稱爲青天疏薦優擢

胥弘志字心矩全州人尚書應龍子有奇才甫弱

冠萬曆丙戌採花及第策多議刺時政閣臣不

敢置前列上覽策奇之拔置第三中外驚異稱

上神明得人授翰林院編修搏極群書過目成

誦悶學淵邃下筆萬言立就人稱神童惜享年

不永未展其蘊

廖九成字念瀧全州人幼讀書有夙慧早孤輟業

年二十六詣母舅蔣官署舅識其材命就學不

數月文思日進遣歸應試遂補弟子員屢試高
等庭訓嚴肅生子三長必名領天啓辛酉鄉薦
歷仕永州郡丞崇禎十四年以子必名貴贈奉
政大夫

常憲龍字伸洲茶城人萬曆甲午舉于鄉任保定
通判主餉居庸關有能聲條陳漕運五款悉中
時宼剔蠹驛稅節省稅羨歲餘二千三百金以
助軍需不入私橐考績保留加陞郡丞仍管前
事卒于官合郡勒石建祠祀之

常真傑茶城人萬曆甲午鄉薦以清介治鄧川州
先是鄧有水患菹鄧者率傳舍視之公憫肰曰
奈何魚斃吾民也乃捐俸鳩工築堤以禦鄧舊
有礦稅每歲入二千金民苦之公毅肰力爲奏
免郡人醵免金爲公壽公正色曰若以乃公爲
壟斷者乎既請免又利之是易注也卻之置書
院延民間子弟讀書其中常夜呼酒聽書聲至
鷄鳴不倦一日聞子懋中舉鄉薦首卽辦卹歸
家居四十年祀鄧川名宦

劉學倫賀縣人庠生安貧好學善事祖母繼母萬曆間舉順孫撫按旌奬督學道屢給柬帛

晏景卿欝林人領萬曆壬午鄉書知青陽縣事尋轉瓊州府同知有惠政親病躬藥餌忘寢食兩日幾廢念兄無子以次子嗣祭無田捐已産立之宦成後與緦服之親共高曾者同居一祔之宅邑人咸羨祀鄉賢

杜良材字喬宇蒼梧人幼奇頴年十二爲弟子員治五經博綜子史屢中副榜萬曆歲薦授潭州貴縣教諭課藝與行觀塲以五經復中副榜遂棄官歸里清操挺特後學多所裁成當時名士如廖錫蕃輩皆執經受業登賢書文章行誼邑人矜式焉

曾以誠字惟豫蒼梧人性嚴毅讀書博涉講業不倦萬曆歲薦授平樂府訓以造就人才爲任選諸生英俊者闢別館處之月分俸資其膏火程士先德行後文藝講業課文寒暑不輟偶一生素無學行歲試倖列優等白督學竟不准簡以

是人知砥勵五年遷象州學正造士一如平樂
如袁鳴泰歐國儁皆誠所首拔士後皆登堂致
祭其感人如此
陳堯典字闢荒蒼梧人早孤家貧力學登萬曆癸
卯鄉書選於潛令治簡靜有循良風遷廣州別
駕署增城有惠政遷韶州江防丞浈江故多盜
典禁約嚴肅盜不敢犯三院交薦其才擢宗人
經歷丁內艱服闋晉戶部員郎出理河西稅務
還京轉郎中陞叙州知府敘故饒沃而事多阻
撓典操持潔白人不敢干以私秩滿轉長蘆鹽
運使時軍需孔亟典力清奬孔悉完宿逋幸爲
豪商中傷罷歸云
郭應翰號義所懷集人萬曆癸酉鄉薦初任感恩
縣諭聘江西分考所拔多一時名流陞襄陽令
興水利修學宮華羡耗繕城垣漢江患寇翰率
兵進勦寇宵遁襄民德之祀名宦
阮悉懷集人萬曆辛卯鄉薦初令英德繼調雩都
從吉州郭子章講學當道交薦邑人建祠以祀

丹遷雷州別駕建義倉創學田署徐聞欽州篆皆立去思碑及致政歸奉母龍氏年九十七終唐世堯平樂縣人萬曆乙酉解元丙戌進士官寧波府節推戊子分校浙闈所拔皆知名士擢吏部主事典試粤東壬辰佐冢宰陸莊簡公御史萬國欽主政饋伸以國本建言忤旨奪官及歸囊無他物恐貽二親憂色養備至割腴產以贍異母弟時貂瑞奉使至昭猙獰殊甚有司莫敢誰何公折以大義銜之以是終于林壑泰昌初

奉旨起廢而公疾革矣贈光祿寺少卿

徐可行字心如宣化人登萬曆甲辰進士歷戶部郎中時邕舊例糧入公帑者凡三項民苦繁耗公奏請編爲一閭郡稱便壬子主試河南扳鄉薦八十人皆名流卒祀鄉賢

全存義字終之靈川人性端慈事父母甚孝處族黨皆得其歡心兄弟七人少存德庶出且遺腹生父卒子母無倚義捐已所分產給之每朔望皆同堂聚食事有可否絕無忤言鄉隣有訟往

勸之無不群者人稱其孝友

章潤永福人性警敏博洽群書官十餘年所至多善政其於聲利澹如也家居清約如寒士甘貧苦節爲人嘆服

陳萬忠昭平人性恬澹常隱山林至耄耋未嘗一字入公門生平好義樂施歲荒量其家資周恤黨里人高其風

章極永福人任貴州黎平推官多善政民甚愛之後乞歸甘貧樂道吟咏自適著有主靜遺編

陶明禮平樂縣人進士官長樂知縣以修廢事除煩苛忤當事貶驛丞隨復原官不赴居鄉佐修志書

袁鳴泰平樂縣人進士官清田知縣丁父艱歸里以孝聞起補莆田縣直道與鄉紳忤去官有紀政行實録

莫遺賢字賓廷平樂人貢生官武緣教諭課士修學籍籍有聲擢知上海縣以母年八十有九未任歸養治易授後學士多賴之庭訓八子皆成

名卒祀鄉賢

龍時吟恭城人父日昇積善好施與人無忤吟爲諸生一遵父訓父疚骨立三載母病劇籲天請代母忽甦曰神增我壽一紀矣遂愈次兄乏嗣遺産悉與長姪而已不與凡賑饑濟貧救患成父志也院道屢給旌賞謂日昇有義方云

潘積讓昭平人有雄略時五山賊倚恃岩穴嘯聚萬人屢征不獲讓與把總王綱計誘擒之復議兵詮守寧化里賴以安堵爲人尚義濟人之急萬曆十三年大荒出田禾賑其鄉民與其部下兵役全活者甚多縣府司院聞其義而獎之

濮惟璋恭城人父邦德病璋日侍湯藥久未痊遂割臂焚香籲天父病果愈公舉當道奏聞旌表

建孝子坊後父母年皆八十餘璋亦七十

黎琳滕縣人性孝友侍母病三年如一日嘗以祖業讓兄兄卒撫兄子如子判兩淮鹽運司庶正自持尋乞休家居賑貧恤孤邑人推重之

何世錦興業人性純篤居父艱不踰禮仕南雄府

照磨以母老乞歸孝養備至有司以聞立孝行
坊旌之
李叢字德馨蒼梧人以歲薦司訓洛容秩滿貧不
能赴部歸設帳教讀環堵蕭然年高德盛郡守
咸禮重之年八十五卒
楊際會字仕遇容縣人性敏好學萬曆丁丑舉進
士知六安州尋以兄際熙巡按上江循例謁選
州有巨豪武斷會置之法郡人稱快晉戶部郎
出守饒州時樂平饑民嘯聚煽亂會單車諭散
其黨亟發賑之遷閩臬參楚藩卒于官祀名宦
高雲厚號農隱慶遠人生而穎異方弱冠能詩文
事父母極孝處兄弟友恭父母偶疾日侍湯藥
頃刻不離父年八十五母年八十四齊眉雙壽
郡守嘉其孝給扁旌揚卒祀鄉賢
譚汝試字惟譽興業人仲父貢早喪以試嗣試事
嗣母何孝謹何憶責泣下不食試亦不食幼與
從弟汝講同攻苦講先舉鄉書試與兄汝誠萬
曆壬午相繼同舉試爲第一人縣令厚饋金帛

試辭不受居何艱食粥哀毀如一日後以孝節
聞試陳情得旨旌揚邑有孝子傳
謝讜羅城縣舉人歷任廣東韶州府司李遷浙江
寧波知府治多平反致仕歸入鄉賢
吳廷憲思恩縣人萬曆初官廣東博羅縣教諭循
循善誘後進賴之致仕歸鄉里稱譽入鄉賢至
今子孫綿盛
梁以恭武緣人躬耕蔓山足不踐公門口不談世
事好賢尚禮和里睦隣縣令聞其賢給以冠帶
不受卒年百有三歲
龍國祿桂平人萬曆乙未進士官廣東惠州府湖
廣岳州四川重慶三歷知府皆有善政百姓歌
思卒祀鄉賢
陳志堯桂平人母病篤破指血書告天願以身代
母病尋愈事聞旌表
蒙普貴縣人由貢生官五軍都督府經歷陞鶴慶
府知府以廉介稱幼年侵晨出河下拾遺金持
歸復至其處候失金者有商悲號而至勘其數

相符引歸付之商以半謝不受

岑孝子名逸貴縣人家貧甚傭傭隣家日必三省
即以所傭米供親及親喪哀號無措典地買棺
鄉隣爲歛資助葬仍傭于隣必日至墓前哀拜
鄧曠字克柔宣化人隱居半村早孤敦孝友甘恬
淡高尚其志母素多病累醫弗效遂潛心醫學
術精母獲安凡諸治療無不立應涉獵羣書吟
詠自適高人達士咸與交遊有半村詩集行于
世

王讓字伯禮宣化人監生任廣東番禺縣丞有才
識讞累年未決者三獄縣令重之撫按奬異致
仕歸民不忍釋陳白沙涂翰林詩以贈別居家
訓戒宗族敦崇行誼壽一百歲子儒儻儀三人
壽皆九十餘有司榜其居曰百歲第

葉汝鑰字淑準橫州人年十四補郡弟子員試輒
高等事嫡母生母以孝聞萬曆乙卯登鄉薦以
母老不上公車歲大饑道殣相望鑰爲粥以待

饑者數月不倦全活甚多年四十卒人惜之子
涖舉于鄉官兵部武庫員外郎崇祀鄉賢
楊汝名永淳人明經父患目疾久醫未奏效以舌
餂之父目復明初任陸川訓導遷荔浦教諭陞
羅定州學正再陞大平府教授署縣篆痛革常
例謝絕餽遺致政歸崇祀鄉賢
文應麟字泰徵興安人萬曆戊午領鄉薦初任什
邡縣有清操時歲大旱麟步禱裁嵗行烈燄中
數日遂大雨民賴有秋陞隴州牧州多旱田民
不諳水利麟教以水車人甚便之士民感德爲
立祠以祀丁憂歸隱居教授食貧不以介意鄉
人推重年七十一卒請祀鄉賢
梁允珉懷集人由明經萬曆七年仕上海丞革去
糧長贊見銀八百兩隨陳一切運粮赴京陋規
并革亭清浦三邑緊列敎于直指使者革之歲
節省數千金會以憂歸遂決志養母不復仕進
與弟允璟友文煥怡情山水別號雲松
林翔鳳崇善人慷慨有大志樂賑施雖傾產不顧

爲諸生時里人有自鬻以奉其親者適翔授徒歸即舉所得館金代贖之登萬曆間鄉薦授永平司理多所平反察劾不避權貴陞黔僉事及歸一無所有鄉評咸推其廉介云

蔣獻禎字慎旃全州人萬曆己酉舉人任雲南歸化令多善政舉卓異調繁昆明陞南京工部主事總催七省糧餉丁父艱服闋應補以母老不果行歲歉買穀賑饑舉州佩德

唐際明號宅揆全州人天啓甲子舉人賦性純孝初任雲南楚雄知縣監開銀礦一日可獲羨餘百金公峻卻之丁外艱服闋補善化縣時湖南重鎮雲集兵戈搶攘公撫字催科軍民安堵部院察其廉能擢監盟軍副使

陳正孔全州人母唐氏病割左臂佐食以進病遂愈督學扁曰竭力盡孝天啓七年巡按復扁曰孝可維風每直指按粵俱賜粟帛

張茂植號培林臨桂人天啓時恩選事繼母至孝有古王祥風精岐黃術以藥濟人沉疴立起人

咸德之義方教子皆頴脫去未年謁銓授廣東
高州府教授以子貴贈承德郎
張茂梧字玉林臨桂人孫繩次子以解元登天啓
壬戌進士初任江南貴池知縣調繁改長洲先
後皆以治狀稱擢雲南道御史彈劾不避權貴
舉朝重之查督邊工以成績著尋致仕終養著
易經了義行于世
謝天命字魯生全州人天啓辛酉舉人事親孝旦
暮飲食必躬奉侍與弟震命互相師友嘗謂讀

書必以躬行實踐爲本尤喜獎進後學掌教閩
中諸生爲之立祠歷官戶部清吏司郎中清慎
自持尋陞龍安太守未任卒
歐國儁字景修平樂人天啓鄉薦官山東鄒縣教
諭陞國子監助教歷戶部主事刑部郎中明兵
清慎方正不阿忤閹瑞解綬歸
唐良鋭全州人天啓甲子舉人任靈壁知縣流寇
至攻城急鋭率兵民固守力竭城陷亦之寇平
懷廟錄其忠贈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

唐一中字可攀全州人崇禎癸酉鄉薦專精古學從遊多名士讀書西山授鉅鹿教諭已卯寇攻城陷被執不屈亦邑人哀之

蔣秉芳字昆瑞全州人博學能文督學憂公啓昌以國士期之明末流寇猖獗營作南遷疏言金陵形勢及二祖建兩都深意與邦敵制勝之方皆歷歷可施用閔中李楷紀其事尋以明經授柳城司訓賊至不屈亦之

蔣秉綵字秉白全州人天啓甲子舉于鄉授靈丘令律已清廉臨民平易有古循吏風會流寇犯境綵曰吾當以死衛百姓召募義旅憑城拒守城破罵賊而亦闔家殉之

文昌時全州人天啓甲子舉人任臨淄知縣以廉慎聞時闖賊告承亟邑人謂昌時曰公即守土如家室何曷先避昌時執不可賊陷城舉家自焚

唐世熊灌陽人萬曆乙卯鄉薦授富川教諭陞翰林待詔崇禎初歷吏禮二部司務兵部武庫郎中轉永平知府甫下車見民居半燬村落丘

墟極力撫綏民有起色九年秋永復困于兵公
捐俸賑救全活者萬餘人會宦者高起潛督邊
勢赫奕監司以下莫不膝行惟謹公獨長揖不
屈大拂其意後敏功應優陞僅移山東鹽運使
十二年正月濟南城陷公守西門死之巡撫王
觀光上聞有旨優卹崇禎十五年督學黃景明
檄祀鄉賢
戴之聘灌陽人篤學有文名萬曆間歲貢授廣東
普寧令有善政民愛骨甦不事逢迎改授益藩理問
校尉有不檢者輒以法繩之忤王意遂拂袖歸
杜門著述教子窮經子明聖登戊午鄉薦歷官
戶部郎以清節著明徵登天啓甲子賢書隱居
不仕聖子宸眷復登崇禎鄉舉人以爲厚德之
報云
李映暘字升台平樂人天啓辛酉舉于鄉任山西
大同府推官明敏清介凡沉獄久不決者立決
如神奉直指命巡邊凡所制置皆當于理當事
者心儀之欲薦擢監軍道以父艱歸服闋補四

川龍安推官陞興化同知不就子思膺中崇禎
庚午舉人癸未特賜進士
文旭字熹旦鬱林州人父早歿事母至孝母病躬
嘗湯藥污溺必親洗滌旦夕稽顙籲天祈以身
代母卒哀痛幾絕以孝稱祀鄉賢
陳乾藤縣人天資頴異十歲通詩經善屬文母病
疽乾日夕泣禱推已田以給諸弟一無所私令
通山清慎自持以疾病歸士民思之
蔣隹徵灌陽人天啓甲子舉人授江南盱眙令崇
禎八年流寇犯鳳泗盱眙無城可守居民悉奔
竄公獨率家人堵禦發伏殲賊賊怒襲而攻之公
巷戰而死督撫疏聞詔優卹贈尚寶寺卿建表
忠祠春秋崇祀督學王鄖檄祀鄉賢
張宗煒字我見臨桂人以廕仕通政司經歷移光
祿署正遷戶部主事分司河西鈔務例得羨金
三千餘屏不內椽吏以例不宜却煒報部克軍
餉遷郎中督理延綏糧餉時三邊重鎮軍兵數
萬籌餉籌糧出煒机宜兵不敢噪當事者有飲

氷茹蘗之頌壽知貴州鎮遠府到任二月苗寇亂郡故無城煽同民甘苦百計守禦蠟丸請兵武崗勦撫並用苗寇退士民安堵乞休致仕歸龐希膚陸川人舛元鼎次子也天啓間歲貢爲人恬靜寡欲常路拾遺金數十兩覓失主而返之親喪哀毀骨立寢苦枕塊者三年蕉孝之風可以勵俗

袁啓翼平樂人崇禎間貢生爲弟子員屢試皆第一獎優行者四母李氏年四十六歲病幾不起公早夜焚香虔禱願奪已算以增母壽母病果愈壽至七十有八巡撫吳德操重其品辟署昭平學博尋辭歸避地著書課其子景星登康熙甲辰進士

羅奇杰懷集人邑庠生少孤事母至孝每晨衣冠入省必跪拜床下母多病奉藥餌寢食俱忘凡浣衣滌器皆以身親之母歿年九十三泣血廬墓三載前後院道凡九獎崇禎間直指李公仲熊表其宅曰孝行可風

梁方圖懷集人年十六而孤廬墓三年崇禎間以
明經歷象左二州教職陞平樂府授講學不倦
督學黃公景明日吾道在子矣粵俗停柩數十
年不葬公力白上官一時出喪者以數萬計未
幾兵亂人咸感之公兼捍太平學篆其俗尚火
葬公爲刋家禮四訓約要以教民皆感化致仕
歸八十四卒所著有五經要旨忠孝廉節等傳
崇祀鄉賢

龍文光柳州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十三年歷任
吏部郎督學貴州剛直不阿耻與流俗伍校士
輒嫉曲誨導士多化焉歷陞四川巡撫風裁峻
整值張獻忠寇蜀所至無子遺公勵兵措餉率
兵禦賊衆寡不敵城破執公罵賊不屈死于罹
錦橋

朱教字士遠臨桂人領崇禎庚午鄉薦九歲失父
仲兄弘萬曆乙卯舉人撫成之督就學資性敏
給弱冠輒有文名授雲南曲靖司李讞獄多所
平反行部按錄活死囚二十餘人直指使者重

其才署僉事監軍因條陳事宜忤柄國者意遂
辭歸後徵爲監軍御史不就卒鄉人賢之

文映朝號中會全州人領明崇禎已卯鄉薦順治
間任安慶府丞慈愛綏民詰奸禦盜江防爲之
肅肅士民頌之有德政錄內陞戶部員外郎歸
林足跡不履城郭有五柳風卒年八十五

朱旻如臨桂人由武科起家功拜鎮西將軍加宮
保督兵守平樂時諸鎮望風遁旻如堅守孤城
城破危坐引刀自決伏尸塵土中家人握起視
之經數日猶凜凜有生氣云

廖標字君如岑溪人崇禎壬午舉于鄉有孝行居
憂三年不茹葷酒邑苦兵荒饑欲鬻標力請于
官作粥以賑得活者甚衆時鬱北遭兵被難者
無所歸標爲備雨簑給以米送之歸里岑故僻
壤隣邑紳士避兵者輒徙食其家有陸川庠生
龐某者女年十六有姿色兵掠至岑其父往贖
不許標託以無嗣求置媵許之既贖標令龐女
與已女同寢明日送還其父其陰德類如此後

爲土弁宋國相所害邑人惜之請祀鄉賢

唐嗣昌號繼先全州人順治庚子舉人初任江南上元令勤慎報最陞湖廣武昌府同知多惠政卒于官楚人戴其德

孟應元恭城人教授蔭賢之孫家貧母病割股救康熙二十一年督學王公奬賞匾曰孝本性成

張爾修字遠塵蒼梧人父志以軍功得世襲指揮僉事修天性至孝父早卒以力養母折節讀書遂棄其應襲號紙與蒼梧舉人趙鈿魯士揚岑溪舉人廖標李茂相友善康熙十三年吳三桂叛僞鎮蜂起修壻屢以鄉兵破賊賊恨之岑溪陷修絕粒死藁塗邑人憐之

劉光業橫州人父成德肄木作娶莫氏生光業崇禎間莫病劇藥屢進罔效瀕死光業無所措睿割左股和粥以進莫遂蘆閱三年莫復病光業禱天願以身代病益篤斷左食指滴血入莫口莫亦旋愈及死哀號不欲生以父群慰乃止故

明院司給匾旌揚數次順治間田侍御黃督學

皆匾其門康熙十九年署院麻行司獎賞

李茂字天毓岑溪人登明崇禎己卯鄉薦積學能文恬退不仕尤喜吟詠康熙十三年滇逆變茂鼓勵鄉勇綏其僞總兵陳士龍民賴以安後逝

踞岑茂被執憤恨而死邑人屢請崇祀鄉賢

盧倣麟懷集人天啓辛酉鄉試擬解因三塲字誤遂置副車公故簞陋自適奉母盡孝母病衣不解帶躬親嘗藥調護母愈而後出館戊午歲飢公倡率隣里入山告糴山路險峻羣賊百餘人欲要奪之公挺身顧訴中有識公者曰此盧相公善人也遂釋去連月販糴民得保全崇禎間以子際泰中式官刑部員外封奉訓大夫誥贈如其官子孫蕃茂皆公餘慶云

徐應坤懷集人萬曆間選貢性廉直孝友官嘉定州判歷陞爲令除積弊開鹽井興學校邑人德之立祠尸祝宦歸窶甚守道徐大儀知其賢分俸以贈力辭不受其剛介如此卒崇祀鄉賢

曾士揚蒼梧人賦性聰穎過目不忘年十八天啓

甲子科以春秋舉於鄉及丁變亂恬退林泉潛心程朱之訓迪後進循循善誘雖燕居必盛服端坐嘗謂欲學聖賢當先主敬隆冬酷暑目不忿披郡志邑乘纂輯尤備康熙二十一年卒士民公舉請祀鄉賢

駱之塤恭城人同母莫氏避難北流母爲兵所執塤哀懇放母兵露刃脅之再四不免母子俱罹害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孝哉當于古人中求之者

王一卿昭平庠生爲人溫良讓順橫逆之加無忤色父早喪遇辰慟哭母嘗嬰疾侍左右益謹藥必親嘗乃進鄉里稱爲王孝子督學獎其孝行直指使者旌其閭門

梁霖興業人家故貧篤學清慎母病痢朝滌溺器三年如一日入太學知雲南巨津州以薦著

黃世勳思恩舊城司土巡檢明崇禎十五年隨思恩府知府朱國柷征勦武緣妖賊馬日仙多建功績題加知州職銜

蔣山字靜叟恭城人其先世廣陵人未冠爲名諸
生司理蔣屏凝子也屢舉不第棄舉子業尚徉
山水間喜讀書非沉痾不廢吟咏明末避亂藏
書石洞泣謂人曰某棄富貴甘貧賤嘔心血而
成書使後世有傳之者死且不朽矣與海內諸
名公爲詩友所著有響遠堂南遊草夔桐蕉鹿
詩文若干卷奇才大志特出一時明季靖藩監
國徵之不赴順治十二年卒今爲後學所宗

蕭時亨字如步臨桂人初業儒嘗以濟人爲念遂
棄舉子業學醫凡素問靈樞難經脉訣諸書靡
不精究遠近求藥者貧不計利與之藥立廑當
道屢給旌匾至庭訓最嚴目覩弟及子姪登鄉
榜者三人年九十四無疾而終

張宗瑞字瑞之恭城人庠生素性温和事親克孝
父病危篤爲親嘗糞及父歿停柩在堂值僞逆
亂兵臨村鄉人逃避瑞守父喪不去兵欲毀棺
以身蔽之任刀及交加雖死不惧亂兵亦爲感
動而去棺得保全康熙二十年合邑士民公舉

詩司旌揚云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

遷客志序 流寓附

唐宋而後嶺南諸郡目爲瘴鄉一時忠臣名士或嬰龍鱗或掛鴟張之吻率謫籍茲土當其株連羅織必禦閫兩而甘心者而當世諸賢豪且視魑魅之鄉爲麟鳳之藪至今猶尸而祝焉余遊龍隱巖睹元祐黨籍石刻猶新且有不及同時之恨矣嗟夫曩時城社之奸倒白爲黑欲聾瞽一時之耳目而身殁未幾草木俱腐彼數君子者一經品題遂

令山川增重豈廣右山川之奇頗爲諸賢湯沐邑
耶廼若達觀之士輕去鄉井嘯呼巖谷間以洩其
羈棲之態而又有溷跡公門棲神吏隱自等於抱
關者流彼其胸宇直以光陰爲過客以宇宙爲室
家亦大有豪致哉嗟夫古稱仁人與土皆安誰爲
主誰爲客誰爲遷誰爲不遷也記曰安安而能遷
知遷之爲安也於安土敦仁其庶矣夫

漢

劉熙字成國北海人博覽多識建安中薦辭不就
避地交州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乃
即物名以釋義作釋名二十七篇又著謚法三
卷皆行于世

程秉字德樞南頓人少明周易詩書事鄭元得其
奧秘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
經士燮命爲長史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辭拜
太子太傅後卒于官所著周易謫尚書駁論語

吳

郡凡三萬餘言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舉秀才漢末大亂乃依故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並行民獠愛之轉守交趾時交土始開刺史吕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赤烏三年徙左部督尋爲選曹尚書太子太傅所著詩文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爲騎都尉數直諫吳主權不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徙翻交州復徙蒼梧猛陵嘗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土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在南十餘年卒

晉

董素字威輩元帝咸元間避居橫州登高嶺秋夜泛舟見一仙乘槎而來賜以血食宋郡守張垓因構仙槎亭于上初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

披髮行吟夜宿白社孫楚數就社中與語後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推一石竹子及詩二首一曰乾道剛簡坤道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誓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眞

唐

李嗣眞字承胄趙州栢水人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天夫事來俊臣獄方熾嗣眞上書諫以爲

昔陳平事漢祖謀踈楚君臣行反間計項羽遂亾今殆有如平者間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辭仁貴絳州龍門人爲鷄林道總管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徵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於是拜代州都督

柳奭字子邵蒲州解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進中書令后廢貶愛州刺史坐逼宮

梭謀行鴆毒被殺葬以上並流嶺表神龍初復
官爵開元中柳澣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
奐無辜被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會孫無
忝客籍龔州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
無忝護奐柩歸
杜正倫相州人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太子
稍失道輒當帝語督切太子帝責其漸洩上語
貶交州都督召入中書令後李義府誣正倫交
通罔上有異計復出爲橫州刺史卒

褚遂良諫立武后叩頭流血乞還田里會李勣議
異武氏立左遷潭州都督復徙桂州
韓思彥鄧州南陽人武后時爲李義府諸武共諧
出爲山陽丞上元中復召見思彥拜忘舞蹈又
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元劾奏思彥
見天子不舞蹈負氣鞅鞅不可用遷賀州司馬
卒
崔元翰博陵安平人武三思誣元暉等五王同逆陷
令許州司參軍鄭愔上變乃貶白州司馬復

流古州道病卒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唐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羣臣賦詩武后大稱賞至奪錦袍以賜官尚方監丞與常維稱一臺二妙中宗朝爲脩文館學士後貶嶺南死于桂州

薛季昶爲荆州長史因附五王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宗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嘆曰吾至是邪郎仰藥死瘞昭州

韋陟字殷卿京兆萬年人楊國忠忌之構其罪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令脇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臥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爲吳郡太守于邵字相門萬年人天寶末進士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必出其手爲三司

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

竇羣字丹列京兆人傳啖助春秋學登進士爲左拾遺不附王叔文與武元衡李吉甫厚善元衡薦爲中丞後爲吉甫所擠出爲湖南觀察使政黜中會羣蠻亂貶開州刺史遷容管經畧使召還卒于行

劉栖楚爲右拾遺諫敬宗遊畋額叩龍墀血被面後爲京兆尹詣宰相厲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

李玨字待價淮陰人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立玨曰上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多危之玨恬然時潞州獻大馬滄州獻白鷹玨皆請郤之然終以前議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授檢校尚書僕射淮西節度使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鎭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茂元死來遊京

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
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元和末宦官益横蕡與賢良
對策極言宦官之禍詞甚切直執政抑之後七
年有甘露之變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
戸參軍卒蕡寓桂時與李商隱游商隱以詩哭
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曰已爲秦逐
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悲
之至矣

韋保衡咸通間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二歲餘入
相又歲餘貶爲賀州刺史留意吏事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爲翰林學士知制誥會討徐
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
不切機要宰相劉瞻以諫迕懿宗賜罷畋草制
書多褒言韋保衡等論其附下罔上貶梧州刺
史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
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
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

荆湖等漕役軍食遂饒
任華爲桂管觀察使李昌巎參佐其詩尚奇送宗
判官歸滑臺序云二三子出餞於野霜天如掃
低向朱崖加以尖山萬里平地卓立黑是鐵色
鋭如筆鋒復有陽江桂江略軍城而南走噴入
滄海横浸三山則中朝羣公豈知遐荒之外有
如是山水山水旣爾人亦其然
柳璧字寘至京兆華原人桂州觀察使李瓚辟掌
書記瓚所行多不法璧屢規止之不聽乃拂衣

去

楊憑登建中進士累官京兆尹中丞李夔簡劾奏
憑陰事謫臨賀尉行無敢送者攀陽尉徐晦獨
至藍田與别太常卿權得輿素與晦善曰君送
臨賀尉誠厚然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
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别借如明公
他日爲讒言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
陶英字世民世爲青州人累官太尉唐天祐二年
上書言事指斥時政忤朱全忠以太尉拜征南

將軍領兵八萬出鎮昭州蓋遠之也明年全忠
篡位英懼解兵柄隱于誕山家焉
戎昱荆南人登進士桂府衛伯王辟爲從事有登
西山上陸大夫及早秋歲暮詩京兆尹李鸞欲
妻以女命改姓昱却之
吳武陵慷慨尚奇桂管觀察使李渤請爲倅故事
副車上任具橐鞬通謝又數日毬場治宴酒酣
武陵致詞云奉約同遊山水柰何重望以故事
乎渤從之

陸鴻休爲桂管觀察使楊漢公從事
蘇滌武功人佐前御史中丞張公爲判官
常宗卿李渤客目隨渤宴遊作隱山六洞記
李羣玉常自五羊來訪桂林經故人舊居有一院
蕉聲暮半庭春影斜之句
盧順之因張周守桂來依有同宴永東觀及獨秀
峯記
楊衡吳興人游桂與陳羽俞別有云碧桂水連海
蒼梧雲滿山之句

孔溫裕魯人大中間党項爲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溫裕爲左補闕上疏切諫宣宗怒貶柳州司馬

李尚隱萬年人舉明經權御史中丞尚隱性剛亮坐事左遷桂州都督

薛大安繁水人上元中爲太子庶子時章懷太子在春宮令與洗馬劉納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光宅中出爲橫州司馬卒

桓彥範中宗時反正有功爲武三思所讒出瀼州遣御史周利用徃窮其事遇於貴州遂被害天下惜之

柳無黍柳奭曾孫也奭爲許敬宗所構暮親並流嶺南而沒無黍客籍襄州後得還鄉官至潭州都督

宋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以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閤請立許王元吾爲儲貳詞氣狂率太宗怒

宋沆坐呂蒙正親黨出爲宜州團練副使乃出
湛知容州容有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
遷比部員外郎咸平二年命試舍人院直史館
石普幽州人爲桂州觀察使遷節度使時方崇尚
符瑞而普請罷天下瞧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
萬以贍國用由是忤帝意祥符九年上言九月
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嗡厮囉
欲陰報曹瑋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邊事動
朝廷帝怒語除名貶賀州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胸襟洒落如霽月光風世
稱濂溪先生慶曆中遊西粤寓于潯二程夫子
從父珣任龔州因受學焉後封道國公從祀孔
廟

程灝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程頤字正叔世稱伊
川先生宋皇祐間父珦知龔州二夫子從父宦
讀書于桂平縣之鴨巖受業濂溪先生後灝封
河南伯頤封伊陽伯俱從祀孔廟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宣仁召用御史賈易輩論軾

與弟轍作文詞譏切先朝至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英州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惠三年貶瓊州會弟子由謫雷州同道藤州檄宗立徙永州還廉至北流作竹筏歷容藤至梧與子邁會後赦還

王巖長於詩從蘇軾游嘗登虔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黃鶴樓曰李太白死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巖亦竄賓州數歲得還

范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元祐中爲翰林學士

禁中覓乳媪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疏言甚切至宣仁太后崩慮小人害政章數上不報時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出知陝州言者論祖禹脩實錄詆誣又檃其諫禁中顧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徙賀再徙賓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元符元年以論賢妃劉氏不當立章惇誣其往娶遂除名竄管新州徽宗立詔浩爲右正言浩還京帝詢諫草安在對曰焚

之矣退告陳懽懽曰禍在此乎異時奸人妾出
一緘不可辯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
僞疏言劉后殺車氏而奪其子遂安置昭州僦
居仙宮嶺下所居有來仙閣得志拱北二軒有
感應泉居三年赦歸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爲右正言薦司馬光呂
公著蘇軾蘇轍可用曾布駁之因出陳州初蔡
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爲
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諸

黨籍又坐嘗談瑤華非毒事編管號州再徙象
州久之復故官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蘇軾見其詩文以爲
超軼絕塵由是聲名始震爲國史編脩官章惇
蔡卞與其黨論實録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
置遂移戎州蜀士從之講學不倦徽宗即位起
知太平州罷主管玉隆觀嘗與趙挺之有微隙
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荆
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

永州未聞命而卒

胡旦渤海人淳化中知制誥坐王繼恩累謫潯州旦以狀元進身雖在謫地著書不怠

金相仙遊人慶曆中進士官光祿丞仁宗時王安石已有盛名相言安石議論詭辨名實炫耀雖爲一時文人終爲異日巨蠹因左遷通判宜州

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大觀初辟雍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辭左遷柳州嘗遊桂城外南禪寺多遺墨

劉玨字希范長興人登崇寧進士第初遊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責其拱默不言浩愧謝宣和中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丹至太和縣衙兵潰玨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已貶衡州紹興初許自便卒于梧州

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登第爲正字兼國史院編脩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伺其過失無所得

則以謁告篤佛書爲罪削秩徙柳州繼編管橫
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
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
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時陳無已
亦客藤黃延堅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
毫秦少游二子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
蓋傷之也

范寥字信中成都華陽人慷慨重義嘗以省叔父
祖禹還寓桂林天寧寺時黃山谷謫宜州贈以
詩云范侯來尋久桂路走別俗入如脫鬼其後
山谷殁于宜往護喪出嶺士夫義之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自符寶郎拜侍御史政
和末歲旱葆光上疏論蔡京及鄭居中余深疏
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
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
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
外郎改知處州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歷遷右司

諫隨在諫職數言事後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改
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及
遷爲有司劾奏出知信州徙宜州
韓璜爲右司諫與摳密富益柔善益柔薦之秦檜
數忌益柔由是益柔與璜俱罷謫璜監潯州酒
稅
許德言元祐中以龍圖閣學士安置賓州常與韋
叟論治心養性守氣安神之說甚悉
龔央字彥和瀛州人登進士爲殿中郎御史時章

悖蔡卞用事央極論其惡請正悖典刑又論蔡
京上誣宣仁歸咎先帝願正姦臣之罪於是三
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崇寧初
元祐后再廢言者論央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
房州繼象州
趙不尤太宗裔靖康之難募義兵與金人戰雄張
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即位
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湖寇飛死槍奪其
兵遣守橫州而卒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爲太學生與陳東上書者再紹興二年廷對無所顧忌有司以其直授富川主簿提刑董棻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時已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然一日廢士與堂下卒何異守不能奪卒歸之學棻獄事守欲脫殺人者藉口陰德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可不死則死者冤何銷哉滿秩士民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登婉辭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後上時議六篇秦檜惡其譏已授靖江府古縣令縣豪民秦琥所爲多不法登數其罪收治之琥忿而死一日桂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盍祠祀之登對以治亾狀不應祀舜陟大怒誣以專殺秦琥將收付獄會舜陟以事下獄死登遂得白已而廣漕鄭禹趙不棄辟登攝歸善令遂主試登策闔浙水災所由直言不聞浚可畏論則將焉用彼相賦郡守李仲文郎馳達秦檜檜震怒坐以它事取

旨編管容州登謫居授徒家事不介意惟聞朝廷行事小失輒顰蹙不樂臨終所言皆天下大計

吳元美福州人紹興中爲福建安撫司機宜鄉人鄭瑋告其作夏二子賦譏時宰又謂其家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秦檜甚惡之編管容州士子登門從學甚衆嘗遊勾漏山作寶圭十洞記未幾卒容人建勾漏書院于學傍祀之

劉子羽崇安人任安撫司參議紹興四年坐富平之役爲言者所論謫白州建尋山堂杜門讀書會蜀帥吳玠上疏論子羽功請納節贖罪詔聽自便尋復原官秦檜風言官論之復罷

王循友知建康嘗罪秦檜族黨安置藤州鄭玭有朝謔講和之語竄容州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授樞密院編脩官紹興八年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爲名銓上書力排和議乞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檜以銓狂

悖謫監廣州鹽倉吳興進士吳師古以其書録
木傳之諫官羅汝楫復劾銓餘非橫議詔除名
編管新州守臣許銓愁望復編昭州孝宗改元
召還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高宗時參知政事秦檜
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于榻前面折
之又與檜語詰上前因日觀檜之意是欲壅蔽
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
怒明日光丐去中丞萬侯卨論光陰懷怨望責
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
又移昌化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以郊
恩復左朝奉大夫至江州卒孝宗賜謚曰莊簡

李孟傳字文授李光子也歷官太常丞考功郎韓
侂胄與孟傳故嘗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
意已決侂胄慙而退左遷知處州復遷廣西提
點刑獄常誡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已莫若
自保守道則福兆求禄則辱來有碧溪集宏詞

類豪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知饒州時秦檜當國
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
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叙語涉怨望編管昭
州卒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
曹勛字公顯耀陽人建炎元年至南京以御衣所
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敢死士航
海入金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凡九年不遷紹興中歷遷忠州防禦使蕭毅等
來命勛爲接伴使來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
會幾字吉甫河南人兄禮部侍郎開與秦檜力爭
和議去位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
南路請閒得崇道觀復爲廣西運判固辭幾事
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三任嶺表家無南物人
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文從劉安
世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
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授邠州司法後加寶
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

計臣測愈力陳非策秦檜方主和謫愈君全州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時秦檜力主和議應辰上
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異議息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
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和議諧矣而上下相
蒙之可畏秦檜大不悅遂請祠歸張九成謫邵
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趙鼎殁應辰爲文祭
之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爲死黨檜欲竟其事
以胡寅言而止然竟衡之通判靜江府踰期不
得代乃泝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流落嶺

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游太學治平十年第進士爲
監察御史彈擊無所避耳疏鄭清之庸妄誤國
子士昌招權納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奸庸
李鳴復茸心諂鄭損得薦入朝疏上諸權奸切
齒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匄外
左遷廣西運判
毛衷江山人政和間以刑部郎知賀州經富川語
子曰吾歸閑日將于此卜居後以方臘亂不能

歸卒于官邸其季子傳遂創居于當之秀峯以
成衷志焉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爲右司諫以勁正稱遇
事無大小輒敢盡言後因增興國軍鐵冶爲學
士胡宿所劾知廬州復出知桂州卒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大理評事星隕之變言今
日禍機有五時輩推其謇諤濟王禍出倉卒議
奪王爵夢昱憤甚援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
秦王廷美事爲證又遺書史彌遠反覆責備彌
遠大怒御史李知孝迎合風旨劾夢昱黨逆削
籍羈管象州過桂林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
及施而宏祖暴亡後昱以疾卒于象象人每過
其處輒指曰忠直之君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
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常曰道之全體原
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
復增加道逾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
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耳除僉書

樞機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

有集二十卷

吕好問字舜徒希哲子崇寧初治黨事以元祐子

弟坐廢司楊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援附善類

待好問特異好問守正終不阿合及卞得政好

問獨留滯卞風之曰子少親我郎偕顯列矣好

問笑不答建炎中避地于桂子本中復避兵寓

賀州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政和間箋賀瑞

應徵宗稱爲奇才爲御史論蔡京欺君害民上

爲悚然及授知燕山府以遼降將郭藥師同知

府事安中不能制張斁據平州附金後叛金來

奔金索之急安中不得已縱斁函首送金藥師

懼遂叛命言官論之安置鬱林州尋放自便卒

管及先縉雲人遊湘因家焉崇寧間黃山谷謫知

宜州及先爲理曹相得驩甚山谷嘗書析桂亭

三字貽之曰君有盛德子孫必多顯板者

范正平字子夔宰相范純仁之子也以事獲罪蔡

京及京當國言正平矯樸父遺表又謂李之儀
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宁之
意建送御史府不勝楀楚賴克明辨釋正平驀
張忠恕字行父宰相張浚之孫以祖任入府幕時
管象州之儀驀管太平州
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
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毋尹不能難調廣西轉運
司王管文字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嘗從蘇軾故其文汪洋

閎肆詩尤高徽宗召對除戶部員外郎以不合
去謫廣西轉運判官
蕭燧字照隣臨江軍人權紹興進士授平江府推
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客告燧秋試必主文漕
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
曰礼仕敢欺心耶檜聞而啣之因易一員以往
調燧靜江府察推而歸
呂樵齊州人丞相頤浩子官至朝散郎敗梧州司
尹秦檜追憾頤浩樵雖在貶所以詩

書自嫉絕不知有遷逐苦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以直言謫退荒後寓清湘聞

帥司爲曹成所襲作五言詩四首次年游磵巖

有五言古詩十二韻又有悼亾別記

周弘易崇寧間佐武郎權武德大夫由寧達徙居

恭城見縣西平坡中一山亭亭直上遂卜居讀

易名曰翠微峯即今之西嶺寨也

徐俯字師川黃庭堅甥宋崇寧間庭堅謫宜州俯

來視其舅舅卒遂寓居昭州紹興中除諫議大

夫有訪鄒道卿故居詩并序

許子紹字季紹歷陽人藻思輕雋有留題龍隱詩

洪氏隨筆中謂子紹監左藏庫時欲得太常丞

時相桷不用乃出爲靜江府通判

程祁之伊川先生從孫紹興間避地寓桂林之永

寧寺後帥五羊令子孫墳墓俱在桂林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善說經義尤精史學與安石

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錢穀爲辭熙

寧初曾爲桂經畧司勾當公事與陸詵游伏波

山

尚用之宣和間任本路提刑後寓桂水東石佛眞
教二寺南來諸士夫樂與之游喜獎勸後進卒
葬興安子孫因占籍于桂

呂本中河南人公著曾孫以文學爲樞密院編脩
官建炎中嘗避兵寓賀州後召爲起居舍人
路允廸南遷寓桂日接後學訓解義理嘗謁洋宮
作詩及他著作甚多

折彥質紹興間謫海外經桂寓西山寺有訪詣家
洲諸詩後坐趙鼎黨安置柳州

孫覿紹興間謫象州放歸寓桂喜其山水作十詠

劉彥適陳兗董棻趙子崧與孫覿同游曾公巖
劉長歷忠肅公孫避地基盤寺紹興初復用元祐
子孫除開封守暫權潯州子莒爲湘州判官長
歷歿不能葬還殯西山觀音寺及莒爲永州司
理復寓桂時有賦秦城王氣詩媚時宰者惟莒
與李燮羅博文不賦士咸服其操

孫儒謫融州寓桂日久與劉開州父子蔣頴兄弟

游惟以講學爲務桂林學問之源自佛始

傅自得懷州人知興化軍謫融州杜門讀書無復仕進意宰相陳康伯奏得自便乾道間復故官泊如也

陳與義洛陽人官太學博士避亂游襄漢間轉徙寓賀州紹興初召還遷中書舍人

留恂字彦殖西安人元符間與府帥黃恢同游龍隱巖人稱其廉遜

劉昉字方明潮州人先侍父允在桂宦邸昉時尚幼不及遊諸山最後從蜀還潮泊舟伏波山下乃自題伏波山志其事

梁安世字次張括蒼人屏風巖有安世詩彈先巖賦乳牀賦序曰淳熙辛丑長至栝蒼梁安世拉清江徐夢莘劉昌詩柯山李秩巖陵鄧端程金華徐之茂宜春孟浩來遊因論乳泉凝結書此刻之安世在桂與夢莘最友善

孟浩字養直宜春人與徐夢莘同時在桂同脩鄉里會袁志稱其廉介爲文有法度先是奉新有

王從言辟桂憲幕亦與其同時諸人游龍隱題
其字曰師孟

劉頡字公實衢州人屏風山之游以其字與諸人
鐫之壁頡在衢稱爲力學

楊獬字正伯清江人名在栖霞洞臨江志稱其有
學行爲其鄉後學所師法

柯夢得字東海莆田人以善楚辭爲其鄉名輩方
信孺所知魯從至桂信孺請其爲撰先運判崧
卿祠中迎送神曲

趙與權字悅道鄧人曾與翁子東諸人游辰山後
立朝有清直名

趙孟適字君啓曾與陳鏵諸人游中隱南安志載
孟適知南安軍有惠愛

會原一字子實賴之寧都人諸山鑄有與趙希固
輩同游年月原一博學工詩從當世知名者結
江湖吟社所著有瀼選詩衍義蒼山詩集

姚宋佐字轉之桂陽人郴志云郴人與劉愈諸人
汎舟西湖郴志謂宋佐有詩名然其性廉介雖

兩仕而家仍貧同游有會倫長沙人

羅大經廬陵人初爲容州掾後爲范旂叟幕客會

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

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惟大經從容

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燒光風霽月之胸

次則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

瘳矣旂叟甚善其言

鍾震字春伯長沙人與顏顧仲范應齡遊諸山震

嘗刻艾將之登峨眉亭兩詞

楊允恭字謙仲長沙人爲道州教授時胡顓移湖

南允恭上謁顓以其夜坐歷驗無鬼語允恭允

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

有也顓甚善其言允恭在桂從李曾伯游龍隱

郭顯者不知何所人居桂南溪之劉仙巖一稱任

山道民一稱南溪郭顯然卒無可踪跡之者獨

有南溪卜居銘首言士大夫以金人之故多南

遷似避地中言志在神仙似方士末言榜楫歸

去又似棄官入山者

趙子崧宋宗室號鑑湖居士建炎初貶龔州未幾
放令自便道梗未能歸寓居於潯先是有人夢
帝勑子崧爲白石洞天主者後子崧果没于潯
會幾贛州人號荼山居士建炎初避地於潯嘗有
詩云鷄犬圖書同一舸老夫蕩槳兒扶舵潯江
一繫欵生根夢下湖南向江左
劉洪道岳飛重其才辟爲參謀有戰功紹興中飛
死洪道謫柳州
高頴紹興中參福建安撫司坐從岳飛謫象州固
窮守節剛直之性始終不渝
陳翥延平人瓘曾孫慶元間爲潯州守瓘故遷雷
廉寓于潯士大夫高之刻高宗賜正彙手勑于
碑以風後學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伏波山鑱有芾小像旁有芾
與潘景純同遊名
侯可字無可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
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
學初寒酷暑未嘗廢業再試春官卒無所遇日

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此乎會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聞先生賢請謀于軍中遂從之遊板旅奏功後知邑州

元

楊舜民字子春蜀人登元進士第任清湘縣丞至正間避兵靖江嘗作新城碑記

張志道醴陵人任海北遂溪縣簿元末寓靖江嘗以春秋授學者

劉三吾字如孫茶陵人元鄉貢進士任永平教諭至正甲午避兵靜江平章也兒吉尼權主本路學政陞提舉一時從遊者甚衆

劉恢字志道常寧人元末避地靜江爲宣成書院山長有學行竟以老終

王偉字士徵長沙人寓靜江德行純謹工五言長

明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改御史永樂間爲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時上方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國
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踈
公出爲廣西參議尚書李至剛奏公然望攻交
趾寓藤州水月巖後爲高煦所陷被逮死獄中
胡純字希一平陽人元翰林供奉洪武初謫居桂
都督韓觀嘗造其宅純不一報謁觀後屢至一
日語次戲謂之曰先生于觀似無情者純斂容
謝曰將軍屈威重過存罪放必有以知純竊恃
伸知已乃爾不然將重得罪觀歎息而去

丁顯字彥偉建寧人洪武乙丑進士及第第一人
以言事謫戍馴象衛
周禹文廣東香山人洪武乙丑進士丞龍巖公勤
廉潔授龍巖令召爲御史坐事謫戍馴象衛
杜伯恭秦郵人由國子生出知武緣有循吏風
譚翼字南宿江西大庾人登明洪武乙丑進士初
授龍溪丞應詔言事語侵宗藩謫戍南寧十五
載講學論文邕俗爲之驟變建文二年起知龍
溪令進兵部車駕司郎與同年練子寧黃子澄

相友善靖難師至義不屈與妻鄒氏子仕謹同赴舊井死

按橫州志伊時有江西羅時周易大年俱一時名輩同謫馴象衛積十五六年與丁周杜譚四公討論性理商確古今凡遇風雲雨露鳥獸虫魚草木一寓之於詩更唱迭和以發其胸中磊落之氣後伯恭膺薦起回京彦儒數公竟以流落而死

向琁進賢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官應天府尹建文時兵部尚書鐵鉉子也靖難兵起鉉屢挫其鋒及成祖登極猶擁殘兵駐河南成祖縛至殺之罵不絕口謫其子福安戍河池州

李瑩字白夫武緣人避患家於全積書充棟領弘治鄉薦兩任學博擢四川劍州守歷官戶部員

文君時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其官嫻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布衣蔬食泊如也

俞得儒浙江人永樂中以御史直言出知賓州居任十餘年士民懷之

鐵福安明建文時兵部尚書鐵鉉子也靖難兵起鉉屢挫其鋒及成祖登極猶擁殘兵駐河南成祖縛至殺之罵不絕口謫其子福安戍河池州

李瑩字白夫武緣人避患家於全積書充棟領弘治鄉薦兩任學博擢四川劍州守歷官戶部員

外郎

舒綱字朝舉世家宣城因先世戍南丹遂爲賓州人弘治間綱鄉薦計偕有友人以金托途遇盜裝資罄洗獨所託金在抵京悉以金歸其友友訝之曰聞公被盜金何得存綱曰幸此在也授湖廣永州司訓永人好兒白當道盡毀淫祠轉海陽教諭後家于全

饒夔字士中臨川人工詩畫永樂間寓居平樂胸次瀟然人莫窺其際既歸昭人慕之以遺墨爲重

林長懋莆田人正統初以左春坊中允出知鬱林州清介自持以德化民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爲御史論曹吉祥石亨二凶上怒詔獄謫戍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公不可復謫南丹衛二凶誅召還歷官浙江按察使

張鵬字騰霄涞水人爲御史與楊瑄後先劾石亨等同下詔獄戍南丹亨敗召還歷廣西巡撫官至兵部尚書

王坦平原人成化間以給事中謫北泥主簿時獞
賊出沒民多亡竄坦設策防禦寇盜屏息
楊燊永州人成化間以御史謫知天河縣愛民造
士人咸思之
沈政宇以正常州人以少卿左遷郡佐不之官寓
居桂林政善書畫風態超逸桂人珍之
詹志文孝感人弘治間舉人左遷蒼梧典史久之
嘆曰與其縻祿以屈人孰若自樂遂棄官去
孟洋字望之信陽人正德間以御史坐言梁靳相
國謫桂教授洋喜吟諷其詩清逸峭厲時顧璘
從開封謫全州兩相唱和
譚仕演字四我南海人僑寓岑溪喜山水嘗遊秋
風巖得白象之勝入君之巖故多虎人咸畏懼
演竟與周旋鮮有所害演在巖採木實以食或
十餘日不入邨市至今人傳以爲奇
魯焌麻城人嘉靖間以都科抗疏謫靈川典史
張臬進賢人嘉靖間爲山東參政解送試錄犯諱
謫靈川典史後歷陞兩廣都御史

馬録字君卿信陽人嘉靖初爲御史按山西有張寅者爲人告妖賊録窮治之寅素事武定侯郭勛乃賂勛使遺書解之録得書具以聞上眷勛貴不問反移寅獄於三法司會勘獄上悉如録指上復疑有黨令張學士孚敬等廷審勛素以議禮迎孚敬意遂直勛寅得脫前法司勘官皆得罪去録坐廷杖戍南丹衛録居戍歲久絕口不言往事竟卒戍所

程文德字舜敷武康人嘉靖問乙丑進士及第以編修謫信宜典史兩廣督撫陶諸禮致文德于蒼梧主嶺表書院諸生從游者衆植竹院後作棲鳳臺累官大司成德行文章爲世所重

趙貞吉字孟静内江人嘉靖庚戌賊長驅至京郊廷臣惴惴貞吉爲左春坊諭德兼御史猺師大將軍仇鸞衙之遂被譴謫荔波典史道病留全時入湘山讀書悄舍居久之以病謝去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初劾相國嚴嵩父子

貪黷爲嵩所擠隨下獄戍橫州嵩敗召還官至
都御史

董傳策字元漢上海人爲刑部主事見吳時來上
書請治嚴嵩父子扼腕而歎曰可令吳君獨當
此乎會同官張翀至語合卽各具疏請治嵩已
而並下獄論戍南寧間過橫與時來游
邕橫人士多從者後嵩敗召還官至南京禮部
侍卽

蒲凝重南海人以行人謫丞尋知靈川履任未閱
月革蠹弊六事皆切民瘼性踈曠厭趨逕與諸
士講論津津忘倦擢佐溫州卒

耿定向麻城人嘉靖間以御史督學南圻以講學
爲已任與大學士徐階雅相善及高拱柄政上
考察科道疏諸與徐善者貶斥幾盡高去位公
補橫州判官尋召歷戶部尚書

劉臺字國基安福人萬曆間以御史論輔臣張居
正侃侃五千餘言居正銜之逮詔獄罷歸居正
恨未已嗾江西撫按誘其仇家誣奏他事文致

其獄謫戍潯州公入潯博士家爭嚮之云何公
暴卒二蒼頭繼卒卒之日與居正同日時人皆
異之居正敗賜贈蔭令潯州有專祠

薛巖陝州閿鄉人爲大理寺卿坐累謫戍廣西永
樂初安南國王爲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
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表請還國立之上命總兵
官黃中以兵五千送之還中以巖往至芹站伏
發刼天平巖死之

黃讓字用遜蕪湖人景泰中爲御史時門達用事
橫甚讓嘗因事箝其所遣人達怒令偵者掇其
所役聽事人爲賊誣謫戍廣西會赦乃還

劉敬字子欽江西吉水人爲刑部主事坐累謫戍
南丹困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穫態人稱其
賢學士詹榮薦之起爲新淦學訓

按黃讓與門達有郤被謫而薛巖劉敬則僅云
坐累劉謫戍南丹薛黃皆不詳其戍所薛雖復
用竟死安南尤足悲矣月山叢談云嘉靖中有
常給事謫廣西遊邕管指揮羅明縛之人驚問

故羅曰彼有旨逆出境外殺了則縛之實未爲
過人情物態一至此哉予稽直節諸臣或批龍
鱗或嚴鷹逐上拂人主謫之遐荒一時若布政
司經歷何脊遠以儀部謫鬱林州同知王同休
以銓部謫寘州判官曾偉方鬱林州判官陳楚
產俱以兵部謫崇善縣典史吳文梓以都給事
中謫灌陽縣典史周希聖以御史謫不可枚舉
大抵明時信用舍壬事多操切前之數君子守
正不阿雖身罹播遷之毒然而在朝朝重在邊

邊重垂芳徽于百世固未爲不幸也惟鬱林佐
王君大用未究令人有長沙之恨悲夫
張集義餘姚人進士萬曆二十四年以兵部主事
謫橫州判一月回部三十年復謫捐俸錢爲課
文費未幾還部
范周江南人由進士以編修累官憲副左遷平樂
府同知二載恬淡自如遇佳山水輒吟咏見志
去後士民思慕之
高翀字翥生慶遠人崇禎間仕信宜知縣僑寓岑

溪理學淵邃善引進後輩所著有四書會解後
卒於岑
鍾行旦字不夜四川筠連人崇禎副榜博學善文
詞知荔浦值流寇猖獗公募丁壯守禦民賴全
活陞雲南屏州丁憂未任卜居浦之筆村
嚴起恒山陰人眞定籍明崇禎辛未進士歷任廣
東廣州知府湖南監司所至多惠政後僑寓南
寧值滇賊肆叔南太恒恐爲所害赴水死經三
日屍逆流而上至青山崖下虎負屍起兀坐山

欑衣冠儼然面色如生次早土人經過則見其
兀坐處土墳隆起高數尺矣人咸以爲異神厝
葬云

廣西通志卷之三十

節烈志序

夫丈生亦大矣烈士狥名猶將勉之彼婦人女子身之不有惡用名爲嘗考春秋紀季姜之歸鄫宋伯姬之宵不下堂千載而下猶得指而稱之以爲忠臣義士不是過焉亦司風化者之所貴也苟非然者女德無瑕貞操特立不表章是亟而使珠沉璧隱與艸木同腐豈不惜哉雖然吾願吾民厭德引考爲齊眉之德曜不願吾民激節抗志爲栢舟

之其姜若必求其人以克之噫亦薄矣

宋

莫荃者恭城人也嫁爲同縣周渭妻渭若劉鎡政賦繁重避地北走上書言時務得白馬主簿歷知隸州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始與荃相見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遠難遠適必能自奮于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作莫節婦傳紀其事

馬氏全州城南馬脉女也在室時脉病女割股進
父疾癒隣里聞於官淳祐十年太守朱朝散爲
之立孝恍坊

元

脫脫真淳州路守臣花赤亦八哈納武德女也守
臣花赤相兀孫知貴州聘脫脫真爲室年甫十
八相兀孫病篤親供湯藥夙夜皇皇及疚盡瘁
奠具買棺而殮誓以同疚飲清水旬日餓疚奏
聞立碑表之至今尚存貴縣儀門

文氏娘妥人前進士文少質女嫁爲磨斗輔妻大
德中斗輔任賓州幕官卒文年方二十餘哀慟
幾絕執義自誓孝養舅姑沒葬無遺禮至治中
詔旌其門順帝時在潛邸大書節婦二字賜之

明

莫氏平樂人王子敬妻年二十五寡居有子三撫
視成成立洪武中旌表

蔣氏大姑蔣氏二姑二女俱全州昇鄉蔣文德女
因父卒見弟景潮年幼遂同心矢志不嫁扶弟

成立俱終老於家勤於紡織遺有田産至今蒸
嘗罔替人稱其幽貞云

蔣氏三姑全州蔣文紹女母老多疾無兄弟可供
炊爨矢志養母不嫁至老而卒

蔣氏四姑全州蔣琛舉女琛舉生一子一女女見
弟弱悲父老病守志養父不肯適人力紡績以
終養鄉人賢之

龍氏藤縣人夫王克讓早卒龍孝養舅姑艱嘗之
暇即理紡績舅沒既葬姑憐其勞微勸改適龍
泣對曰舅姑一也且心許入夫終養矣敢有它
志永樂間旌之

蕭氏橫州人同知蕭珪女永樂庚寅適屑民楊端
時年十八端病卒哀毀欲絕服闋姑憐其少欲
嫁之氏曰夫死姑在願事終身若再醮以遺不
孝不義之名非人類也守節五十一年絕無瑕
玷有司奏請旌表

李氏桂平人甘坦胜妻適夫半載夫殞事姑孝敬
父母欲奪其志斷髮自誓年十八守貞至七十

無玷奏聞旌表其坊尚存遺址

徐氏武宣人黎金妻夫卒撫遺子皐後領永樂鄉

薦皐逝妻張氏王氏俱堅志守節

覃氏融縣人甘長壽妻善事舅姑勤紡績年二十

五寡居屏去服飾終身無二志初長壽沒覃方

娠生子昆後有二孫正統間旌之

袁氏全州人陳學顏妻學顏早卒子處厚方數歲

袁守志不渝姑憫其年少陰使人諷之袁泣曰

烈女不更二夫姑脫不諒此心當一死以從夫

地下議遂寢養姑孝不少衰永樂間旌之學顏

弟陳士亦早卒生子朴未彌月妻余氏矢志育

孤稱雙節云

唐氏臨桂人趙存質妻夫亾時二十五歲姑老子

幼唐氏養姑撫幼五十餘年守節不變成化十

三年旌之

陶氏臨桂縣舍人徐駿妻駿卒于龍州陶聞訃哀

毀即刺血寫詩云無兒難嫁婦烈女不二夫夫

死無子不如一死藏之篋笥以表奩悉還舅姑

遂縊死三日遺夢女姪曰吾心事盡在篋中啓之得詩事聞旌之

丁氏臨桂人劉鼐妻鼐亾丁年十九子淳三歲姑萬氏諷之嫁丁曰吾命在姑與子矣不知有他堅守五十七年成化中旌之

李氏馬平人簡文妾文有女曰元贇夫陶君智文爲福建布政司經歷女婿皆隨之官文與妻那氏皆沒二孤輔弼扶喪歸道經永福深定灘遇賊君智禦之不勝墮水死李出所有服飾賂賊且曰此外惟身一死可表但乞不驚兩幼子足矣語畢遂投水賊亦嗟悵以去李漂附岸得不死收君智屍并載歸李撫養二孤元亦願相依不他適後輔成進士弼鄉舉給事中徐文溥爲作簡門雙節傳

蔣氏懷集人靖州知州蘇恣妻宣德間恣從征死於寇無子蔣年二十六矢志終身夫忠婦節人以爲難

李氏博白人秦健妻年二十健亾哀幾喪明父母

憫其無子諷再適李不從孀居五十餘年人無間言

劉氏宣化縣人劉裕女年十九歸黃聰生子正甫期月而聰卒氏哀毀幾絕事姑撫幼誓不二志正後領鄉貢任嵩明州同知廉能有聲人以爲賢訓所致孀居六十餘年冰玉之操終始如一年八十二卒

王氏靈川全溥妾景泰間溥隨父任娶王氏歸抵府江遇賊僕輩皆赴水溥將隨之王氏牢執溥手賊舉刃向溥王以手遮溥頂得不及抵家衆莫嘆曰無此手則無此頂矣王生五子後以科第顯壽六十九終

羅氏永淳人博塘村民龍居德妻容貌頗艷景泰三年羣盜剿掠男婦被捉者十餘人皆隨之獨氏自投崖傷目賊猶未舍縶其頸而驅之行羅氏怒曰吾寧死必不受爾賊辱賊斷其臂罵愈厲遂被砍死

覃氏北流人李以弼妻年二十四弼卒衆憫其少

欲令再醮單以死自矢事舅姑撫幼子閨門貞
蕭始終弗渝

楊氏靈川崔毅妻年二十歸於毅毅競渡溺水楊
痛哭欲自盡念夫無嗣以娠方四月不忍絕其
後及娩生女族人咸勸曰女何足恃汝年少服
闋更適可也楊曰世固有無息而義不悖夫者
伊何人哉況夫亦頗沛無一言訣今欲再適惟
起九泉與語爾自是族人無敢言者女適慶門
生子登仕籍壽八十而終

譚氏蒼梧舉人歐良妻良亦年二十二無子以亦
自誓嫡居四十餘年清節無玷

鍾氏蒼梧人阮應福妻年二十喪夫家貧甚力撫
遺孤守節不二

蕭氏宣化人蕭瞻女適南寧衛左所舍餘陳剛之
子夫亡氏年十九矢志不移坐臥一樓足不履
地者數年嫡居沒齒人無玷語有司奏聞旌表
其門

譚氏全州曹森妻年十四守節壽九十七歲成化

間奉院　題請旌表貞節

蔣氏全州進士陳珩妻夫歿無子蔣年二十五誓
死守節至六十八歲卒

張氏全州蔣暉妻也年二十八守志七十一歲終

宋氏全州人張徵妻年二十三守節六十七歲終

周氏恭城人周良彪女年十六適常有德越二年
有德歿無子家故貧姑強之改適周氏泣曰姑
有叔可以奉餘年妾未亾人耳盡以簪珥遺其
姑獨與母相依歲時返拜姑於堂姑卒乃已如

此者五十年

黃氏恭城人周祐之妻隨夫任廣東龍門學諭因
姑徐氏年老與夫訣願留侍養至白沙沖口羣
賊劫舟欲汚之斷臂不屈罵賊竟與妾李氏義
婦阿曾遇難其子周郡被擄入巢後贖出憫母
孀之

劉陳情當道旌之

何氏典業人譚貢妻年十八貢喪氏號泣幾絕及
殯憑棺大慟欲劉殉之衆救獲免誓不再適念
夫無後請於舅姑立幼姪譚汝試爲嗣以奉夫

祀撫養教訓汝試後領鄉薦

常氏恭城人常汝敬女年十八適尹監賢未幾監賢故父與其舅憐之謀奪氏志不可得乃陰許人舁者至門促之行常氏竊負其子之監賢塋所欲自殺隣嫗奔救之免自是父不敢復言饑寒迫骨人不能堪而志操愈厲

黃氏博白人黃仕慶女年十八歸秦思諍舉一子三歲思諍卒黃年二十一哀毀骨立矢志不易弘治三年督府黃公紘旌其門

陳氏永淳人李序妻年二十七序卒於京氏哭絕復甦扶柩還獨守一室至戚莫見其面孀居三十餘年弘治十三年本縣旌以匾

梁氏武宣所舍人王柄妻舉人梁高女也柄喪梁年十八家甚貧苦誓死守節晝夜紡績自給遺腹生子用賢長補縣學弟子員用賢又卒遺孫肇伯尚幼梁又育之襲祖千戶職卒年七十有五人無間言

蕭氏富川人蕭能女年十八歸余晨未幾晨卒無

子家貧矢志自守年踰七十人無間言正德十六年賊入南閔氏遇害聞者憐之

雷氏四會人歸陳仲鑑居賀之封陽墟正德間上下尚諸徭亂大肆焚劫見雷姿色擁持之以行至五顯廟欲汚之雷伏地罵不絕口賊脅以刀罵愈厲賊怒殺之

毛氏富川縣毛健女歸劉玉明年二十六夫卒誓不再適撫二子天祚天祐及長補邑諸生祚娶羅氏祐娶吳氏相繼卒羅年二十五吳年二十六六減不嫁與姑相守終身無間言知縣曾一誠表其廬曰一門三節

梁氏蒼梧人舉人李實妻十九而孀遺腹一子辛勤撫鞠事姑甚孝姑亦或諷其再醮輒以義斥之後其子娶婦舉一孫而子復夭婦他適梁撫孤孫備極艱苦督學周公孟中旌之

石氏蒼梧人尹世雍妻知縣石瓏女石歸雍九載雍歿無子家貧甚或勸石母自苦石叱之姑亦早孀性嚴厲日紡績奉甘旨時人稱爲雙節

麥氏蒼梧人劉濟邦妻劉病篤麥知其不起預爲二棺劉亦麥卽日亦經亦

劉氏興業人楊頂村楊四妻年二十四而楊卒有富商欲奪之晤其家以財劉矢志不二乃逮之於獄强以必從劉遂服毒而亦

李氏名妙容岑溪縣人年二十適舉人羅章童赴南宫卒于途李哀慟濱亦姑耄事之曲謹里人嚴定求伉儷李大恚服毒幾亦族人力救而免

傅氏懷集人潘聰妻聰客亦同客者以其骸歸傅氏抱之號哀幾絕及葬傳誓曰吾必從夫地下遂縊於後圃隣婦力護之不得亦已乃潛縊于寢室所親買棺殮之與夫骸合葬

李氏懷集人莫璦妻年二十四而璦卒生子源貧困甚李守節養源源及婚又卒李抱鞠幼孫更相爲命終始無間

徐氏博白人李啓東妻成化間龍山賊攻陷縣城徐氏被執欲汚之徐氏厲聲罵賊不已賊怒磔其屍

阮氏蒼梧人廖紹祿妻年二十三而寡子在襁褓誓不二志家貧勤紡績以撫諸孤隣舍火起延燒其居時夫柩在殯氏募人遷徙至中門棺紼忽斷煙燄敝門幾及於柩氏撫膺慟哭願與俱焚天返風火及中門而滅

張義姑者桂林衛鎮撫張福同母女弟也年十五歸福卒福妻劉有子輝方六歲且家計無所出張氏女義當爲張存孤敢復累嫂長貧居哉已而劉遂改適張親撫輝因不嫁爲輝娶婦生玉玉生策簡節策節並應鄉舉簡三子亦繼鄉舉其長者衡陽令褒奏請表義姑節奉旨給銀立坊旌其門特祠所居旁署其名曰義姑祠後子孫掇南官者四人登賢書者十六人時名公巨卿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卒二弟幼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爲之媒往告以意蔣曰已從夫而致弟失所非仁也況一身幾何可冀

保吾蔣千百年之祀吾計決矣勿多言遂力持
父遺業謹視弟疾久之皆愈長各爲娶婦家業
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高其節義稱之
曰仁姑

下陋女者永福人逸其姓名正德間女將嫁適獞
夜掠其村女爲所得自度難脫身走隨給獞曰
有首飾若干在某所當取與俱獞信其言因挾
之往女見道旁焚廬火烈遂投入以死

林閩善者富川人林棟女年十六有美色未嫁適
遭賊剽掠所居閩善出走賊蹤跡擁之去閩善
泣不行賊負之背因嚙負者乃棄之地欲汚之
隨脅以刃曰不將斷頭閩善罵之曰賊奴身從
汝碎不從汝汚何論斷頭賊憤甚刃亂下竟支
解焉

易氏義寧人易華女所居大塘村一日賊突劫本
村掠易與諸婦女將去易恐遭賊汚堅不行或
有勸者易曰吾必死死他處不如吾村賊無以
強因害之

謝氏羅城人太學生謝榮女正德初蠻寇劫其里
見謝有殊色爭輿以行欲妻之謝罵曰我何人
家女肯與爾輩居即取刀自殺
龔氏永福人龔澄女在室有姿色正德十五年古
田賊劫其村擄婦女伍六人及牛畜而去至河
龔氏語賊曰吾不能行願得騎牛而渡賊從之
乃策牛入龍潭自沉死
曹氏全州孝廉袁具體妻年十七守節至八十餘
卒巡按御史黃題請旌表曰儒節貞操
李氏全州陳良佐妻年十七守節至八十三歲卒
御史黃題准旌表
容氏陽朔人庠生王昆妻也昆卒容年二十誓不
更適孀居四十年杜門守節正德間巡按御史
錢旌其門
劉氏辰秀貴州銅仁人父劉仁次正德間仕梧州
府判辰秀偕庶母張氏郭氏弟時舉幼妹祈秀
堂兄時復族兄澄隨父之任父即世於大墟舟
次昭平堡聞芜藤猪巷灘有寇舟人皆恐秀聞

之指江曰萬一不免玖此而已三庶母亦曰不
幸誠如爾言遂相抱而哭無何賊至辰秀曰敢
辱先人乎獨恨此襯無歸耳亟援緹囊啣賊乘
間赴水玖張氏抱祈秀繼之郭踵繼之俱玖辰
秀年十六張年二十郭年二十八賊怒斬其僕
縶時舉入巢維時澄病偃艙艎時復隱睒舵側
得不玖懇于守臣沿洄索尸葉荃昭平江上督
學題其扁曰三烈

陳氏懷集人梁可珍妻年二十三夫卒守節始終
不渝雖豪強脅之以勢不動也

宋氏賓州人宋禮女適舍人甘誠夫逝撫子霖後
任柳慶參將正德間旌表其門

余氏全州陳士妻生子朴未彌月夫卒年甫二十
有五矢志不二有司將以聞氏命朴辭且曰吾
待亾於此爾焉用名爲嫂余既受旌表一門有
輝苟復爲此是逐名也聞者益重之建雙節坊

袁氏全州蔣文妻年十七歸蔣壽寡遂屏膏沐矢
志守貞年至八十終

袁氏全州生員廖必懋妻年十七守節至七十六歲人無間言巡按御史蔡題准旌表

廖氏全州舉人唐汾妻年二十六夫亡無子家貧守節至八十歲卒巡按御史孫題准旌表

陳氏名壽姑全州舉人陳雲鶚次女年十二隨父任曲江教諭父病危篤醫藥罔効姑泣血不已默禱於天割股救父父疾頓痊壽疾復作卒於官事上院司給扁旌奬曰閨秀流芳曰湘瀕孝女

黃氏陽朔人通判黎禧之妾禧任新淦令時妖人作亂聚衆劫縣取印黃臥禧身上大罵賊挺刃欲其面流血滿地賊退得不死撫按交薦御賜珠冠不受而讓其正室壽七十而終

李氏懷集人袁睹妻年十八睹死守節甘貧終無他志邑人敬服之

梁氏武緣人梁容女嘉靖間八砦賊四出流劫忽犯其家將之以去且欲奪梁耳金環梁潛取實握中賊笑曰爾身已屬吾何祇環也行至村前

木綿樹下抱木號呼賊曰爾不畏死乎梁曰人誰無死縱畏之不能免也賊知不可奪恐兵至遂殺梁

梁氏新姐瞽林民梁英女年十七嘉靖乙丑流賊王道通剽掠鄉邑入貴平梁氏被執欲汚之梁曰首可碎不可辱也強扶乘馬盤足不就厲聲罵賊折其齒復罵不絕口即被害久越宿其容如生所聘夫至撫屍大慟肰後瞑目聞者莫不哀之

彭氏王尚忠妻岔山人尚忠母孫氏老而瞽彭事之曲謹孫甚安之尚忠以貲爲都司承差携彭偕往居靡僅四月每思其姑輒垂涕未幾尚忠得檄遣之京送彭西還舟經落黃灘遭獞遮劫尚忠與之鬬不勝而死賊拽彭登岸令數人守之隨入舟取其貨彭投水死越數日二屍並浮水上顏色如生

謝氏陸川人朱文盛妻正德七年妖賊李通寶犯城獲文盛縛窴木上索其贖金謝度無所措語

姑曰夫在可以撫幼兒不若以婦代夫姑兩難之謝氏毅然往詣賊曰夫所寶藏妾不知其所願以身代夫取銀贖妾賊利其財且將漁其色遂許之久不至賊欲汚謝謝大罵賊曰痴奴吾詐出若夫耳賊怒醢謝

羅氏融縣人龍居德妻蠻刼博塘村得羅悅其色驅之以行羅伺間投水蠻出之傷其目固不肯行蠻怒支解之

蔡氏三妹四妹者洛容人蔡瑾女也三妹適褚李紀夫亾歸依瑾四妹許嫁潘仁尚未行嘉靖中以征田州調永順保靖兵其兵所經恣淫雪所居姊妹出走兵望見逐之兩人計不能脫相携墜厓三妹即死四妹舁至家踰日卒

劉氏陳清妻宣化人清死于水子琚幼劉大慟曰本期偕死柰若孤何因督琚力學琚益厲以貢爲德慶判官感奮立功與賊戰死之琚子大經登鄉舉大綸成進士爲邑著姓邑人稱劉爲女

鄭氏臨楚人適曾璋璋有一妾鄭處之坦然璋卒子三省方四歲鄭與妾日家貧子幼吾當爲夫養子汝意云何妾日官既不幸夫人即所天生死以之豈有它意鄭遂與妾同護喪還舟經全州三省偶墜水鄭即赴水救之妾怊挽以上並得不死比歸兩人勤女紅教三省學稱雙節云

劉氏崇善人黃佶妻幼與女兄甚相愛及嫁不忍捨相過無虛日佶死時劉年十九子一更幼女兄勸之嫁劉已含慼不應明日至復從容言之劉潸泣哭拊佶靈誓不與姊相見情愛遂絕佶弟黃益亦早卒子幼妻程氏以死自誓姑娌皓首以雙節稱

呂氏馬平人諸生劉濟仁妻年二十濟仁卒子一在襁褓一尚在腹家貧甚里貴有欲娶者兄弟更勸改適呂怒曰人各有志何用相逼以頭觸柱血流被體兄弟不敢強守節六十餘年

劉氏宂山人彭諫妻諫出商遭賊死劉聞哭謂姑姪曰夫亾誓不能獨存幸善事姑以其餘視汝

姪女吾亦足矣即閉門自縊諸婦往救氣未絕
從旁護視者窘劉乃不飲食曰何見喪至劉往
迎且行且哭因嚙舌而亦
蔣玉真者全州人父三畏年十七適伍守規居二
年守規卒無子玉真謀欲亦身姑憂之使守規
弟婦將其子寘玉真懷曰子之祀伯父可乎隨
拜謝曰幸甚乃卜吉迎爲子身姑安其養
玉氏宣化縣生員王煦女適舉人鄧繼魁繼魁赴
試病亟氏年二十有八無子聞訃痛絕追與襯

歸塋潛縊壙中賴親屬救甦誓不再醮平居足
不踰外戶嘉靖間旌其門
唐氏全州人蔣大韶妻部卒無子孝事身姑誓不
易志八十有五終
劉氏臨桂舉人魏希儒妻年十五歸魏上春官卒
訃至慟哭幾絕家人屢諭之弗能止哭七日不
食亦臨亦謂父綱曰以孝衣殮我則瞑目矣
秦氏臨桂人唐承宗妻年二十二承宗卒哀慟幾
絕指天自誓孀居六十餘年始終如一

蕭氏蕭瞻女適南寧衛左所舍餘陳剛之子天亾
氏年十九矢志不移坐臥一樓足不履地者數
年孀居沒齒無玷有司奏旌之
蕭氏肇慶府同知珪女適橫州民楊端時年十八
端病卒哀毀幾絕姑憐其少欲嫁之蕭曰夫亾
姑在願事姑終身守節五十一年
楊氏馴象衛處士楊芳女適衛人徐銓甫三載生
一子名澡方五月銓以疾卒楊年十九誓不再
嫁撫孤成立年六十五卒子澡哀毀逾禮
黃氏馴象衛耆士黃洪女適陸教授子壻臣甫七
年壻臣送父赴部卒於南安且無子黃氏朝夕
哀毀誓不再嫁撫姪爲嗣年五十餘卒
汪氏慶遠衛舍人王覬妻年二十二夫罹大辟被
收妾不忍獨生幼女幸善撫之俄頃撫床扼吭
而卒
蔣氏名妙慶宕山民蔣廷璉女及笄歸莫朝宣領
景泰癸酉鄉薦卒時年二十二翁姑哀其寡將

嫁之蔣氏義不許以女工自給訓子驕業儒應貢亦卒蔣率其婦井淡薄躬勤苦撫育三孫自滿自廣自衿皆有成年七十而終

陳氏賓州人舒錦妻年二十二夫亡遺子泰方二歲孀居二十餘載隣人不識其面國學戴生者求爲配氏堅拒之子泰長力學以明經任長樂司訓迎母祿養年八十四卒

陸氏馬平人殷傑妻傑卒氏年二十二未有子鄉人聞其賢有將委禽者其父母許之往語以故陸曰父母使爲殷家婦有年矣何忍奪而之他也惟有自盡而已父母不敢強隨養從子轍爲子壽八十餘乃終

扈女者容縣人扈逞女也年十六受甘禮聘未嫁而禮亟父母相繼物故扈即抗節以女終身

豐氏武緣人年十三適諸生王旒旒早卒豐苦節屹立養姑畜幼富家有謀婚者所親以爲言豐正詞拒之守節竟終其身

劉氏上思州人其夫黃旻以州兵從軍古田亦軍

中劉聞之哀不自勝因刻厲匿跡子曰和曰曙
長大教之讀書曰兵凶戰危汝父違亦即前鑒
也後二子相次沒復教孫德裕鄉學士民公舉
署印推官羅士智通詳三院錫金旌表焉
馬氏世居全州粟家渡歸蔣文從弟輔未十年輔
沒無子守志不二紡績糊口孀居五十七年
馬氏靈川人詹廷玉妻廷玉與翁姑相繼物故遺
二孤朝不謀夕馬勤紡績自給教男習學未幾
亦物故守志如一壽九十卒

廖氏賓州人吳道應妻十六歲歸吳逾年生子吳
能方三月道應病卒廖哀毀幾絕舅姑諭以存
孤爲重始勉自抑矢志守節歷八十五歲奏表
其門

陸氏桂平人受聘未笄而夫卒陸氏悲慟久之父
母欲別議婚陸氏泣對曰古人斬劒懸墓苻萌
諸心耳剛夫婦大倫可以生亥易心乎以終身
誓竟不能奪年八十世曰貞姑

朱茉莉貴縣故長史朱澄妾澄卒茉莉年僅二十

欲自絕以從有邑豪欲奪之且倚宦勢相逼茉
莉度不能免泣訴之嫡母彭氏遂縊而死
李氏土官李琛女適歸順州土官長子岑瑶瑶爲
其弟所殺李氏年二十七復于父母家父母強
之改適不聽李氏婢四五十人馭之甚嚴晝夜
常鎖外戶不使與男僕相見夜明燈坐中堂羣
婢環之紡績至鷄鳴乃鎖門而寢晚年操守益
嚴
吳氏興業人黎文明妻嘉靖間明之雲南佐縣卒
于官六載不能歸襯柩人葉堃邑傍吳日夜號
泣鬻簪環衣服不憚萬里往文明堃處啓棺易
殮以歸時憲司李公文鳳哀其忠厚恤之始獲
歸撫遺孤牢見其面直指朱公按部旌扁以表
其節直指黃公亦給粟帛焉
莫氏蒼梧舉人劉思聰妻聰授程鄉縣教諭赴府
爲賊所執莫聞撫膺嘔血永邑人士憐之爲立
貞烈坊於程鄉學前
李氏懷集人梁允珩妻珩少警敏病卒氏年二十

七矢志栢舟和熊訓子其子泉司訓寧化文行
優裕爲閩所宗氏性整肅至耄年諸媳有少不
儉約立杖之年九十七一日呼子孫數十人齊
集訓諭曰我守節七十年始終如一日今厭世
矣可熱水潔身以行入房浴畢飾服命倚坐閉
瞑矣世人異之
李氏南寧衛舍人李椿女舉人白采妻年二十二
夫亾無子誓不他適志操確然嘉靖二十六年
有司上其事巡按御史徐南金擬府優賚禮部

旌其門
王氏永淳里民何燦妻年二十七歲燦歿無子氏
誓守節家貧力食始終如一內外無間言事舅姑
以孝聞年七十五終
李氏恩恩千戶所總旗虞汴妻年十七歸汴家徒
四壁晝夜紡績姑性嚴李恒勸汴愉婉順親志
汴沒年二十四欲以死殉姑勸之乃止孀居五
十餘年巡按御史朱炳如旌表
吕氏馬平庠士劉生知妻撫孤勵節賜有貞節上

壽扁額

馬氏蔣輔之妻歸蔣未十年而寡勤苦過哀事續
紡每至夜分兩目爲昏亦年八十餘都憲周公
詠以詩有要識忠貞無二道采薇詞並栢舟詩
又有爭似寒閨雙女婦隱肰桑濮一長城之句
文氏全州昇鄉伍彥銘妻年十九守節至七十八
歲卒

張氏灌陽庠生唐應星妻貢生張鑑女也隆慶五
年右田猺賊亂肆刼全灌張年二十一歲爲賊
所獲厲罵不屈賊怒揮刀腰斷之崇禎六年巡
按畢佐周疏聞詔旌其閭曰烈節

許氏博白人程萬昌妻年二十一昌亦遺腹一子
家貧守節豪有力者欲奪志咸拒絕之年八十
當事數旌奬有詔監坊

王氏橫州民女歸永淳舉人陸紹科早沒年二十
五矢志守節撫孤傑入成均隆慶間知縣張
治具核實表揚

湯氏馬平庠士莫弛妻撫孤睿後任推官賜有坊

表

李氏義寧石崇安妻年十九歲夫亡氏自誓不再醮堅貞不渝人莫得而議之年八十而終

蔣氏全州揆花舒弘志妻光祿卿蔣遵箴女夫亡守節奉旨旌表建坊曰詞臣貞配

謝四姑全州謝椿之女許配灌陽呂茂禎年十七未嫁禎病沒訃聞一慟而絕救甦明日縞衣白父母請得詣其家持喪不許遂遥爲位薰沐哭靈朝夕上奠不數月竟以哀毀卒司李連繼芳旌其門曰全節

唐氏全州蔣季選妻季早卒唐孝事髦姑訓子獻奇成名仕新興州知州兩廣部院旌其門曰氷操榮壽年八十三卒

伍氏全州庠生蔣季蔭妻藍山知縣蔣守恭母僉年二十而卒氏青年守節教子成名諸孫儁發皆氏內教之所貽也年八十八卒

朱氏臨桂人何與晉妻年二十二夫亡氏痛絕數四時長子甫三歲次子尚遺腹家計甚窘氏矢

志守節事翁姑克盡孝道氷清玉潔人無間言
年六十二終
方氏永福舉人秦照妻年十六適秦生子嘉穀甫
四歲而照卒氏年二十哀毀欲自盡父鋪慰之
曰汝秦門家婦親老子幼永不如生也氏聽其
言事翁姑以孝聞撫幼子成立孀居四十餘年
內外無間言撫按上其事奉旨建貞節坊以旌
之
彭氏平樂縣百戶徐時溥妻年二十四無子孀居
夫喪三年日哭夜止住府江道後及五旬餘每
遇生忌二日猶哭府江道翁汝進奏之朝旌表
其門歲給米二石帛二疋壽七十五而終
朱氏平樂縣廩生莫婁妻年二十三寡居生一子
弘勛教育成人中萬曆戊午鄉榜年及六旬通
學公舉奏聞建貞節坊於其門紳矜舉貢皆有
詩贊美之
蔣氏蒸城明經蔣敬軒女適庠生張懋生生二子
夫亥敬軒間以意試之氏泣曰女以二孤在襁

莫能殉夫地下愧甚矣尚禽鳥之不若耶命之不淑乃至於斯安有身出禮義之門曾不能以一姓終也屏膏沐飲言笑辟纊撫孤形影相吊者數十年如一日壽七十六而終

舒氏桂林中衛舍人檜之女年十六歸於本所應襲千戶劉家寨率舒氏方二十二歲有一子曰國泰在襁褓舒氏慟哭幾絕或吊之曰夫人甚少胡自苦若是耶氏厲聲曰氏所以不即逝者以繼姑幼男在也生爲劉婦亥爲劉鬼而已獨處一室惟勤紡績撫孤而教之雖諸姊妹非大故不相見事繼姑以孝聞行年六十四志節皦如

劉氏名顯姑賀縣劉政之女尹珠之妹也及笄父兄爲擇婿無中選者顯姑曰吾命也願終身不嫁閨壺嚴肅凜然如烈丈夫壽七十有六人呼爲貞女

林氏懷集縣梁起潛妻潛故氏年僅二十四撫孤力紡績父母以家饒年少勸其再醮氏誓死不

從教次子儲英有聲貢序諸孫材立人菱爲苦節之報年八十七卒

袁氏賀縣百戶袁鶚女年十七嫁千戶房繼先生子房毓嘉靖三十一年繼先亦袁年方二十六撫子成立堅志不渝萬曆三十年題准立坊旌表

毛氏賀縣人毛顯達女年十七嫁於車軾生子獻孫僅週歲而夫亦毛年二十四勵守苦節堅貞不渝萬曆三十一年撫按道俱扁奬

陸氏賀縣鄉官陸儀女年十八嫁生員江中耀甫七年夫死無子陸氏誓不他適節凜氷霜院司表奬

萬氏藤縣人林俊妻年二十六歲林卒孀居三十餘年姑八旬餘侍奉克謹鄉無間言

李氏藤縣人胡英妻英亦李年二十五無子誓不再適事姑以孝稱殁殯塋以禮萬曆間督學黃佐旌其門

林氏容縣人覃泰妻年十八歸泰泰卒不再偶家

甚貧紡績自給前後直指使者四旌其門

吳氏薦林舉人陳所蘊妻年二十二蘊會試道卒

吳聞訃旬日不食欲以死殉姑諭止之事姑三年姑憐其少無子欲嫁之吳引刀自毀其貌姑永貧無以葬拮据襄事數膺旌表有詔監坊

潘氏容縣潘龍駿女年十六適生員楊允齊歸齊七日而齊死潘矢志孀守闔範肅肰萬曆四十五年三院旌之

陶氏薦林生員鄧日孚妻孚鄉試還府江舟覆訃聞陶吞金絕粒半月不死遂盡焚服飾荃穿二穴志在相殉既不果乃衣素食蔬杜親戚寢處一室

鄧氏懷集徐葵妻葵卒誓志守節年方二十有四撫丈夫子二和熊丸訓之長應坤以萬曆選貢判嘉定州壽九十餘知縣謝君惠旌其門曰貞慈裕後

于氏懷集張雲祥妻萬曆初尚猛嚴秀珠玟雲祥從堂兄百戶張大經進剿陣亡于年二十三舅

姑垂老子中美僅三齡日紡績以備甘旨夜燃
薪以課誦讀既而舅姑連喪悲苦彌深于貞操
益勵後中美著聲黌序孫應璧登崇禎已卯賢
書于猶及見卒年八十知縣李盤旌其門曰貞
操餘慶

何氏懷集人莫停宗妻年十七適宗甫一載而宗
歿遺腹子炫霍何上奉孀姑下撫弱子家貧惟
一婢種芋代餐姑至八十餘歲卒子炫霍學成
游庠序氏卒年七十有四知縣李盤旌其門曰

節炳懷陽

潘氏容縣人潘泓女封仁廉妻年二十五歲守節
萬曆三十年遇例勘舉三院交揚登節婦錄

鄧氏宣化生員朱璵妻蔣氏宣化生員張羲妻李
氏宣化民劉瑋妻各夫亾皆青年孀居守節無
瑕兩學諸生上其事郡守方胥旌表其門焉

李氏宣化人蕭相妻相登萬曆已卯鄉薦任貴州
司李卒於官訃聞李氏誓不獨生引刀自刎幸
而救免時年二十有五事聞建坊表其門曰氷

霜表烈孀居五十餘年壽七十有七御史呂圖南贈以扁曰完節天晉

錢氏橫州民女歸永淳張子麟時年十八麟卒氏撫孤應斗孀居萬曆間御史董奏聞給銀建坊旌表

潘氏隆安人黎善明妻年十六適明止生一女明卒氏年二十八歲家貧茹苦每織布被以供衣食人常諷以改行號泣拒之秉節終始無瑕疵七十二歲終

黃氏隆安人李秀欵妻少歸秀欵生二子時年二十有五欵病卒家徒壁立績紡以給樵炊長子永撫育次孤底於成立壽六十九安貧守節冰玉無瑕人謂足爲時俗狂瀾砥柱云

李氏桂平人周節妻適夫三年夫亡無子事公姑以孝聞貞潔自操有郭叅戎聞其姿色欲娶之毀容以拒年二十守貞至五十四而終事上撫軍嘉奬

鄒氏馬平人初聘于莫門未嫁夫卒親欲奪其志

遂服莫門聘衣自縊

計氏馬平人適副使王化隨夫之任化督兵剿賊
氏誤聞夫陣亾遂自刎亦賜有坊祠

計氏馬平人適主事陳原道夫歿觸棺亦賜有坊
祠

董氏馬平人俞璇妻年二十六守節育子暨孫六
十三歲卒有節撫兩世坊

陳氏賓州人舒錦妻錦亾撫遺子泰後任長樂教
諭萬曆初旌表其閭門

蔣氏灌陽人年十九適庠生唐東昇生子照纔三
月昇卒蔣矢志守節毀粧躬操井臼奉養舅姑
延師訓子課讀常達旦後照登賢書以名宦著
天啓五年伏闕陳情下巡按遲大成覈實旌其
門曰貞節

歐陽氏威州守歐陽經女適平樂郡庠生莫希夔
夔夭氏方二十一歲孝事繼姑郡孝廉慕其賢
以聘禮進氏怫肰書欣盡擲之堅志苦守繼姑終所
餘產屋盡爲族人侵占氏結茅以棲紡績自活

茹荼幾六十年乃終

蔣氏賀縣人蔣悅女年十六歸于吳勉仁夫故蔣年二十一矢節撫子閨儀閫範合邑推崇院司表奬

黃氏荔浦縣哨軍黃銳女適劉鸞鸞早逝氏年方二十五撫幼孤誓不改適有惡少戲之氏厲色曰汝能保而之不久他日乎汝敢欲人之淫而妻乎撫膺大慟少年慚悅而去壽七十八終邑士民咸敬慕之

諶氏蒼梧人何震妻年十九震卒欲以殉矢不再適事舅姑至孝白首完瑜鄉評重之直指俞公旌額曰貞慈湍公旌以金帛天啓二年奉旨建坊曰貞節

單氏博白人李日新妻新沒單年二十二矢志自守遺孤甫週歲相依爲命奉題監坊

胡氏北流人龐穆妻年二十七而寡誓不再醮撫子省身年方七歲長娶媳李氏未數載身復早逝李年方二十五與姑共矢弗渝撫二幼紡織

自給教子讀書知縣楊林芳贈額旌奬

林氏隆安人鄉官林正康女生員趙祖鉉妻年二十二無子夫亾誓不再醮縣尹屢賜扁額旌表享年七十而終

黃氏隆安人鄉官黃守正孫女生員郭之棟妻年二十四夫亡守子孀居邑令余興賢賜扁旌表行年七十有七而終

盧氏馬平人教諭唐良傑妻遇賊投池亾

王氏春姑祖姑柳城王士甡女未字因土寇作亂

同服斷腸草亾

李氏馬平人許聘朱純未嫁而夫亡氏以處女守節至五十六歲終人無間言

討氏馬平人鄭良棟妻年二十六棟卒甘貧守節撫遺孤永祚爲娶吳氏永祚卒吳亦守節值姑病割股以奉巡按扁旌曰一門節孝

謝淑端全州龍安大守謝天命女適庠生滕愈澍年二十二明末爲亂兵所執不辱携二子一女投昭平江中

周氏全州儒士曹學禹妻年十八矢志守節壽八
十五卒崇禎七年奉旨旌其貞節

唐氏全州壬午舉人蔣拯世妻明季之變爲郝賊
所掠當渡河賊抱氏馬上同渡氏奪刀自刎不
受賊汚時年僅三十

彭氏臨桂人關輔宗豕氏方二十歲誓守節
撫幼子成立姑病割股煮粥以進姑遂愈崇禎
十二年氏年七十士民公舉巡按御史左永圖
題准給銀五十兩建坊旌曰節孝無雙壽九十
八無疾而終

伍氏全州蔣維蕃妻夫卒氏艾年守節時值亂離
艱虞顛沛中能拒侮守志撫孤成立年六十八
卒

周氏恭城周喬輔女適費循規夫豕氏年二十哀
慟欲以死相從姑暨母勸曰若如此其如五十
日之孤何始強起飲食孝事翁姑和丸課子苦
節三十年終子章領崇禎丙子鄉薦孫如天登
順治庚子鄉舉

常氏恭城常有文女年十八適周興璽越六年夫故生一女舅姑憐其少強之改適氏不從堅志守節孝事舅姑撫幼女作未亡人歷四十年內外無間言

譚氏女名顯姑懷集人值山寇刼掠一家被難女年十七有姿色私言于嫂曰我斷不受賊辱有死而已嫂勸之愈涕遏石橋乘空跳下寇見女矣携嫂去未幾家人贖嫂問詳言其死狀尋屍得之女農家子不知書天性貞烈有如此

梁氏懷集人生員梁敏女嫁李洪嗣孝養姑會一枝虎賊十餘萬破寨梁氏被擄寇携之行梁氏曰我父祖詩書禮義之家豈從你賊求生乎大罵不屈賊怒扯刀來殺氏伸頭迎刃曰予得所矣邑人咸稱其烈

梁氏陸川生員龐維甸妻欝林鄉官梁景朱女也年十九失偶誓志守節繼母張氏逼嫁不從服毒死有死節行狀

蕭氏北流人黃紹遜妻年二十三守寡撫訓孤子

煥遊泮早逝煥婦黎氏與姑共矢栢舟知縣楊
林芳贈額旌奬

宋氏宣化人鄧尊素妻年二十七避亂羅陽土縣
夫先出城賊勢漸逼度夫必爲賊害及城破氏
嚼舌而死後三日夫往瘞之顏色如生

夏氏橫州人夏曰較女適指揮弟錢象龍生子有
自甫三歲龍卒夏撫孤成立爲娶媳黃氏無何
有自又卒遺一子姑媳孀居撫孤孫萬中承襲
指揮崇禎元年奉道府旌表扁曰姑媳雙貞

蕭氏宣化人蕭尚書雲舉之女適舉人馬之駿駿
亡氏年二十六無子自縊衾棺絕食七日而死于
夫柩旁鄉人聞之無不流涕縣賜扁曰貞篤

谷氏隆安人陳志妻年二十六歲守節壽至百歲
邑令余興賢旌賜百歲扁額無病而終

吳氏賓州庠生謝應軫妻軫亡無子氏堅志守節
崇禎初巡按旌其門

余氏馬平人徐保泰之母也年二十四夫亡侍姑
曹氏守節六十三歲終有獲節坊

廖氏馬平庠生葛若惠妻崇禎末土賊破城氏被
掠投河死
王氏馬平人孫張林妻明末夫婦俱爲兵執夫被
殺氏即抱子投河亦死
鄔氏馬平人龍偕熊妻明末避亂雷村獞佃作叛
偕熊投潭而死氏聞之亦投潭死
秦氏馬平生員秦聘瑜女年十五歲明末被亂兵
擄及渡河罵賊投水死
唐氏灌陽唐世燾女適庠生蔣維藻明末夫婦同
被亂兵所擄行至拱橋上亂兵欲拉藻別去唐
顧藻大呼曰吾不能郎死者以汝偕也今何往遂
躍投江流藻亦從溺
鄧氏灌陽庠生唐納俞妻全州鄧廣維女與妹鄧
氏爲庠士唐之夔妻明末被亂兵所擄閉倉中
尋驅衆婦行鄧氏二人誓不從相持痛哭詈罵
投崖下兵怒揮刀兩斫之
文氏小名兆祥灌陽庠士文王卿女也年十八未
字順治十一年李定國亂恣搶掠兆祥與其嫂

庠士文樞妻陸氏同避火星山箐中見搜山勢
偪各手刃自剄時稱爲雙烈
何氏平樂庠生何遵女許配劉姓者未嫁而夫亡
時氏年十六竟詣夫家朝夕奠食成禮奉事畢
歸家誓不改適年五十鄉閭公舉奏聞旌表給
與米帛至七旬巡按田用坤扁其門曰流芳不
朱氏臨桂人庠生蕭騰雲妻雲卒朱年方二十六
字又每年加米二石布二疋壽八十有四而終
三子俱幼家計如洗姑亡舅垂髦人有勸氏從
權者氏嚼磁器吞之以示不二氣幾絕復甦自
後紡績資生訓子成立雖經兵燹流離其節不
改年至五十餘以壽終人無間言
陽氏靈川人年二十適唐之認生子國慶纔五月
認夫陽哀慟幾絕時翁老既哭其子又懼媳不
得生惘惘竟日陽乃節哀誓守節育孤甘茹荼
苦足不出戶者三十載康熙七年里人公舉其
節事上兩院疏聞給銀建坊旌曰寵錫貞懿
宣氏全州人年十四適府庠生梁新甫夫亡子敦

竣甫七歲孤苦伶仃氏年踰七十猶紡績不衰
教敦竣舉於鄉人以為食母之報云
王氏全州庠生王鼎新女適同郡生廩必榮夫亦
氏年方二十一遺腹子之茂氏性孤峻誓節
足不履堂對妯娌不苟言笑課茂讀書弱冠入
州庠娶鄧生子二茂及鄧復相繼亦氏鞠二孫
成立年七十一猶事紡績
鍾氏陸川人莫子晚妻家貧如洗事其姑朝夕惟
勤夫罹病思食肉湯氏割股炙湯以進鄉隣以
其事聞於官撫院金光祖旌之曰克敦婦道
陳氏興業譚汝試副室年二十二孀居誓以不二
家貧紡績茹苦撫孤母勸其他適氏泣曰姑十
八守節予寧二十喪志耶坐臥一室迄六旬餘
聲不達戶步不踰閾人罕識其面咸稱姑媳雙
節縣旌曰至性天植藩司旌曰節可維風
高氏宏山人鄉官高會女庠生陳于陛妻性貞
順閨範整肅女紅尤工年二十無子孀居或勸
之嫁高曰吾嫁陳氏之鬼不其餓而以針指糊

口或併日一炊或終日不食人曰何自苦乃祺
高曰吾未亡人苟延殘喘何忍窮口腹年七十
餘始終如一郡人以爲女中師表云
覃氏慶遠人年二十歸郡人高狆爲妾崇禎間從
夫涪宦後避地僑寓岑溪嫡吳氏與夫相繼卒
囊如洗家人盡亡散遺孤長甫十二次六歲覃
時年二十八誓守節甘茹荼苦燃薪紡績伴子
讀書至夜分長子竟成立庚子副雋覃六十三
始卒鄉里稱其堅貞
鄧氏全州舉人欽禎妬適灌陽庠生唐乞隆年二
十一乞隆疚生子祚任方四十日鄧哀慟幾不
欲生既而曰妾不惜疚其如呱呱何唐氏之兒
未可餒也爲營祭葬一如家禮兒漸長出就外
傅夜歸必焚膏督誦躬織紝課家僮力耕祚任
補弟子員鄧今年七十九事上撫院疏題旌奬
鄧氏全州舉人一鼎女適灌陽廩生時正煜未十
年煜故生子三長甫八歲兩弟皆襁褓時流寇
氛熾粵兵四出無寧日且歲數大歉全陽紳士

雖男子有力者多斃於催科鄧拮据家計百務
支持保抱諸孤皆得成立康熙二十一年補行
辛酉鄉試子樞登賢書人以爲食母之報鄧今
行年八十猶健飯事上撫院疏題旌表
董氏宜山鄉官董其英妹舉人侖猶龍妻龍卒遺
二孤俱幼氏矢志守節食貧訓子數十年人無
間言卒年六十五康熙二十一年補行辛酉鄉
試子心孺中式第二名人以爲母節之報
趙氏臨桂人周之卿妻生子名命新甫五歲卿病
篤謂趙曰吾病殆莫能興雖親老子幼有叔可
栖汝年少家貧宜改適趙曰吾聞女不二夫倘
不幸當守子以繼祀未幾卿病故趙時年二十
三哀慟欲絕誓守節子成立孫補弟子員趙猶
及見之年八十餘卒
黎氏靈川人趙元傑之妻傑亦氏年方二十哀毀
欲絕隣媪慰之氏曰未亡人使有子可以無亦
今子肰一身何爲也待營其葬事畢遂自縊里
人憐之

張氏梧州所千戶王大坤妻年二十五夫亡無子
同官指揮千百戶知其賢欲聘之強委禽焉氏
矢志不從守寡四十八年淡泊自甘始終如一
日壽七十三而卒

嚴氏岑溪廩生梁觀政妻生二子嚴年二十八夫
卒矢志守節太學生鍾姓者將入選求爲繼室
嚴唾叱之曰尔以炙迫我耶竟苦節終其身鄧
氏嚴次子梁葵妻也年二十四亦守節堅貞云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修

土司志序

兩江黔洞舊爲荒服唐太宗嘗諸夷內屬始置羈縻州縣隸於都督府以其首領爲刺史宋參唐制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擢其雄者爲首領籍民爲壯丁以藩籬內郡其蠻長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於提舉元豐以後峒蠻長多寄內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敢詣闕陳利害至借補閤職與帥抗禮爲招馬官者

上海圖書館藏

殺往往侵盜邊境莫之能制也明初兩江土蠻
東浙交閩西緣徼洞際滇之廣南莫不納土歸
款願貢方物乃因舊疆稍稍增省置各府州縣
其長吏令世世相傳諸佐與屬並爲銓才郡有
丞州有自削絕者始以流官代焉大都矜彼歸
正恢我包荒納土則受請示則遣示無煩覆令
羈縻勿絕而已但彼既授簪纓撫爵土力足以
喘生殺財足以倭上供養尊養安令諸部落莫
敢俔視彼亦視中國之予奪爲戚忻榮辱豈願

尤與縣相狎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招游士多
設耳目州縣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輿騎居室服
食皆擬公侯其州縣雖日羈縻然租稅不供威
令不行寨官非惟墮不舉職且日走尚官之門
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閧逼賄
其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峒必共汙染之使以
罪去甚則酖焉故日黷貨則玩玩則無震非虛
言已元以左右兩江羈縻州縣俱屬南寧帥府
分司管轄而上下相遁姑息尤甚夐俗狃於譬

其子若孫中道而殄哉議者謂太平諸夷土陋而兵微一有不逞可更而置其勢甚易若思明田州諸司封疆廢於內地土馬雄於近郊其制馭甚難欲稍倣賈生衆建之議因其勢而瓜分之斯不亦却顧哉然而未易言也西南土司與交州爲隣交人所以傾頓顛不敢窺內地者以土司兵力之強足制其死命也若自弱其兵自撤其障恐中國之邊患有甚於土司矣夫夷無常順無常逆惟視吾馭之何若余觀往牒明初諸土官奉約束一徵召惟恐後時正統以後土司桀驁視文告僅若土苴則馭之得失罪也益其初以重典懲貪人人重自愛故威令易行其後吏道雜而多端中涓武弁視土官爲外府而墨吏以漁人收之郎襲一職進一階未有不以賄行者故土司亦輕中國視若無人徵發不時至擅攻擅殺無虛日

本朝定鼎提督既駐柳州左江復設總鎮形勝既得諸夔讋懾雖滇逆橫逞孫馬附從蕩平之後

土司帖然荷提鎮皆得其人則邊圍其永奠乎

唐宋元州縣

唐　紆州　歸思州　思順州　蕃州

溫泉州溫泉郡　格州　述昆州

右隸桂州都督府

穆州　思剛州　歸順州　侯州　歸誠州

倫州　石西州　思恩州　思同州　思明州

萬形州　萬承州　上思州　談州　思琅州

波州　員州　功饒州　萬德州　左州

思誠州　鰼州　歸樂州　青州　得州
七源州　右隸邕州都督府
德化州　郎茫州　龍武州　歸化州　郡州
萬泉州　思農州　爲州　西原州　林西州
思廓州　武寧州　新安州　金廓州　提上州
甘棠州　武定州　都金州　諒州　武陸州
平原州　龍州　武定州　真州　信州
思陵州　祿州　南平州　西平州　門州
餘州　歸州　暑州　金鄰州　羅伏州

僚陵州　樊德州　金龍州　哥富州　尚思州
安德州　右隸安南都護府
蜀爨蠻州十八　右隸峰州都督府
田州橫山郡　環州整平郡　古州樂興郡
撫水州

宋

忠州　江州　萬承州
思陵州　左州　思誠州　譚州　渡州
龍州　七源州　思明州　西平州　上思州
祿州　石西州　思浪州　思同州　安平州

員州　廣源州
萬崖州　覆利州
陀陵縣　永康縣
卓峒　龍英峒
古佛峒　入毗峒
以上並屬左江道
思恩州　鵝州
思城州　勘州　歸樂州
武義州　倫州
婪凮州　侯唐州
歸城州　武龍州
勤州　南源州　西農州
溫弄州　武黎縣　羅陽縣
武盈縣　古旡峒　憑祥峒
龍聳峒　狪峒　武德峒
龍州　以上並屬右江道
溫泉州　環州
安化州　迮崑州
富安監　以上隸慶遠府
平州　從州
文州　蘭州
鎮寧州　蕃州　金城州
智州　懷遠軍　富仁監
允州　庭州　孚州
地州　那州　隆州
兌州　以上各州更廢不一並隸邕州
元　左江二路轄州二十六縣
思明路轄州九縣五　太平路轄州十七縣四
右江三路轄州三十一縣十九

田州路軍民總管府轄州六縣十三
來安路軍民總管府轄州十六縣一
鎮安路轄州九縣五
慶遠南丹谿峒安撫司轄州十七
思州軍民安撫司轄州十三蕆蘼等團安化上中下
蠻
明　土官府四土官州三十八土官縣八長官司
四後改府爲流者一思恩　降爲州者一田州
州改爲流者四左州養利州上司州上石西州
縣改爲流者二崇善永康　縣陞爲州者一憑祥
改流縣爲土者一忻城　峒陞爲州者二下雷歸
順改州一上隆州　廢州一恩城州　廢縣一程
縣州沒安南者二祿州西平州
今所轄府州縣
左江　潯州府轄　武靖州　明時已廢
南寧府轄果化州　歸德州　忠州　下雷州
遷龍峒　湖潤寨
太平府轄太平州　安平州　萬承州　思城州

龍英州　上下凍州　全茗州　茗盈州　佶倫州
結安州　都結州　鎮遠州　思明州　陀陵縣
羅陽縣　思明土府　憑祥土州　江州土州　羅白土縣　下石西州　思陵土州
右江　慶遠府轄　龍州土州　上石西土州
忻城縣　永定土司　東蘭州　那地州　南丹州
來順土司　副土司
思恩府轄　白山土司　興隆土司　定羅土司
舊城土司　下旺土司　那馬土司　都陽土司
古零土司　定安土司　鎮安府　泗城土府
奉議土州　土田州　都康土州　向武土州
歸順土州　上映土州　上林土縣

左江土官　　潯州府
武靖州在府城西二十五里地名碧灘明成化三
年總督韓雍以其地爲藤峽要害立州治時上
隆州土官岑鐸犯大辟下獄奏宥其罪遷其部
兵二千人世掌武靖州事設流官吏目一員弄
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間爲蓼水北岸乃紫荆
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地廣土沃衮連大同
鵬化可以控制諸蠻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
散正德十六年議以田州府岑猛次子邦佐繼

之時僅有部兵五十人嘉靖五年猺亂安置邦
佐漳州七年總督王守仁撫平田州奏復邦佐
知州事邦佐益無忌憚占管狼家爲部落奪其
田而賣之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遠離信地以
睚眦慫嗾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
時左江副使翁萬達參議田汝成言之督府數
邦佐諸罪狀謂宜逮治削職以武靖州改爲武
靖千戶所推賢能軍職一人掌管以平南桂平
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甲其於計便

督府不從邦佐死子鑒襲鑒死絕以族人清寶
襲清寶復死絕改爲鎮以所領狼兵屬本府通
判

本朝因之不設土官得馭輕之道矣録其始末俾
司土者觀焉

南寧府土官

果化州在府城西北四百餘里東抵隆安界西抵上林界南抵大平界北抵思恩界宋始開置果化州隸邕州元屬田州路明洪武二年土官趙榮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弘治間爲田州所侵鎌因改隸南寧府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折色米一百四十石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九十八兩

歸德州在府城西二百五十里東西北皆抵思恩界惟南抵隆安界宋熙寧中置隸邕州元屬田州路明洪武二年土官黃隍城歸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弘治十八年以被田州侵鑠奏改隸南寧府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折色米四百四十八石九斗六升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三百一十四兩二錢七分二厘

忠州在府極西宋建隸邕州元屬思明路明因之
土官黃威慶其先江州之族明初威慶率子中
謹歸附授威慶江州中謹忠州各世襲知州設
流官同知吏目佐之威慶死長子中立知江州
中立絕以中謹晉二州事中謹故子智勝襲智
勝故子能文襲能文故子溥襲溥故子鏸襲鏸
故子瑚襲瑚故子廷寶襲廷寶故廷寶弟廷器
謀殺廷寶子賢相拔奪官印集兵圍其城兵備
道委官執廷器發南寧衛廷器越獄逃回與兵

攻圍州治當事調兵討斬之以賢相襲先是有
四崗者介于南寧思明忠江兩州之間思明忠
州屢肆占奪嘉靖間副使翁萬達議改崗名四
都隸南寧地方稍定隆慶三年冬思明府土官
黃承祖奏取四都地賢相遂爭之擅立總管諸
名目分兵數千守其地縱令剽掠村落爲禍甚
烈僉事譚惟鼎謀之方伯郭應聘應聘曰是可
間取也永康縣典史李材者有謀畧時署遷隆
寨巡檢隣忠州惟鼎屬之以寨人單惠內及材

子憂辰潛入州中數往來貿易盡得其親近狀
懸重賞間之其部下頭目傲思蒙裕輩苦賢相
虐願內應惟鼎密爲手書諭二十四村及四寨
頭目程秀等令號召鄉兵擒獻賢相諸所蓄積
金穀器物悉聽自取而遷隆崗土官黃一元者
素善賢相惟鼎度賢相急必依一元責之尤謹
計既定惟鼎令材等集兵三千有奇擁進近地
內兵遥望之以爲官兵至爭取財寶馬匹四散
遁去賢相勢窮挈印奔四寨四寨材老就賢相

語曰官家逮主甚急嘗請官聽理賢相欷歔泣下自取孔雀血入酒飲不死材督諸鄉兵追至會黃一元兵亦至遂擒賢相及州印以督備指揮吳世勳鎮四都都民復業如故賢相斃于獄議設流官不果督府奏以州屬南寧府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米一百五十石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一百零五兩

下雷州在郡極西東抵龍英界西抵交趾界南抵安平界北抵湖潤寨宋元爲下雷州明以印失廢州爲崗屬鎮安府至崗長許永遍調征有功始給冠帶傳許世烈許國仁繼襲崗事嘉靖十四年得獲舊印國仁子宗蔭襲宗蔭父子屢立戰功四十三年改屬南寧府萬曆十八年以地逼交南奏陞下雷州佐以流官吏目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米一百石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七十兩

遷隆峒宋皇祐中黃勝奇從狄青征儂智高有功置遷隆尚巡檢原隸思明府明初改爲南寧府

本朝因之

湖潤寨巡檢司岑姓世襲屬鎮安府明改隸南寧府

本朝因之

太平府表官

太平州在府治西北八十里東抵左州界南抵崇善界西抵安平界北抵養利界舊名瓠陽爲西原農峒地唐爲波州地宋置州隸太平寨元隸太平路明因焉其山則坡高山龍幡山板棧山嚴榜山其水則有邏水有隴水有教水皆入左江洪武元年土官李以忠納土歸附授本州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因焉照于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四

十七頃八十畝秋糧米二百三十九石該徵地
糧并歲派共銀二百三十四兩六錢八分零一
毫五絲三忽三微

安平州在府治西北一百里西抵龍州界東抵思
城界南抵太平界北抵交趾界舊名安山爲西
原農峒地唐置波州宋皇祐間析爲安平州隸
太平寨元隸太平路明因焉其山曰顯山星山
養山帽山其川曰大水小水合流入于左江洪
武初土官李郭祐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
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三十八頃
一十四畝秋糧米一百九十石零七斗外加耗

米二石零九合該徵地糧并歲派共銀一百九
十七兩零三分四厘二毫九絲零七徵

萬承州在府治東北一百五十里東抵養利界西
抵龍英界南抵思同界北抵陀陵界舊名萬陽
爲西原農峒地唐置萬承萬形二州隸邕州宋
省萬形入焉隸太平寨元隸太平路明因焉其
山曰馬鞍山香壽山連山武安崗其水曰祿降
水哋黎水合流入于左江洪武初土官許郭安
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因焉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一
百頃零四十畝秋糧米五百零二石外加耗米

六石二斗五升該徵地糧并歲派共銀三百九
十六兩零八分四厘九毫七絲三忽三微

思城州在府治西北一百里東抵養利界南抵太
平界西抵安平界北抵下雷界亦西原農峒地
也唐置州隸邕州宋分爲上思城下思城二州
隸太平寨元至正間仍併爲一州隸太平路明
因焉其山有巴白山龍級山隴馬山普眉山弄
限山其川曰流水入于左江洪武元年土官趙
雄傑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三十七
頃三十八畝秋糧米一百八十六石九斗外加

耗米九石三斗四升五合該徵地糧并歲派共
銀一百五十五兩三錢一分二厘五毫零八忽

龍英州在府治北二百一十五里東抵養利界西
抵上映峒界南抵交趾界北抵向武界舊名英
山宋爲峒元爲州隸太平路明因焉其山曰筆
架山巖山其川曰通利江源有三合流入左江
明洪武元年土官李世賢歸附授世襲知州割
上懷州地入其版圖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七十五
頃一十五畝秋糧米三百七十五石七斗五升
該徵地糧并歲派共銀三百二十九兩四錢八

分二厘四毫九絲

上下凍州在府治西二百二十里東抵龍州界西抵交趾界南抵交趾界北抵龍州界舊名凍江爲西原農峒地宋置凍州隸太平寨元分上下凍二州隸大平路尋合爲一隸龍州明隸府其山曰青連山八峯山拱領山其川曰大源水流入左江明洪武元年土官趙帖從歸附錫印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二十頃零五十七畝秋糧米二百零二石八斗五升該

徼地糧并歲派共銀九十八兩三錢六分五厘
五毫四絲七忽

全茗州在府治北一百六十里東抵茗盈界西抵
龍英界南抵龍州界北抵萬承界舊名連岡爲
西原地宋置隸邕州元隸太平路明因焉其山
曰端坐山獅子山其川曰澗水入于左江明洪
武初土官李添慶歸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
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二十四
頃零八畝秋糧米一百二十石零四斗該徼地
糧并歲派共銀一百零九兩四錢八分五厘零

六絲一忽三微

茗盈州在府治北一百六十里東抵萬承界西抵全茗界南抵養利界北抵萬承界舊爲西原地宋置隸邕州元隸太平路明因焉其山曰帽山獅山其川曰澗水入于左江明洪武初土官李鐵釘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二十頃零六十畝秋糧米一百零三石該徵地糧并歲派共銀九十七兩零一分五厘二毫九絲三忽

佶倫州在府治東北二百三十里東抵都結界西
抵結安界南抵結安界北抵鎮遠界舊名那塊
爲西原農峒地宋置安崗隸太平寨元建爲州
隸太平路明因焉其山曰倚坐山其川曰咘畢
水流入左江明洪武元年崗長焉萬傑歸附授
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二十四
頃零三畝秋糧米一百二十石零一斗五升該
徵地糧并歲派共銀一百一十五兩三錢七分

三厘一毫六絲四忽七微

結安州在府治東北二百二十里東抵都結界西抵鎮遠界南抵龍英界北抵結倫界舊名營周爲西原農峒地宋置結安峒隸太平寨元改爲州隸太平路明因焉其山曰石人山石牛山其川曰堰水流入左江明洪武元年土官張仕榮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一十五頃六十九畝二分秋糧米七十八石四斗六升該徵地濕并歲派共銀八十九兩一錢二分八

厘六毫二絲零五微

都結州在府治東北三百三十里東抵隆安縣界西抵結安界南抵萬承界北抵上林縣界舊名渠望爲西原農峒地宋爲結安峒隸太平寨元置州隸太平路明因焉其山曰邱山青雲山其川曰澗水流入左江明洪武初土官農威烈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民田地塘稅一十九頃六十五畝五分秋糧米九十八石二斗七升五合該徵地糧并歲派共銀一百零二兩八錢二

分九厘零五絲六忽三微

鎮遠州在府治東北二百八十里東抵佶倫界西抵向武界南抵結安界北抵果化界舊名右隴爲西原農峒地宋置州隸邕州元隸大平路明因焉其山曰筆架山天馬山明洪武初土官趙勝昌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一十九頃八十四畝秋糧米九十九石二斗該徵地糧并歲派共銀一百一十一兩四錢九分二厘零七微

一絲零七微

思明州東抵思明府西抵交趾界南抵西平州界北抵龍英州界宋置屬太平寨元屬思明路其山曰逐象山其川曰太子泉土官黃姓與思明府同族明洪武初黃鈞壽歸附授世襲知州屬思明府鈞壽死子志銘襲子郝孫真相繼死有黃義者稱爲真所生告襲成化間思明府黃瑛與其子震相繼煽亂震伏誅震子紹治兵兇村破思明州殺義父子奪大小民村凡二十有四弘治六年紹復以兵脅知府黃道給券與其子

黃文昌領州事十八年下所司捕紹紹俾藥死文昌仍具牘冒黃真宗支爭襲數爲邊患乃遣思城州土官趙忠順計擒文昌誅之以義子永寧襲其後文昌子黃泰復擾其州泰死子恩詔襲紹死弟恩錫襲恩錫死弟恩隆襲萬曆十年恩隆與思明府土官黃承祖爭四寨二十九村委官勘之以四寨宜屬思明府黎龍等村以那強爲界那強以西如板勳等十三村給思明州那強以東如板盞等十六村給恩明府後恩隆故子拱極未襲庶弟黃拱聖謀之承祖弒拱極并其母撫臣劉繼文以黃承祖助逆議削其地奏將所爭村寨盡給思明州以思明州改屬太平府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一十二頃二十畝秋糧米六十一石該徵地糧并歲派共銀四十三兩九錢七分六厘六毫六絲七忽

按黃琯神姦也身逭大蓋世濟其兇而傳及

四世猶併思明州而有之王法幾以不振矣
阿失其柄馭委其衙甚者爲其餌而陰庇其
私尚可謂中國有人乎承祖雖有罪然思明
州故其屬也乃削土官之地界其爭奪之下
邑體統已紊彼安能俛首而甘心爲始謀不
慎反以釀爭悲夫

陀陵縣在府治東一百四十里東抵羅陽縣界西
抵羅利界南抵大江界北抵思同界舊名駱陀
爲西原農峒地宋置隸古萬寨元隸太平路明
因焉其山曰渌淫山那寰山駱陀山其川曰澗
水入左江明洪武初土官黃富歸附授世襲知
縣以流官典史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縣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三十三
頃六十三畝五分秋糧米一百六十八石一斗
七升五合外加耗米三石三斗五升八合七勺

五抄該徵地糧并歲派共銀二百六十五兩四
錢零七厘五毫四絲九忽

羅陽縣在府治東二百里東抵新寧界西抵陀陵
縣界南抵大江界北抵宣化縣界舊名福利爲
西原峒地宋置隸遷隆寨元隸太平路明因焉
其山曰青山白虎山其川曰馱排江入左江明
洪武初土官黃宣歸附授世襲知縣以流官典
史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縣原額官民田地塘稅二十四
頃秋糧本色米一百五十五石八斗加耗米七
石七斗九升該徵地糧併歲派共銀二十六兩

五錢五分六厘四毫

思明府古百粤地東抵廣東欽州界西抵交趾界南抵思陵州界北抵江州界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明州隸邕州宋隸永平寨元改思明路其山曰回圍山風門嶺摩天嶺其川曰明江有土官黃忽都者爲思明總管明洪武元年忽都歸附詔改思明路爲府錫印授世襲知府設流官同知佐之忽都死子廣平襲廣平死無嗣弟廣成襲廣平死子珊襲其庶兄瑛亦以捍禦功累遷都指揮使守潯州景泰間珊老以庶子鈞襲嫡

子鍊怨問計於琰琰欲因而奪之遣子震僞徵兵於思明夜襲珊鈞殺之歸報於鍊已而又圖奪嫡都御史李棠誘琰鍊執之震與子紹奔龍州鍊死于獄郡人立鈞之子道襲琰度不得免時憲宗在東宮景泰帝有子曰見濟琰遣人入京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太子會藤峽賊方熾尚書于謙奏令琰赴軍前討賊立功琰以功進都督未幾英廟復辟琰自殺命發棺鞭其屍成化年間總督韓雍捕震誅之紹遂治兵兕村破思明州與其長子文昌破下石西州與其次子文盛破上石西州與其三子文華遣兵陸凭鴈殺知府黃道子凭燮又遣兵趙保安刺道死之遂攄府治弘治十八年督府命副總土官趙忠順以計擒文昌等詣軍門寘于法以兵歐磐率兵破之紹郤藥死文昌忿復連年剽掠而遷思明治於兕村築城以拒乃復遣思城凭燮予暘襲無嗣以叔崇燮之子晏襲亦絕以鈞次子逞之子澤襲澤死子世興襲世興死子承

祖襲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府田無頃畝額徵秋糧折色米七十五斗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五十二兩八錢五分

按思明轄七州一縣故稱望郡殆其後也目割月璧上思與忠州入邕思明州入太平憑祥由縣改州隸太平上石西州漸蠶內地而祿州西平州淪於交夷且不復返矣當莫登庸叩闕歸款時粵東索欽州侵地粵西則否豈當事者未及聞耶方今黎氏封權在中國有能援登庸納土故事索我侵疆豈不堂堂烈烈哉然而操縱之機固未易言矣

羅白縣在江州東北宋建屬遷隆寨元屬江州其
山曰羅高山其川曰隴東水流入左江明洪武
初土官梁敬賓歸附授世襲知縣
本朝因之該州戶四十一戶口三百九十一口田
賦秋糧一十五石

下石西州在思明府治西宋分石西州置屬永平寨元屬思明路明洪武二年土官閉賢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折色米二十五石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一十七兩五錢

思陵土州在府治西南二百里漢屬交趾郡宋改
思陵州隸太平寨元隸大平路明隸太平府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折
色米三十石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二十一兩

憑祥州在思明府西北東抵龍州界西抵交趾界南抵思明府界北抵龍州界宋爲憑祥峒屬永平寨元屬思明路明洪武十八年峒長李昇內附授憑祥鎮巡檢永樂二年改爲縣以昇子應清爲知縣應清死子誠襲誠死子壽祥襲壽祥死子廣寧襲成化十八年以憑祥當交趾鎮南關爲左江要害改爲州以廣寧知州事鎮一關三隘以流官吏目佐之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珠死無嗣衆保弟珍襲弟

珏爭立珍挈印奔兄村兄村土舍黃泰以其妹
黃孟妻之州目李清李蒲趙琪蘇寄枝等謀納
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失守宗祧越在
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烝嘗願以州備下
屬黃朝喜約黃泰納珍憑祥珍聽說客歐紹賢
等語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爭之不得遂陰北
黃朝朝有外婦子王金寶更名聘芳詭云廣寧
孫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李珍日荒淫無度
州人患之廣寧庶子襄謀廢立而珍妻黃孟亦

以失寵孤憤襄通焉十七年襄遂約李蒲蘇寄
枝爲亂以兵劫趙琪不得已與之盟頃之寄
枝巡徼僞驚譁襄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
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襄遂持
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數十人明
日襄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竊
嘆襄私於歐紹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座中擊殺
之會安南莫登庸反因厚賂襄爲嚮道變聞都
御史蔡經大駭屬副史翁萬達圖之萬達遣人

諭寰曰天子將有事交南邊圍之臣有用命者
尊官可立取寰遂自薦願効力萬達益厚與之
又遣人恐黃泰令摘李寰自白泰唯唯乃委指
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擒
李寰李蒲蘇寄枝等論死已而李玨李時芳復
爭立萬達會泰議田汝成鞫之論時芳死黜玨
而以李珍弟琪之子佛襲時芳復謀將官營求
羈保逆之思陵州與兵攻入州治佛竄山中跌
死子德勝襲隸太平府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米
一百六十五石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一百一十
五兩五錢

按廣西土司古羈縻之域也明初諸納款者
因而與之父子繼兄弟及疎節濶目恢而不
馳洪武永樂間四夷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
誠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治已前詳內
畧外諸司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
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訌大闇

棄之紀綱瀾漁邊機幕議非賅不行開府監
司因以爲利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
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徼名承勘展
轉徃徃摘瘢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淹歲
月諸土司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徼兵禦
究又以其言誘之罷役論功靦然食約致彼
觖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殆乎逆節滋蔓僵
屍蹀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
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縱及未明嫡孽爭
立姁嗾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隘貽屬國觀
哂仁夫剏其兩雄市不徙隧笑言設伏剪削
禍本賢於林會之師矣

江州古粤地東抵忠州界西抵龍州界南抵思明
府界北抵太平府界漢屬交趾號江陽宋置江
州隸古萬寨元屬思明路明因焉其山曰波漢
山其川曰緑眉水歸安水入于左江土官黄威
慶洪武元年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
之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米二百
零五石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一百四十三兩五
錢

龍州古百粤地東抵太平府界西抵上下凍州界
南抵思明府界北抵安平界其山曰馬傾山曰
秀嶺其川曰龍江潘漢屬交趾宋置龍州隸太平
寨元大德中陞州爲萬戶府明洪武初土官趙
帖堅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帖堅
死無嗣姪宗壽襲已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龍
州納帖堅女爲妾擅州事茂病卒宗壽以聞有
人告茂匿龍州未死者詔總兵官楊文征之宗
壽赴闕伏罪遂罷征宗壽死子景昇襲景昇死

無嗣以叔仁政襲仁政死子南傑襲南傑死子源襲源死無子庶兄浦有二子長相次楷相當立楷姤之謀岑氏以儀僕帛賻子璋詭云遺腹而岑氏兄子猛方熾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都府未決璋賂鎮守大監傅倫舍人王祥詭云有制猛僞檄調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兄村都御史楊旦討璋猛殺之相乃歸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栂寶亦枝栂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楷弒之州人立其族弟煖時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幸用事楷賂伯高言煖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遣上思知州黃熊兆襲之熊兆黨伯高言楷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殺煖大亂州目黃安等潛往田州賻寶寶時爲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等行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楷勢已張母持之急乃令楷攝職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諭楷令以印還寶寶詭以五千金

益以腹田三十一村計寶弱易與不如徼厚利而徐圖之遂聽命楷復求帛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而與應通應乃厚結州目及遣人之向武州乞兵自樹寶曰荒悍刑姦男子王良爲閹楷知良恨寶激之使內應良許之楷以千人夜至寶寢門呼良良開門納楷兵執寶寢所斬之以他盜聞應以兵千人棄擄州治并結黃朝自援都御史蔡經與副使翁萬達謀圖之萬達謂楷徂詐未可速圖常應巽悞寡慮可旦夕擒斷其中堅然後可次第獲督府善之萬達行部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黃朝諭之計獲應論死時諸言楷事者故不爲理州人大譁萬達愈厚楷時時稱楷勇冠軍可當一面楷信之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狀并以三十一村地獻萬達嘗語旬日楷寢慰弛不爲備部兵多以乏糧遣歸萬達召楷及州目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刼之曰汝罪滔天宜自爲計汝死官必及汝子可爲書

諭汝黨勿亂楷自分必死乃爲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萬達郎杖楷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隸崇善縣原隸太平府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額徵秋糧折色米四百六十二石一斗五升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三百二十三兩五錢零五厘

按明永樂間三將軍問罪安南由龍州度憑祥用扼交人之吭最後安南納款邝闕謝罪纍纍請命則二州固中國之藩籬亦入交之門户也黎賊父子血染劒鋒莫氏主臣面縛道左州無老少能傳其事至于今爲烈州與交人小有反唇莫不盛舉張英國之問罪毛司馬之受降用以屈伏其口彼亦北望鎮南之閎如在天上豈金湯之是憑殆文武之緊賴耳登昭德之臺者其有遐思哉

土石西州在思明府之西唐置石西州宋析屬永
平寨元屬思明路明因之洪武初以土官趙姓
者領州事趙氏絕土目何士弘自立士弘與交
戞戰亡無嗣思明府土官黃珊弟黃瑢攝之死
亦無嗣遂改流官銓知州思明府又以族人黃
高攝州流官知州敝輿爲土人毒死繼選知州
董鳳畏瘴毒不敢入思明府官族黃貴寧因擾
州弘治六年兇村黃紹攻州奪其村十有八督
府遣兵討之紹自殺徵其印貯藩司黃貴寧復

以育子黃景祐謀管所轄村十有七賂土目黃
球等矯爲府帖付景祐攝州事督府坐貴寧罪
以印給流官知州仍屬思明府但州治荒蕪前
後蒞州者率寄妻孥太平府間入州視事若寄
公然萬曆十九年知州孫繼先始新州治携家
人以從復建社稷山川郡屬諸壇修城隍土地
二祠拓城甃井州治始改觀矣崇禎間併歸本
府通判管理

本朝因之該州户一百六十户口一千四百七十
三口田賦秋糧三十石

廣西通志卷之三十二

土司志二　慶遠府

右江土官

東蘭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東抵永順司界西抵泗城界南抵田州界北抵那地界其山曰五篆山青雲山勝山福山伐山三佛山雙鳳山幽洞山其川曰隘洞江九曲水銀海池古百粤地唐爲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宋有韋君朝者居文蘭峒爲土豪長依綏南砦家焉傳子宴開

崇寧五年內附因置蘭州以宴閒知州事俾世
其官元改爲東蘭州常氏世襲如故明洪武十
二年常冨撓遣其家人常錢保詣闕上故元所
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冨撓名以爲已物因以錢
保知東蘭州設流官吏目佐之既而錢保徵斂
暴急民不堪命借冨撓作亂廣西都司討平之
因言其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以州隸慶遠
府永樂九年常萬目襲萬目死子質襲傳子濟
民無嗣以萬目弟萬喜之子爵襲爵死子詘襲
詘死子興宗襲興宗死子祖鉉襲弘治十二年
祖鉉集衆五千從思恩府岑濬攻掠田州殺掠
男女八百餘人慫其帑金南丹州土官莫繼恒
奏祖鉉擅調人馬強占地方及殺人支解等事
上命兩廣鎮巡官勘之後岑濬伏誅而祖鉉友
獲倖免祖鉉以老疾乞休子正保襲征廣東九
連山亡於軍子虎臣襲虎臣死子起雲尚幼以
叔虎林借襲虎林頗知文墨由是官族兵目皆
衣漢人服嘉靖十年虎林有疾乃以起雲襲起

雲宛子應龍襲應龍告老廢長子立幼子文韜弟應虬糾南那隣兵攻之萬曆十四年文韜死頭目陳星陳蒙等欲立其幼子文畧圖專擅乃恭議陳性學計取應龍文奎收其印信星蒙遂據寨叛因調兵擒陳星等戮之以文奎襲先是河池州三旺六里爲東蘭所據督臣劉尧誨奏聞下兵部議以地歸河池而占據如故至萬曆十六年文奎感再造恩且懾威令始將他退還

本朝定鼎其子孫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稅二百零六頃零七畝零一厘五毫陞科不等該秋糧折色米一千零一十三石七斗八升九合九勺九抄二撮共徵地糧銀七百零九兩六錢五分二厘九毫九絲四忽四徵

那地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東抵河池界西
抵泗城界南抵東蘭界北抵南丹界其山曰虎
山馬山屏風山感現山紅山懷峽嶺暮曉嶺其
川曰烏泥江泉江古百粤地唐爲谿峒之地名
曰那地宋熙寧初土人羅世念來降因授官世
襲崇寧五年諸蠻納土遂置地那二州以羅氏
世知地州大觀初析地州建隆縣置孚州宣和
中孚州廢元仍爲地那二州其蠻長世修常貢
明洪武元年羅黃貌歸附詔省那入地改爲那

地州錫印授黃貌爲土官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隸慶遠府

本朝照予世襲該州原額官民田地稅二百八十八頃八十五畝九分三厘四毫八絲零五微實徵秋糧折色米四百一十石零三抄三撮實徵地糧銀二百八十七兩零二絲二忽四微

南丹州在府城西二百四十里東抵河池界西抵貴州豐寧長官司南抵那地界北抵荔波界其山曰長春山曰三寶山曰金鷄山曰孟英山其川曰青雲溪紅盆江其產銀錫古蠻崗地也唐爲羈縻州宋開寶初土官莫洪簪內附元豐三年立爲南丹州管轄諸崗蠻大觀元年廣西經畧使王祖道欲急邊功殺土官莫公俊改南丹爲觀州公俊弟公晟結谿峒圖報復焚寶積監尋廢觀州以莫公晟知南丹州兼谿峒都巡檢

使歷世承襲元至正末莫國麒獻圖納土命爲
慶遠南丹谿峒安撫使大德二年改慶遠路總
管府爲軍民安撫司明洪武初莫金以土地附
授南丹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仍隸慶遠
府金復叛詔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率師討之
因廢州置南丹衛後以其地多瘴遷之賓州既
而夷民作亂復置州以金子莫祿爲知州撫治
之永樂十五年有以孟英山開礦爲言遣內臣
督其事歲不過九十六金旋變錫遂罷之祿死

子禎襲正統間莫禎奏宜山諸縣盜賊出沒因
流官能撫良民不能鈐束蠻夷願假府職衙務
將谿峒諸蠻盡救殄滅上以示總兵官柳溥尋
以禎軍功擢慶遠府同知仍知州事禎死必昇
襲必昇死無嗣弟必勝襲成化十六年必勝率
衆攻荔波縣殺民二千七百有奇擄三千六百
有奇總鎮諸臣俱事姑息置不問必勝死子繼
泰襲繼泰死以弟繼恒借襲繼恒死以繼泰之
子楊襲隣縣思恩與州地犬牙相錯楊欲蠶食

之興兵侵琊灘界築二堡于普又六傳川山三
曈復築四堡民恕之院司委官逐退楊桀驁不
服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嶺委知府王顯高都指
揮戚綱詣堡諭以威令楊始懼盡掣目兵毀其
堡楊調征田州卒于軍無嗣以繼泰弟繼華之
子振享襲振享復縱目兵莫人蠻等越界築堡
被官兵剿退振享死子維武襲維武死子從時
襲從時死子之厚襲之厚故桀黠時出剽慈萬
曆四年土豪秦廷廣等又將荔渡縣地獻與之
厚隨統兵侵掠督臣劉堯誨撫臣張任以聞兵
部議還其地萬曆八年之厚燬董界官堡據喇
立喇歌董界翁隆吉利喇離上下七村督臣委
指揮威秉忠立牌定界後稍帖然

本朝定鼎其子孫照予世襲該州原額民田稅二
百二十七頃一十八畝九分九厘七毫二絲該
秋糧折色米七百二十九石二斗七升九合八
勺一抄零一圭二粒該徵地糧銀五百一十兩
零四錢九分五厘八毫六絲七忽零八纖四塵

忻城縣在府南一百四十里東抵馬平界西抵永順界南抵賓州界北抵宜山界其山曰龍塘山疊石山張帽山其川曰烏泥江龍塘江古百粵地唐置芝州天寶初併綜歸思忻芝五州改爲忻城郡屬嶺南道後復爲芝州宋慶曆間廢州置忻城縣改隸宜州元仍舊以土官莫保爲八仙屯千戶明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管兵官籍其屯兵爲民莫氏遂徙居忻城界宣正以後猶獞屢亂知縣蘇寬不事事而獞老帛公泰等舉

莫保之玄孫敬誠爲土官蘇寬爲申監司具奏
授敬誠世襲知縣時一邑二令權不相統流官
徒擁虛名耳繼寬者益不能振猺獞爲梗諸錢
穀甲兵盡入土官掌握流官知縣恒佩印僦居
府城而土官長子孫世有其地敬誠死孫魯襲
弘治間總督鄧廷瓚與土官爲市奏革流官知
縣而土人帑消爲內監官用事陰主之始獨任
土官以印授之仍屬慶遠府

本朝照予世襲該縣原額民田稅七十五頃零六
畝八分該秋糧折色米三百二十石零八斗零
四合一勺九抄該地糧銀九十六兩二錢四分
一厘二毫五絲七忽

永順永定長官司

永順司在府城西南六十里舊爲宜山縣古陽述昆等鄉永泰外里吉利中里夔江端簡緣河思農等里之地永定司在府城東南八十里舊爲宜山縣歸善洛三等鄉洛南洛富洛東洛西下里友莫往峒洛分洛一都慱等里之地明正統六年因蠻夷弗靖司土者莫能控禦老人黃祖記與思恩土官岑瑛交結謀割地歸之思恩遂以謀知縣朱斌脩賄瑛方雄兩江大將多右之

斌備亦欲藉以自固遂爲具奏將地改撥岑璞
管轄土人呶呶不服帝萬秀以復地爲名因而
倡亂成化二十二年覃召管等復亂屢征不靖
弘治間委官撫之各賊願取前地別立長官司
以治都御史鄧廷瓚爲聞之朝置永順永定二
司設長官司二以鄧文茂帝槐世襲副長官司
二以彭訪帛朝和世襲自是宜山東南棄地一
百八十四村宜山西南棄地一百二十四村
永順户三百三十户口二千十三口田地八十
一頃九十七畝六分米三百五十九石四斗八
升起運本府廣盈倉
永定戶四百四十户口二千四十一口田地一
百六十六頃四十九畝八分米七百三十五石
一斗三升起運本府廣盈倉
按忻城自唐宋已屬内地郎涵濡於明亦逾
百餘年述昆莫徃諸鄉距郡城數十里而近
乃不能固其圉而舉三百餘村之内地畀之
長官司棄腹心以資敵縱虎狼於堂廡自莫

楊之侵菲灘也而思恩削自莫之厚之燬董
界也而荔波削自東蘭之侵三旺那地之占
中下里也而河池益削矣
本朝定鬥雖仍其舊當事者倘能深稽典故復我
原疆則順定之赤子庶乎得其爲編氓也哉

思恩府土官　九土司無圖
白山土司在府北六十里巡檢王授故爲思恩亂
首明新建伯曲貸之因授以職今仍予世襲
與隆土司在府北六十里巡檢帶貴明嘉靖七年
授冠帶理事其地視諸司獨廣今仍予世襲
定羅土司在府西一百三十里巡檢徐吾明嘉靖
七年授職今仍予世襲
舊城土司在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巡檢黃石明嘉
靖七年授職今仍予世襲

下旺土司在府東北七十里巡檢帛文明嘉靖
七年授職今仍予世襲
那馬土司在江北五十里巡檢蘇閔明嘉靖七年
授職閔故絕以白山司頭目黃理署司事今仍
予世襲
都陽土司在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巡檢王晉明嘉
靖七年授職晉故絕以頭目黃羅署司事今仍
予世襲
古零土司在府東八十里巡檢覃益明嘉靖七年
授職今仍予世襲
安定土司在府東北三百二十里巡檢潘良明嘉
靖七年授職今仍予世襲

鎮安府古百粤地東抵向武界西抵交趾界南抵
都康界北抵奉議界漢屬交趾郡宋於鎮安峒
建右江鎮安軍民宣撫司元改鎮安路後以舊
治僻遠移建廣源州改爲府其山曰雲山邑筆
山雷高嶺感馱巖其川曰馱命江明初土官岑
天保歸附授世襲知府設流官首領佐之天保
死子志綱襲洪武三十五年向武知州黃世鐵
侵奪鎮安高寨等地上遣兵平之以其地屬鎮
安府

本朝順治間沈文崇叛十八年發兵撲滅之康熙
二年改置流官通判一員知事一員歸隸思恩
軍民府該州戶一千九百七十七戶口一萬二
千一百四十七口田賦秋糧米六百七十八石
每石折銀七錢

按鎮安僻在諸洞上霧下潦與群獠亡異其
改路稱郡徙建今治自明始聞其山有盤石
巖石大如盤故稱宏覩蓮花之塘四時不涸
洞多泉流田仰溉既灌爬沙穿竹而紆迴自潤
魯無舉棹之勞迺郡人田事之外無日不陵
山阪涉潤藪射飛逐走以相娛快地饒人衆
亦足雄諸部落矣

洒城府古百粤地東抵東蘭界西抵上林長官司
界南抵田州界北抵永寧州界漢屬交趾郡宋
置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其山曰迯暉山餞暘
山麥雲山其川曰澄碧水龍潤水明洪武初土
官岑善忠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改隸布政司善忠生三子長子振次子成三子
德善忠死長子子振襲子成管上林尚子德管
安隆尚子振時冦利州官軍討平之子振子二
長瑄次琮子振死瑄襲瑄死無嗣妻盧氏署州

事永樂二十二年詔授女官知州宣德七年以
琮之子豹襲豹與盧氏有隙仍攻奪利州峯頹
地互相訐奏總兵柳溥勘議將泗城州古那地
易利州利甲莊屢曉諭豹不悛仍逐程縣流官
知縣攻殺止林長官司峯志傑盡據其地豹死
子應襲應又與恩城州土官峯欽連兵攻奪田
州殺擄人民二萬六千三百有奇欽爲官兵所
敗應復援之入城弘治四年都御史秦紘暴其
罪狀奏乞剿捕兵部憚於興兵會都御史閻珪
奏蠻夷不可以中國治宜以撫爲上策廷是其
議遂罷紘以珪代之珪一務姑息應無嗣弟接
圖攘位潛謀恩城土官峯欽殺應都御史鄧廷
瓚曲庇土官爲接奏請令其承襲兵部執不從
土族峯九仙復奏以接襲職兵部尚書劉大夏
奏峯豹父子叛臣餘孽相沿襲職蚕併僣壤自
取滅亡今峯接者人皆稱爲梁接應襲與否宜
行鎮巡官勘報上從之接恃富強凌轢諸州擅
殺安隆土官峯文璽及其弟文昂誘上林長官

司黃瑶煬之嘉靖元年田州岑猛糾諸州攻入
泗城殺接俘掠不可勝計接子璋未襲故以璋
子施襲
本朝順治十五年土知州岑繼禄隨征滇黔有功
改爲泗城軍民府土知府沿襲添設流官同知
經歷教授等官該府田無頃畝陞科則例無額
實編秋糧米一千六百零一石一斗八升五合
七勺每石折徵銀七錢該實徵地糧銀一千一
百二十兩零八錢二分九厘九毫九絲

按泗城廣輪延袤兵力亦勁與慶遠諸州互
相雄長然其不善之積且世世矣豹之後有
應也應之後有接也至蹣田州吞長官甚者
圉章牧伯任其逼且奪而莫之誰何天奪之
鑒宜及已今程縣已廢故址尚存聞距慶遠
稍邇而距泗城甚遥明初改隸慶遠良非無
謂有能舉洪武間故事覈其疆界令入慶遠
版圖誰敢睥睨其間哉是將有待矣

程縣在州城東北舊號程丑莊其山曰回顧山潯山其水曰咘柳水明初歸附隸泗城州洪武二十一年改爲縣編戶一里後改屬慶遠府尋復隸泗城州改流官知縣正統間爲泗城岑豹所逼棄官遁去典史攝印亦罹害豹遂奪其印吞併縣治事聞屢遣官督之歷岑應岑接凡七十餘年不服嘉靖元年岑接爲諸州土官攻殺督府遣官按問徵縣印貯於公帑以俟處分今僅存荒土泗城南冊那地俱欲占據時治兵相攻

云縣雖久廢録之以備考焉

利州古百粤地東抵泗城界西抵安隘界南抵田州界北抵永寧州界漢屬交趾號阨麗莊宋建利州隸横山寨元因焉其山曰白鹿山其川曰阨麗水濛泓水土官岑姓者明洪武初納款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正統間知州岑頠奏本州地二十五甲泗城知州岑豹興兵攻占勅廣西總兵柳溥及三司御史親詣其地諭以利害令悉還所侵擄隨經會議令豹還利州侵地豹不奉命頠復請于朝豹終不悛攻殺岑頠及其

子德奪去州印遂以流官判官管州事屢經諸
司効奏移檄遣官督追歷岑應岑接二世不肯
退還嘉靖二年田州歸順那地土官岑猛等興
兵攻泗城破其州擒岑接殺之督府遣兵按問
追出州印毀其宗枝無可據者印發賓州貯庫
地方兵民歸併泗城州

本朝因之

戶三百七十一戶口三千三百六十口田賦秋
糧一百石每石徵銀七錢

奉議州古百粤地東西抵田州界南抵鎮安界北
抵田州界漢屬交趾宋置州初屬靜江軍節度
使後屬廣西經畧安撫司元屬廣西兩江道宣
慰司明初省入來安府洪武七年復置隸布政
司其山凸石門山昧沙山其川曰右江流至南
寧與江合天順間土官故絕改置流官州判隸

思恩軍民府

本朝因之

戶二百三十二戶口二千三百三十口田賦秋糧二

百八十六石每石徵銀七錢起運本府大軍倉

田州古百粤地東抵南寧界西抵泗城界南抵奉議界北抵東蘭界漢屬交趾唐隸邕州宋置田州屬邕州橫山寨元置田州路軍民總管府明改爲田州府省來安府入焉其山曰邑野山橫山其川曰右江萬洞溪洪武元年土官岑伯顏以二路歸附因錫印授世襲知府伯顏死子堅襲堅死子永通襲通死子祥襲祥死子紹襲紹老傳嫡子鏞頭目吕趙挾庶子鑑拒紹逐鏞當事者令鏞寄住省城以鑑襲趙遂縱兵掠隣縣

殺鑑既而鑑子琰亦故趙以幼孫呂嬰月襲都
御史蘩盛討趙斬之鏞仍掌府事鏞妬子溥襲
弘治三年思城州土官岑欽泗城州土官岑應
攻田州逐岑溥都御史秦紘遂欽以溥歸府溥
二子長猇次猛猇以失愛弒溥土目黃驥李蠻
殺猇猛方四歲驥護之赴梧州告襲歸至南寧
李蠻遣兵來迎驥恐蠻分已權誣蠻爲變請官
護送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驥賂濬挾
猛分地畀驥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
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
從尋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
搆釁濬集泗城東蘭州兵陷田州猛走免都御
史潘蕃討濬誅之改流官降猛福建平海千戶
以參政謝湖掌田州府事猛遷延不行及湖至
陳兵自衛挾改府佐湖受餽代請都御史陳金
劾之下錦衣逮湖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
以猛爲田州府同知湖僅降職猛撫遺民兵威
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爲

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
者猛率厚賂結雖譽猛者籍甚會江西華林峒
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
皆徙村避之爲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
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丸家遷柴棘頃
之賊平金疏猛功秩稍遷指揮同知猛復恃其兵
力凌轢諸土官十三年襲龍州十六年襲泗城
州殺土官岑接自是輕視中國糧餉不供嘉靖
初思恩府頭目劉召叛參將李璋調猛合攻猛
子邦彥逗遛後期以致兵敗遂有譖言都御史
盛應期持此惴猛冀畧其貲猛顧出不遜語應
期恚恨疏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
都御史姚㻋代之鎮雅知猛無反心而鎮子涞
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謝汝儀與鎮有隙薦
得涞書誣涞納猛萬金鎮皇恐乃請征猛遂發
兵八萬分道並進猛長子邦彥守工亮隘指揮
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
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

報猛乃誘猛走歸順鵝殺之先是猛三子邦彥
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知州邦相亡走邦彥
側室子芝祿匿民間姚鎮見岑氏單弱計田州
可遂滅乃陳疏請流官治田州從之未幾田州
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
皆震御史石金劾鎮罔上寡謀圖田州不可得
并思恩失之上大怒責鎮落職起王守仁總制
軍務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守仁
顧益韜晦以明年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

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守仁所愛指揮王佐
門客岑伯高使人言蘇受以萬金丐命蘇受大
恚守仁侍兒知佐等謀夜告守仁守仁達旦不
寐使人言蘇受母信總言蘇受疑懼未決言來
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
祗候須盡易以田州人守仁又許之蘇受入軍
門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行
杖者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守仁
乃上疏言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

伏誅聞已病死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
府爲田州以岑邦相爲判官分設土巡檢以盧
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
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林富宜爲巡
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祐宜爲總兵上皆從
之守仁薨都御史林富代爲總督富言田州宜
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夷朝議許之以
岑邦相爲判官分設十八土巡檢司以張佑克
副總兵鎮其地時邦相纔十五六佑兒子畜之

而盧蘇自矜與復岑氏功威行部中邦相擁虛
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佑任滿將詣督
府求代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乃怒遂
以他事下撻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弁
由秉愈恨蘇蘇遂與佑比而枇根邦相時邦彥
之子芝髽亂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欲購
殺之佑不果代酋鎮得免而督府以西山之役
檄佑從征佑遂置芝云追捕弗
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邦相覺芝云追捕弗

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之時
召飲食十二年佑發毒死十三年盧蘇遣人刺
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蘇蘇
覺之以計執玉慶斬之因刼諸土目弒邦相乃
賂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立諧遂縱芝歸田
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
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
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咸憤盧蘇以僕弒
主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身

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瓛蘇墳也蘇求救於瓛遂
乘虛擣鎮安真寶引兵去蘇追擊之真寶大敗
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會諧憂去都御史
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攻諧前議遂言邦
相不孝奪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
朝議果置蘇不問以芝襲知州事芝死子太壽
襲先是田州與東蘭因地成讐南丹目民莫顯
避居東蘭生子蒂於蒂起雲家嘉靖二十九年
岑芝從征海南芝子太壽方幼起雲謀以蒂爲

岑蕃詐稱係芝父邦彥次子縱蕃與其黨林瑚
以兵攻田州欲逐其官邱時官漢冗氏攜太壽
奔泗城幸免督府檄泗城州兵攻之蕃瑚敗奔
鎮安界該府官男岑懋仁襲萬曆二十一
太禄襲太禄死土官男岑緣誘入府斬之太壽冗弟
年田州頭目黃閔戍周安鎮脩怨于州目盧佑
以數十人晝入州斬盧佑而出州人畏其勇莫
敢追閔謂州易與率千人掩州之武峒擄男婦
數百聲言攻城奪邱田州大恐羽書馳至副使

周一經會參戎汪弘器圖之弘器潛師夜出至
鎮閔遊戰敗望古鉢山以遁兵乘之追及石崖
藤斬閔宥其脅從者田州始平明隸柳州府
本朝康熙三年改隸思恩府照予世襲該州兵獞
六頃田塘共九千九百四十九塘稅二畝五分
共田二百四十八頃七十二畝五分每畝坦科
糧米五升該糧米一千二百四十三石六斗二
升五合每石折徵銀七錢共徵地糧銀八百七
十兩零五錢三分七厘五毫

按田州改流者再而終不能有正德之季政以賄成不得則激以釀亂得則骫以市恩謝湖戎首令宵人得從中制太阿固已倒持矣新建晚年厭兵田寧之設竟不克終議者謂林故與王左噫事固未易言也岑氏世有田州而猛不能守至失其宗祧越在草莽中國不推亡繼絕乃欲與思恩並殄之其何以服諸蠻當其時岑氏之宗尚熾十八司之勢未分當事者能無却顧哉余所恨者盧蘇再叛猘王神人肯怒而竟縱不問則前日之姑息爲之階耳天下事如持衡然宜輕而重之宜重而輕之任事之難郎豪傑且無以自解他又何責哉

都康州古百粤地東抵龍英界北抵向武界其山曰邕望山其川曰邕
龍英州西抵鎮安界南抵
爐江漢屬交趾宋置州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
以土官馮姓者爲蠻長明洪武初蠻獠作亂據
州馮原保出奔尋撫還其子進福以安集民後
置州以進福子斌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本朝康熙三年改屬思恩軍民府照予世襲該州
嘉靖二十八年改隸柳州府
田無頃畝陞科則例無額編秋糧米二百四十

石零五斗每石折徵銀七錢該地糧銀一百六
十八兩三錢五分

向武州古百粤地東抵田州上林界西抵鎮安界
南抵鎮遠州界北抵田州界漢屬交趾宋置州
隸橫山寨元隸田州路其山曰馬鞍山武城山
其川曰柘榕江入于右江明洪武二年土官黃
志威歸附授世襲知州七年志威隨征來安岑
郎廣有功又招撫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村以
志威兼轄奉議向武二州及富勞縣事二十八
年改置奉議衛向武所尋改衛所復置州隸布
政司以富勞縣隸向武各設流官州吏目佐之

本朝改隸思恩府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陞科則例無額編秋糧米八百六十八石九斗二升每石折徵銀七錢該地糧銀六百零八兩二錢四分四厘

富勞縣在州北三十里元置隸向武州其山曰塘濱山坡州山其水曰泓滃江明洪武間爲蠻獠所擾三十五年復置仍隸向武州永樂初省武林入焉今廢附録之以備考

歸順州舊爲峒隸鎮安府明永樂間鎮安知府岑永福領峒事傳子瑛屢率兵報効都御史鄧廷瓚奏陞爲州增設流官吏目一員

本朝改隸思恩軍民府照予世襲該州田無頃畝陞科則例無額編秋糧米一百五十石每石折徵銀七錢該地糧銀一百零五兩

土映土州宋置元因之屬鎮安路明初爲峒隸鎮安府土官許朝卿管峒事崇禎十年復爲州隸思恩軍民府

本朝康熙四年撥隸鎮安府仍統轄於思恩照予世襲該州原無田畝秋糧額徵折糧銀四十六兩二錢

上林縣在州東三百八十里宋置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明因焉洪武二年土官黃嵩歸附授世襲知縣以流官典史佐之嘉靖初改隸思恩軍民府

本朝因之照予世襲該縣田無頃畝陞科則例無額編秋糧米二百一十五石零六升四合每石折徵銀七錢該地糧銀一百五十兩零五錢四分四厘八毫

土官　朝貢例

明洪武間例土官三年朝覲進貢一次布政司給文起送限本年十二月終到京貢物不等

廣西雲貴貢物

馬　犀角　孔雀尾　象牙　象鈎　象鞍

象脚盤　蚺蛇膽　金銀器皿　青紅寶石

玉石　圖帳　金戎索　各色絨線

各色布手巾　花藤席　降香　黃臘　梹榔

隨地所有不拘例

嘉靖元年議入貢馬匹就彼變賣銀兩貯庫降香
黃蠟茶葉等物要重五十五斤爲一杠每杠賞濶
生絹二疋照杠遞加

鎮安府馬四匹

由州馬九匹

安平州馬二匹

奉議州馬二匹

上下凍州馬二匹

那地州馬二匹

南丹州馬二匹

東蘭州馬二匹

太平州馬二匹

思陵州馬二匹

龍英州馬二匹

萬承州馬二匹

茗盈州馬一匹

龍州馬六匹

思城州馬二匹

向武州馬二匹
思同州馬一匹
都康州馬一匹
羅陽縣馬一匹
陀陵縣馬一匹
全茗州馬一匹
歸德州馬一匹
歸順州馬四匹
上林長官司馬四匹
泗城州馬九匹
思明府馬四匹
上映尚馬一匹
思明州馬一匹
憑祥州馬二匹
安隆長官司馬二匹
下雷州馬一匹
果化州馬一匹
江州馬二匹

各州土司馬價惟東蘭那地南丹三州每匹
價銀十四兩餘俱十二兩

土官承襲例

明洪武二十六年例廣西土官承襲務要驗封司委官體勘別無爭襲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圖本并官吏人等結狀呈部具奏照例承襲正德初令極邊有警地方暫免赴京給其應襲兒男查勘無碍止令以官男孫名色就彼襲替權管地方俟著有功勞屢著然後授以冠帶俟功勞再著然後實授本職俟功

嘉靖九年土官衙門造冊將見在子孫盡數開報
其人年若干歲係某氏生應該承襲某人年若干
歲某氏生係以次土舍未生子者候有子造報顧
報弟姪若女者聽布政司送吏兵二部查照
嘉靖二十八年例應襲土舍曾經調遣効有功勞
者暫免赴京就彼冠帶署印管束夷民待後功勞
顯著方許實授
萬曆二十年三院會議土舍初襲照舊小帽管事
三年後若守法奉公兵糧完足者給冠帶至六年
九年勞績愈彰漸次議加署職實授如有恣肆不
檢仇隣搆兵及錢糧兵馬負欠逾期追奪示罰仍
置立宗枝文簿印貯轄屬該道遇土官嫡妻生子
限一月內具報該府報道填註用爲日後勘襲左
券以杜爭端
萬曆二十二年例土官土舍與民間子弟不同一
經援納假借大冠交結生事糜擾遞方深爲未便
通行廣西撫按衙門一體禁革
萬曆二十四年例凡有土官土舍告加納級等項

土兵徵戍

土司兵故精勁故明時每遇警輒徵召大者數千少者百計原有定額國家亦不靳名器金帛之錫以鼓舞其心故趨撥者恐後然行之久而兵日驕恣民且苦兵矣總督尚書王守仁以徵調頻數人不堪命因議更番戍守之法戍省者三千戍梧者四千戍柳者二百地方小警以戍兵鷇之魚書不煩而足裨緩急其制良善然窮年外處月餉無幾武夫悍卒多不樂役第以老憊克數到伍以後潛

歸相屬其名存其實亡於是戍兵不足恃警報一
聞又不得不議征兵矣萬曆十六年督府劉繼文
以地方寧謐議減戍卒之數然兵額既減虛名如
故

本朝定閉兵威遠加各土司亦奉法惟謹我既無資
其力彼自深懷我恩間有調發咸爭趨之蕃心邊
圉者損益廢興之間亦可以深長思矣謹錄其舊
日兵數以備考
戍省兵數

田州戍一年兵一千八百名
凡土司戍一年兵一千八百名
江州兵七百名下雷州兵四百八十名上映崗兵
四百二十名共戍一年
鎮安府兵一千三百八十名湖潤寨兵二百四十
名歸德州兵九十名果化州兵九十名共戍一年
以上四年一次週而復始內撥戍平樂四百名
戍梧兵數
泗城州戍一年兵三千名

歸順州兵二千二百五十名都康州兵七百五十
名共戍一年
思明府兵一千五百名思明州兵七百五十名遷
隆崗兵七百五十名共戍一年
向武州兵一千一百二十五名奉議州兵七百五
十名上林縣兵二百七十五名安平州兵一百二
十二名共戍一年
忠州兵一千五百名龍英州兵七百五十名太平
州兵一百五十名恩城州兵一百一十二名萬承
州兵三百七十五名共戍一年
以上五年一次週而復始內撥戍貴縣二百名
戍柳兵數
東蘭州戍一年南丹州戍一年那地州戍一
年各兵二百名
征兵今無定額隨督撫臨時酌取
戍兵糧賞
一桂林柳州平樂三府戍兵每名月支行糧魚鹽
折銀二錢五分梧州府戍兵每名月折糧塩銀一

錢九分七厘五毫

一戍守省城犒賞官一員銀七錢官男官族每名銀五錢大頭目每名銀三錢小頭目每名銀二錢散兵每名七分歲凡四次

一戍守梧州府犒賞大頭目每名銀八錢先鋒小目每名一錢散兵每名五分歲凡四次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修

土司志三

諸蠻種類

嶺表諸蠻種落不一皆古百蠻之種也一曰猺介巴蜀楚粤間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褐采竹木爲屋緜樞葦竇覆以菁茅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糧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蹬險阨負戴者悉著背上繩繫於頸膊間倭而趨俗喜讐殺又能忍饑行鬬上下履險若飛兒能行燒鐵石烙其根蹠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枿而不傷兒始

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兒長大假其鐵製
刀試刀必斬牛仰刃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殊
者良刀也弩名偏架弩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往
往命中鎗名棹鎗長二丈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
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
射人或貝刃逼之釋弩耽口中刀奮擊退去必有
伏弩歲首祭先雜揉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群號
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携
而舞謂之踏猺意相得則男呼鳴跳躍負所愛去

奔入巖洞插柳避人遂爲夫婦樂有銚鼓胡盧笙
竹笛之屬其合樂時無衆音競鬨擊竹筩爲節山谷
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稑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
剽掠踉蹌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入巢宮
軍但分屯路口山多蹊不可徧防久益勞費猺亦
有數種有熟猺有生猺又有白猺黑猺生猺在窮
谷中不與華通熟猺與州民犬牙或通婚姻白猺
大類熟猺黑猺大類生猺此其大較也一曰獞與
猺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一切陋簡冬編鵝毛雜

木葉爲衣摶飯掬水而食居室茅緝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子大娶婦別欄另爨娶日妻即還父母家夜與隣女作處數年回時間與夫野合覺有娠乃寄告其夫作欄又數年延師巫結綵花樓祀聖母親族少男少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叫劇戲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少婦于春時三五爲伴採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少男亦三五爲群歌以赴之一唱一和竟日乃已以衣帶相贈荅去又善爲毒矢爲蠱毒本類相仇織芥不已雖累世必復其鬬或誤殺人者以牛畜爲償或數十頭至百頭名曰人頭錢流刼則糾黨屠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贍其家曰鎗頭錢在山三五爲群要人于路伏草在江突衝而出縶船耽貨羈以求贖謂之勾船或攻打村民棄田廬以遁即其村據之謂之打地且其人耐饑啖鹽數顆草木俱可食師興則遠遁絕嶠莫可誰何瘴亦有生瘴熟瘴與生熟猺大抵相類一曰犵狫山林居無渠長放籍以射生爲

活一村中推有勇力者曰郎火餘俱稱火男女三四日用米泔沐髮不間寒暑婚奠用五行以鷄卜吉凶樂有六管笙兩脚踏地而吹衆歌以倚之又以大木之枝埋地作獨木樓高數丈上覆茏鋪板男歌唱者夜則緣宿其上謂之羅漢樓器械與徭同而勇捷過於獞每出剽掠皆冒稱爲徭一曰伶人一曰狑人一曰狑人有西原廣源諸蠻皆依山谷爲生其氣習多與徭獞同又有蜑人世世以舟爲居無土著不事耕織唯捕魚供食不通土人婚姻又有山子獠人無版籍定居惟斫山種畬鍬木盤鍋射獸而食之食盡又移一方男女皆徒跣夫婦野合類獸與人異又有斑衣獞女着短裙僅及膝坐則以膝齊跪地爲禮又有大良言語居處服食與獞大同而性與獞異有戶口版籍較之民尤淳朴租賦尤易辦其俗敦厚人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牲醴款待任大嚼劇飲無吝意後被獞殺占逃散去之城廂村落傭耕樵採此數種者自爲部落不侵中國其爲中國患者莫如徭獞

云

本朝慶遠府推官謝天樞曰五嶺之地輿險阻絶古稱南交書曰秩南訛即其地也言其民多訛亂而難治也周官曰荒服不王言其人情性荒忽靡常終王者之世不來王也義在羈縻勿絶而已故其地有羈縻之州名至今而不改漢唐以後頗遷中土之人以實之俗蒸蒸然變矣而其雜種曰猺曰獞曰狼曰狑曰侗厥名不一皆以獸命之謂其蠢獞相搏噬如鷙獸之難馴也春秋時楚寔有其地故楚之史亦名曰檮杌蓋以是耶其地褊田盡樹其語侏儒其俗以藥弩強弓爲耕作睚眦相仇殺人尋數世不止殺人者法不死計其家頭畜多少輸所死之家不用漢法抵罪急則走而之毒箐瘴篁中刲牛擊豕一日嘯聚數千百人标酒殺長吏以爲常其婦人亦能驅宇牝貫勁潦頭纏花裳開軍府拜跪千餘人不敢仰視如徵側徵貳者不可勝記伏波銅柱之功以二女子而立此史書之可信者也明田州藤峽之亂韓雍王守仁皆提兵數

十萬始克蕩平然未能一鼓而殄滅之也不過更其渠帥監以流官如負薪而塞瓠子之河視其潰者壅之耳今

國家定鼎獨此殭頑王師數年以來剽掠聚落殺長吏又屢見告矣議者皆以爲憂予獨以爲不然夫今之猺獞與漢人無異所不同者飲食言語衣服耳其蠻長已世其州縣長官之秩食租衣稅意自足無他求也所患者豪强之吞併貪吏之誅求耳而部種多散處民間雜作傭保愚者爲人役屬糲褐不給黠者不堪其謫辱梗而寓草閒又有亡命奸人恃爲逋淵煽之狂走徃徃竊其名以行究所爲真猺真獞十無一二也予以爲當嚴檄所司籍其名口有願比流戶者編入閭伍給以牛種其不願者令隸附近土官編管如有以殺人及隱匿亡命之罪告發者責彼勾攝倘或不獲罪坐所隸之官又安所逃其冤乎至于土州縣長官亦宜令明習漢律不得擅央殊死使彼不得專生殺之柄而下亦自戢其佻殺之端然後時飭邊吏勿俾

詠賄生釁而彼亦因以安其田土保其禄位庶知

我

朝廷之寛大咸受冠帶死不敢爲非矣如是則周之

職方胥見於今日而樓船下瀨之師俱可置而不

用也

馭蠻序

蠻俗雖殊而大都尚鬼古稱要服惟要約之耳秦

時與蠻盟曰秦犯蠻輸黄龍二隻蠻犯秦輸清酒

一鍾蠻人信焉漢武開西南而牂牁之蠻始通中

國第喑以漢財物令相結約自爲葆就耳東京時

零陵長沙之蠻嘯呼于山阪九真南海之蠻鼓動

于海澨而蒼梧象郡亦罹其荼毒然稍更易郡守

馭以恩威終無梗者唐天寶中邊臣鮮于仲通等

挑邊釁而西南諸蠻騷然發動矣西原蠻居邕桂

西而黃氏儂氏最强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
者攻邕管陷十三州而經畧使陽旻觀察使裴行
立等請兵捕擊徽幸有功更三歲妄奏斬獲二萬
以固天子自是邕容兩道沒傷疾疫死者十八兵
部侍郎韓愈數裴行立陽旻罪請因改元遣官宣
諭上不納其後右江諸郡歲罷于兵大和中邕管
節度使辛讜遣使持牛酒齎美貨啖二洞首領與
之通驩并遣其母衣服母贖者也讓其子始罷兵
宋時有儂智高者知廣源州擅山澤之利遂招納
亡命收青爲宣撫使督諸軍討之智高大敗夜焚城
遁嶺南始平乾道間范成大帥廣西以恩信紲諸
僮爲開悖易場時勞遣之諸徭納狀云某等充山
職當鈐束家丁男持棒女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
陽下有地宿不得對好翻并偷寒送煖上山同路
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隨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

山倒山倒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一年猶無救者明洪武元年平章楊璟等平廣西班師還上問兩江邊務璟言蠻性頑獷難以文治當臨以兵上曰蠢習雖殊然好生惡死等耳若待以至誠豈有梗化者因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諭左右兩江黎峒官民五年命韓觀爲桂林衛都指揮象州等處猺賊方熾觀敗之擒而磔焉自是警報漸稀永樂初溆桂柳蠻寇爲亂上遣郎中徐子良齎勑撫安復業者二百六十四戶而命韓觀討其不率者觀用師嚴明諸蠻震懼然性嗜殺多及無辜人亦以此少之觀沒後繼之者爲顧興祖時宜山諸賊攻劫州縣殺御史諸璞奪其印二年之間叛者四起興祖分兵敗之終不能制也自永樂間征安南歲歲徵發廣西從征健卒殁行間者相續有告急輒請徵召踐更卒不耐其水土又多物故于是營伍單弱益啓戎心宣德初富川忻城諸徭不靖旋討旋叛上因勑都督山雲代興祖雲至申明號令大小十餘戰皆以身先士卒其馭諸將尤嚴故每戰輒

克諸蠻震慴自雲而後諸將官養安而已正統成化間兩江桂平諸處無日不被兵而藤峽尤劇梧潯郡邑被其蹂躪民幾爲墟上因從廷臣議設總督開府梧州都御史韓雍特受推轂率殲巨魁厥功爛焉然賞功無幾而羽書復聞矣初粤東西各有內官鎮守自梧開制府復設總督內臣與督臣勳臣更相持衡若鼎足然意見參商贊者無所施其才而愚者益與之爲市報者未必功功者未必報而諸郡益以多事矣嘉靖初田州煽亂起新建伯王守仁子家命總兩粤軍事守仁故尚奇畧赦田州罪不問而藉其力以破藤峽八寨諸巢穴遂令郡蠻少戢守仁去後賊益鴟張據古田入會城剽藩藏而奪之金文武大吏爲其所戕後上從輔臣議罷鎮守諸臣復從科臣議罷勳臣而制府之權始重隆慶初以粤西多警增設巡撫自是督撫二臣各一乃心文臣協策武臣宣力古田府江以及十寨諸蘗悉以次蕩平

本朝定鼎數十年間卧鼓橐弓間有小醜旋即撲滅

籌西疆者當知輕重之所在矣

古田

古田縣在桂林西百五十里界於臨桂永福義寧雒容融縣間明初有湖北獞者由黔中入柳桂性剽悍其後黨類日滋寇肆侵剽村落之間幾無寧宇弘治五年賊首覃萬賢等據古田縣都御史閔珪調兵討之兵至三厄爲賊所襲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皆遇害賊益驕居民轉徙僅存城內外三十餘家省城百里之外皆爲賊壘正德十五年賊入近郊殺指揮朱鎧官軍征之不克賊遂攻陷雒

容縣據西鄉托定洛斗諸村江道多梗嘉靖五年
復征之失利殺指揮舒松等自是桂林地方歲遭
鈔掠無敢復稱兵矣九年鎮守總兵官張經議立
都狼各臨一十三堡募土舍莫嵓領兵守之無何
經改官土舍嵓亦死兵日耗而賊愈披猖三十二
年賊入靈川城刼帑金以去四十三年首賊帶銀
豹黃朝猛等梯越省城刼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
黎政黎民裹死焉變聞副總兵都司而下各抵罪
四十四年賊伏南郊執署靈川縣事照磨曾傅掠

其印索贖金始遁是秋復越城至布政司及靖卻
俱被敵退時島夷內訌兵食交詘都御史吳桂芳
度其時未可輕舉遣古田守備下禎典史廖元持
文告諭之上四里僮聽撫下六里僮逆命如故因
簡都督俞大猷爲廣西總兵官以討賊大猷作討
賊二議用兵三議指陳甚悉隆慶初按臣朱炳如
以大猷議具疏聞上命之廷議征古田非該重臣
不可因以殷正茂爲巡撫發內帑金四萬供兵需
正茂至以餉事屬之方伯郭應聘以兵事屬之總

兵俞大猷二公夙有成筭遂別勦撫定屯守酌兵
期度地形分析條緩繪圖以進正茂從其議乃會
督府李遷疏陳可耶狀徵諸路土漢兵凡十四萬
人分爲七道大猷慶諸兵將集遣把總王綱領募
卒分屯牛何三厄以扼要害大猷入縣申以文告
別其順逆傳檄各兵約期並進連破東山鳳凰大
巖澗水渌里古城數十巢賊勢潰奔合潮水巢據
極巔大猷統諸路兵合擊之賊殊死鬬相持十餘
日大猷陽分兵擊馬浪諸巢而密令死士三十八
乘甫夜出賊不意伏山巔黎明銃發賊衆驚潰馬
浪諸巢相繼俱下大猷復分兵擊碎江金寶頂峒
境天井理定南鄉諸賊以五年三月班師凡擒斬
首從賊七千三百有奇餘黨撫定捷聞陞賞有差
先是正茂購豹猛二賊千金獞人黃金線等誘斬
貢朝猛首以獻銀豹計令常良臺誘獞人狀貌類
已者耳其首及豹皮帽佩刀獻之後知其非真檄
知縣唐執中等密捕之生擒銀豹乃械送關下磔
于市督撫二臣用大猷議奏定東蘭南丹那地三

土州官族帯顕忠羅永山莫羅領常安桐木富禄
三鎮土巡檢職事世守其地立古田守禦千戸所
陞古田縣爲永寧州設兵備參將各一員覈諸遺
田三萬一千九百餘畝分給諸兵且耕且守未幾
銀豹餘黨帯狼要者以其黨叛都御史郭應聘檄
副使莊國禎購狼要擒之餘黨盡平于是拓城興
學闢荆通道獞人至遣子就學而永寧之民始獲
安枕迨於
本朝漸摩惠養益彬彬矣

陽朔永福

由桂林以南爲陽朔縣由桂林以西爲永福縣乃
府江右江咽喉也二邑叢岡環亘民夷錯居若陽
朔莊頭鬼子金寶頂諸巢逼近府江永福理定邊
山諸堡距古田尤邇自古田煽亂江道爲梗二邑
諸巢無不響應者明嘉靖初賊剽村聚掠帑金陽
朔令張士毅百戸曹恩俱爲所害都御史應檟命
都指揮鍾坤秀戍其地而僉事茅坤兵備府江密
陳其可討狀應檟從之因部戍土漢兵搗其穴破

鬼子莊頭等一十五巢斬獲四百餘人賊勢稍戢
其後古田賊益熾隆慶五年撫臣殷正茂檄總兵
俞大猷大征古田賊殲焉遣指揮魯用贒擒斬陽
朔賊三百餘人設金寶大水田二堡分兵守之亡
何賊首廖金澄復嘯聚堡兵單弱不能制萬曆元
年古田賊帯狼要叛廖金澄等乘機應之圖大水
田堡殺哨守千戶楊繼宗邊山諸巢叛者四起據
海灣越理定殺傷官兵尋復與上宋托定賊襲殺
雒容尉勢張甚時撫臣郭應聘檄總兵李錫大征

懷遠容召兵萬人分戍近地應聘謀之憲臣吳一
介曰陽永容遞省城輟西師以專事于此固不可
然緩之亦非計今諸賊聞王帥西行必不吾備度
諸戍卒可萬人乘其不意擊之誠便遂會督臣殷
正茂屬一介視師而先事陽朔萬曆二年春一介
分諸道兵會金寶頂大破碎江右隘巖塘涼境廟
門徑山諸巢誅首賊廖金澄廖金盞等俘獲一千
二百五十有奇未幾懷遠賊平一介容遣把總李
英諭永福諸巢賊弛不爲備應聘復檄李錫撤懷

遠之兵潛攻永福連破海灣白竹黃累恩位及黃源六斗諸巢所至披靡共俘斬一千二百四十有奇遂議分兵屯守陽朔縣金寶頂遇龍翠屏傘山各堡共戍兵三百九十四名永福縣大嶺陂角堡共屯兵六百四十七名海灣等堡屯兵二百一十名覈賊田一萬一千八百一十畝給兵且耕且守復設哨舡三十隻分番哨護以爲常迨於

本朝設官城守沿塘分佈水陸俱金湯矣

明郭應聘曰陽永之患皆始于里民招徭爲佃久之蔓延充斥不可羈縻而豪猾之徒又從之以徭爲利入其私租不供官賦少不當意動以賊占爲辭訴訐追呼積成讎釁馴致刼奪報復地方之事日多矣臨桂西南諸鄉其患胥坐此今征剿之後一時蠻類稍知嚮風而里民之害猶未已或酋理舊讎或責償宿負或利其禾畜而怵以再征之言或匿其貨賄而誘以撤堡之議其釀禍類如此蠢然易動可盡責之狐豕者流哉司疆隅之寄者外飭兵防內戢奸宄幾于銷萌保泰之道矣

柳州馬平

柳州西北界于楚黔諸蠻而桂之古田平之修仁連岡扼險互相盤結明永樂初柳州馬平縣五都賊梁公竦等作亂都督韓觀勦之斬首萬餘級馬平十八里之民盡被屠戮其存者三不得一後耕民日少沃壤荒蕪徃徃募獞人耕種獞日繁而剽掠滋甚宣德間雒容縣蠻賊出刼屯聚指揮王綸縱兵殺害良民山雲以聞上命逮治其後山雲上征勦柳州蠻賊首功上謂尚書張本曰蠻性好亂

自耽死亡可憫亦可惘也其令雲善撫之弘正以
後古田多梗馬平雒容諸猺聚黨嚮應魚峰賊周
鑒復相煽爲亂柳州太守劉璉率兵數百禦賊賊
敗走璉追之賊偵知援兵不繼還戰璉剖腹實草
焚其尸督臣不以實聞自是賊益肆馬平田土蠶
食幾盡縣擁空籍耳嘉靖間賊首韋金田等占據
水陸二路村落爲荼者不可數計二十四年都御
史張岳總兵陳圭征之調漢土兵七萬分三哨並
進攻雷巖同艮平田落蒲都博等巢克之遂圖魚
窩巢魚窩石壁削立拔地高數千丈從來用兵莫
能一勝諸將以爲難岳曰魚窩不破即他寨破無
爲也遂移鎮柳州督諸將攻愈力賊急呼他寨賊
與併守山四周傾仄難置足賊晝夜守不徹山頂
繩懸礮石兵一臨寨賊斷繩礮石亂下如雨岳陽
令諸將撤圍寨中賊稍有逃者岳復移鎮柳城
召授諸將方畧作久困計諸將猶請罷兵岳度諸
將不足與計事間召副總兵程鑒令選勇敢士備
親軍鑒選三千餘人請所用岳曰吾欲有膽力不

恩死者任吾指揮死且優卹其家于是願從者七十八岳曰足矣遂以七十八屬之鑒令刼寨鑒有難色岳顧左右酌酒灑地誓必滅賊復出袖中紙示之曰此吾二疏草也寨破薦尔首功不破則爾養寇爲首罪惟君所擇耳鑒泣曰鑒且爲公死矣時賊巢苦乏水臭穢觸人每日數人共水一瓶涓滴必爭一日五賊當守險逕者爭寨中曰熱甚可多亨水衆持不肯大譁五賊怒而去比夜堅卧不巡警而鑒將七十人至寨下未敢發也先令五死士持刀學猿搽木而上五賊守險逕者熟睡弗覺五死士斬之代爲巡警七十人者肩險夜登聲譁寨中賊併力出戰而山下兵復乘之火砲矢勁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遂破魚窩賊衆自焚死前後共俘斬四千餘級時有議乘勝兵窮其黨類者岳曰自秋徂夏兵老矣武固不可黷也因命撫戢其餘黨苗是馬平之三都四都來賓之北五凡諸渠魁皆自投軍門願爲編民

本朝定粤命總兵全節平柳總兵馬雄繼鎮之旋以

提督衙門駐其地各處猺蠻頗皆斂戢矣

懷遠

懷遠在柳州之北與湖貴靖黎接壤猺獞狆侗獠
濺最繁而號黑猺者尤獷悍宋崇寧中古州蠻納
土號懷遠軍尋改平州尋復廢明初將軍吳良征
蠻降古州峒因割融縣金鷄鄉益之列四鎮置縣
治于潭江融江之匯顧地形崎嶇弗稱附郭左右
猺洞環居之三甲民遠處諸猺外民無固志正統
初賊首帥潮振等聚黨千餘荼諸邑聚報聞上命
撫之耳成化後侵入融縣板江諸村據之當事者

置弗問嘉靖間知府江蒲乘馬平征師之便自將征之失利賊勢益張遂破縣治知縣布恒懷印出匿自是城郭爲墟而三甲遺民僅延喘息縣官惟倚居府城隆慶初古田克復諸徭畏兵威願內屬知縣馬希武議復城縣與版築督率過嚴徭人斃杖下不堪命復嘯聚攻城殺希武及經歷俞冕等五人變聞詔討之萬曆元年督臣殷正茂撫臣郭應聘檄諸司議以近縣近江諸巢爲必勦之寇黃土諸洞白杲諸猺靑淇大梅諸徭宜從安撫乃召

客兵土兵十萬六千餘人先遣鎮撫朱萬世千戶翟廷鸞王簿李材入諸巢撫名蠻俾母首胤願立功者如賞格于是諸猺獞願出兵內助圖自完賊勢寖孤兵既集應聘令總兵李錫督五兵船暗伏江口薄暮賊艇數百蔽江下伏兵按號發銃賊驚奔還我兵派流砍柵毀囤而進賊遂遁舟師追之賊艇覆溺無算次日盡發諸兵分山撲勦賊衆數千阻澗鼓噪白盾如牆而進我兵開營鼓士奮攖其前左哨衝其腰右哨薄其後賊遂大潰官兵乘

勝追擊搗太平河里連破七團諸巢直抵靖州界
擒斬甚衆時天鵝嶺之北賊已畧盡而杲黃大地
賊猶聚郡鄧山乃量番兵縣北營故地盡移諸兵
與坡頭縣南兵分道夾擊復大破之諸兵追逸賊
望一大巢長亘數里崖壁峭絶以合圍大木列爲
重柵詢之撫狪云土猺龍七寨也諸猺稱曰猺官
猺王急則入窟其地官兵攻之賊殊死鬬矢石如
雨下有數婦裸体揚箕擲羊牛犬首爲厭勝術官
兵砍柵直上四面舉火煙焰蔽天賊大敗潰杲斬
賊級及燒死者無算獲懷遠官錫牌及演禽妖戰
妖書是役也破巢一百四十餘獻馘二千五百四
十二降其衆五百餘人應聘復用子木議條善後
計謂懷遠舊治環諸猺中四顧榛莽無所峙守宜
更擇其便者至若諸猺新附宜爲聯屬太平河里
四港諸孽屬之三甲猛團七團諸孽屬之武洛峒
桐木合水三門諸孽屬之白杲獞武生朱應暘統
之鄧鄧坡頭杲黃大地諸孽屬之土舍常昌金主
簿李材統之邊田板江諸孽屬之浪溪寶江良獞

千戶羅大本統之河潯蕉化諸孽扈之背江良獞
百戶任邦祚統之庶幾聯絡勢成不敢復萌異志
又於板江堡屯兵五百人以把總王鸞統之號入
悉從之下所司次第行遂議改縣治于板江四年
徑復叛戍把總李材於坡頭堡尋毀板江堡縣竟
弗克成自是縣官仍寓融城若寄公然六年賊復
攻長安鎮官兵敗之賊舟覆溺死者無數萬曆十
七年知縣蕘朝陽入箐峒諭群蠻卜冊陽而還已
焉城郭學校煥然一新靖藩木梗稗敗繩扈自是

雒容柳城

雒容縣治故在白龍巖明天順間燬于賊邑民奔米崗居之後即山麓秋霪爲垣湫隘幽陰甚弗稱距古田常安鎮僅隔一水正德末古田賊攻破之嘉靖初稍修復城中僅茅屋百間募卒殘民居之而官吏皆僑居柳郡遥示約束隆慶初大舉古田師集兵糧于雒容掌縣事知州余涵始捌公宇時古田賊多遁洛斗及附縣諸村當事者議并加兵有老人莫止等素通賊密以情告賊懼挾止等賂涵

爲請軍門得逋誅先是賊妻子禾畜半匿城中止
等乘兵威脅之邀厚利及兵退求償弗獲始與縣
民爲難無何涵轉官知縣邵廷臣來代知賊反側
議復縣城于白龍巖避之守巡官以後鉅費艱議
久未央廷臣旋以憂去諸賊糾永寧遺孽韋狼要
等時時嘯譁而柳城上油岡與諸巢相聯絡爲之
淵藪萬曆元年巢懷遠師都御史郭應聘慮雒容
城守單弱召上林縣兵一百名協守賊稍戢典吏
謝漳者委護縣印酒酣嘗語人曰諸賊患在卧榻
當幷除之賊聞之懼適一商販陶至瘴村瘴爭耽
之弗酬其值商以訴漳漳執二瘴罪而繫之賊益
憤日搆帑黨及上油諸賊爲挾撫計會上林兵糧
乏逃歸哨守指揮朱昌蔭弱不振賊覘知以二年
春集黨數十人從隙垣緣入先釋二瘴急趨漳所
掠其印而出遂殺漳仍嘯聚山隘聲言占據縣城
報至應聘集諸司議謂雒容之賊罪在不宥宜芟
滅之毋令復滋副使沈子木曰雒容之變上油峒
賊與焉罷弗問賊將盡匿此中宜急擊勿失應聘

然之遂檄總兵官李錫等移師雒容檄都指揮楊照等分兵攻上油崗約期並舉賊懼獻還所掠印
求罷兵應聘不從麾五路兵以二月十五日并進
連破托定洛斗金崗古龍黃塘諸巢擒斬首從賊
羅顯陽覃明威等共六百四十有奇照等攻上油
連破板橋姚崗青鳥黃泥常安蒲巖諸巢俘獲首
從賊級四百六十有奇各賊散遁匿里廂下良諸
巖里廂下良共一山長數里許中寬而曲水石各
半我兵緣石磴捫蘿而上盡復乘竹筏由水潭

又乃于筏上架雲梯升崖峭壁嵌空杳非握炬
不能一移足賊從暗中見火光即矢石亂下諸兵
相顧駭愕予木與照先令作長炬數十載竹筏上
推入巖口畧窺路徑次日選敢死士出賊不意于
黑處乘筏架梯緣巖而上賊一聞狼兵聲悉驚潰
投潭中溺死無算復擒斬首從賊三百五十有奇
撫其餘黨降之乃于雒容縣編里分屯阨塞一守
橋鄧隘一守都勒隘一守平徑隘于三板橋設堡
一屯土兵百人戮賊遺田九百二十五畝給之耕

守于柳城覈賊遺田復安勞堡募兵八十名給田糧五十餘石耕守之又募足里廂堡兵一百二十名分其半于境村立堡以頭目莫希顏及其子顯學分領之給遺田得禾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把以充兵食二邑俱平萬曆三年移雒容城自是而柳州安堵矣

明郭應聘曰柳州之民歲苦寇攘甚矣固山谷險阨足恃亦逋逃淵藪爲之左右耳獞侵吾民膏腴往往托跡豪右圖自完歲輸私租不供公賦恣其吞噬官司索急輒以佃丁庇之甚者保納倉藏無復顧忌賊焰益熾則賦益虧朘而閭里生計索然矣庾之不存毛將安傅彼爲是者獨何心哉雒容馬平之患胥坐此至有舉十數巢落而附于一門者嗚呼予視盜賊讎視吾民律以漢法宜何如坐也故先王之制治內詳而治外畧安得如郅鴈門寧內史其人者而與之便宜耶

藤峽

大藤峽在萬山中盤磚六百餘里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然峽以北巢峒不可殫名而西蘿淥東紫荆後根姜老鼠白石橫石寺塘桂州厓僊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阸峽以南山稍蔽瘴而牛腸大岾大寺白銀大湾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寨難通自紫荆折而稍東爲茶山爲力山力山尤險自紫荆折而東北爲沙田爲林

峒迤北折而稍西爲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萬
山中猺蠻盤據藤峽之巔立而瑽眺則遠近數百
里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睢而知急則徭竄林
中不可蹤捕諺云盍有一斗米莫訴藤峽水囊有
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明洪武間羅淥山徭叛叅議
湯敬恭死焉都督楊文與右將軍韓觀分兵追捕
破藤峽寨所斬獲過當然賊依巖險其衆尚繁兵
撤之後時出行剽自潯至武宣江道不通者數十
年景泰中猺蠻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
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徭爲之嚮
應其勢益張守臣惶恐率以聞言噢之賊愈驕縱
天順中詔有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
得久之賊益猖獗七年賊夜入梧州城殺致仕布
政宋欽掠帑金以去時勳臣陳涇內臣朱祥俱娶
城中環戍辛數千部署自守竟無敢尾其後者憲
宗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
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功長其桀驁譬諸
驕子愈惜愈啼非漏血撻之其狂不止因薦黎政

韓雍可大任上然之乃以雍爲左僉都御史治兵
兩廣以都督趙輔和勇爲將軍以太監盧康陳宣
監軍成化元年七月雍至全州會陽嵩西延苗賊
爲梗討滅之裁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栗
九月至桂林雍謂修仁荔浦藤峽猺翼當先剪之
乃以永順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
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
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分左右軍右軍從武象
攻其北左軍從桂平攻其南雍與輔勇開府於振
嶺以督諸軍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
門道袍屋屢紫荊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峪等寨
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
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
焚其營柵賊大驚潰生擒候大狗等七百八十餘
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
亘兩崖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
攻斷藤峽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於是奏設武宣
縣東鄉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爲巡檢貴縣北山巡

檢司以土人陸善正爲副巡檢改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灘以土人廖政爲副巡檢靖寧鄉巡檢司于獻停灘以土人任真二爲副巡檢大宣鄉巡檢司以零扶寨爲副巡檢大黃口巡檢司以陸明貴爲副巡檢設武靖州于碧灘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設藤縣五屯千戶所以千戶李慶掌所事詔如雍議時賊黨尚繁諸司議晉重兵輔不從遂撤兵還是年冬賊黨鄭昂等七百人復夜入潯州城又攻陷北流容縣民益騷然奏聞廷臣論雍等罔上罪上宥之四年雍以剿賊功聞仍慮後患上曰雍奏軍功又慮復聚功可賞也餘寇復聚地方何由寧宜責雍等督軍滅寇無狃小捷五年雍以憂去賊勢益張因從舍事陶魯議設總督起雍于家雍故峭直與內臣黃沁不相能爲所訐奏旋致仕去繼雍者漸以姑息弘正後諸蠻四出如入無人之境而峽以南尤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唔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濱受去江道稍疏金遂

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筭稍不愜即掠殺之必賂乃免潯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塹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初王守仁總制兩廣撤湖廣土兵誅廬蕪王受至則蕪受已降無事兵守仁亦欲以奇功自見陽議撤兵而陰圖藤峽先是各賊聞軍門撤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散遣諸官兵無征勦意皆偃旗息鼓弛不爲備守仁密署部伍四面攻圍賊敗退據險結巢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賊奔渡橫石江溺死無數前後擒斬共一千餘名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迺起武靖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益恣肆其蠻長侯勝海居弩灘爲亂指揮潘翰臣聽頭目黃貴帛香謬策誘勝海刺之其弟公丁噪城下殺廂民二人去黎將孫繼武欲攘功遂以千人遡流擊弩灘賊皆遁斬一病夫而還乃立堡命黃貴帛香以兵三百人守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詔曰可

十七年總督潘旦解任侍郎蔡經代之以軍事屬
副使翁萬達參議田汝成萬達廉知百戶許雄者
素通猺以死叛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皇恐頓首
願効力自贖因紿公丁逮之磔于市萬達部署諸
軍左軍六道並進攻紫荆大小梅嶺諸巢右軍四
道並進攻碧灘羅淥諸巢賊大窘擁衆奔林峒而
東諸軍躡斬千二百級遂移兵攻羅運賊乃刋巨
木塞隘徑道布蒺藜築簽懸石樹杪急則絶之走
坂如先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而斃官軍
以計殺奪之斬首百級賊愈大窘無不死解者萬
達乃招其餘黨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

韓雍議藤峽善後　田汝成刪潤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
安今渠率僅已剪除肆蘖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
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肘起
讙譁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曰祖母奏其盜
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五載竟無証佐臣愚以爲
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暖昧之言訐自中蕃即使文

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
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負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
隸潯州爲諸徭之長撫安流冗墾開菑畬彼且畏
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
始必由一二愍奸越志萌亂迫乎滋蔓不剪遂至
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于既張
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姦禁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
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理
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杲陸善政胡
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効
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
保障此方況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
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
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
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
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陸巡檢司于
碧灘與舘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
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以李杲等各授副巡檢職

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曰佮防守至于藤縣五屯
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首
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戍伍高皇帝嘉之以
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部
曲散亡潛歸故窩生蘗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
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獞莫不挺刃應援臣
以爲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喪懷舊穴曩者遠驅省
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開
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長帥以福孫
仲瑛爲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冊白馬
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至若將官之任尤宜
得人右江爲事衆將孫震原柳州衛指揮地利熟
情素所諳熟湖廣都指揮僉事夏鑑謀勇過人修
仁藤峽等處厥功爛然指揮使林總指揮同知張
壽劉政張翀梁太指揮僉事馬義俱歷練老成有
謀有勇或以從戎奏捷或以保障蕃勛孫震夏鑑
堪任參將宜以孫震守右江夏鑑守左江林聰劉
政等俱堪守備宜以劉政守備梧州張壽守備平

樂馬義守備興安林聰守備麟林梁太守備修仁
張狆守備賓州等事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
翁萬達田汝成議蕩猺蠻之後
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於怙險若
非別里分疆剸其故宇終爲負固宜令江北一帶
西自碧灘東連林岡皆南渡蓼水墾作便田江南
一帶東起蒲竹西迄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
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悁捨絡野鹿駭
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黠之性仍在約束太驟

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惟入狼家或附
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蠻聲食編民
則廂里魚侵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法使十家
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
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爲之仍先計口科糧大約十
取其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廛
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汰猺差近郊之地各
立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
使無貪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藤峽上抵柳慶

下委潯梧諸郡咽喉也暴者江介諸徭憑據利地
厚其徒黨衰兇鞠頑今群兇已翦殘黨歸降威振
法行宜與更始但弩灘浪灘兩處徭人既徙平地
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棄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
護或有萬一之警兩處灘磯宜各立營堡戍以官
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
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徭環居
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日設督備以控上
滌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
流非右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
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潯州原有頒哨指揮不必
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
調官軍目兵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
及督備頒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遣兵
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遣兵防護直抵武宣
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
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設州治奏改岑
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岑鐸死部兵漸散以岑猛

次子邦佐繼之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後欲安反側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益肆兇殘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又占管狼家以爲部落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遠離信地頃以睚眦之怒嗾諸徭攻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資其兵以爲民衛今岑氏部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滋虐是本以衛民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也今宜以武靖州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成化間左江盜起田土爲墟其後民漸復業欲借兵自衛議招歸德思恩等處狼甲徒潯護守以絕戶田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有司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猾吏民又

以逃亡産業招狼住種見戶田稅詭寄狼名所以
民田日削民差日重宜選廉幹官員履畝丈量爲
之疆界備書一冊冊內開載者附本甲爲
畱私田及承佃絶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附本甲爲
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六日處欵兵以慎邊防
左江濤南二府民欵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每名
該四十丁石朋當有司官員罷閙者不能清查貪
婪者又輒賣閉竊惟欵兵親當顧當皆爲未便擬
徵銀僱募驍勇乃濟實用宜每名每月徵銀五錢

在官以充僱直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猺
僮必求精銳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
各自諗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
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
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
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
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
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
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

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叚分巡
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
長一叚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
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
素定軍政脩舉
明田汝成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
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
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
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歸大野面勢

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荊北羅運
谷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險宜之
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
抵蒼梧遼迤三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
淒迷蔭若禾麥暴客蹺伏土著者少而外寨者多
奄忽往來提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麇跳無復
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
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脊宜一歲之前屯兵
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

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
入環而攻之焉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
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刋木于山伐石于江
亦涉迂疏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
法憩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庸市大家倚
法豪舉丁剥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
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
慝埋奸誘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
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軍軍輕舉失重損威釀
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
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救
急之策斯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
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
患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盖土官軍官聯
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
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疎易於欺慢寡謀怯膽
則相與搆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畏縮若有
鏖可投即誘以甘聲陽以珍貨一受結納則無復

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蠻人帖服邊患稍寧耳

按藤峽上控武宣下瞰潯梧在昔猺蠻作梗莫此爲甚襄敎文成皆於此經營厥功甚偉然苟非翁仁夫洞悉肯綮以夔制夔計擒公丁勦撫並用則尚未有寧宇也觀其善後諸議纖悉靡遺居今鏡古亦可得控御蠻夔之要領矣

十寨

十寨舊稱八寨曰思吉曰周安曰古卯曰古蓬曰古鉢曰都者曰羅墨曰剥丁後益以龍哈喃咳爲十其地東連柳州三都皂嶺北四諸嵓西連東蘭等州及𡍮江諸嵓南連思恩及賓州上林銅盤滌毛諸嵓北連慶遠忻城東歐八仙諸嵓周環五百里故遷江八所屯及上林二里民地賊擾日久寨各十餘人扼踞險要鷲悍難制明成化初黎將馬義討之無功殺同行軍士謬以捷聞正德間思田

多故諸蠻益恣嘉靖初盧蘇王受叛以尚書王守仁督師守仁計撫蘇受令以功贖蘇受亦徼立功自効遂潛師分道擣八寨諸巢兵破石門賊始驚覺遂大奔潰官兵乘勝追蹤其斬獲一千九百餘級因議移衛置寨未及行而守仁以病歸不數年猖獗如故隆慶四年都御史殷正茂征古田八寨賊恐貢入蕭紳者久敗寨中善機警正茂購之令齎文告往諭諸蠻誰諟顧輸餉公家與良民爲伍遂聞之朝議以思恩那馬司巡檢黃暘爲長官司部兵六百人與隆巡檢常觀安定頭目黃昌各部兵二百人分鎮其地歲輸銀千七十有奇土官照所轄地徵發諸蠻唯唯萬曆二年龍哈徨樊尚糾黨二百餘嘯聚山谷間撫臣郭應聘審令三寨土司選勁卒襲之斬尚餘黨悉散亡何土舍黃昌以貪淫無度失諸蠻心遂反戈相向昌僅以身免其子東周死焉撫臣應聘暴昌罪而械之其亂遂息其後土司弱不能支諸蠻益恣攻逐黃暘子婦金占上林七里武緣五圖剗馬長弩橫行四出七

年督臣劉尧誨撫臣張任請征之因委總兵王尚文調土漢兵十萬分爲四部約期並進賊設險拒敵我師賈勇直搗諸巢賊俱披靡又以北五諸聚落習與賊通移師破之共擒斬九千一百三級俘獲五千四百七十有奇捷聞陞賞有差尧誨與任上善後事宜一曰設三鎮以重彈壓二曰屯三里以樹聲援三曰分信地以重責成四曰遷衙所以振武威五曰議屯田以示優恤六曰開道路以通險阻七曰議錢糧以裕經費制曰可會張任卒復起郭應聘於家應聘至議設三鎮周安古卯爲一鎮思吉古鉢羅墨爲一鎮古蓬都者剝丁爲一鎮以土官族目帯應鰲帯顯能黄馮各授土巡檢職衙部兵千人世守其地以思恩黎將轄之建黎將署于三里龍哈咘咳各築左右堡募兵各百五十名遷南卅衛八所與黎將同城而居徙官庫舍餘三百九十六名以實邊地遠近碁置隱然一長城矣

王守仁議置八寨

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擾一險各巢賊皆倚八寨爲逋逃主今幸八寨悉已破蕩宜擾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查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議于其地創築一城移設南丹衛於其間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猶賊今八所土兵雖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强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

以守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

林富覆議曰八寨賊巢實爲柳慶思恩各賊淵藪今幸征勦之餘黨類衰息正宜乘擾要害控扼吭背誠有如王守仁所陳者但動衆設險要合人情尤先地利謹按八寨地方頭山絶地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無聊易驅從惡三也凌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是皆蠻賊之所居非漢人所堪也而兒賓州爲兩江障蔽若撤去南丹衛則兵力單弱萬一不逞之徒分兵扼阻牽制

八寨而大衆衝突以臨賓州則聲援阻絶力將不
支兩江其能晏然乎故遷南丹衛於八寨非計之
得也然八寨蕩平機不容失南丹雖重遷勢不可
以遂止何者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遥制八
寨遷諸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必求彼此相宜
緩急可賴以爲地方長久之慮者惟在遷南丹衛
於三里耳三里之地即王守仁所議改設鳳化縣
者也地屬賓州之上林縣平曠博衍多良田茂林
南連八寨西達思恩形勢險要可耕可守守仁已
備言之矣但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
彼而失此也遷衛則守賓州之險以制八寨以援
思恩是一舉而兩得也又況南丹衛雖遷不出賓
州界內土人熟其地理貪軍利其田産踴躍願行
而思恩上林八寨賓州遷江等地方相去皆不過
一二日之程聲息相聞則氣勢自重犬牙相制則
覬覦自消故臣以爲遷南丹衛於三里於事体最
爲得也至若周安堡委在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
路所會宜就所築新城建立衙門選委指揮一員

駐劄經理將南丹衛官軍分爲兩班番休遞戍其
八寨原係遷江八所土官所轄地方合如王守仁
所議量遷四所精銳官兵以居使之協力防守仍
召募附近右江土官衙門舍人頭目但有謀勇出
衆隨帶五百人以上足以制服群賊者就令統率
領遷江官兵俱分撥賊占田産使之耕種則軍威
自振可爲一方之保障矣

府江

府江上接瀧水下達蒼梧爲廣右咽喉江道綿亘
五百餘里兩岸諸猺獞依憑險阻時時出沒東岸
連富川賀縣而北抵恭城西岸連修仁荔浦而南
抵永安東則有上中下古折及桂岭黃泥嶺
葛家岭諸巢西則有大小黃牛大小桐江及磅碌
象磯馬尾冲蓮化汀等巢而朦朧仙迴高天水滙
二岭與五指白冒之巢皆爲羽翼江介諸嶺深箐
蒙翳白晝嘯聚猱升蛇伏一遇餘皇鈎而掠之急

灘之間幾爲髑髏窟其最强者連藤峽倚溪洞縱
橫群邑明成化初都御史韓雍征藤峽先破修仁
荔浦以翦羽翼其斬獲七千有奇雍既旋師賊復
蜂聚都御史朱英下令撫之立山徭老李公著遣
子投款乞復縣治爲編氓時參議謝綬在行間議
城立山遂以其地爲永安州而陽朔隣邑諸峒亦
以次就撫矣弘正間賊首韋萬等圖永安州流刼
府江指揮張敞爲其害都御史閔珪陳金後先興
師討平其黨熹嘉靖以來賊復煽亂賀縣黃岡巢倪
仲亮鄧良朝等聚衆剽掠僭稱名號都御史張岳
檄兵破之黨與悉平隆慶初荔浦永安之間反者
四起都御史譚綸檄總兵俞大猷盡進剿計諸所
籌畫甚悉會綸被召而大猷亦奉檄東征事遂寢
逾年三峒賊攻荔浦縣城破古架村兵民被戮者
無算西岸仙廻諸賊圍永安州復要執知州掠其
印要厚贖始得出當是時道途梗塞城門晝閉永
安修荔幾至陸沉隆慶初古田師興議者謂府江
患與古田等宜乘兵威并及之都御史殷正茂是

其議迨師旋則春深水漲兵不可舉而鬳灘龍頭
磯諸賊益肆傷人掠貨不可枚舉事聞兵備副使
陳其樂坐敗官是秋正茂遷總督以方伯郭應聘
代巡撫正茂與應聘夾計討之乃徵漢土官兵六
萬以六年十月水陸分道而進三岑兵克古西巖
口木魚青靛諸巢西岸水兵克太平古冒馬尾鬳
灘仙廻諸巢東岸兵克黃岑古楹水滸河冲諸巢
賊大敗追及南源鷄籠山復破之凡撿斬首從賊
五千一百有奇俘獲四千餘名口萬曆元年乃議

城昭平設縣治復添設參將開通水陸諸道其各
土司官上中岑屬之名色把總齊凱領田一萬三
千八百八十畝有奇下岑屬之土舍覃文燦領田
八千六百六十畝有奇東岸屬之土族岑仁領田
一萬五千二百畝有奇西岸龍頭磯諸兵領田五
千一百九十畝有奇仙廻諸兵領田八千二百六
十畝有奇永安高天古帶諸兵領田二千二百畝
有奇各畫地分界設堡戍守是年冬陽朔碎江賊
廖金淄等起南源殘孽復陰助之襲古西巖口擄

峝門山灣應聘發兵援之千戶張世勳衝鋒手刃三賊被創死各兵斬級二千餘顆奪復峝門應聘復檄參將王瑞統兵合擊之遂破山灣巢南源賊首周公樓等頹自縛詣降移莫棟兵于山灣分屯諸田扼永安扼塞守之復遣總目覃滿等破榕峝諸巢即以滿領其田土中峝獞目楊九昌等相率投招願輸糧編戶府江悉平

郭應聘議府江善後

一曰改設土司夫欲弭盜源先扼要害今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市永安之古眉各巡檢司皆久沒于賊宜悉草罷易爲土司一移東岸營于水滩募兵二千人分屯平嶺仙家冲諸田一移西岸營於仙廻高天龍頭磯募兵二千人分屯六冲諸田一移上峝營於古西募兵千六百人分屯峯門大嘴諸田一移下峝兼轄西岸營于東線募兵千人分屯大宅東尾諸田仍復廣運足灘二堡以重巡緝土司于兵領中擇有才勇者充其職事俾世守焉其不効者更置之二曰更

設泰將夫控要害置土司分兵屯守不有將領以統之何以整齊約束重示彈壓也昭平舊有坐鎮都指揮一人第事權稍輕遷代靡一宜改設泰將兼制桂平凡兩岸三岡諸土司盡以屬之練兵簡衆戢奸防奸其有獷猂不逞者得相機勦不爲遥制三曰開通水陸向者諸猺占據道路榛莽今蕩平之後宜開山通道荒拓險阻西岸自昭平明源岡以達仙廻自仙廻達古藤永安自藤灣達馬尾象磯達田冲龍頭磯抵府治東岸自昭平里步以達水滩達平西羅山及十三屯自羅山舊途達府治而入于沿江開綆道以便舟挽募商伐木恣其採取俾帑藏潛蟻附者無所容而風氣亦因以漸闢四曰酌處兵費三岡兩岸設官營堡屯卒幾七千人鹽米之需人月給三錢屯種建築諸費不與焉初年均二萬有奇梧鎮司府之藏調節而均給之次年墾田所出足以自養止勿給五日預定縣治府江距蒼梧五百里許中間山谷窈杳林箐蔽虧片影孤帆行同異域稽之故牒唐宋時設龍平

思勒馬江沙亭數縣後胥爲蠻占没今昭平郎龍平地也江之西澨廣衍寬平風氣攸聚宜郎其地創一縣治以平樂之昭平馬江二里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上下半里割而益之總其賦得三千六百有奇而仙廻諸田稅盡以屬之六日處分田糧兩岸三尚諸區毀賊遺田計四十萬畝有奇舊屬平樂荔浦永安者令民復業輸徵賦如故各土司屯種者人給四十畝兵領加給有差授田之初養以月糧資以牛種三年之後計畝科糧三升蠲其徵差著爲例

按當日府江可謂多事矣前哲持籌纖悉皆倫本朝定鼎屯戍盡改其舊第於沿江設塘防守以速郵傳而水陸俱爲坦途豈風俗與時移易昔日之蠻性異於今日耶亦控馭者之得其道也

岑溪

梧州兩粤之會也其地崇岡盤谷延袤相屬往往爲猺僮所盤踞而岑溪尤甚岑溪之西北有上下七山介于蒼藤間有平田黍尚白板孔窖等三十七巢東南爲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園古欖魚修白碟等百餘巢與粤東羅旁相聯絡賊據峻嶺高可摩天山徑周遭僅容厠足叢林修樹環數百里無日色賊上下山阪若走丸我兵乘之竟不能尾其後賊生長山谷如虎踞穴客兵至不耐其水

土瘴輒侵之賊據山上伏樹中望我兵如燭照數計我兵惟一小徑可行賊旁伏藥弩中人立斃我兵望之輒次且而却蓋虺之弗摧而任其跳梁叫號也久矣明弘治間圄征不克嘉靖初七山賊唐宗欽等煽亂都御史陶諧集官兵討之師出無功賊滋益橫三十二年都御史應檟密部置諸卒假以征西爲名乃潛入七山賊棄巢奔我師因之賊多殲死者遂全師返七山諸猺自是火戢而六十三山禁驁猶故賊謂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蓋二百年來未有擣其虛者時粤東羅旁賊方熾橫江截人而岑溪潘積善容縣劉德厚等俱爲羽翼益鴟張無忌萬曆初都御史陵雲翼舉兵征羅旁盡平其地聲言移兵岑溪潘積善恩自縛詣軍門乞降而德厚亦投容縣顧約束諸獞民爲編戶乃議設參將府于大崗統兵千餘名參將以秋冬二季駐節練兵覈比科鎮田三千六百餘畝招獞人頭目耕耨其地該連城比科七山六雲諸鎮分兵列營統以指

揮千百戶自是賊人帖服時募兵皆粵東勁卒頗驕恣領兵偏裨與縣官爭道叅將王德懋不能約束遂入縣治掠帑金以去復越左江大肆屠戮軍門撫之戮其首惡者九人由是議罷客兵用土著曩時健卒屏除幾盡岑人故脆弱不習擊刺諸應募者多田家子所守營壘距其家數百武而近官按籍稽之人人在伍馬首稍遠郎宿私家壘則星列兵則鳥散有一二在行間者不過衣短衣持鈍乃與無兵等耳僮目帝月所招耕兵祐猶精悍後漸以耗散租耀箋笠不能滿三百人而老弱半之時叅將往來大尚賊尚少戢二十一年有叅將吳顯忠者足跡不入岑溪而時朘削諸鎮官鎮官索諸偏裨偏裨索諸部伍上下交爲市而兵制益蕩然矣二十三年冬賊聊我無備日出剽奪鎮官稍以法繩之擒其首惡戮于市賊遂結約圖報復而值大禑粵東亡命浪賊數百潛入七山誘諸猺嗐以厚利謂岑溪可旦暮下郎帑金如取之寄耳諸猺頗善其策又有乾廂村僮人素悍奪叅尚沙田

猺人欲耳心焉顧謂諸浪賊吾欲釋憾於乾廂若
其爲計浪賊曰此易易耳遂於二十四年正月假
材官諸後持官文書以迎參戎爲名瞳人不虞也
借之宿且飲食之諸浪賊四鼓起內外夾攻乾廂
一村盡被屠戮猺人遂夾意反日侵諸村自廣邑
民一日四五驚縣官警報旦夕交馳督撫二臣因
發梧戍卒數百連夜入岑而檄總兵童元鎮董兵
事元鎮故爲梧參將守岑溪者一載諸瞳目若潘
積善陳三峯常月皆庇其宇下顧効力因命撫猺

人諭禍福六十三山諸猺初猶徘徊觀望至是多
受約束亡何參將某馳檄之岑而掌文者以勦北
科爲詞北科猺方就帶月聽招見檄大怒曰官家
誰我遂與七山孔亮山賊合謀攻殺帶月燬大尚
參將府其勢益猖督臣陳大科撫臣戴燿僉謂此
賊宜速芟毋令滋蔓遂調兩粵兵八千餘人以副
總兵孟宗文陳璘參將吳廣李鳳守備黃鍾分署
諸部隸童元鎮總之諸所籌畫參政洪有復副使
林廷陞實後先焉復命總兵侯國弼調土兵可萬

人爲後勁移鎮蒼梧申號令懸賞格賊見兵至伐
大木塞道環布箐簽我兵陽督諸役開道而陰從
小徑登孔亮山賊據高疾鬬弩矢如雨兵士將前
而却泰將吳廣斬一卒以狥諸兵大奮火銃齊發
賊扶傷走諸將分道追之祁賊謂六十三山王師
所不加不虞今日之涉其地也望風而潰追至魚
修白牒大破之計前後斬賊首從共一千一百有
奇俘獲四百有奇餘黨悉平
明蕪濬曰岑溪之禍蓋始於竦而釀成於激當其

祁發捧土可塞一夫即濫觴矣兩臺毅然獨斷起
陳吳於田間集伍兩於近地批亢擣虛一舉而芟
焉昌黎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岑溪之謂哉余
觀猺人殊無遠畧乃其戀田里頑妻子之心與吾
人等一旦怵于奸謀喪其樂生田土荒蕪孳耗相
望風雨颶搖毀巢覆卵僅存餘息悔之後矣所最
患者奸民猾胥以賊爲外府強則奸闌出入爲之
耳目弱則嚇以威令而陰沒其貲厲階之生此爲
戎首誠得良有司單車入壘詢其疾苦而法繩諸

貴縣五山界于賓來遷武間背倚龍山即所稱藤峽右膂也山崇而袤爲八寨逋逃淵藪向事招徠乍服乍叛左江持之急則遁而右右江持之急則匿而左橫剽四出民不寧居萬曆二十三年黎將白斯清潛議鵰剿而機事不密幾釀大禍督撫二臣檄副使楊寅秋等以計破之餘黨相率請降窮山負谷舉爲編戶矣撫臣會督臣採衆議條其善後事宜以聞

奸郎介鱗爲我衣裳可也

一移置將領以重彈壓看得五山界在潯柳之間素稱盜區而謝村適當五山之中尤爲要地先年曾經設堡于謝村馬鞍金箱然兵力既弱而統領無人故威勢不振叛服靡常應于謝村要地修建土城一座創置叅將衙門就令潯梧叅將有事則在彼住鎮無事則逐季巡歷又選用督備指揮一員專駐謝村常川防守庶要害擾而威勢張將佐集而事權重反側者有所畏而不敢爲向化者有所恃以無恐五山可永底于寧矣

一調撥所軍以實重堡看得貴縣城內已有奉議衛貴縣所而城外又有向或千戶所蓋因先年征交南調移該縣見存官二員軍四十三名每年輪戍謝村金廂是二堡乃各軍踐更之熟路也今謝村新堡居民稀少應移全所置于謝村官署軍營與叅將督備衙門同建就令官軍隻家住守蓋該縣有此似若贅疣而謝村得之則稍壯威聲不惟諸軍免更番之勞而五山亦有守禦之固矣

一基布營兵以聯聲援據布政司會議謝村重堡

谷用募兵七十名併調梧鎮戍兵一百名及移向
武所官軍居中督備領之自謝村迤西北十五里
爲馬鞍堡通武宣古亳來賓南四百牛則五山後
門也應照原堡募兵四十名稍折十里而西爲元
村管束廖源鷄懷山口通來賓遷江捷路則謝村
後門也應添小堡守以募兵二十名又折而西爲
寨思堡賓來南四六象山口遷江崑山口賊村之
要害也應照原堡添守募兵二十名又迤而南爲
定藏嶺控制馬羅疊址交通五山之門戶應添小
堡守以募兵二十名通前馬鞍元村寨思定藏四
堡領以官一員又自謝村迤東北四十里爲金箱
堡則南四古亳武賴交通龍山之門戶也向有土
舍覃柳狼兵一百四十名合令仍舊耕守稍移而
南爲大嶺龍山五山之通衢也一以控山東山
北蘆萩等賊村一以保固郭西北郭東民村應添
一堡守以募兵四十名狼兵二十名通前金箱大
嶺二處領以堡官一員又自謝村以南十里爲黃
梁橋上應謝村下接北覇應增小堡守以募兵二

十名三十里爲北覇墟則群賊窺視城廂要路應
添大營守以募兵五十名梧鎮戍兵一百名稍横
而西爲窩篁堡荒僻深阻爲各賊窟藏窓邇思簡
應照原堡守以募兵四十名又折西北之佛子山
即着落山北狼兵六十名守之通前黄梁北覇隘
笠佛子山共四處領以堡官一員蓋五山地方周
圍數百里山深林密奸究易生非四路置堡則聲
勢不相聯絡非逐堡置戍則倉卒不便策應今以
謝村建鎮城衆備居中彈壓而謝村西北爲五山
後門東北通龍山門戶南達貴縣大路均爲要害
之區設立營堡添撥兵壯把守無事則時令巡緝
可以杜乎亂萌有警則互相應援易以遏其出没
誠於守禦有裨矣

按五山岑溪在昔藤峽未靖實爲盜區自
本朝定鼎猺蠻向化岑之大洞已屬編氓貴之五
山亦無戎首時事雖殊經理則一録之亦足見
前哲貽謀之匪易云爾

廣西通志卷之三十四

安南志序

安南介在粵東西及滇南之間粵東滇南由海道入而粵西由陸道入故頒朔傳檄以及上表進貢舉由粵西其地形便也明正嘉中安南黎莫二彝互相雄擾爭欲得中國之典爲重而中國亦察其情形隨宜應之第覇朝縻勿絕耳迨莫氏中微黎氏復興旁觀之議幾於盈庭大都英銳之士以漢唐郡縣爲名必乘鷸蚌之勢而清漲海之塵老成之

臣惕宋元之遺事皆欲以燮治燮如嘉靖間故事夫今昔之情不甚相遠傳曰上者因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西京之時寬其文網而因其言俗故其民安東京之時導以禮法而恐以兵威故其民疑至漢之季而吏病民民亦病吏幾不可救拾矣唐宋而後尤有甚焉墨吏利其山澤之貲以安南爲奇貨豬山而冶竭澤而漁虎狼之性反噬隨之其號爲強有力者喜以功名自樹今日召募明日徵輸馘首未聞而捉衿立見元姑無論西漢時交州置官爲刺史者一爲郡守者二邑令不數明則列爲三司分爲十七府州縣且以百計而又鎮以中官彼其人豈皆飲氷茹蘗匪躬之故乎聞之掌故若黎政馮貴已有墨聲而中官馬騏尤甚初政若斯後將安極宜乎交人之屢叛也昔合浦郡多墨吏珠移之交孟嘗爲郡去珠復還嗟夫今之世安能盡得若人布之南交令黎人不敢輕中夏哉

安南志

安南郎古交趾書云宅南交禮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山海經言交趾國人交脛東漢書云男女同川而浴故云交趾近是其地東距海西抵雲南老撾宣慰司南抵占城北抵廣西思明憑祥山則勾漏佛跡江則富良爲最大其俗最婪雜居不知禮義其性輕悍以富爲雄役屬貧弱椎結剪髮文身跣足暑熱好浴于江便舟善水其產多魚鹽亦金砂珠璣玳瑁之奏也周武王時交趾南越裳氏重三譯來朝迨

其衰也荒服不至秦置象郡以謫卒戍之秦末爲
南越王趙陀所併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以其
地爲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領縣二十有二先時越
王遣二使者治交趾九真聞漢兵至合浦籍其戶
口以降郡拜二使者爲交趾九真太守置交州刺
史領之是時雖置郡縣而猶仍其俗不習漢文書
第驀縻耳平帝時錫光爲交趾太守始導以禮義
光武中興遣使貢獻封溢水侯而有任延者用徵
辟爲九真守鑄田器教民墾闢示以嫁娶禮法於

是徵外蠻夷舉鄉華風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
側徵貳反命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漢
界一在欽州一在思明府而日南林邑間亦有建
者其詞曰銅柱折交趾滅交人徙來疊石以固之
援鑿南塘通九真置望海太康縣自是銅鼓銅馬
始入中國矣永和間日南蠻爲梗朝議發荆揚諸
郡兵討之中郎李固駁其不可謂宜選有勇畧仁
惠任將帥者爲刺史太守帝從固議郎拜祝良爲
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增

降散良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三國間吳魏與蜀更置官吏不能相統一晉平吳蜀始罷交州日南爲驩州皆設刺史以便宜選用長吏陳隋以來改九真爲愛州又添設九德新昌諸郡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安南都護開元間大興交教而九真姜公輔遂用經學起家入翰林爲名宰輔交人自是益嚮於文學矣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畧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交人不堪命結南詔以叛攻陷安南

經畧使蔡襲死焉都護高駢復其地因以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五代間土豪互相篡奪十二州大亂部民啸聚後有丁部領者自稱萬勝王以子璉爲節度使宋初璉遣使入貢太祖封之璉後爲大校黎桓所篡太宗怒議興兵問罪命水陸二軍分道並進前軍侯仁寶沒于賊旋議班師桓遣使貢方物謝罪因而撫焉桓倨驁宋使至受詔不拜信宿後乃張筵飲宴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諜呼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後李若

拙爲使稍以禮諭之真宗即位封南平王黎氏有
安南自此始傳三世大校李公蘊篡黎民自稱留
後遣使奉貢上以蠻夷不足責遂用桓故事授公
蘊交趾王丹傳日尊僭稱帝改元坤武子乾德繼
之尤諱謾熙寧間王安石謀立奇功議者以開邊
中之言交夷可耻狀沈起劉奭後先經畧益挑釁
結禍交人遂叛陷邕州殺守臣蕃緘屠
其民五萬餘口詔以郭逵爲招討使趙卨爲副討
之二將相左至富良江不敢度官軍八萬死者什

六僅潯四州一縣而已還卨皆得罪乾德乞再修
職貢還所奪州縣時置戍鎮守瘴癘霧多病沒朝
廷知其無用以四州一縣還之自端拱迄嘉祐以
來兩江州峒數爲蠻所侵軼潛巢外鄉蕃茂廣源
甲源等處入交趾者六十二村累朝以其僻在海
隅不復與較也傳十一世至昊昌無子婿陳日煚
遂有其國傳子光昺元世祖既平雲南光昺上表
奉貢遂封光昺爲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世祖召
入覲稱病不朝右丞唆都等收占城遣使假道不

聽世祖命鎮南王脫懽征之右丞唆都中書李恒
以兵會日烜空其國航海而遁李恒等追襲於海
敗之會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議者請班師恒
弗能奪遂還蠻兵追敗後軍恒及唆都俱戰死官
軍溺死者什有五六二十三年詔僉江淮蒙古雲
南黎兵九萬餘人水陸並進日烜及其子復走入
海鎮南王追之海口不知其所之會張文虎等糧
船不至諸將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議全師還日
烜分兵三十餘萬以遏歸師鎮南王由間道歸口
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時復謀大舉平章不忽木
曰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
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帝從之於
是交趾遣昭明王詣闕謝罪成宗即位命罷征皇
慶二年交趾犯鎮安歸順二州陷祿洞知洞焚養
利州官舍民居殺掠數千人中書省遣使詰之安
南餙辭以謝因餙邊吏毋令侵越自是貢獻不絕
明太祖既集大統安南陳日烓遣使進貢封日烓
爲安南國王且戒後世毋伐其國日烓卒封日燇

爲王五年安南陳叔明奉表貢馴象禮部主事魯
曾耘其副視之曰前王乃曰燉今曰叔明必有以
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具言曰燉爲叔明逼死故
託貢以覘上意上曰烏妻何筏猶如此却其貢不
受七年叔明詭稱奉詔視事且自稱年老以弟煓
代許之十一年煓卒弟煓襲叔明仍專國政二十
一年國相黎季釐廢煓尋弒之立叔明子曰焜主
國事次年又弒曰焜立其幼子顒假煓名遣人來
貢二十九年思明府奏安南奪丘溫如嵇慶遠淵

脫五縣上令以地還思明曰焜不聽上曰蠻夷相
爭自古有之彼特頑不服姑待之而已三十二年
季釐復弒顒而立其幼子奕尋復弒奕奪其位季
釐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尚僞稱曰焜奉
貢永樂初季釐詐稱陳氏嗣絕奎陳氏甥求署國
事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曰焜孫天平間道由雲
南走憩京師會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出陳天平示
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上
遣使責之黎季釐詭辭謝罪請天平還國上遣廣

西都督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嵩等以兵五千人迭
天平還既入境季釐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
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
遂進度鷄陵關至芹站山路險峻林莽蒙密軍行
不得成列會天雨季釐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
譟出斷橋後騎不得進遂劫天平格殺之嵩亦死
中等以聞上大怒決意討之命成國公朱能西平
侯沐晟新城侯張輔都督柳升率禪將朱彬陳旭
等分道並進尚書劉儁黃福參贊軍務會朱能疾
卒以輔代之輔入安南破隘番鷄陵等關沐晟率
雲南兵與輔合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舟以進
敗賊衆于嘉林江夜入多邦城進克東都西都聞
之焚宮室倉庫以遁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
輔等督舟師攻賊于富良江賊以海舟橫截江中
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輔乘未備躬督將士力
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乘
勝長驅得船三百艘復引兵出奇羅海口生擒賊
首黎季釐季保并其子澄及黎蒼黎芮黎澈僞枉

國胡杜等安南平先上勑張輔求陳氏子孫不可
得國中官吏耆老咸稱安南本中國地頓復古郡
縣齒於齊民輔以情聞乃置交趾三司以都督呂
毅黃中掌指揮使司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
事前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
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
山新平义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統四十七州一
百五十四縣衛十所十三市舶一遴選文武諸臣
守之張輔等班師各進爵級賞賚有差六年交趾

餘黨簡定反上命沐晟討之晟與簡定戰於生厥
河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參政劉昱都指揮柳
琮皆没上復命張輔往征時賊黨阮師等推簡定
爲太上皇別立陳季擴爲僞皇輔進兵慈廉州攻
喝門江粉社營柵皆破之獲賊首簡定檻送至京
伏誅八年陳季擴請降上以爲交趾布政使九年
張輔奏反賊陳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終無悛
心請討之十年輔遣都指揮師佑獲陳季擴于老
撾賊黨皆平十五年召輔還京命李彬鎮交趾御

史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
州縣多歲貢生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
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
字理刑者不諳法律宜令御史三司嚴覈上狀黜
陟從之十六年季擴餘黨黎利等復叛先是上因
給事馮貴奏賦安南金珠命中官馬騏鎮守擢貴
參政時官吏貪財物人不勝徵求靡有固志馬騏
尤爲不法土官州縣不勝其毒交者四起而黎利
尤劇馮黃有土兵二千人驍勇善戰馬騏嫉之盡
奪其兵貴與參政侯保俱力戰死李彬分兵勦捕
時有擒獲然交者愈多終不能制也亡何彬卒利
賊益張都督方政敗績指揮伍雲陳忠俱死之仁
廟初即位遣中官山壽諭黎利授以清化知府命
都督方政榮昌伯陳智鎮守交趾利不受職日肆
侵掠智政素不相能山壽擁兵觀望宣廟元年智
等進兵至茶籠州敗績知府岑彭死之上命成山
侯王通都督馬瑛往征交趾尚書陳洽參贊軍務
通至寧橋遇伏軍遂敗陳洽死之指揮李騰等俱

陷於賊通奏賊猖獗復命安遠侯柳升保定伯梁
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興安伯徐亨新
寧伯譚忠由雲南會兵討賊命尚書李慶黎賛軍
務黃福仍掌交趾二司事二年黎利陷昌江城都
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知府劉子輔中官馮智
死之利攻交趾城通等欽兵不出利致書與通請
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遂許以清化等州地
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而擅棄地
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
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敢言九月柳升師至
隘哥關利及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
息民立陳氏後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
干官軍所經處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夔
關升意易之不嚴戒備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
先馳所履皆淖泥地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
者皆沒是日梁銘李慶相繼病死都督崔聚率官
軍進至昌江遇賊敗績聚爲賊所殺官軍或死或
奔竟無降者利益侵我內地破州西平州及欽州

四尚皆没于安南通與利盟遂宴利遺以金織文
綺利亦奉重寶爲謝是月利遣人至京表以陳暠
爲名實出利上集大臣議之張輔等謂太宗經畧
數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上問楊士奇
士奇曰求立陳氏後者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
郡縣其地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
榮亦曰永樂中費數萬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
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不可上曰爾兩人正合吾
意皇祖言吾亦聞之乃出暠表示群臣諭罷兵意

通馳奉暠獻叛人蔡福等遂班師時文武臣多不
能返惟尚書黃福自交趾回爲關戍所獲守關者
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利聞之曰朝廷遣治交趾
使人人如黃尚書皆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
護迓至龍州三年通等至京下廷鞫言通等失律
喪師山壽縱賊騁激變藩方論死餘坐罪有差贈
交趾死節諸臣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誅叛臣蔡
福等籍其家遂赦交趾令具陳氏嫡孫之實以聞
利遣人奉表奏陳暠病死國人推利守國以俟朝

命上命冉求陳氏子孫利冉疏稱陳氏無後上屢
降勑責之六年利遣人貢方物幷上國人奏言陳
氏果絕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
詔利權署國事八年利死子麟襲自黎氏據安南
雲南鎮遠州復爲所侵欽州貼浪如昔二都亦入
安南朝廷置不問正統元年麟遣陪臣來賀封麟
爲安南國王幷賜印四年安南寇掠安平州思陵
州竊據二峒二十一村上遣官諭之麟乃謝罪悉
行退還七年麟死子濬襲天順三年濬爲庶兄宜

民所弒國人討平之四年濬弟灝襲弘治中灝死
子暉襲暉死子敬自立未及請封而死以敬弟誼
襲正德初安南臣阮种弒誼立其弟阮伯勝國人
黎廣等討平之以灝庶子晭襲時安南謀蠶食占
城占城上聞諭禁之輒陽聽命侵盜如故已而中
國人多潛入安南至有受僞御史者教之窺伺雲
南太監錢能貪殘令指揮郭景往來安南猾婺奸
闌出入莫敢誰何遂誘我逋逃覘我虛實鎮南關
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婺賊矣於是撫

臣屢請增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奪我州
里我亦不能禁時朝弱懦群下專權雪政暴征國
人怨之十一年社堂燒香官陳昌作亂殺晌詭爲
陳氏後燮目莫登庸者故有勇力晌以爲都力士
亦叛降昌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等共立黎譓
爲王而攻敗陳昌時譓方十歲兵柄在登庸掌握
黎氏臣鄭綏以登庸不臣譓擁虛位仍復立其族
子酉榜爲王登庸攻敗鄭綏捕酉榜殺之十六年
登庸率兵攻陳昌昌敗死嘉靖元年勑編修孫承
恩等齎詔往諭即位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弒譓譓
走清華登庸立譓庶弟慶爲王國亂道梗承恩等
不能達三年登庸具譓名遣人進貢並求封四年
黎譓遣人請兵救援俱不能通五年登庸賂欽州
判官唐清爲慶求封都御史張嶽置于獄六年登
庸復使國人范嘉謨僞作慶禪位詔遂篡之立子
方瀛爲僞太子尋弒慶九年登庸禪位于方瀛自
稱太上皇退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擅作大誥
五十九條秋黎譓卒于清華鄭江黎堈等共立黎

寧爲嗣十五年黎寧差頭目鄭惟僚泛海至京歷
奏登庸僭逆之罪是年以皇子生先議頒詔諸夷
禮部尚書夏言奏安南不貢逾二十年宜罷使上
命兩廣督臣潘旦覈其罪狀及寧奏至遂下廷議
禮兵尚書嚴嵩張瓚等會府部多官議興兵致討
命工部尚書毛伯温爲兵部尚書從宜撫勦兩廣
侍郎潘旦疏稱莫氏奸雄之賊黎氏逆利之裔皆
非所宜立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
以爲之主只宜靜以觀其變與廷議不合因召旦

還以侍郎蔡經代之是時欽州知州林希元奏交
人侵欽州如昔貼浪二都漸寧金勒古森丫葛四
洞宜問罪而廉州守張岳獨言用兵之害宜晉使
者勿前督府蔡經問岳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
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
令敗號且令匍伏詣闕獻國中圖籍聽上處分夫
國體固不可褻也督府曰如此能令登庸聽乎岳
曰祇岳一撤之力足矣於是督府以兵事調度一
屬之岳而岳具有成畫司馬毛伯温至岳以先所

論列者告之復手賊情地形冊子授伯温曰公計
用兵則圖進耶方畧無逾此者然不若罷毋征爲
完計頑公策安決耳連數日語輒當伯温意伯温
審謂岳曰交事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興師遣
人上表乞降未幾方瀕死以福海嗣之登庸審遣
使輸情于岳岳絕不與通至是求益懼岳用前言
於督府者要之登庸初猶偪強岳思以禍令蚤自
爲計於是登庸惟命會岳遷浙江督學尋轉參政
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温經奏乞遲岳廣東登庸審
覘曰廉州守安在岳至登庸曰張太守在吾無恐
矣伯温檄重兵駐節南寧而參政翁萬達者素負
雄畧諸所策如張岳議伯温益信之萬達使指揮
王良輔通判蕭廷勲傳譯令束身軍門歸地繳印
去僭號奉正朔遣良輔等作書諭之登庸乃以十
一月素衣繫組躬率頭目耆士人等各以尺帛束
頸候于南關萬達等先於關內近地開張幕府設
龍亭覆以黃幄傳令開關登庸暨其姪莫文明并
頭目人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傳解

其組及接受降書遣指揮王良輔馳选莫文明等
赴京奏曰安南自漢晉雖稱內附然夔俗瘴鄉終
不宜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
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郎縣叛者相繼卒歸
于夔此明驗也叅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如
以登庸有罪未宜輕授爵土伊孫福海見今待命
倘蒙矜宥或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如漢唐
故事此所謂以夔治夔者也至若黎寧雖稱爲黎
氏子孫節據諸司查勘或以爲阮淦子或以爲鄭
氏許俱難憑據但黎氏修貢已久若遺裔尚存似
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官查勘果有可據仍令於
漆馬江居住不致失所如此處分庶爲曲盡登庸
亦上表謝罪願以如昔貼浪二都澌凜金勒古森
丫葛四崗歸之欽州如林希元議上從之乃降安
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
改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宣撫司盡瓦欽州侵
地仍令守臣勘訪黎寧果係黎氏後授與境土以
承宗祀制下登庸已死伯溫等請以制命授其孫

福海從之乃以二十年班師各陞賞有差二十五
年莫福海卒子宏濠方五歲國內多亂又五年始
襲時黎氏雖居一隅而黨類實繁黎寧死其臣鄭
檢立其子黎寵寵死復立其宗人維邦會莫臣黎
伯驪亂檢以兵會之宏濠奔海陽自是不能赴關
領職而貢使亦不能行矣嘉靖十三年莫宏濠卒
萬曆元年子莫茂洽襲自嘉靖四十二年入貢迄
十餘年方以期修貢蓋邦內多梗也其後黎惟邦
死鄭檢子松立維邦之子維潭松以師攻殺茂洽
輔黎氏據安南莫氏越在草莽僅數十人或竄欽
州或竄思明未有振者黎氏叩關求款迄今貢獻
不絕

論曰昔漢武帝西征大宛西南入牂牁夜郎之墟
南平甌閩粵粵東西以其餘力定交趾九真日南
三郡如反掌然何其烈哉元混一區宇以宇內之
全力不能下一安南何也漢以文告而元以兵威
也余觀漢武時樓船下瀨之師未嘗渡富良也龍
編諒山之域不以煩戍卒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

無町畦禮所謂修其政不易其俗者殆庶幾哉光
武能閉西域之關而不能忘徼側之叛雖銅柱標
名千古爛然而海徼之役從此濫觴矣試即建武
之功方於元鼎已不可並轡而驅而況於元乎貪
墨之吏先携其心虎狼之習難革其舊即得之能
終守之乎明初兩犂南交擒其罪人而郡縣置之
豈不稱烈然旋復叛則非勝之難也乃守
之難也至宣宗時强將隕于戈勁兵潤草野糧餉
不繼海内爲虛雖欲不息兵庸可得耶後之議者
猶以三揚棄安南爲失策噫老成石畫固未易爲
少年喜功者道也

安南朝貢方物康熙十四年

金香爐花瓶肆副

銀盆壹拾貳口

沉香玖百陸拾兩

速香貳千叁百陸拾捌兩

降真香叁拾株

白木香伍拾件

中黑線香捌千株

白色土絹貳百疋

犀角貳拾座

象牙貳拾枝

差遣陪臣三員

通事一名

行人四名

隨人拾叁名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修

廣西通志卷之三十五目錄

訾家洲記　唐　柳宗元
韶音洞記　宋　張栻
迎送神樂歌跋　張栻
堯山灘江二壇記　張栻
城隍廟記　明　程廷珙
廣西承宣布政司題名記　明　陳輝
廣西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明　曾棨
廣西察院題名記　明　胡拱辰

重修桂林府治記　明　伍芳
陽橋記　元　伯篤魯干
永濟橋記　包裕
成順橋記　周進隆
重修橫橋記　明都御史　楊芳
靈濟廟記　元　黃裳
萬里橋記　明　吳玉
二妃廟　柳宗元
盤石廟記　宋　黃庭堅

重修湘山柴侯廟記　明　顧璘
飛鸞橋記　明　蔣冕　大學士全州人
飛鸞橋記　都御史　郝浴
鈷鉧潭記　唐　柳宗元
柳山飛來石記　明　周宗正　州守
洮水考　蔣冕
戡定古田叙　明　呂調陽　臨桂人文簡公
平古田大功記　明　張翀　柳州
兩粵功紀　明　王世貞

原建永安州碑記　明　彭　栗
府江三城記　蔣　冕
平府江大功記　明　張　翀　柳州人
府江開路記　明　管大勳
人材題名記　元　封昌翁　邑人
冲霄山記　張　瀚
重修轡林州城記　元　譚景先
寶圭洞記　吳元美
重修藤縣城記　元　吳　瓊
南山御書碑記　元　仆　散少英
西山洗石庵題額　明　方　端士　祝城人
粤西潯江郡雙獲銅鼓灘記　樂明盛
重修南寧府江城記　明大學士　蕭雲舉　南寧人
京觀記　宋　狄　青
海棠橋記　宋　劉受祖
重建宋懷忠蕭公祠碑記　蕭　濟
伏波廟碑記　廟在橫州　明　蔣山卿
少保張襄惠公祠堂碑記　明　督學駱日升

重修三公祠碑　明　郡守
羅池廟碑記　唐　韓愈
柳州北郭碑記　明　余勉學　馬平人
平蠻記　明　張岳
平北三大功記　明　張翀　馬平人
平蠻碑記　明　王臣
重修羅池廟碑記　明　戴璣
平思田勒石文　王守仁
融縣迎恩門記　融縣令　熊飛渭

藝文志序

自班孟堅志藝文而後之紀乘者繁冗褊督幾於克棟夫立言垂世苟無與政理之大雖雕龍繡虎奚益焉粤西秦漢云遥亦既杞宋無徵矣唐宋而下如柳河東范文穆諸君子其著焉者他如名流暇客登高作賦篇什猶存可考而知也迨至有明韓襄毅王文成張襄惠諸公處置粤疆事宜規畫詳明今故縷縷足述也夫吟詠之章豈之繁華當

時則榮過則已焉經制之文如越人治病其方猶
傳之後世則春華秋實大較然矣余於舊乘所錄
詩賦存者什之一二凡有裨益可施政教者必備
錄之庶不致後之無徵也若贈送諸篇無閑紀乘
故不具錄

訾家洲記

唐 柳宗元

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
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
是畢出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
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暮年政成乃合僚吏登茲
以嬉於是厚貨居貶移於閒壤伐惡木剃臭草前
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
山面內重江東臨聯嵐含輝飛舞奔走與游者偕

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
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
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升降苞瀰山含龍宮昔
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
來助滀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溪出風榭於篁中
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
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噫造物之設是久矣
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韶音洞記

宋張栻

由虞祠之後不十步至虞山之下有石門可窺入
其中則虛明以長仰而視之石太人僅尺許色清
潤可愛瞰其旁蹲踞蜿蜒如虎豹龍蛇者皆是也
行其中十步餘望北牖清江橫於前下臨深淵所
謂皇澤灣也始杕既新帝之祠得新妥朱熹爲之
記命工人度山之崖磨而鐫之偶發石而得斯洞
鑿其下石之齾足者剪其北林薄之醫目者而地
之勝有若天成焉名之曰韶音洞益淳熙三年秋

也洞之深凡十有三丈廣二丈有奇牖之外少西有地隆肰而高爲臺可釣明年秋又於洞之左得小丘平曠爽塏江出於旁凡桂之山瑰奇傑出者悉獻其狀作亭於上名之曰南薰之亭於是洞之前後皆有覽觀之美來拜祠下者已事而退又得以從容而游息焉嗟呼有虞氏之德其盛茂以加矣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彝性孰不具是哉帝之所以爲盛德亦盡吾心之所同肰者爾是則帝之澤流洽於人心固將與天命並行而不可泯夫何有古今之間哉後人徘徊於斯地遐想簫韶之音詠歌南風之詩鼓舞而忘歸也其亦庶幾有以興起乎遂書於石

迎送神樂歌跋

張栻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熹之所作也熹既爲太守張侯栻紀其新宮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歌於廟庭侑牲璧焉其詞曰皇胡爲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渺冀州兮何有眷茲土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

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元歌兮
韶舞嗟莫報兮皇之祜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
兮暮雨

堯山灘江二壇記　張栻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群物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不可掩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而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爲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也亦偶耳而已淳熙二

二年之春某來守桂按其圖籍覽其山川所謂堯
山者盤據於東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
茲山獨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冒其巔山之麓故
有唐帝廟而灘江逶迤清潔可鑑其源發於興安
與湘江同水而異派故謂之灘而凡境內之水皆
滙焉以是知堯山灘江爲吾土之望其餘莫班也
歲七月彌旬不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
未盡望奠於城觀之上未及旋踵雷電交集一雨
三日邦人懽呼穡以大稔念山川爲吾土望而壇
壝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因卜地得城北疊彩
岩之後隱肰下臨灘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值
面勢四環表裏呈露對築二壇以奉祀事爲屋三
楹於壇之下以蔽風雨其外則遠以崇垣踰時而
告成廼十有二月丁酉率僚吏躬祭其上以祈嗣
歲事畢徘徊喟肰嘆息退而述以爲壇之意以告
邦之人與來爲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
彼也

城隍廟記

明　程廷珙

國家混一之初既常褒封天下諸郡邑城隍隆名高爵異數不一而足尋正其號惟曰城隍之神者事以禮也廣右有城隍廟歲久敝壞弘治癸丑司香火道士具啓于靜江王殿下慨然曰是恒所爲主其祀與山川並禮神也神以廟寧廟之修毋傷民力百爾材木之需其悉耽諸府中又顧謂護衛指揮許艮曰汝其董厥工艮曰敢不敬承遂取所需鳩工葺治之歷乙卯告成艮來謁且具述厯肯

以告珙嘆曰大哉王言乎一哉王心乎祀而克享于神審矣顧惟百僚心或未一則未知所以格神者珙竊爲懼焉良問曰格神明有道乎珙曰有以人合神而已矣夫人以扞外衛內而隍以維護于城則有保障之道者神也而人道與神合焉昔尹鐸爲晉陽先保障後蘭絲而民以安唐邕在齊敵悉寘伏齊人目爲良城若此者其皆人城歟人而城則人之道與神合而格之者在是矣廣右地多蠻寇民罹荼毒職保民者章甫武弁同心共濟仁廉以附衆經畧以威遠而民有人城之倚則有格神之道而祀也神匪直歆之且將陰隲而福之唯影響其或脂韋洪泥于戈蕭墻以自壞其人城則無道以格無神而祀也神匪直不歆之且將陰譴而禍之亦惟影響神視禍福而人不自求禍福者恒衆珙竊爲懼焉良起曰斯言也有勸戒之義可以記是廟矣珙曰諾遂爲記

廣西承宣布政司題名記　明　陳　輝

廣西居五領之表控兩越之交秦漢以來更革不一國初統一寰宇陋元弊政置各行省以鈐轄諸路於是除而去之列爲方嶽十二名以承宣布政使司爵秩下六卿一等郡治州縣主地人民貢賦屬焉而廣西其一也司設布政使參政參議序左右而第品秩名位寄高地望隆重專制一方爲屏翰砥柱宜矣且地前隸湖廣行省今在叛圖提封數千里郡十二州十四縣視州又增焉且各有統屬

大小相維自其設置以來德稱其位名副其職多
不可考迨至正統改元尤尚文雅凡居方面匪膺
廷薦者不得與焉由是布政使時江揭稽豐城孫
曰艮黎政上虞謝濩雲中武建黎議新昌甄完匡
山戴璵皆科甲俊特臺部鴻碩膺不次之擢而出
者孜孜然胥相戒飭以宣上德意爲已任閑暇相
謂曰國家法古爲治以聖繼聖仁漸義治今七十
餘年列官於前者非一人而皆未之有記失今不
記益久無徵詢之故老前後得五十一人是用官

爵名氏鄉貫歲月勒之于石庶予等與來者得有
所考且示儆焉幸爲文記之輝仰惟天朝撫有九
有日之出沒悉歸疆土而聲教所暨凡有血氣者
孰不欲涵濡頫仰於覆幬之內矧吾儕躬沐教育
之仁哉今日幸際重熙累治仰賴神化維持同乎
天地之大而體國安民在予輩當知所重以無負
聖天子付托委任之隆可也輝也忝列憲員願相
與勵之是爲記

廣西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明　曾　棨

國朝置諸道按察之官蓋所以臨蒞二司鎮肅一方故其爲任甚重而其職則有按察使以掌其政其次有副使其次有僉事又其次則幕職皆選通材鉅能者以授之而其居此必使百司衆職有所忌而弗敢肆元奸宿蠹有所憚而弗敢作以至閭閻田野之民皆有所恃而得以各安其生然後爲稱若徒銜其名位而網紀不振志弗得行惠弗得施則亦何以副朝廷選賢命官之意哉吾郡吉水

熊堅元節以永樂辛卯進士歷監察御史選除廣
西按察使堅就職明於政體達於時務由是翕然
得名嘗於公暇慨然嘆曰自國初以來至於今五
十六年其間官按察於此者無慮百數十人而題
名之刻未舉非缺典與乃命工鐫石歷考其人備
書姓名時世先後將樹之公署俾後之人得有所
考因以事至北京謁予求文爲記予惟題名之刻
其來尚矣蓋凡宦於是者歷著其姓名以劒諸石
猛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皆不載而其宣澤及於
民功烈垂於後者後之人覽之必將指而議曰斯
人也嘗禍吾民者也吾其可以遂忘耶又將曰斯
人也嘗福吾民者也吾豈能以無憾乎若是則凡
列姓名於茲石者可不凜然思所以稱其職哉嗟
夫往者不可復作今之官於此者登其名讀其文
必又將惕然有所感發而興起以求爲後世之賢
名則是舉也抑烏可少哉元節之用心亦謂仁且
厚矣因其請遂僭爲之記焉

廣西察院題名記　明　胡拱辰

監察御史蘡公慶奉上命來巡按廣右視事于南城內之察院風紀大振人鮮有犯者政既暇謀於藩臬諸大夫曰茲地卑濕又近市肆喧囂可厭非憲職所宜乃相城中地莫如舊藏基爽塏可用乃請于巡撫都憲金臺張公遂遷焉僉曰公之此舉實經久之計不妨農不傷財不踰時而告成宜以其事勒之石以垂久遠屬方伯淳安胡君拱辰爲之記公曰前予至此者多矣予一人獨傳可乎乃

追考載籍得賀瀾而下四十八人題其名于刻石以記見屬辰月人情鮮不爲已能與物其者世不多見公言及此賢於人遠矣朝廷設公卿大夫佐聖天子理庶政於內承以方面統郡邑武備於外吏之多雖皆朝廷選任而或不能無變於其初忠廉在位矣奸貪者或有焉寬仁在職矣苛刻者亦有焉不有風紀之任是絕而是糾則淑慝不分而治道難成矣故內之則設都憲以總執風紀外之則立監司以分布憲度又慮夫天下之大封疆之廣吏民之臧否軍民之休戚不能盡知也故外遣御史以巡行天下忠廉者愛護使無沮喪奸貪者斥逐使不得肆一政事之謬必正之一刑罰之寃必伸之與夫强之凌弱衆之暴寡皆爲搏去不爲民害故御史比於藩臬其職尤顯其權尤重世稱繡衣一出山嶽動搖輶車一臨郡邑奔走豈虛言哉廣西僻在西南去京師萬里與中州不同分遣憲臣尤所加慎惜乎歲久不能盡考見得前四十八人非有以彰之恐同歸於泯滅而後之來者亦

無因而繼矣彰厥既往而闡其將來用心不既廣耶於呼不特此也亦有勸懲之道存焉何也後之人見其名而知其賢也必敬之慕之否則可畏也然則知之何而可夫名以實副實有不足則名爲身累故無玷於名當察其實實之無愧名斯不磨矣公曰余意正爾遂碑群公之名俾後得以攷焉因僭爲之記

重修桂林府治記

明　伍芳

桂林府爲廣西會省當三司之衝南江十一郡之冠群山拱抱江流環繞蓋嶺南第一勝處自秦置郡以來公署在獨秀山下漢晉隋唐迄宋元雖郡名更新不常而故址猶存迨我皇明以府治改爲靖江府洪武十四年去靖江路而以桂林名郡遷府治於布政司西街譙樓之北宋刺史程公楠八桂於舊府而所設八桂堂亦廢惟李彥弼記存舊志尚可考也新建府基雜市軍民之地未免低窪

狹隘殊爲非稱宣德初再爲修建逮今五十餘年
歲久不治腐者欲折敧者欲仆前守因循習故莫
之能振成化十八年劉公次倅始營修之前後堂
僅立未克就緒而致仕去又二年鄭陽羅公用誠
奉聖天子簡命來守桂林視篆以來廉能公正節
浮汰冗得古良二千石之風惟公署傾圮非所以
威遠人悚瞻視也公欲修之度其工費不貲於是
白之巡撫都憲宋公得本府所積帑錢二百貫乃
撰日鳩工集材易腐爲新撤朽爲堅前後堂儀門
及甬道基俱增土墻高三尺其經歷司照磨所亦
爲新之視其舊址各高二尺而六房視二廳事稍
殺一尺焉東西翼兩階之旁更植桂十株而扁其
後堂爲八桂蓋以應前代所名八桂也經始於成
化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落成於明年夏五月費出
於官工出於傭故爲是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
爲費與勞也一日太守偕僚佐過予屬文記之予
以不文辭不獲因而告之曰守令以六事爲職盡
六事之外而致力于所先務則又守令之能事也

故古之聞鐘鼓分明者則知守令得人而況公署爲發號施令之所乎苟于政事之所莅于卑臨而不知治則不必求其政事之能與否而其人之賢與不肖亦從可知矣羅公心無私累處官事如其家事故在官未盈一考而百廢攸舉人不知勞非守令之得人能是乎是役也贊之者同知西蜀何公堯通判岳州楊公綱推官增城覃公渭云

陽橋記

元伯篤魯于

靜江爲廣西都會其城之南門凡往來東西二道兩江交趾海南北諸州者莫不由是焉是豈特爲廣西一都會而已城下鑑湖水水通灘江門南有橋曰通濟所以利病涉橋左右爲商賈所藏寶物貨以有易無日以千百計是又豈特爲病涉之利而已譏征者亦視此爲要至元五年冬十二月遺火延燬時天沍寒老者弱者僵僕而提攜者皆病於厲揭蓋國中之市當涉者衆往往爭先有墊

溺之憂憲司大夫患之責於連帥帥擇屬官之廉且能者經營之於是監郡教化推官唐棣錄事長官也先下尼臨桂縣尹吳正卿咸在是選青庵道人胡道真曰官愛吾民如是尚坐視而不思補報乎首倡居民各捐繒幣有差經始於六年孟春凡四閱月而成一日郡之士民造余請曰前至元癸未重脩斯橋迺燬於今至元巳卯是豈偶然茲落成願丐一言以紀諸太夫士之功於不朽余曰夫十日配十二子數將周六十與廢定矣今憧憧往來自辰及酉不絕又豈能保其久而不廢耶雖然傳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其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也今東作方興民事不可緩而迺官不知役民民不知役力橋成而無怨嘆之聲此孟軻氏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是可書矣是爲記

永濟橋記

包裕

省城東之巨津廣七十丈有奇水發源興安海陽山合大小融江衆流涇津而南匯西江性急洌奔湍涉者病焉況遇春霖夏潦泅漱澎湃若雷電狀舟人渡子乘時射利者百計索需因而人舟墊溺者有矣一壺千金之嘆寧保其必無也哉正德丁卯右都御史陳公金奉璽書膺兩廣軍民重託博訪時政利病而興革之者蓋非一端也適桂林知府汪侯金因有事於梧公詢前弊得實迺會鎮巡

藩臬諸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可不加之意乎僉曰然廼支公帑增嫗工庀材造舟五十鑄鐵柱四各丈八尺埋峙岸濵半入地中鑄鐵纜二各長百丈餘橫亘舟上索舟于纜索纜於柱鎮鐵錨於水以固舟甃石塊於堤以固岸兩側木爲欄以防蹉跌兩岸甃石爲磴以便往來綜理周密足爲經久之圖題其扁曰永濟由是往者過來者續行者歌遊者嬉而樂得其所也吁公之德澤被諸人者其盛矣乎郡之士夫耆老屬裕有言以記其盛公聞之固卻曰春秋興作書至於築臺城作邑門之顯必書者諷之也衆對曰諷之者蓋由非時害義也法有宜書者謹土工重民力也今公肇搆橋梁爲民興利除弊事有不可已者況又制用有方鄭重民力費出於公工出於募分毫不擾於衆而民樂於趨事是合時與義而得春秋之法矣得其法而不書將何以詔後世而慰民望乎後之君子能體公之心而繼脩之俾勿壞則斯名稱情而可昭示於悠久矣公名金字汝礪湖廣應城縣人

成順橋記

周進陰

桂城南宰山渡東有河分自灘江伏波山之東支流過七星巖亘龍隱趙窄山復會于灘其河廼臨桂陽朔灌陽諸郡邑往來必由之道昔橋既廢而以小舟濟一遇暴風漲水必有覆溺之患過者嘅嘆正德庚午靖江王府命承奉陶真修之出內藏之金採石募工以成厥緒晃肰如長蜺橫波自是商民經者如履坦途始事於正德辛未十二月落成於癸酉二月爲利甚溥不可無記以屬進陰切

惟十月成梁夏令著稱不作無益召公進戒今是
役能利民之利使人頌感于不磨卓然有可書者
故爲書其事而又繫以詩曰桂東之江兮衆流滙
奔以度以涉兮民病朝昏孰爲梁兮列之以石左
而右兮周道矢直桂東之山兮萬木鬱葱緣蔭盤
翳兮蔓於長虹造爲舟兮去危以易往而來兮萬
民攸利橋之成兮功晉江邊橋之功兮高出山巔
我詩之鐫兮永百千年

重脩橫橋記

明御史楊芳

粤西亦南徼一大都會乎都會城内外環遠皆山
也山多石維石巖巖多象火火於卦爲離離在南
方爲正位亦文明之曜顧形家者言五星歸垣者
上也次則水火宜乎濟會城磯石洌嶰火氣勝矣
唯東西二水瀝溪遠郭而横橋綰轂其口此謂離
得坎濟其不及人力而奪乎神功者也奈歲月侵
尋水潦交嚙橋日就圮矣諸長老謁余請曰吾儕
生長於斯聚廬託處于斯亦唯是食力之圖毋自

黎棄儻橋圮而水益遒迅山益岸寧生息謂何于
予心有戚戚焉乃謀之藩臬諸大夫屬郡邑鳩工
庀材就舊址增築之遏東流之水不得南奔引西
流之水使之東滙湯湯乎趙象鼻山之下會鬬鷄
山之南而瀠迴焉乘槎俯瞰隱如長虹蓋象鼻鼸
肰足導生生之氣而兩江襟城其流益壯是在地
戶爲拂棖而又加之臬矣事告竣諸長尤欣欣色
喜頌碑成事于橋之上余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
補天造以維地軸以興人文以阜民財歙張坎離

之門戶以濟未濟爲萬世之永賴斯子夫夫之力
亦子大夫之慶也不佞何有焉蓋聞之人不天不
因天不人不成余撫綏此土苟有利地方則爲之
直亦因天因地因人而就其功者也其何伐之與
有若記以耀成事俾垂示後于永永則不敢辭是爲
記

靈濟廟記

元　黃裳

興安靈渠自史祿始作以通漕既而漢伏波將軍馬援繼疏之唐觀察使李渤始爲鏵堤以固渠作陡門以蓄水而防禦使魚孟威復增修之更四賢之勤歷秦漢暨唐而後其制大備以迄於今公私蒙其利葢千五百有餘歲其致之者漸也皇元至正十三年之夏山水暴至一旦而堤者圮陡者隤渠以大涸壅漕絶溉而向者四賢之勤千五百餘歲之大利蕩然矣有或興役而塞踰二年輒復壞

於是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唐兀公悼功之不成憫民之重困悉發近歲給祿秩錢五千緡付有司具木竹金石土穀募工傭力而命靖江路判官王君惟讓蒞其役憲使張君文顯專督之群材委積庶民子來時維秋冬之間積雨滛溢畚鍤難施二君承命督蒞懼弗克稱周詢有衆得四賢舊祠於西山之地則相與匯鄰醵幣而請禱焉燔祼未終而雲日開朗役者築者斲者礲者聾者手足便利無有所苦併力丕作於是鏟陡之制加於初渭溉之利咸復其舊矣比竣事二君圖所以荅靈貺者顧廟貌窈陋不稱神棲既歸復命具以故告公曰神昔勤渠利茲復相予克績舊績休嘉駢應宜有隆報惟增餙祠像肇置土田庶幾神民永久有賴惟二人其卒圖事二君請則經營撤敝爲新易卑以崇廡陛有嚴門堂有秩像設如在精靈炳肸民吏具瞻罔不祗肅命之曰靈濟之廟乃計財用得羨錢二百七十五緡買民田十有八坵歲收米若干石舉祝史粟康叔掌之以奉晨夕膏薪之

費府僚合議辱徵裳文將刻石廟門以著不朽切
惟嶺南之民好祥瑞修後祠宇其俗固矣惟茲四賢
其生也於靈渠之興能合智以創物其沒也於靈
渠之壞能攘患以庇民是在祭法所當祀者豈與
他祀比哉廟作於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成於六
月甲子公之爵里名氏已見脩渠記其供億受事
之人與夫食貨財力田畝之數則記於碑之陰云

萬里橋記

明吳玉

君子之善無大小要在出於誠而已善出於誠雖
小可錄由此可以推見其大故曰觀人者不於其
大於其細桂林屬邑興安有靈渠古瀉水經流縣
郭秦史祿始鑿流以通舟楫而來有橋也唐李渤
因作橋以往來而來有亭也迨本朝庶務畢舉知
縣魯孔達遂搆亭以覆橋百有餘年亭已三易尋
復傾圮莫或官搆湖廣都指揮陳公早襲武弁戰
績稔聞晚懸仕車好善爾篤嗣寬能以韜畧世其

業繼擢都閫成化癸巳欽調廣西都司未幾總府
以典安爲要害重地特委鎮焉撫治三載邊烽不
警廼走价迎公以就祿養公既至慶歡之餘偶覩
是橋喟然嘆曰予曩時躬率軍士征戍嶺南足跡
經此屢矣今幸躧鑠尚堪一爲既而指所有購群
材募衆技卜日肇工凡三閱月而橋亭落成亭之
廣袤悉如舊制由是商賈群集貿易旁午聳然爲
一邑之偉觀夫脩廢墜舉廢墜有司之事守宰之職也
彼受若職怠若事者視此奚翅秦人視越人之肥
瘠恬不介意今公志非徼名一念之善施於見聞
所及俾有司積年之廢墜一旦修舉事雖不甚大
費雖不甚厚而爲善之心則出於誠也同寅憲副
范公爲道其事屬予記後之人經遊於此拂塵讀
碑安知無好善之心如公及良有司者繼而葺之
得人焉繼葺之則亭與橋可保無虞矣

二妃廟記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椽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職會郡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蠹羨均節委積咸執牘書至于廟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草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廼載工逸事遂廟貌顯嚴粲肰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

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名爾成授受內若
罔瞽上承輝光克諧以父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
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祔祭恢宣俶靈
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有恭有苾其馨陳牲爰
告即石具銘銘曰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型瀉淪
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
主毛牷既騂椒馨爰精嗣于萬年期保永祜潛火
煽蓼炖于融風神明播遷時罔克襲邑人郡吏告
于君公旗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堰載流于江

既平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廟左右率從神樂來
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告玉以對
嘉祉南風潛潛湘水如舞將子無讙神聽鍾鼓豐
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盤石廟記

宋　黃庭堅

盤石廟在州西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諱世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用不盡其材而威惠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子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運使杜植提點刑獄楊寧奏言潞汾都監文思副使王某常任全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邕管時其歸師將犯桂州而北掠以脅聚壓全境吏民皆欲空壁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扼灌陽會官軍破賊民

至今以爲老幼不失業皆王某之功碩擢守全州
天子從之侯入境全民歡呼迎道侯順民之欲除
其所惡而州以大治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
對曰前時供厨以十數卒爲河巡脅耻行商擢賣三渡貧民或終日
不得往來開内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舖戶
塩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貲連賀耻魚苗蓄之官
池又採斑竹箭箬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
事積年之弊一日蠲除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
曰吾侯爲邦治夫子廟興民學表孝子廬興民行
治軍旅無赦聽訟立決無畨侯之子獻可登進士
第民持酒相慶及侯卒于位民罷市相吊因作廟
于盤石寺隅臨官道歲時祀之全之士民欲刻石
頌侯功德且碩薦之聲歌會獻可擢西作坊使知
廬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意噫循吏之無稱久
矣故樂道王侯之政又爲詩遺全民其詞曰清湘
淵泓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宫室丹碧事侯如生
兮不以金帛丘壑含山兮侯安此宅山之下兮松

栢蒼蒼至于雲來兮日達月忘我民奉侯兮歲歲
蒸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觴黃柑綠橘兮薦清酒
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爲舟
兮雲爲馬嬉于川兮獵于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
土爲來者師兮我民受嘏

重修湘山柴侯廟記　明顧璘

湘山之東有柴侯廟郡祀之頃自兵荒以來廟圮不治大宗伯蔣公讀禮時始捐金率鄉人共新之余至之明年而廟始成義民李澄曹文運具狀求記余典侯祀者夫將安辭侯之靈應全志多傳之余論其所由神在天地間一氣而已幽而爲鬼神明而爲吾人嶽瀆山川氣之所聚必有精也是之謂神猶血氣生人而精發乎其心也人之死也氣反爲鬼聰明彊正則魂魄之精合於大化妙應而

不泯亦猶嶽瀆山川之神無形而有靈也故古者忠孝義烈之士其死往往著神應於世吾於柴侯復何疑按志侯仕唐守邢州棄官來居覆釜山從寂照法師修無爲之道沒而爲神民祠至今要其避世捐榮利必有大過人者志又稱郡人初作侯廟時有巨人至引掌自言嘗用此掌鼓衆遏黃河迤北溯流夫邢黃河迤北郡也豈侯任官時有治水績耶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其此之謂歟宜其精爽神應與湘山之靈相洋洋也

飛鸞橋記

蔣　冕

水行地中如血脉在人身無處無之肰人之往來四方水不能爲之阻以有舟楫橋梁焉平險阻以濟不通非裁成輔相之功者耶飛鸞橋在全甿爲要衝叛橋不知始于何時自宋歷元至我明屢圮屢脩動糜金數百役至一二歲始克就緒官民胥病蓋非一日正德戊寅冬侯人不戒於火橋屋千數百椽悉爲煨燼舊礎石爲墩者亦燬且沒矣前知州章諍同知張華白於巡按監察御史曺君珪

勸募修建嘉靖紀元壬午夏山水暴發頓起數丈
巨木叢篁蔽江而下怒濤迅急益以竹木撞擊橋
墩震撼水從鏬漏漱蕩沙土橋於是大壞知州沈
高經視篆之初知橋爲諸路會通之地惕然動念
與同知議修復之欲爲永久計檢校官帑所積
問右稅田羨銀在官在民者計足以畢事具以白
於巡撫右都御史姚公鏌暨巡按監察御史謝君
汝儀皆報如其請藩臬二司諸君及按察副使前
後分憲於桂咸是之令次第下於州守貳協心祗
承同任其事以嘉靖四年乙酉九月二日命工伐
石於山取石之大且堅者累而爲墩共數凡六比
舊增其一砌墩之石彼此相函大牙盤互由中達
外無少鏬隙石工有惰而疲者欲仍襲故智僅取
苟完守貳察知之痛懲以警衆凡細石沙土非惟
不必用亦不能用矣橋之役唯墩最艱其次爲兩
隄南北對峙北隄正當暴漲衝突處增其崇廣皆
加于昔隄西新甃分水堰以殺悍流崇一丈五尺
廣三丈南隄水平緩則因其舊而增修焉墩之上

架堅木爲梁冒之以板加磚板上中道則以石條
壓之梁之上覆以屋四十八間兩隄盡處各爲一
門狀如綽楔懸以橋扁兩門皆扃鑰於夜以防火
患至晨始啓歲役二隸以專守視橋長四百六十
尺寬二十尺費白金以兩計一千二百六十有奇
守貳每旬必六七往視指授規畫以督其成而朝
夕奔走程枚之勞者則義官袁謨曹文運者民虜
濟高潤蔣全也橋成隱然長虹卧波過其上如履
平地無復墊溺之憂矣六年丁亥四月七日合官

僚父老以落之于是守二請予書其事于石予惟
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
梁道路橋梁以時修繕有司之常職耳事有常職
無庸書焉可也肰竊慨今之爲州縣者凡公家錢
貨雖銖兩不得輕用或猝有公務之臨不得已而
用之未免有掣肘之虞吾全守貳如沈張二侯心
固協于利民使非總風紀大僚自姚公而下委任
其用之無遲晉焉則又安能成此鉅役哉況究其
所以速壞者于既往而圖其所以可久者于方來

實吾民所賴以永寧者不可以爲事之常而不書也因爲推本舟楫橋梁之設其功用有以助造化之所不及者而于茲橋昔日廢圮之易今日綜理之周詳悉詩寢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永利於斯民也橋成之年七月既望謹記

飛鸞橋記

都御史郝浴

度嶺而南湘灘雙瀉其一分浸九嶷七澤間滙爲湖其一則沿洞百越貫注丹穴而入海矣全爲楚粤交會凡冠蓋輪蹄商佑負販之往來交錯於道孚舟競渡每病風濤於是距城五里跨洪岩駕長橋勢衝空若怒飛行旅稱便是亦王政所有事也舊傳創始于宋朕碑版漫滅莫可深攷獨有明郡紳文定蔣公冕爲之記具載州乘中橋以飛鸞名顧以其勢且東視鳳山有鳳翥鸞翔之情以發其

秀理或寓於此乎我
朝定鼎燕京南屆要荒梯航入貢重四十載曩者盜
弄滇池既連隣壤自粤達楚全實處襟喉門戶衝
歲戊午居人聞橋下砰磕聲鳴咽三晝夜一夕若
奔雷喧豗橋遂墮于洪波巨浸中嗚呼是蓋馮翼
効靈不幷令反戈之徒乘梁而蟜行也固以加人
等矣越歲已未我疆既定禁旅交下駐馬投鞭因
謀所以葺之者獨是哀鴻甫集郡吏輒束手瞠目
維時征南蔡將軍元慷慨首倡將立馬以舉之郡
吏因得縷悉利害以橋當長萬二鄉峽口爲衆流
奔滙自非鐵甕石礎莫能當其湍激遂自安擔築
版覆屋圖欄屈指榷筭費且不貲征南盡解行囊
得六百金合之帥領僚佐又得千金郡吏力任其
事睇視經營庀材鳩工下固以堅石中鋪以長木
上覆以苫屋周廣遠以迴攔逾二年辛酉工已過
半余適奉簡書撫視粤西月暑停車解裝登橋風
水雙清因剖槩錢以勞匠作文武僚吏又皆勉釀
金五百有奇通計郡吏守將及行旅善信之施復

得六百歷冬告成功焉是役也經始未夏斷手酉
冬計期三十二閱月石墩凡六墩出水面二十二
尺入水立基八尺墩基圍廣三十二尺墩面濶十
二尺橋長四百六十尺上覆瓦屋三十七楹周圍
檻欄稱是東西坊表二不易舊名存古蹟也計費
二千七百有餘金鍾眷鉗鍾之工詳具廩籍功竣
郡吏乞文紀事余因嘆蔡征南之戰蹟固不可掩
即此軍旅倥傯之際能爲樂善之舉以濟國家惓
惓嘱吏務期襄事功已不落伏波三十六陡河後
矣郡吏復能竭蹶痒痾不廢厥職余固執筆樂書
以爲修墮舉廢奉行王政九郡諸土府之良有司
勸蔡將軍元福建漳浦人見任京師都督徐州守
泌浙江西安人其他文武將吏有事茲舉者別勒
碑陰昔康熙二十有一年歲次壬戌夏六月穀旦
記

鈷鉧潭記

唐柳宗元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巒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黿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茂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賦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溶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

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羣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山飛來石記　明周宗正州守

予始至全陽登湘山見所謂飛來石者詢之老衲談甚悉云自羅浮飛來予意羅浮去湘山數千里即有神物挾之以飛亦未應若是其遠況羅浮之石嶙峋南海之上不下千里區誰能歷其地而驗其飛去之跡果與此石度長絜大乃知其的自羅浮也石而飛已可該愓而謂飛自羅浮則愈怪誕可疑矣無何西山陳主客盧峰陳黃門二先生招飲儒素堂酒半其言柳山書院壬寅四月七日午

時有石一區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頭昂尾
低狀如龍馬此耳目所逮時日無幾殆非傳聞影
響者比予方疑湘山移石而飛石而顧有此郎日偕寮寀
惲子袁子往觀之見其形狀頗具高三尺長六尺
濶亦不下二尺有奇重可數千斤郎使好事舁而
措之非二三百人舉之莫勝況其自墮井中僅與
其石甃廣狹相當雖人力巧為排爰亦不若是之
湊合而無抵牾也訪之守者云其日午時風雨晦
暝雷電大作初未聞墜壓震聾聲雨霽雲收忽見
池中有此石也噫亦奇矣

洮水考

明　蔣冕　大學士　全州人

洮陽爲縣屬零陵郡載在前漢書地理記後漢書所志亦同而史記本紀有漢將破英布軍洮水南北之說實高祖之十一年則洮陽正以破布軍有聞於時而以名縣水北曰陽洮陽郡洮北也前漢書王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發之子狩燕爲洮陽已則元朔以前洮陽已爲縣矣註漢諸家者皆莫能的知洮水所在蘇林則曰洮音挑徐廣則曰洮音道在江淮間至史炤著通鑑釋文亦

謂洮音桃在淮南盖史炤字音引用臣瓚說而所謂
淮南者則英布王淮南遂摹取徐廣之說以爲洮
水在淮南皆以已意度之非其實也惟胡三省灼
知其誤且云按通鑑布軍旣敗走江南高祖令別
將追之別將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則洮
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註洮
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於湘水如淳註漢志洮
陽之洮音韜盖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
而洮水又在長沙國境內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

杜佑曰漢洮陽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
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北胡氏此說考據最
爲精審史記黥布傳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
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使人使布偽與亡誘走越盖洮陽在零陵南爲楚
極南之境洮陽之南則越境也自楚入越未有不
經洮陽者胡氏以洮水南北爲吾洮陽而用如淳
之言一洗徐廣臣瓚林史炤諸說之謬今陝西臨洮
府又有洮州衛臨洮在漢屬隴西郡隴西洮水出

西羌中北至抱罕洮州衛亦以西羌洮水所經得
名春秋魯僖公八年及二十五年公兩會諸侯盟
於洮杜氏謂洮曹地因而名之皆與吾洮陽之洮
全不相涉東晉時宋武帝繼母孝懿皇后父蕭卓
爲洮陽令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宗慤以功封洮陽
侯皆吾全之洮非隴西之洮也鶴山魏文靖公亦
謂清湘土谿東出于濂西會于洮水正指漢將破
布軍處蓋洮水視湘水雖小而縣以洮名顧在湘
水未名縣之先自漢至隋皆然隋平陳後始廢洮
陽而以湘源名縣歷唐逮宋又改湘源爲清湘云

戡定古田叙

明臨桂人呂調陽文簡公

御史中丞殷公平古田捷書至天子嘉悦晋公兵部右侍郎肖廩金幣甚渥詔陞古田爲永寧州吾粤父老子弟得免剥床之害室家胥慶介書京師謀所以頌德子方檢校國史見成化初元大藤峽賊猖獗入梧州城執縛憲臣越宿而去朝廷震怒命襄毅韓公開府蒼梧討平之嘉靖初年思田餘孽糾入寨賊爲應囚其守吏兩江煽動先皇帝詔起新建伯王公于家討平之二公勳

烈勒在芸閣光焰無極嶺南人口其行事尚津津
乎其言之也迨今古田之師稱得志嶺外者三舉
夫夫古田桂林屬邑去會城百五十里而近數十
年來獞獠擾爲巢穴吞食旁近諸邑過半卒未有
抗肰持論爲討罪計者則懲噎之過也葢二廣在
弘治正德時兵甲雄他鎮又帑積充溢大司農嘗
請輸以佐北邊及貸他省供費者率鉅萬計當其
時挾兩省全力臨古田直搗孔窶中物乃一舉而
殲衆覆軍再舉而師老財費說者比之喉瘻不敢
不治而必不可去者也陵遲至嘉靖末遂越會城
刼藩帑戕殺方面大吏禍更酷於曩日鄉薦紳兩
中丞張公殷公侍御劉君先後建奏請設重臣爲
必討計是時東粤並海諸郡倭寇內難梦糾不可
卒解兩江士司兵疲于奔命益禁驁難使軍儲匱
竭不足奉戰士至請內帑給之時論咸謂二廣兵
食視昔大詘顧欲爲昔所不能爲非計也予謂兩
粤輔車之勢必東事已而後西圖奚獨失古田即
義寧永福且淪胥以沒誠得其人任之何憂兵食

因謀之太宰楊公謂欲設重臣無如殷公者楊公
肰余言乃以爲請天子遂命公專西事開府桂林
公至則請徵還川浙舊貸檄兩江土司整兵待報
狼兵故多虛籍濫餉且後期莫可究詰至是憚公
威名率相誠如約兵既集公下令賊中曰諸獠黨
賊舊矣肰未從攻叛藩帑者其悉貰勿誅即從攻
叛藩帑矣能計獻首惡爲贖者貰勿誅仍給賞如
額賊素怯狼兵及聞狼兵如期至益喪膽俄而賊
中有潛至帳下謀以渠首來貿賞者公厚遣之不
數日果有函黃渠首獻者又數日有僞以帝渠首
獻者公給賞不疑于是諸巢賊聞二渠授首頗棄
險匿去無鬬志我軍偵其情氣益壯一鼓遂擣其
穴真常渠隨亦檻繫闕下正典刑是舉也用兵十
有四萬銀未滿十萬計期凡三閱月先後斬馘七
千四百有奇俘賊屬及創病走匿死崖谷者勿算
全勝大捷費省功倍近代稀踰已故嘗謂藤峽之
役幕公處其難入寨之捷王公擅其奇肰襄教嘗
開府之初受便宜之命兵衆財給而事得專決文

成捲四省之甲挾兩宣慰之兵本討思田而掩入
寨之不備倒以今月益難之九難奇之九奇者也
予受簡鄉人久未以復誠欲族覈者審評者定奏
上論功之典而以舘局所紀錄者播閒于人令天
下考信焉故特叙其事之本末不概及公之他云

明張　狮　柳州人

平古田大功記

隆慶四年皇帝念廣西地方近爲諸峒蠻所蟠據
縣日以削乃下廷議諸大臣議曰廣西南制交趾
西控滇貴北連荆楚益天子所以藩翰邊陲之國
也誠不可委之不治然非專勅撫臣特有才望者
以開府其間殆不能有成功乃簡石汀殷公某以
都御史授節鉞而來維時兵部左侍郎蟠峄李公
某爲總督素與公志同道合公既至郎檄諸司議
所宜先適今都御史華溪郭公某爲左轄力贊公

先平古田葢古田自弘治以後官兵敗績縣治湮
沒甚至越會城戕命吏罪莫有加焉者公意遂決
七月徵各司兵凡十萬人總兵官俞君大猷總其
事以參政柴君溎參議龔君大器副使鄭君一龍
應君存卓邵君維中僉事金君桂等各爲監軍督
餉以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應甲遊擊丁
山都司錢鳳翔董龍曾國賢等各爲督哨分七道
進凡三閱月破巢六十有二斬首級七千四百有
奇俘獲賊屬牛馬器械以數萬計我兵無一摧折
者生擒首惡韋銀豹等械送闕下皇帝稱賞焉各
晉秩有差公又疏復縣治改爲永寧州即其下六
里最頑梗者立爲三鎮以分其勢而扼其背焉可
謂經畧之全能矣即今桂林以西民猺樂業豈非
廣右用兵以來二百年之僅績歟廣之父老子弟
及鄉士大夫莫不感公之德思以銘之百世其里
人也胡能贊一辭哉因不揣僭爲之言曰同一古
田也在先朝之初則以三省之力而不能救諸將
之倒戈在當今之時則以八十年之險而不能保

數旬之破竹豈其時有難易抑亦事有優劣歟嘗推其故有三三者何天子保治罷心四夷而碩輔元老鋭意安攘之烈故公得以無內顧而展其才此成功之始也公又以豪傑之才光明之度壯猷多笑不奪於群議而一時文武諸賢同心戮力此成功之中也收兵之後不事虛文必分勢立鎮以堅其無反側之心此成功之終也非始不足以乘事機非中不足以決大策非終不足以保長治然則是功之成也不亦有然哉雖然其猶有說焉漢

文國經畧先零之時兩將軍與中郎將出擊降斬萬餘人詔罷兵矣充國獨留屯田明年五月又降斬三萬有奇乃請罷屯兵古人經畧長久之計不可見乎是故廣西之寇亦多矣如古田者不暇悉數古稱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信未易言也所深幸者有石汀殷公爲之於前而又得華溪郭公繼之於後二公皆當代豪傑其所樹立皆非尋常可同日語者則吾父老子弟享太平之澤寧有窮歟寧有窮歟某不敏敢以是刻石告之

將來

兩粵功紀

明　王世貞

前是吳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被寇者當是時御史大夫陵公以十萬衆蕩平羅旁諸巢穴而獨以西寇屬公練卒蒐乘廣儲蓄申賞罰轉怯令勇因形爲勢寇已歷歷墮股掌間而會謀得昭平三屯最強而薛最甚即勵將士捲甲而趙大破之窮追出其背鹵斬渠魁以下千三百七十餘級俘血屬三百有奇牛馬糧仗稱是捷上加祿一等錫金帛優已北三河池咘咳諸寇復叢起

公議先其急者選將士分道襲擊復大破之剿其
腑鹵斬渠魁以下四千八百餘級俘皿屬三千二
百有奇牛馬糧仗 從於前捷上詔錄一子入胄監
錫金幣有差久之而公已召爲右司徒矣既得代
遂疏終養去當公之破賊時輒行視要害立營堡
民人其良者而備胥之俾專精其力於南畝積蓄
給役比於中土天子時時心念一卿士能寬我南
顧憂今者安在蓋虎服除而太宰以全嶺之大帥
請即進公御史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切
得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懽欣鼓舞若
離乳之赤子復歸父母之懷而其威德之所流聞
則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騰將
吏覬勳唯敵是求公曰不穀拜天子之命綏靖若
青不可寃武姑以時消息久之府江之大桐江猺
起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猺獞而抄畧行旅剽虔
廬蓄浸搖及遠衆議大征公與西撫計曰大征費
鉅莫措也且示之聲迫使匿也潛分兵爲四哨屬
文武大吏將之凡十餘戰蹦其穴八十餘處函斬

渠魁以下千餘級俘虜百有奇撫而卽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鼇松栢深埔等寇復起公卽移師合嶺東之勁爲五哨分道掩擊復破之鹵斬渠魁以下八百餘級俘虜二百有奇先後捷上詔錄一子入胄監錫金幣如前益聞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陲迫於海於閩越及西南諸水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磽确深巖大壑箐棘毒瘴往往而是自職方之圖益閩而與猺獠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勝則蝟集敗則烏竄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驟發驟定無論國家之於猺獠耻羈縻而已間不勝其擾一捄捕之肤亦僅僅取懲艾雖以韓襄毅之果王文成之筭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執政者始務以威勝之決策除勦於是凌公與前後大帥殷劉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避鎮鄘之憯而賊之授首於鋒鏑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踰勝賊乃能皷其所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爲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

抑其所有餘而鹵斬若稍不稱提亦不時上公豈
不愛肘金橫玉之報顧上以節縣官之帑而下以
惜生人之命其愛有甚於肘金橫玉故也語云霜
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爲嶺右稱休矣召穆公之
詩曰始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
公故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鳴鑾銜公德自嶺歸
而以事狀授余余爲之叙其畧如此陸生儻以示
公則爲我併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卽有代者
顧以班定遠之語任都護者語之也公姓吳名文

華嘗視學其地有賢聲當左轄河南治平時爲天
下最拜璽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萬曆丁
亥正月按功紀不止懷賀一役錄之所謂廣記而
備言也

原建永安州碑記　明　彭　栗

永安古蒙州地也蒙州舊治去立山縣西其地有蒙山蒙江州之得名以此年代久遠興廢莫詳考之地志唐武德間始有立山縣隸樂州樂州即今平樂府則蒙州在唐時已廢或併爲立山縣未可知至洪武己丑邑民陷於草寇戶損過半知州李昴奏革縣治爲古眉巡司隸平樂縣立山之廢久經百年各處猺獞竊反居民流移他境守土之臣間提兵深入殺戮未幾而兇獞愈熾卒未有思所

以建置安輯之者成化十三年丙申歲時命巡撫
茸肅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下
車之初邊務方殷而平樂府江之警尤急乃悉發
桂林官軍順流而下會合總府諸軍授以方畧分
間尅期進攻荔浦破賊險隘賊畏懼斂迹尋欲回
師因謀諸總鎮從事者曰自古爲治貴威愛兼行
撫懲並舉猺獞亦人耳貪生惡死當與人同況聖
天子明德慎罰璽書屢下未嘗不以撫綏爲言吾
儕受此重寄曾不足議而惟終歲窮兵以事征討
無乃非朝廷意乎衆皆曰然於是推誠備榜諭以
兩廣先此致寇之由與今所以弭盜之方愼簡司
府賢而有爲人所信服者遍行招揀期在同心同
德感格克頑復爲良善未旬月間梧州府等處撫
安編籍各有成效立山猺老李恭玉聞風知感首
遣子扶寶等率衆詣軍門納款願爲編氓乞復州
縣永爲保障都憲具招撫之由以聞蒙上深嘉嘆
賞顧謂侍臣曰都御史言是四方萬里之民皆屬
朕之赤子與其招剿以爲功孰若懷柔以爲德即

自降勅奬諭許便宜從事都憲憫立山之民首先歸順郎其地深廣四阻大山實廣石之腹心猺獞之穴窟復立州治以統攝之斯經久計也遂偕總鎮太監李坦總兵平鄉伯陳政副總兵都督僉事白玉三司參議遂舉桂林府推官閉鶚爲知州土民李扶寶爲夷目合詞上請優詔曰可名其州曰来安於是都憲率郡衛執事等郎其地披荆除草築城鑿池周圍八百九十步門三包以磚石建州衙等處分工興作庶民子來于時鎮守少監等遂相與董其成焉始事於成化丁酉夏五月至明年四月訖工復以各民丁粮通第高下編爲里甲以次應役又擇其俊秀子弟入學延師訓廸文教聿興人心知勸落成之日衆口嘖嘖稱嘆謂百年梗化之蠻弗事干戈一旦入於版圖轉殊音變異服奔走承順與齊民等于此知聖明之恩大矣偹矣昔有虞之時徂征有苗三旬而猶逆命益拜首而言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振旅而還厥後苗民率來格於帝舜文德誕敷之

日我皇上繼天保民專務德政而於統御遠蠻率先撫後捕是卽帝王遺意也都憲仰體聖心首建大策弘兵威而布誠信安反側而莫遑陲將見遠邇向風爭先歸順兩廣軍民自可以安枕矣若都憲者庶幾無負付托之重者哉而其建州設學編戶定籍籌畫綜理之勞閉陳諸賢實任之是皆可書者也予故爲之記以爲來者勸云

府江三城記

明大學士蔣冕全州人

灕水自興安海陽山分流而南經桂及昭會桊水荔水及他諸小水趨梧州曰府江梧有總府而桂則廣西三司之治所在焉自桂之梧未有不經府江者其江之流洞洑湍激亂石橫波兩岸之山皆壁立如削而林箐幽阻爲徭人所居據險伺隙以事剽刼官船商舶往來爲所患苦蓋非一日其間最爲要害之地曰廣運曰足灘曰昭平上下百餘里自昔立爲三堡戍以兩廣之兵合千餘人狀守

無城垣君無屋宇披草茅樹竹木以爲營名雖曰營而實上漏旁穿坐卧無所一遇炎風寒雨軍士不免仍棲息舟中嵐瘴鬱蒸病死相枕其幸存者精銳之氣銷耗且盡旦夕惴惴焉恐寇盜掩擊之不服其孰能揚臂鼓勇以當賊鋒哉先是兵備副使餘干張君吉議城三寶白其事於前總督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方始事於廣運僅完外城而張君擢憲使去未幾莆田鄭君岳以按察副使繼爲兵備念前功未究思續而成之正德二年丁卯仝南京戶部尚書應城陳公適以左都御史來總督軍務君具以其事白之公慨然報可尋有柳慶之師公由梧至昭溯府江而上歷於前所云要害處指授方畧令亟爲之君乃以其年冬城足灘廣袤百餘丈高二尋爲門二爲樓五爲屋於城中者五十楹以處將吏士兵明年戊辰冬城廣運繼城昭平廣運則因其舊而加甃砌焉爲門一爲樓二爲鋪四爲屋如足灘之數昭平西岸有廢城一區成化中總督桂陽宋公所築後陷於寇榛莽叢生狐兔

所嘷豺狼所宅將營新城其父老進而言曰城之
規制請廣之使兵與民並處而移廢城舊聳以助
費君乃度東岸亢爽之處爲城一百八十餘丈爲
門二爲樓八爲屋七十楹移驛舍巡司於城內虛
其地三之二以爲民居而於三城之外皆環以壕
塹其深與廣俱十餘尺竪旗標於方隅嚴鉦鼓於
旦暮凡攻守之具無一而不給焉總其費磚以萬
計者一百七十有奇堯半之木與石視磚劉十之
九用銀以兩計一千五百有奇欵皆出於公帑未

嘗澀徵一錢其力則取於輸戍之兵及所居之民
未嘗他役一夫規畫考校極其纖悉無欺蔽浮冗
之費既落成形勢壯偉規制完整屹爲一方巨鎮
君以書來屬予記其事竊嘗慨夫府江之寇巢穴
深阻出沒無時臨以大兵則禽奔而獸逸殄滅未
盡遺種復熾肆常時防禦不能一日去兵而所以
爲守之具者尤不可以無備顧茲三堡因陋就
簡於數百年之間一旦舉而城之其爲一方永久
之利未可以一二計也使非陳公好謀能斷長顧

却慮知人善任不爲疑阻則鄭君雖負籌邊長筭安能展布四體無所顧忌共成保障之功哉陳公名金字汝礪鄭君字汝華鄭君擢憲使以去予同年友平樂知府安仁官侯昶累書來速記且亟稱二公保障之功不可以無述遂叙次其始末以告後之人

平府江大功記

明　張　翀　柳州人

維廣右崇山大谷逶迤數千里蠻生其間負險易亂自秦以來教化所不能行恩信所不能結唯在乎威之而已威之爲道小之則剿大之則征豈不存乎其人哉諸蠻自蕩平古田之後稍事斂戢唯府江猺獞當全省襟喉之會由正德己卯以迄於今幾六十年矣其間負固阻塞刼掠占據使一州五縣之內行旅官民田糧府庫受害有不可勝言者雖仁人慈士猶且奮臂況以豪傑之才總文武

之寄者哉維時巡撫廣西副都御史莆陽郭公某適膺其任公蓋憂民之深策事之熟者會提督兩廣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右歙殷公某當右田氓定之餘有蕩平全粵之志乃各疏其狀於朝朝議以爲稔惡不討無以固招徠者之心不如征之便而以先後巡按御史李公某唐公某紀察之二公極留意地方者命下之日公遂調計兵食發左右兩江之卒凡六萬人以兵備副使鄭君某分巡副使金君某僉事夏君某爲監督官以右江參將王世科都司錢鳳翔王承恩原任都指揮使董龍爲統督官總理糧餉則以參政胡君某紀驗功次則以副使劉君某至於總統一切軍事又皆屬之總兵官李君某於是分布既定謀猷載同諸君罔不矢心戮力驅馳乎師旅之間兵進於隆慶六年之冬止於萬曆元年之春正月賊來迎戰者隨戈而倒各退保堅巢即兵分攻之戰愈力賊各墮崖而下無不克者凡斬首五千級俘獲數萬頭招降者不計其數何其備哉報至天子嘉之恩賚各有優

渥公又以大征甫畢善後宜圖爰酌六事上之六事者復土司設專將通水陸處兵費定縣治分田糧而以兵備副使徐君某參將王承恩終其事至今三洞兩岸之間謐然稱順治之境矣嗟乎一府江也未征之前商旅日阻州縣日危田糧日損兵費日繁既征之後阻者達矣危者安矣損者增矣繁者減矣何旬日之間而先後頓異如此耶譬之居室然千金之家久而不治日爲風雨侵愈支愈敗矣善居室者不以一勞爲憚即其敝而新之有不煥然改觀者乎是故因循遷就者養亂之原也任事憂民者地方之利也故曰存乎其人而已某里人也抱桑梓之憂昔嘗鳴之閣下久矣乃客歲聞古田平今又府江平寧不大有歡快乎睹淮蔡之豐功乏昌黎之健筆爰效厥義用附里銘銘曰

險彼府江蠻負爲限幾六十年咽喉之患帝命方叔爰整其旅睠焉南顧施此時雨維此方叔王命是膺謀似泉默斷若雷聲乃秉天戈深入其穴電掃烟消霜飛塵絕我民我洞我溪何以善之

屯田便宜膚功既奏帝曰孔嘉恩賚有渥光於邦家父老曰嘻覩此洪造願言根除百年是保

府江開路記

明　管大勳

夫粤有府江在灕江下合瀟荔水折而南蓋全省咽喉也其流入金砂趨巴江出叢林兩崖戢峯疊嶂連雲茂林窅箐怪石危壑人迹罕通諸蠻每每從冲口或蒙陰中出邀商旅戕吏民歲歲爲患雖經誅剿屯兵列堡迄未有剪荆伐翳鑿山通道爲千年計者萬曆十三年春正月王師平府江諸將吏僉謂自征蠻猶薙草然蔓則刈伏則撫無他術也請自今藉盜田修軍實據險守之維時督府連

江吳公撫臺龍溪吳公相與協慮而籌曰剿叛匪
艱而永清之爲艱府江幾用兵矣而旋蠢動患在
巇嶮弗剷瞽塏不通而疆理之未備乎乃合謀於
直指黃公上書闕下若曰府江固號天險萬嶼凌
空千嶂蔽日循崖徑窮度壑蹊塞棄爲盜區迄今
勘定風氣屯蒙道途阨阻善後之策曷若開路便
上報曰可於是檄兵備憲副歸安韓公總董其事
當是時戎馬甫休息行間諸務旁午先爲議耕屯
防禦之畧內調節其軍需而外撫安其殘黨已遂

召平樂縣尹黎來王經紀之且命單騎往視險易
諮里道孰山宜刊孰江宜疏孰石宜鑿崖宜焚孰
澗宜舟宜梁孰地宜館宜亭孰沖達何處孰村出
何所孰堡接何壤咨度既周矩蘧畧具乃召千户
劉栻把總李芳董勅之曰遵爾界驅爾兵役爾工
毋怠而成已而召外郡邑商謝誠郭邦實張瑞等
若而人依麓憑沖裹餱糧集夫力縱砍伐輸已材
而剷榛莽心惟口裁宵規晝畫命日授事分地量
工給餉制器選能課績勞勤策惰靡遺智焉稅商

木以折工直高剏崇巔深菱窮谷頓令衆山如童諸路若坦百年蒙叢鬼魅魍魎之區倏爾四達視內地云經始於歲乙酉夏五月竣事於明年丙戌三月自小倉板歷龍頭磯廣運堡足灘雷霹至銅盆冲總二百餘里西岸兩地田冲營出沿江冲口佛槽猪巷大銅江營一至江口一自龍塘抵清潭腦小銅亮營一至小銅江一至田冲界一至塘尚仙廻一至象磯堡丹竹冲界一至大小銅亮銅江一至水浪南尚一至大水冲一自異村後出佛檜歸化等處平尚堡一接三妹巢一至榕尚及潘村東岸賀縣至東安界各若干里而松林鼓鑼二硤尤稱險絕則命李芳劉拭率江游接地脉併力疏鑿以接兩岸之道無病涉焉馬總之設公館二亭舖四十渡舟十三橋梁六百二十五是役也治地資兵伐蒙資商架搆資材備鍾資石賞費資羨而借公帑僅六十餘官不費而蹟用成嗟乎余于是仰窺三院之訏謨弘遠而兵憲公之苦心矣與其屢剿屢叛勤我王師也寧拓闢是圖治巉嶮而爲康莊驅

聲壇而成孔道陰殄陽開氣通物阜狸埋梟伏一
勞而永靖之爲快乎余嘗分藩蒼梧往來上下三
歲間凡八度府江矣今年春移官東泉順流過之
見烟嶂廓清新堤迂衍輪蹄絡繹負擔載途舳艫
蔽江村舍相望別一境界矣余喟然而嘆惟皇神
武惟公經畧俾八蠻通道幽壤同風不庶幾乎與
草昧開拓並稱休烈也哉

元封昌翁邑人

人材題名記

地之出人材猶國之有麟鳳不易得也人材關乎
氣運之盛衰山川之精毓麟鳳繫乎國家之禎祥
太平之基業是以麟鳳人材實關係乎聖人昇平
之盛治以爲家瑞也容遐荒之郡歷唐宋至我朝
正統均在丹天尺地之內況聖天子立極以來明
燭八荒使野無遺賢文修武備科名之選無分遠
邇考之漢史遵隔遠代人材莫鑒惟唐至宋圖志
紀載幸得觀覽至正壬辰運劫兵火皆爲煨燼百

留一二亦無定體余於難前每魯觀覽畧有記聞不避狂菲旁搜類編共成一集使彬彬然俾克鑑於前繼承顯達光前振後有所自也今具昭代英才名于後封昌翁記

冲霄山記

張瀚

蒼梧鎮城北枕大雲通星東聳金石西峙朝臺南俯大江諸峯巃嵸羅列如案舊名火山謂其上夜光燭天相傳水有明珠又云南越王佗埋劍山阿莫可考證居民往往戒火十日不再閒閙祈禳獻賽金鼓相聞問之曰火山相對故多火災不禳疑有害夫山川興雲注雨利潤民物故曰說萬物者澤終始萬物者山奚不察夫山性而徒稱名之惑也山本無名由人始名稱名自我乃妄意詫山惑

甚矣龍劍在地則劍光生蚌蛛在淵則珠光生閻然彰明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賢才處世亦復如是邇年梧郡人才幾於不振顧茲萬山盤紆兩江縈帶當五嶺之中挹九疑之勝山高水深分野在牛女河漢間謂非渾融隹麗澗達宣朗不可也其所凝結會萃於人者豈不然哉今學宮坐對此山尤近余竊聞於斯有深意焉改題其山曰冲霄冲傍從水霄上從雨皆以制火且不失夜光之義既以解愚民之惑重爲士人祝繼自今賢豪奮庸雲蒸川涌用匡弼我國家以道德文章豐功偉烈掀揭宇宙不啻山川之光芒上燭即靈鍾秀任焯爛霄漢不在珠劍而在人賢矣郎手書三大字勒石仍識諸碑陰俾生青斯地者以慰且勗云

重修臯林州城記　元　譚景先

淳熙六年夏五月庚申寇李接起陵川聚徒数百癸卯刼調馬塲攻南那寨殺都巡檢使黨與日熾且萬人僭竊名號部分偽將相警報至臯林官兵往討不敵而遁太守以城不可守先事退避壬申賊襲傳白繼攻陷臯林甲申帥司水軍自雷州至賊踰城走乙酉賊衆長驅趨容又趨化州西郡城望堅攻不能克羽書上聞天子亟命帥臣節制駐調發軍民賊始分黨隊散保山險秋七月辛巳節

制駐師瞽林玖月壬申李接始就縛冬十月巳酉
朔班師計六閱月矣明年天子命朝散郎施公坤
分銅虎符來守是邦慰安斯民其時餘孽尚出沒
山谷里閭之間烟火蕭然公延見父老宣德布政
告諭遠邇捕逆儔宥脅從未踰月賣劍買牛咸就
畎畝惟瞽林自至道二年徙至南流創建城堡迨
今八十有餘年塘堞頹陋濠塹湮塞歲一繕修不
過增埤增薄而已公鑒往事矣且封事聞于朝特
詔帥臣計其用度以施行之公計材鳩工輦石運
甓浚深增高率倍于前城周二百八十步高一丈
九尺爲屋三百二十七間敵樓四城守之備應敵
之具皆爲勑治外城亦加繕理且增築甕城而新
其六門焉自十月丁未始事十二月甲子落成署
事推官符昌言兵馬監押趙節實董其役受成于
公經理觀督不愆于素矣夫瞽林爲州由嶺以南
亦一都會南連雷化至于瓊管西接廉欽達于橫
山爲海道之蔽翼桂林之藩籬也地平廣而無險
水紆廻而不深況鹽利所在舟車之會巨商富賈

于此聚居所賴以固者城池而已今郡城既壯樓櫓既設器械既具萬有盜弄庫兵于潢池之中如寇接者又豈輕爲窺闖之謀哉昔忠獻韓魏公知秦州夏人抄邊遂增城廣兵以待賊迄公去不敢窺秦之塞正獻呂申公知定州嘗有邊患其初州城興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之喉襟也城役其可緩乎竭力經營不期年而成今聲林遭賊接之所蹂與秦定之有邊患者何異公之備禦不失其宜亦二公之用心也故聲林士夫皆欲刻之堅珉景先敬叙本末使百世之下尚有考焉

寶圭洞記

吳元美

西北行二百步山如倚屏門闢象魏榜其上曰勾漏洞天正寶圭洞此葛仙翁修煉所也洞前小亭俯瞰橫塘倚欄四顧則列峯回環如衆星之拱北辰其魁磊而秀傑者穆契皐夔冠弁圭璋以侍堯舜其挺特雄毅者韓彭吳鄧戈矛劍戟之衛高光也石室中有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云五季時迎自南海石室之東爲寶圭洞雄偉壯觀秉燭而入有丹竈床几盤甕碾臼皆石乳自然凝結而成

舊傳以爲遺物之餘奇怪萬狀神摹鬼刻非人間
所有約半里水涯循梯直下挐竹筏以行歷甕門
三四重間關委蛇斷簪不添膏莫能及而同翌日
棹小舟以往乃窮水際益廣益奇波光澄明蒸藹
溫燠嚴冬如三四月時同遊者褫駭以爲神龍窟
中不可久居及歸中流矯首見一點烟如長虹出
天表蓋石鐏之容光也捨舟躡梯攀躍而上曲蹬
飛棧粧點如瑤階雲徑小石羅列如瓊杯玉斝瑣
碎如楊梅荔枝克實其內不可名狀轉側咨嗟愈
巧直穿太陰洞後半山而出蓋寶圭之東掖也其
中室曰鏞桃三四百步仰視高處杳不見頂然鏞
桃之名圖經不載他無所考據其西小室洞明外
達連榻週遍可踞可臥蓋寶圭之西掖也鼎予嘗
遊都嶠怪其山奇秀巖穴在下其色黑青而多膏
乳每疑二洞其受陰陽之殊近見寺丞王君云凡
陽洞靈仙所宅陰洞鬼神所居勺滿陰洞也抱朴
乃於此修煉者蓋寶圭衆峯左右拱揖受陽和之
氣水火既濟故能成功亦如男子通身皆陽獨尾

閭穴屬陰女子通身皆陰獨玉泉穴屬陽此造化
妙用處葛君深知之予謂其語頗有理遂記於此
以俟識者

按稚川求爲勾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耳
遂携家往於羅浮止焉是稚川原未至勾漏也
而今古詞人品題勾漏輒以稚川實之夫勾漏
秀起西垂非至人不足爲山靈重而至人周流
八極與風雲上下庸知勾漏非所登涉乎世傳
呂仙詩曰朝游北海暮蒼梧余於稚川亦云則

謂勾漏有稚川也固可矣

重修藤縣城記　元　吳　瓊

廣右之地西接苗蠻南連交趾惟藤最爲衝要蓋以其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繡江北流而逾其城之東二水湊流接于東廣舟車輳集人物繁稠古城方有五百里自宋末歸附至今圮壞久矣至治間始有峒寇自右江乘舟出没行刼往來任守牧者每遇警急立柵隄防而已矣天曆乙巳寇猖獗從繡江下攻陷其城殺傷軍兵自後來攻一十七次縱火焚蕩民舍官廨神廟悉爲煨燼至順

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峯文侯魁來知是州下車之
初首詢被陷之故慨然發憤遂集諸父老會議因
古城舊制而增損之務在于不擾而辦然以本州
版籍遭火不存乃督屬邑各社農業丁口驗丁數
派每十丁修築一丈立定規模傳之久遠但有損
壞隨令修葺于是民皆歡喜趨役旬日之間城墜
新而秋毫不擾敵樓雉堞聳漢連雲爲嶺外之傑
觀矣乃分布軍兵措備攻戰之具嚴加守禦至于
四境亦設徭目官給旗號法令嚴明隊伍整肅壬
申二月初二日寇有四百餘徒乘舟至城門侯乃
將帥軍士赴敵殺獲旗頭蘇爲等三名射傷頗重
又分攻東南二門城中築禦謹密寇各退散向梧
而去是歲五六月間寇数次往來皆潛踪而過不
能爲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有寇千餘徒乘船百
餘艘是夜飜于城之西岸見城防守嚴備不敢向
而下梧遂流攻刼封肇諸邑殺戮軍民橫屍蔽江
至二月初十日從州北潛地而回於是州人益感
侯之力而遠方商旅鄰郡士庶扶老携幼而來托

者如歸焉侯乃西郡世家顯仕于朝自負器望出
守于藤適際蠻寇作孽嶺外二廣海北三道多罹
其害獨藤城殘破之餘得侯爲完修蠻寇避不敢
犯譬猶迴狂瀾于既倒砥柱于中流焉信其難
矣其他豐功盛德形于歌頌登于篇章於此畧之
可也茲以藤人父老備修城之蹟徵言書之於石
予嘉是事而敬公之德遂爲之記

南山御書碑記　元仆屈少英

嘗覽漢紀明帝夢金人身長丈六至殿庭遣王遵
等往西域迎佛畫像至中國敕置白馬寺此寺僧
之始也由是寺舍布天下建樓臺殿閣土木之工
貴人之力及考貴州南山寺二十四峯中巖洞窮
窿高五六丈餘寬一百丈餘天生石佛三尊地産
石鍾一座釋迦文佛有殿觀音菩薩有閣山頂之
上有仙翁煉丹遺跡在寺天造地設與世界建寺
土木之工不同宋仁宗賜額景祐禪寺至治元年

八月皇上潛邸幸南道經南山駐蹕望覽至治三
年冬十一月還京都復幸是山觀閱洞中親洒宸
翰南山寺三字賜僧爲之扁雲漢昭回奎壁分耀
山川草木咸被光輝天曆元年九月龍飛御極詔
赦天下四民歡忻本州判官臣周天祥欣逢嘉會
仰瞻御書餙金扁刻于木慮歲久字泯謹摹寫刻
于琬琰與同知州事忽都海牙達魯花赤兼勸
農事忻都捐俸立碑以其來傳有朝廷差來官太
不花炫烈失皇吉經臨捐鈔勞匠承郡侯命仆作
記自懷庸卑淺學安能黼黻盛事謹按聖經南山
篇有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南山有臺篇又曰南
山有臺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以此爲記
承郡侯秉臣子忠節如南山不移也上祝聖壽萬
年與南山同久長也此碑萬世不朽國祚永昌萬
世不朽南山寺亦萬世之光榮也吁鐫堅珉揭示
宸畫炳如日星震耀前古昭垂後代豈不偉歟天
曆二年巳巳歲四月先横津學正臣仆屈火英誠
惟誠忻拜手頓首誌

西山洗石庵題額　方端士　皖城人

西山一片石差可晤語作世眼觀欲其玲瓏嵌嵌如米顛袖中物茲山無一塊入文人眼正喜其粗莽唐突此梅道人家風也石宜瀑宜雨宜露宜月宜煙宜潭蓋身居瘴鄉蒙垢得山中諸友互相濯磨瀑洗如鬬雨洗如訴月洗如拭烟洗如笑露洗如詬潭洗如鏡看洗宜晨起宜夜坐然遊人未必肯信宿其間而寺中粥飯僧對面不相識認石亦徒潔已於空山而已茲庵成余題曰洗石石點頭

余乃呼山鬼駕石羊來余其淩丹梯而接天語大
叫李御史仙也歸來乎余與爾痛飲狂歌爲石兒
破岑寂也山南有高巖名石羊相傳神仙騎羊入
山仙去而羊化石

粤西潯江郡雙獲銅鼓灘記　樂明盛

天啓乙丑仲冬余捧學正檄自庾遷潯道韶石陂
舜峰閱九成記歷蒼梧而入潯境余詢此爲何地
長年曰前卽銅鼓灘也余曰昔髽齡時閱漢逸史
馬伏波征交趾舟經八桂有二銅鼓躍入水中此
非其地耶舟子曰然數年來已獲矣未審今置何
所至潯而祇謁先師廟同寅周君禮指示余曰此
銅鼓也漢代躍而沉今三千年而現不裂不缺非
神靈呵護何以得此余細閱之身圓七尺有奇面

徑二尺一寸許高與徑埒上部似鼓下體無底腰
視面稍縮而徧體多葉紋紅女繡剌所不逮予手
叩其唇錚錚鐺鐺桴擊其面瀜瀜鼕鼕竊念石有
七竅三撾法惜無傳而硿硿絃莫諧韻時久如許花
紋側角內無損蝕信神物耶乂數日而登觀風樓
眺望白石羅蔡思靈之勝邑博袁君明謙復指一
器示余曰此異物也予昔任茂名聞此地獲之蓋
自伏波時沒而今現余曰郡庠有其一茲豈其匹
耶何形體同而茲唇稍窳也曰是也君知其同未
知其異焉歲戊午端陽日白石山人動土得此其
日銅鼓灘澳人以網絓葬舉因入水而摸知爲器
矣帥衆即舉而出之兩地小民均獻入官以上古
器不敢私也郡公邑宰曰此神明所阿護宜歸之
聖神雖以質全文備出自灘中者置文廟中而唇
觚差蠢出自白石置觀風樓兩者窳完異而形同
聲同沒水同出現之地異而所獲之日又同手摸
心賞宜令人神遊三千載而上矣昔東坡蘇氏以
秋咸作九成臺自稱玉局散叟喜爲之記予謂其

慕浮名而亡眞器也今兩具漢泯而明現兩失而
同現人亡而器存好古之士樂觀其現詎不與商
彝周鼎共珍爲宗廟器乎夫日月寒暑風雨晦明
並於天地間而南郭子綦謂其未聞地籟今人隱
於漢天顯于今如寒暑晝夜遞伸是天籟叶地籟
聞矣奚啻鼗鼓壎篪笙磬匏絃也乎昔韶作而鳳
儀獸舞韻調而馬仰魚聽今夫使有形有聲者顯
祥異於蒼梧之西而聖天子廢中蹈和立極以安
天下人和而氣應協流古樂重興韻雅載作俾魚
不淰鳥不橋獸不狘人情不失我明巍美廣周濟
軼炎漢殆九成中之重器也歟伏波有知手爲加
額子瞻際此九成臺記可無作矣歲在丙寅履端
上元日臨川樂明盛記於潯州公署周君禮大庾
人相與校鐫袁君鳴謙平樂人喜觀厥成名得竝
書云

重修南寧府江城記　明大學士南寧人蕭雲舉

晉興郡治濱河河水齧岸者數十年浸淫之久時有崩剝自鎮江樓毀後河流湍迅逆逆衝腰射磅頻年物力彫劾矜帶冠紳之屬不啻晨星青鳥氏輒云水之害匪直士庶病也城郭亦病蓋水爲發生導祥之源靜則利激則害順則善下逆則橫流城郭於江宜遠不宜偪宜堅不宜瑕爲水也計者導其勢爲城也計者厚其基裁成功力固兩相需也邕江之岸高於城身者尋尺循岸而上層累若

升梯然岸距城不數武春夏之交桃花白蘋兩河並會洪流巨浸毋歲輒二三至以爲恒俯堞而瞰之百雉瀕危勢凜凜欲墜故郡邑之有河患猶三陲之患邊瀕海之患倭也故防河之憂與兵禋等而捍衛之功與折衝等夫愚者處堂而嬉無足訝已智士識微窺遠烏容泄泄然邕於江左爲綰轂自儂氏亂蒿棘閒井以勤王師宋元豐六年城始再徙明興二百餘載稍稍豐其齒育守土者蒙安襲嬉無暇問封圻事日月彌久城彌傾亥土惡善

潰重以搖霖隳隤之城以下浸浸乎阯半嚙矣去夏陽侯爲祟佐以雨師一夕而拉然剤然頻河之屋至爲河伯宮宅何以奠厥攸居會治兵使者胡公諸所爲恤人隱核吏蠹嚴斥堠蓄儲精練軍實以備緩急其綱繆武事良悉暇以其時諦觀睥睨間而憂之謂卒有叵測如域社何若不郎治因仍陋簡及厥以竣後之君子彼復狃如是將縣官奚賴焉而郡守林公亦然日設險域民匪城奚衛是役曷容已已于是召陶人爲甓甓斤若干召石人爲

鰲鰲凡若干召誑墉者司厥役傭直若干而以文
武兩官董其役畫地而築分工而廩勤者旌之怠
者杖之經始於庚申之秋越辛酉匝歲而成城之
濱江與壕者廣輪之八十一丈高二丈五尺有奇
闉闍凡四堞凡八十有九費僅二百四十餘緡貲
廡而速工堅而完厥狀如玉鱗皓齒望而知爲雄
邦嚴嚴翬翬屹乎稱鉅觀矣於是文武董其事者
與鄉大夫父老謀而屬余記石余聞夫子之繫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已也而又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良取諸豫當其卜卦尚象曷嘗有暴客
虞而方晝儆夜方甬戒寒其重門擊柝之指所爲
建威銷萌計周而策遠如此楚師伐莒以渠丘城
惡衆潰傳曰莒恃其陋而不嘗城是故浹辰而三
都之境楚廼得志有土者柰何示人以瑕異時周
宣王中興修明文武之業既命南仲往城朔方又
令宰衡保傅之臣若仲山甫者出而城齊其功烈
被之管絃聲若金石迄茲爛焉夫以莒之嵏寇而
儆如彼周之飭備而興如此城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天子冲齡在宥詔師武臣力劻勷出塞奮而東征又睠焉南顧時餉邊圉叟慎固城守乃臬使者乘軺行部宣政問俗即荒陴僻障趾必躬之邕撫江左上游蠻漢錯處羣蝱虺在肘腋間而衣襦之戒首營茲役至晨宵督厲冀有永圖且募健卒繕營房行且集材鳩工議復江樓以防水患是臬大夫暨郡守能布宣上意而與南仲山甫比烈也詩所稱出則賦政入而式辟儻云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者非耶雖然城固有形險也無形之險在黔首心當事者又昀濡而噢咻之業已不樓櫓而壯不管鍵而嚴等險如是古者鶉觚城郎竣事而榮之惟時有鶉升觚爵之上主者以爲祥徵余不佞以卮之言代觚而爵焉敢謝不敏惟是上干神祇實式靈之其荷罷於邦君大夫也宜與邕之山川土田並永永已代有興者畏民岩而增修其闕無俾城壞是在愛養拊循哉是在愛養拊循哉臬大人胡名廷要閩之漳浦人郡守林名夔琦閩之晉江人郡丞張名繩皐滇之俞元人袁倅名晷楚之

潛江人司理李名自榮溪之固始入陳令名奇器
東粤之順德人督役者萬夫長蔡名若芝郡人治
獄事吳應選楚之黃岡人法得例書

京觀記

宋　狄　青

太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賊犯邕州陷之江
流暴漲東陷九城遂至廣州廣人怯戰登城自固
賊將駐兵圍城攻之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
堅不能下乃還經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於邕
凡害將佐三十餘人楚越蕩然矣朝廷憂之君臣
爲之旰食樞密副使狄青抗章請行願授成算上
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
石全彬同本路經畧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

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制明年正月巳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僞署侍郎黃師密等腹心將領五十七人尅於戰賊首儂智高其夜焚城自遁詰朝引兵進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場斂賊屍而瘞之爲一塚於歸仁鋪之側又遣郴縣尉歐有鄰聚衆傷還城而尅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蹂踐燔灼者三千三百二十八爲一塚瘞之於城之北三月有詔築其地爲京觀乃命立石以志其伐銘曰庸臣司邊率職不虔盜起其閒蠢爾異類藏亡納叛以輔篡頑窺茲無備乘虛襲怠遂肆兇姦順流而東列城皆空嶺表騷然師徒桓桓失勁摧完天下惻然帝命樞臣握節屬鞬拯墜綏殘師行以律賞罰貴必其謀乃專兵家之勢動靜有制所擊無堅吁嗟群醜狃于常勝敢當其前馳彼犬羊敵此熊羆血高于原棄甲如山遺骸草野百里腥膻武功外揚仁心內憫念及幽泉肩瞚之塋京觀之封銅柱齊天大聲遠振皇澤重宣永

鎮群蠻

海棠橋記　宋劉受祖

橫州古寧浦郡也西北有溪曰香稻南會于鬱江跨溪有橋南北舊名多海棠紹聖間秦淮海先生以御史劉極論其增損實錄謫柳移橫是時常醉于橋畔書生祝氏家明日題一詞有瘴雨過海棠開之句州人因以海棠名橋歲月浸久興廢不齊更名去思又更名清秋淳祐六年夏右驍騎將軍李公植來守是邦損貨帛三萬率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經始於是年之十月落城于次年之四月橋

長一十五丈高二丈二尺雖春濤秋潦民無病涉之嗟舜月光風士有咏歸之樂長虹飲澗蠹蠹架空殆庶幾焉罷之士夫率咨于受祖曰寧浦僻且陋淮海先生辱居今之言寧浦者必曰海棠橋言海棠必曰秦淮海是州以海棠橋重橋以秦淮海重橋名海棠未可更也受祖咨曰橋名海棠以淮海故也士不忘淮海將何耽焉爲其花間一醉吟耶爲其放浪形體之外也耶爲其九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可觀耶是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

元豐初淮海如京師應舉以詩謁東坡於徐東坡和之曰縱橫所往無不可知君不可以新書蓋當是時學有新義政有新法雷同附和倒置通顯淮海窮困無聊中東坡已知其介然獨立之操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矣夫志氣之帥也士當未遇時志苟不立則阿意而苟合妾婦以耽容有小過焉未有不誘於勢利怵於憂患者淮海在元豐又嘗爲王安石所知安石得其詩讀之而不釋手淮海稍自貶損高官厚祿可坐而致也淮海不汲手於

安石之門而北面於東坡之室文章行誼並駕山谷諸公間元祐初坡谷繼進淮海以次錄用而紹聖之事作矣淮海之在紹聖猶元祐也當其醉眠花下又安知身在寧浦耶昌黎嘗謂孟郊卒不弛有以昌其詩藴東坡曰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淮海蓋有得於此矣或曰古之君子猷畝不忘其君淮海脫屣軒冕情放志於宇宙間高則高矣非古人不忘君之意也子應之曰子獨不觀寧浦書事之詩乎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淮海何憂乎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紹聖以來群賢迸斥姦矣竊柄剥床而膚可亶城圮而隍可復淮海之憂蓋在是耳在天下者不忘其憂在吾心者不改其樂淮海之志惟主於憂國憂民故淮海之氣不詘於流離遷謫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此淮海之所以超逸絶俗者歟因橋之名以求其實因淮海之迹以求其心受祖所望於橫之士君子也與衆皆曰然請記之

重建宋懷忠藺公祠碑記　藺濬

邕州故有懷忠公祠余先大夫也公諱緘宋熙寧間爲邕守會交人不靖躪欽廉入邕近郊勢張甚公部置卒伍日以忠義拊循之而警四五至治兵使者推空伍不相援公嘆曰封疆之臣有死無賣天之制也吾之命已懸之天矣遂與家訣諸子曰臣忠死子孝死等耳公復顧長子元曰若家督也其守先人之祧復顧諸子子明子正曰若其與我同死遂促子元歸無何賊傳牌而上公舉家三十

六人俱自燔死邕人感公義以死狗之無一從賊
者神宗聞之嘆悼追贈司空加無幾交人復亂
忽兵四面集若霆若颶交人驚曰蕯城隍兵至矣
遂立解去邕人立廟以祀賜額懷忠蓋特典也後
祠就地因拓狄襄惠四公之廟名五公祠云余入
粤西吊公遺魂莫莫凄凄蓋庶幾一覩焉至觀公
舊廟蓬蒿上下猿狖哀號未嘗不悵然自哭也諸
文學顧爲余言援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以死勤事
則祀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狄襄惠諸公臣也法
宜並祀懷忠公以死勤事而且障一方俾無阽于
危忠而有功者也法宜專祀余謀之二千石林公
僉曰可遂建公專祠如諸文學議祠成嘆曰甚矣
哉忠義之感人深也邕故驁悍不習中國之文教
至宋始用衣冠法度自懷忠公忠誼所激士爭嚮
焉迄於今儁者媲於韋木者束於墨深菁峻谷願
識漢官威儀至道及忠魂義魄且爲撫膺而息覆
而溺雖國家蒸蒸之範哉而忠誼所激發其所摩
者漸矣今封內幸罕驁西南諸醜靡有抗戎行者

多士郎請纓披筆亡所賣命顧忠不必裂肝誼不
必伏鑕要在濟乃躬一乃心不惕于威不疚于內
絕名去智而一歸之天則云耳語曰生不足以使
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
夫死生利害之間重之爲千石輕之爲一髮此其
差數然也今世之求利也甚於求生而悕害也甚
于悕死權門利竇蠅集猿攀一失其意惴惴無人
色彼郎老死牖下哉然生理已銷亡矣爾多士忠
誼之鄉豈願其有此也顧余不類寘其身於塵埏

徽纏之塲泯泯以生憂憂以老余終無以見先人
地下入先人之祠愧汗交至如不欲生矣因薦以
清酤而重之以亂辭曰遊崑崙兮蒼蒼俯靈犀兮
湯湯神之來兮彷徨誰憑軾兮蝗蟲破我斧兮缺
斫念骨肉兮參商瞻白雲兮故鄉目欲撫兮農桑
耳暫聽兮滄浪否泰交兮復其隍薤爲衣兮荔爲
裳桂爲觳兮水爲漿聊容與兮翱翔念此生兮靡
短長何以報兮皇皇

伏波廟碑記　廟在橫州　明　蔣山卿

古之豪傑任大事而立奇功足以利國家垂永久者其大政有三曰幾曰忠曰智而神存乎其間當炎漢中興赤符再啓光武提一旅之師掃除莽賊芟刻羣雄恢復舊物如取之掌于時徵側以孱然一女子掉弄甲兵于荒服之外漢方棄置不顧將軍知時不可失毅然請往帝不可抑衆不可撓此則乘時應會而先奪其心者也夫是之謂幾交趾隔絕嶺海深入百粵漢之士馬往往冒炎蒸觸瘴

霧物故過半人舜擊入將軍獨犯難不顧督樓船之軍跨海而進破賊于浪泊之上此則蹇蹇匪躬志死國事者也是之謂忠及誅徵側餘黨悉平驅逐交蠻還之故地界嶺分茅標題銅柱以限南北此則識度超邁處置得宜籌算計畧已斷然爲末世之規矣是之謂智嗚呼方將軍請行也帝已老之及據鞍上馬之時已毅然有分茅之志樓船南下指揮所及風行草偃迄今所向如故千百年來交人顧視銅柱信如著龜終不敢踰跬步以爭尺寸之地自非有神明以寓乎其間烏能然哉跡其平生學問嘗感激思自奮拔以樹功名於世兄諭之曰女大器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既遨遊隴蜀知不足與共大事一見光武而識帝王之眞從容數語臣主契合遂傾心北向攀鱗附翼以有爵土而漢家事業終亦賴之無負于君撫臣臣亦撫君之說是豈區區淺淺爲小丈夫者之所能及哉將軍有廟在橫州烏蠻灘之北涯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于法所當祀者茲土之人歲時伏臘必

禱焉雨旱札瘥必禱焉諸往來者亦血薦惟謹歲
丁亥十二月總制尚書都御史新建伯王公來治
思田事過謁祠下慨既嘆卑陋不稱顯祐爰命州府
增脩棟宇作而新之初事庀材有大木二湍流湧
抱自出灘下皆以爲神明年戊子三月廟成郡守
蔣山卿敬書其事以詔來世是役也馮推官衡實
經始之州判姜璉亦有勞焉是不可以不附

少保張襄惠公祠堂碑記　明　督學駱日升

少則聞予鄉張襄惠公之倡明學問也益與文成
王公同時當是時致良知之學滿天下學士大夫
破舊聞而驟見本體即以爲解縛雙脫矣而獨襄
惠公弗是也始見文成公辯論往復不肯詘其下
陽明高第弟子雙江聶公素與公砥礪語公誠豪
傑預無柰舊聞纏擾何也公笑曰吾尊吾所聞足
矣蓋當文成之世程爲程朱氏左袒者惟公與泰和
整菴羅公兩人而已而久之則學者率好言本體

而不言工夫纔拈及戒謹恐懼即指爲外道甚則口慧語綺而不掩於實於是致良知之說又始行而終變而迄今上皇帝採輿議姐豆文成於學官則其學愈以大明於天下矣乃識者猶然有力行寢衰之懼焉夫聖賢之教人猶醫者療診隨病立方寧必有定法哉周衰文勝士溺於百家見聞故孔子誘之以約禮戰國之士轉而入於楊墨之偏枯故孟子反之於仁義當宋儒分更分漏之後知行動靜種種岐爲二見微文成則終無合併歸一之日然得其言不得所以言則本骾之說亦遂能誤人矣孰謂襄惠公之學而可少哉公之學起基於敉心定志而敦於君父朋友之倫語默進退莫不有法其爲人嚴正簡重不事藥餙所爲文亦不務險怪而議論宏壯詞氣渾瀚亦非單薄纖巧之技所可倫也當武皇帝時公仕爲行人諫南巡杖闕下已出即署督學粤西旋改江西降提舉最後乃總督兩廣湖貴蹲九列而不能一日其身於朝廷之上先後遭值柄臣如貴溪分宜皆知公正直

而終不相入其功業在楚在粤者如剿叛苗撫安南至今長老猶以爲謳吟然終不能盡公之用之萬一也余巡柳州見一碑記公督學所至輒與人言明誠之學蓋乎明誠之與致良知豈有二乎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心之有知非人之所能爲也天故不容僞天下之誠未有誠於此者也是故不明則不可謂知不誠則不可謂良自明之與致良知豈有異哉古之人惟見以爲同則不敢强異惟見以爲異則不敢苟同下手得力之處別自有在則亦不肯傚焉而迴轉於人是以稟力厚而操持固不似今之人依違玩弄於同不同之間假託圖通而漫無結局也公豈其人乎公征柳州猶爲焉平除百年之害事定因築柳北郭城屬之江而建樓其上曰鎮粤後人思公即其處祠之迄今且六十餘年而麗牲之碑未有紀者余再經祠下瞻拜低佪不能去因爲記立石刻之蓋將與海內有志之士尚論公學而共厥嚮往非獨爲一方父老思而已也公名岳字維喬官階

實行詳見廣西通志中長子宓以恩爲慶遠知府
祠名宦季子雋中甲子順天鄉試有孫曰迎今爲
南京吏部文選郎與余善

重修三公祠碑　明郡守

城北之望仙坡舊有祠焉以祀宋之狄公青余公
靖孫公沔之三公也嘉靖壬戌九月隸人弗戒堂
宇俱燬余始至郡諸務未遑越明年財用稍紓而
歲事亦稔乃議修建以復舊觀後爲堂東西爲廡
前爲亭又前爲門南爲櫺楔與夫墻壁階堦牖牖
戶牖或飾乎故或肇乎新經始於季秋之朔迨甲
子三月之五日祇用特牲奉三公之主而告成事
嗚呼宋之不競於兵也久矣天下之勢莫重於西

北雲燕一十六州淪沒於敵當削平群雄之餘舉
天下之全力委而不取猶可言也若趙元昊僭
靈夏一豪渠耳屯兵六十萬不能西向發一矢以
問其罪而徒托於招納之說果何爲哉方儂智高
之起廣源也乘我無備猝破邕州連陷沿江九郡
還據邕城以求邕桂節鉞自非三公一戰而破之
將見諸將之軍既不能支交趾之兵復不可用遷
延顧却吾恐嶺海之間又出一元昊也東南之亂
何時而已乎然三公之所以成是功者孰不曰軍
制立而賞罰明也若狄公起自卒伍自爲大將余
孫二公則以文學法從同事經畧一旦合兵共行
天討乃同心協力畧無一毫猜忌之意功是用成
兵法所謂師克在和於此亦可見矣夫自大寇既
靖新城戴案屹然盤石之安迄今數百年百姓生
聚享有室家之樂謂非三公之功不可也使移是
於西北將見雲燕可復西夏可收而他日靖康之
禍亦可免矣以是觀之則三公之有功於宋有德
於斯土也豈不赫赫可稱也哉祠既成載稽祀典

但祀三公而不復他及者欲其專不敢瀆也從祀
以楊文廣孫節賈逵和斌者同時有功之人也祠
仍作於望仙坡者著其戰勝之日也亭名之曰奎
光者奎于天宿爲武庫主兵宋人又以爲文明之
兆故也坊題曰文武威靈者其義同也既述其重
修之故復繫以樂神之章并刻之麗牲之石詞曰
望仙坡兮城之陰屹新廟兮栢森森赫武帳之高
驤兮萬卒列而雲屯憶三公之來斯兮轟轟天聲
由崑崙而歸仁兮迅如雷霆前鋒交而火却兮伏
卒起而先登彼鏢牌而短接兮我鐵騎而冲衝若
泰山之壓卵兮何堅陣之不奔金衣兮委地京觀
兮千尋邈幾時兮故壘猶存雲車風旗兮儼而重
臨氣結山河兮護我邕城畫驅豺虎兮夜戮鯨鯨
風雨時兮肅氣祲民安樂兮南土寧百世報享兮
妥厥靈

羅池廟碑記

唐韓　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務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民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告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與業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園潔脩猪牛鷄鴨肥大

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塋送各有條法出
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貿久不得
贖盡没爲隸我侯之至撥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
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
木柳民既皆喜悅嘗與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
酒于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
明年吾將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
拜之其夕夢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
大祀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
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
於石予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
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
以祀焉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侯之堂
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
知我悲侯乘白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嘆以咲鵝
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
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謂

俟是非千秋萬歲兮俟無我遑顧俟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秫克美
兮蛣蛟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世

柳州北郭碑記　明余勉學　馬平人

先王之建國也樹德以基設險以守此其爲慮豫
且淵乎昔者儂寇甫平余襄公遂城桂州君子與
之與其豫爾當馬平濯征蠻寇之餘諸椎髻卉裳
方向風脅息人且以承平爲賀而亟城其北郭豈
治安之道莫是急乎盖先人之憂而憂之非漫然
舉也吾柳郡城當五嶺西南群洲水自西北來會
遶郡城三隅周旋東注雖非漢廣亦可謂天塹矣
獨直北一面通塗數道無封域之限山谿之阻我

固可徃彼亦可來識者有深憂焉歷數百年卒莫之爲何機會之難遘如此哉嘉靖二十四年秋九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惠安張公浄峯征蠻將軍平江伯合肥陳公竹泉以天子命督師討蠻寇於馬平之五都師既克乃以其暇登郎城周覽焉顧雉堞之綿亘俯江流之廻合喟然嘆曰美哉將乎洋洋乎其斯以爲固歟然無崇岡巨阜爲之殿恐扶輿清淑之氣無以萃且覬覦者易逞徑蠻雖平容詎無他慮乎時郎邑諸生有獻議於茲欲城北郭以餙外蔽者深然之念底厥績須良有司適難其人已而寇山王君三接以南京祠部郎來守茲郡首謁於蒼梧郎喜曰是吳中人傑也必能憂吾憂事吾事矣遂以諸生之議畀之俾底行焉君侯省之復於曰是守哉也敢不奉命暨歸乃布德兆謀披草萊躬陟降既景乃岡考中用極度財計工審時約費爲計簿以請於大中丞曰是果能憂吾憂事吾事者矣苟利生民財用何惜遂褒荅俾底行焉命下君侯郎召工師裒材伐

石諷日肇緒距北廂闔闔五百步許爲外郭郭之
長凡五百七十九丈高丈有四尺基視高省三之
二起自西江迄於東冲因勢立基前却委蛇甕以
陶甓實屏塗泥故不必隱以金鍾而豐坊袤址輦
固如盤石焉郎郭之中爲譙門凡三正北曰拱辰
心王室思藩屏也東曰賓曦崇陽德布和惠也西
曰晉照存陽明燭幽昧也門之上拱辰以樓冐賓
曦晉照以平屋冐各三間干肩偏焉沿郭曲折爲
敵臺十臺有舍旗幟列焉爲軍營二營有廬楚戍
卒居焉距郭中南十丈築鎮粵臺其高凡二十有
四尺應坤之數縱廣凡一百八十尺當二九之數
象兩儀也覆臺爲層樓高三十六尺應乾之數凡
五間象五行也左右有軒前後有廊皆所以羽翼
乎樓旅楹四周象列宿也縱橫視臺樓之中扁曰
粵西雄鎮言德威遠被胥底寧也臺南下有堂凡
五間東西爲序各如其數直前爲儀門樹坊於中
又前爲外門凡三間門之端扁曰龍城書院崇文
教且將以象賢也中儀門左右爲碑亭二即東偏

爲土地祠一自堂徂門蕭墻連絡左右布分瓌匝其外繚以閎閎規模氣象囂囂如也秩秩如也是雖因地利成天險而裁成輔相乎堪輿者陰以寓焉是役也內則瓦諸四所之軍餘外則瓦諸三哨之士卒而居民魯不知有驅召之煩凡役於公者人日給銀一分有半圩者倍之梓匠視圩者爲增損木石之直以良楛爲上下揔其費幾千幾百兩有奇皆於軍餉耽給而吾民曾不知有征科之擾工經始於歲丙午冬十二月未暮而臺成踰年而

郭就樓觀門堂翬飛鳥革觀者驚猶神靈之所爲靡不嘉我君侯經理之有方也而中丞成始成終之功尤章章於奕奕然其機會之際殆有非偶然者已吾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視民之憂猶已之憂天下之事猶一家之事也昔中丞視教於茲常以誠明之學誨我諸生暨君侯蒞政告人每以不欺爲訓是其志同其道合雖曠世猶能相感矧生同一時官同一方其任之弗貳勞之弗惜固其宜哉吾柳當妖氛蕩滌之餘獲屢豐之慶

中丞又能散其小儲建此長策風氣既萃人文以宣外侮潛消內寧益固天人合發交相爲益斯其時哉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謂歟又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則又君侯之謂矣二公惠孚我民利及萬世邦人士蒙其惠利遠其災害懷德思報且將即是祠焉而尸祝之以崇報於無窮垂勸於來世其誰曰弗宜今而後嗣君侯者皆能以中丞之憂爲憂君侯之事爲事則必敷和有民綏厥士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

匹一簣之覆臺也爲益厚崇郭也爲益厚若也匪德是務惟威刑是崇是淫若傳所稱好惡拂人之性則民心攜而叛離作雖有金湯其誰與守又不若折柳以樊吾圉也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是非古今之大戒耶是舉也巡按監察御史豐城徐公南金內江葉公世延先後按治莫不嘉乃績俾丞成之副使新建魏公良輔長州徐公禎黎議莆田朱公道瀾惠安康公明黎將慶遠戚公振咸有功於提調而魏公戢司兵脩尤在意焉府同知東莞

林君時秉通判覲縣徐君栻推官寧州鄒君邦欽知事饒川周淯咸有功於恊贊而徐君經費有制出納無爽績尤著焉柳州衛帶俸都指揮張世爵指揮張奎湖廣永州衛領哨指揮陶禮俱有功於督理者也至於日省月試課工程傭悉智殫力佐我邦君則唯陶子之能厥功告成郡遣博士鄒炳黃處中屬予爲記因次其事以遺之且以詔夫將來

平蠻記

明　張　岳

聖天子臨御二十四年爲嘉靖乙巳春詔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圭征剿馬平縣五都諸蠻蠻據危險爲巢以十數大者五六百人小不下二三百多儲蓄藏以防征秋八月徵兵悉會龍城分爲三道右參政鄭廓監參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窩雷巖同銀北岸左參議趙崇信監參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田北册洛浦南團

口巢副使魏良輔監都指揮李霽統東蘭兵由西道以向都慱高桅龍艦九月丁卯諸軍接道分攻雷巖北岸平田北册洛蒲都慱克之遂進圍魚窩馬鞍高桅諸巢冬十一月幕府至自蒼梧廣東右參政張烜從至番黎謀畫又檄副總兵程鑒馳入襲統諸軍晝夜督戰攻技並設無遺巧賊亦隨方爲備明年丙午春三月會謀緩攻以弛賊備撤圍若佯之而旋復乘之各募敢死士緣石壁夜登奪其險陬據之諸軍以楯相擁豈繼登戰于陬中又戰于支頂且登遂至絶頂火砲矢刃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夏四月甲午馬鞍破丙午魚窩破魚窩者尤險惡自國初以來凡四攻弗克至是與馬鞍俱破蠻中震恐因撫輯餘黨分兵屯守護旁近居民耕種遂班師是役自秋徂夏嶺外行師未有若是久者而將士効命謀猷審壯異論莫能譁久益奮厲迄用有成功以邺副聖天子詔命是月幕府移駐柳城既又至千蔓周觀營壘閱諸將功最叙刻于崖石山可平石可砥惟聖天子威靈彰播遐

平北三大功記

明　張　翀　馬平人

廣西之寇在桂林蒼梧則有古田府江爲最在柳慶之間則有懷遠八寨北三爲最古田府江懷遠諸賊先是都御史巡撫殷公暨萃溪郭公次第平之矣唯北三八寨至今未平瘡痍未起加以蠻性變詐巢穴險阻當事者慎重之也萬曆五年小江吳公適開府廣右訐謨勝筭武綸文經乃檄地方諸執事者曰惟廣右僻在南疆猺蠻爲害梗化久矣其議所宜先加兵者執事議曰今之寇莫憂於

八寨北三其八寨業已招撫徐觀其後而北三者則跳梁已極且立赤幟于諸蠻之間使北三不懲去公遂檄永寧兵憲吳君善來經畧其事焉吳君行公戒之曰兵貴潛機使敵莫測近而示之遠者法也君其先聲指咻咳河池乎吳君曰敬聞命矣公遂徵兵於各土州司會守巡該道陳君俊尹君校各次第抵任二君素沉幾諳練加以受成於公而又合謀於吳君其猷益壯矣乃以右江叅將倪君中化統柳慶諸兵而遷來三哨則屬之永寧叅將王君瑞焉兵果先從便道故爲聲影於河池咻咳之間賊不之疑也不數日則兵趨北三諸賊以爲從天而墜已不及掩耳矣兵進凡三十日克破巢寨一百有奇擒斬四千八百名顆而俘獲賊屬視擒斬倍之牛馬器械視俘獲又倍之自廣右用兵以來神速稱快未之有也公又疆理土田分兵屯種蓋爲善後計凡八寨以南河池以西靡不聯

絡待命恐恐焉不保旦暮豈有縱橫出沒如昔者態耶績上上嘉之晉公大司徒郡中鄉大夫及父老子弟各置酒爲地方慶且詣守巡使君請記使君轉以屬僕嗟乎狲胡能爲公記耶昔石汀殷公平古田僕書於桂林蔡溪郭公平府江僕書於蒼梧今桂林蒼梧之間頌二公之功者向浮於僕之文是其文不足而其功常有餘也況公之北三又事倍於古田府江而他日頌公之功者豈不益浮於桂林蒼梧耶卉服椎髻鳥語狼心不示其威則不憚也平禍定亂昭德晉信不假諸勒則不傳也南山之石玉屏仙變風雨不來千載一日此非公之碑如有待耶於是父老子弟爭趨而磨懸崖而書諸洞徧徵莫不相率來視以手加額曰南蠻何敢反乎何敢反乎張狲聞之乃從前數廣西之寇幾已殆盡遂援筆爲記

平蠻碑記　明王臣

今天子即祚之明年守臣言粤管柳慶獞寇四出剽掠益橫狡昏狂奔以干大刑弗戢將蔓愈蔓愈難圖也惟聖天子天造神斷克清大慈以武定南服詔三府元僚率兵徂征時元戎伏羌伯毛公適有總漕之命不果行總鎮御馬監太監潘公忠總督都察院右都御史陳公金並奉節鉞共往視師而總戎之責總督公實兼領之犀甲熊旂錫盾雕戈觚觼蔽江旌麾遍野以鎮守司設監太監蔡君

昭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康君泰兩廣左右參將署
都督同知馬君澄都指揮僉事金君堂官君纓分
前後左右哨以兩廣左右參議林君璿錢君灝羅
君榮僉事王君秩蔡君鍊暨余監諸軍事以副使
陳君崇德及桂林知府汪金恩理餉事仍悉統於
中軍由是兩廣之官軍及兩江之目兵雲合蝟集
亦慮十萬之衆而巡按御史盧君翊寔專閫功紲
弊之任上下同心彼此戮力罰既不貸賞亦無吝
是以所向無前以戰必克自冬徂春用兵十有一
旬搗巢掃穴斬首幾千級其爲蠻所脅從及願聽
招徠者並釋之仍屬分守右參政楊君茂元董處
分嗚呼備哉余聞古者天子之牧四邊也其義羈
縻勿絕而已我國家聖神相繼威武彰大湛恩汪
濊風之所被罔不披靡顧茲蠻獞乃敢跳梁山澤
殺人掠貨結巢據寨重爲疆場之擾何耶蓋蠻獞
異類者也其暴虎其貪狼而其提猿狖也惟在乎
治之者得其要而銜策之者有其倫斯則疥癬之患
有不足爲吾慮矣蓋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

才莫難於將夫統十萬熊羆之士驅虎之力制之一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爲吾用矣況使之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趨勞如趨逸非仁不能以懷非威不能以戢非斷不能以行非智不能以謀非信不能以服又必如珠之走盤如環之無端不膠于一定不狃于一偏則兵未戰而先勝矣惟吾總督公具文武全材行事適機宜而風采足畏愛凡軍中事無大小諸軍必諮而後行文移山積日復旁午公則批荅如流尤長于用兵所謂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者公實有之出奇制勝決策料敵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總鎮公鎮靜有容不立町畦事之出於總督公者若自已出未始嫌于逼已所謂事成于同者非耶噫斯舉也鏟鐏進而述父老之詞謂馬平在國初本十有八里永樂三年僮寇起有赫總兵者督兵捕之而蕪其田乃爲慶遠宜山河池之僮所奪遂併十八里而

爲七宣德三年有山總兵者調兵勦之而反爲寇所襲置橫羅歸安堡以守禦之景泰初元群寇蠭起聚至萬餘圍柳州城幾陷賊勢益熾遂併七里而僅存一里之半嗣是以還曠誅數紀蓋群寇猶寇不謂復有兵能壓其境者矣今茲乃若摧枯拉朽之易而又奮餘勇出異謀開峽道以通襟喉置哨堡以示保障七八十年寇悖之氣一旦銷沮殆盡戶口賦役復歸版圖見百年之所僅見爲前人之所未爲有功于生人大矣非託諸文字之雅烏足以示近而傳遠余誠儒生濶畧不適于用謬承臺檄躬在戎行雖獲寸尺之功亦猶豐山之鐘霜既降則鑑然鳴蓋氣之感非自能鳴也聽於下風竊自增氣故不辭而書之亦欲效蒼蠙之附驥用垂斯名於不朽故特強顏爲之

重修羅池廟碑記　明　戴璣

羅池廟州人世祀唐刺史柳侯也侯之得世祀傳者以文故以政故以神靈故嗚呼古來文章政事及神靈精爽若而人生則榮焉歿則已焉久則歇而絕焉烏能歷千百數年如一日哉余受簡命分轄是邦入其疆覽其城郭人民間之秀而絃甲而蚕者皆侯之文也樸而耨比而雍者皆侯之政也復問其俗水旱必禱飲食必祝者皆侯之神靈也官茲土者較守畫一飲醇足矣無事更絃而鼓瑟

也故其風教文物爲百粤最明德遠矣造而謂焉
變革之餘廟貌蕪荒余甚懼碧血之漸爲冷風也
屬之耆老度重困力不周願廼以咸俸金錢僦材
而重構之方薙草適以覲典走京師而侯之交之
政之神靈日變現眉睫間而不去於心也遂以其
狀告之鄉中人王子曰是殆幾於道者也士不窮
安能有立侯之窮以荒裔終幸也余曰侯之幸也
彼都之幸也官是土者之幸也侯之司馬永州也
記鈷鉧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
歟至是則曰必館我於羅池知百年魂魄依依此
土歷晚證果爲道存也是能以其文其政其神靈
化荒族之心作累綏之身也功大者食永思所以
報侯者歸亟召匠而謀之工畢集募龜肇工於九
月念八日告成於其月某日計爲日凡若干費鏹
凡若干時襄其事者相與飲酒而落之因書之石
俾後之讀韓碑知侯之文之政之神靈爲功於當
時讀王子與余之石知侯之進於道其文其功其
神靈爲功於萬世柳之人尸而祝之者且繩繩而

未有艾也

平思田勒石文　王守仁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乃與師振旅信義大宣諸蠻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不期月而諸蠻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永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

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嘉靖戊子年春臣守仁
拜手稽首書臣林富張祐刻石

融縣迎恩門記　融縣令熊飛渭

康熙十有三年春飛渭初至融入迎恩門而懽然
也羣邑之父老子弟皆望恩於縣令而謹然迎之
何爲而不懼乎刑罰無章惟憑一已之喜怒失恩
一矣徵求無藝不恤小民之膏脂失恩二矣而且
急符迫於前煬灶蔽於後至剥民而不知失恩三
矣而且加之以伏莽因之以軍興欲求民瘼而不
暇失恩四矣況夫交游名譽之是矜聰明才知之
自用皆足以薄厚而傷民心失恩五矣失此五恩

即斂此五怨嚮之望恩於上者今將轉而仇其上
胕則非民仇之實縣令之仇其民也古有去官而
民爭於境上者又有去官而民或袖石礫以擲之
者吁民情亦大可畏哉民莫不欲富而望上以廉
民莫不欲壽而望上以仁民莫不欲爲善而望上
以教化夫所欲也得惟令之德不得亦惟令之怨
何爲而不懼乎自吾爲令於斯固不敢仇其民而
於父母恩勤之道慮有所未盡試觀今日之民情
視嚮時何如也因涉筆記此用自循省且將使後

之君子有所觀覽焉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修

重修桂林府學記　宋　南軒張栻
重修靜江府學記　宋　晦菴朱熹
重修桂林府學記　元　劉三吾
重修桂林府儒學記　郡人　李棠
重修桂林府儒學碑記　督學　王如辰
尊經閣記　明　王守仁
桂林題名碑記　明　曾蒙簡
重修臨桂縣學記　明巡按　周紀

陽朔縣儒學記　明　吳惠
永寧州學宮記　李棠
永寧州學記　王如辰
全州學記　宋　劉岑
重修全州學記　元　揭傒斯
全州修學記　明　蔣冕
新建廟學記　蔣冕
灌陽縣修學記　王如辰
平樂府學記　元　常挺
重修平樂郡學記　巡撫　麻勒吉
重修文廟記　明　汪若水
重修荔浦縣學記　元　石天岳
永安州修學記　王如辰
重建梧州府學碑　明　丘濬
重修梧州府學碑　明　兮東陽
梧州府學記　陳獻章
重修梧州府儒學記　王如辰
建尊經閣碑　明都御史　毛伯温

懷集縣學記　提學僉事　彭　甫
懷集縣學記　戶部主事　張　詡
重修容縣學記　督學　鍾繼英
重修岑溪縣學記　督學　周孟中
重修岑溪縣學記　康熙八年知縣　劉昌言
重修蒼林州學記　明督學　彭　甫
蒼林州學新建泮池碑記　蘇　濬
重修北流縣學記　周孟中
重修興業儒學記　明督學僉事　李義壯
潯州府遷建文廟學記　明　錢　溥
重遷貴縣學記　張　燦
南寧府學記　元　文　璧
橫州重修儒學記　元　張九垓
太平府學記　明　丘　濬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唐　柳宗元
重修柳州儒學神記　明　王啓元
融縣修學記　王如辰
柳城縣學記　王如辰

慶遠府學記　陳文

宜山縣修學記　宋張栻

廣西通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二

重脩桂林府學記　宋南軒張栻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有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巎經始于郊而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奕壞得浮屠廢宮實始安故址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栻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何所爲而然哉天生斯

民則有常性人立于天地間則有常事在身有一
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皆性
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弗
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天也然
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所當爲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以至於
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學所以
明萬事而率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具於吾心
心也者萬事之宗也人惟喪其良心故事失其統
紀學也者所以救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
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
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
此而已嘗窺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
是鼓篋入學抑亦思我所爲學者果何事乎聖人
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
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
思則必悚然動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遺

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拭也不敏何足以啓
告于人辱侯盛意勉爲之言

重脩靜江府學記　宋　晦菴朱熹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卿家及國大小有
序使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人
之方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
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
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而又興
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
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

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
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
王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志本逐
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
在而其實不舉其後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
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
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
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氏釋
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
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
憫其如此親屈鸞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厲之以
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
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
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
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敏而惟侯之意
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
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於牙城之
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庳堙鬱

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
於始安故趾之墟蓋其地自屈廢而爲浮屠之室
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
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偏陋
後易摧圮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
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廡崇邃堂宇
廣深師生之舍環列廡外隆隆翼翼不侈不陋其
爲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命教者甚實且稱熹
於是喟然起而嘆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
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
敎於是者莫非明義及本以遵先生敎學之遺意
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
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
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
其本末如此云

重脩桂林府學記　元　劉三吾

皇上踐祚二十有一年嶺南廣西道憲副公以學校王政攸先風厲學校是首匪作新之將遂棄廢其令教官定議於是桂庠諸生奉承惟謹經始是年之十一月訖功明年之七月學正蔣倬狀其事請予文記之固辭弗獲按桂林舊有學前至元丙子王師南下燬於兵世祖皇帝混一區宇大興文治中外咸設校官時則有若嶺南帥史公格即故址而圖新之以元有學自史公也嗣是之後至元

戊寅嘗一葦治歲久自圮今憲副公朔望視學惕
然興懷廼稽學廩歲久倡以已祿鳩工庀材擇日
興事門櫺星樹垣墉內自禮殿徂於應門殷之棁
之腐撓者易甍之墊者完戶牖闌楯丹漆
雕刻煥然可觀講堂舍繕脩有加奎閣尊經塗
堅如法祠庭易向獻幕更新諸所宜葺咸以次舉
軺車時臨是瞻是敬元歌衣冠絃誦濟濟洋洋藹有鄒
魯風桂林學校遂爲諸道最憲副公作新之功偉
矣嗟乎學校綱常之地臺憲綱紀之司故自有親

義序別信以來而大綱小紀無或出之倫理之明
風紀所由以振也昔東漢士高節義范滂諸賢一
時與游皆太學名士用克樹立有澄清天下之志
今憲副公居風紀之司而首致意綱常之地於時
諸道紛擾弗治獨廣右蹲然靈光無恙脩學之舉
聞風而興者數十城百司庶府恪慎憲章昭乎天
日之臨而凜乎風霜之肅也豈非公扶植綱常一
念默有以行乎其間歟柳是學前以史公倡之今
以憲副公繼之中間六七十年豈無其人惟是二

公皆於干戈相尋之餘而有尊道崇德之意公之心史公之心也則天相斯文而福廣右者意有在矣公唐兀氏名也兒吉尼字尚文歷御史三臺僉憲三道皆有廉能政聲由中政院判階奉議大夫居今職壬辰春汝潁寇陷武昌長沙等郡公督首帥阿魯輝將兵往平之若清湘若春陵咸賴克復時廣右未有變者臨桂東鄉民謀始倡即調兵樸遏之人心遂以帖然他如汰鄙縣之冗設而奸貪以息禁商販之越境而鈔法以行節官府之浮費而饋餉以給民廬延燒官爲賑之歲飢勸分俸以倡之繕城郭造陽橋修靈渠皆政紀之卓然洋宮之脩公實主之經歷左奉議照磨趙儒林則克職憲佐者也是宜書銘曰我元龍興奄有隅縣一視廣右仁同畿甸大府桂林糾以憲臣之綱之紀廼宣廼甸惟爾校官實賴風厲以篤彝倫以新士氣天惠爾廣我副公來風霜一道儀範百司維時湖湘煙塵四起一柱狂瀾以公中砥謂茲人心係有綱常舍而學校其何克臧載瞻桂序歲久且圮誰

其新之是在我爾爰捐已俸爰集工人墓欹以正
撤故以新櫺星峙峙應門洞啓金碧煇煌宇廟之
美於燦從祀於樂論堂經閣增麗奎文有光輶車
時臨衿佩雲委匪怒伊教雅歌泮水湘灘渨渨道
脉溶溶文運在廣如水潛通宣成二公矧茲過化
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凡厥來游宜體公心眞履實
踐毋卽悟淫昔時草昧史公建學今時擾棼我公
既作史既有祠公宜企之後有述者視此歌詩斯
文有天孔言無替輔我元皇千秋萬歲

重建桂林府儒學記

廣右古百粵地去京師萬里而遥其山川險阻其
林箐深窈其俗椎魯而少文自昔大吏善爲政者
大率疎節濶目使足以供貢賦給徭役保瘴癘隅
而已我
朝削平禍亂聲教四訖自近暨遠莫不丕慕向化桂
林爲西南都會尤宜興起文教以克昭
聖朝之治而數十年來司憲大臣往往以簿書期會
爲急務未有加意於學宮者襄平馬公由學士以

御史中丞建節是邦興利除弊布德申威三年之
間民用大和一日謁孔廟而喟曰爲政莫大於移
風移風莫要於興學今廟隣院治塵囂湫隘上不
足以妥先師下不足以育多士其何由聳觀瞻而
興斯民於善乃命官屬桂林太守諸葛鼎更擇爽
塏之地蠲日祭告庀材鳩工大成有殿啓聖有宮
明倫有堂尊經有閣配食有廡處士有齋以至戟
門泮池廩舍庖湢莫不備具各中法程絲以垣墉
餙以丹堊煥乎炳如視昔加倍工出于募不徵調
于夫家貲出於捐不支費於公帑經始於辛亥年
十二月訖事壬子年十二月舍菜禮成觀者如堵
於是鄉之人士走使京師具以白崇曰宜有記以
紀其事崇曰願有記崇惟王教之興則士之所志
在道德仁義而學校爲實功王教之衰則士之所
志在聲利榮名而學校爲文具故同是學校也而
世之升降係之矣今

子曰御經筵非聖賢之書不以進讀又崇祀孔子
之祀比于郊社脩厥里廟庭而加禮其宗子顏曾

思孟仲氏及程朱諸賢之裔皆官為博士其隆儒
重道有如此者宜遐陬撫駁之臣有以體上心率
羣牧加意學宮而冀治化之大成也豈非一時之
盛哉雖然廟學既新而大之矣凡學於斯者其可
尚仍舊習而不從事於實功乎從事於實功奈何
曰亦惟明其經脩其行而已求之易以立本趨時
求之書以執中迪哲求之詩以理性怡情求之禮
以養中導和求之春秋以正名定分此明經之實
也嚴禮義之辨慎理欲之防化剛柔氣質之偏敦
忠信廉讓之節秩親疎貴賤之倫此脩行之實也
若經不明行不脩而徒綴輯程試之文眯眩主司
之目以擢科名苟利祿而已則豈惟近負
聖朝之恩違負先師之教抑寧不有負於中丞新廟
學以新士習之意哉夫春秋常事不書故僖公脩
泮宮載於魯頌如此赫奕而獨不見於聖人之筆
今桂學之記無乃非典歟棠謂脩學在三代則常
事也今焉公篤意於廟學以振興實功以勑流王
教事之尤非常者也不可以不特書棠叨居是屬

聖化而頌中丞公於無窮也故奮筆而爲之記

重脩桂林府儒學碑記　督學王如辰

皇帝御極之二十載既已掃除羣逆底定南服自東甌百粵滇黔之境復合車書武功既揚文教斯啓時余奉

命督學粵西而大中丞中山郝公適巡撫是邦戢兵撫民之暇首議興學以明倫廣教爲檢亂反正之第一義迺進藩臬鼈縣吏博士于庭謀卽鼈學之故而脩之制增于舊而役不擾民蓋自是全粵之鼈縣學聞風而創者脩者接踵告成功矣按桂林

府儒學在始安故罷之墟宋淳熙中知靜江府張
宣公栻始廓其制元嶺南帥史公格重脩明初又
遷縣學于郡庠西隙地爲唐狀元趙觀文宅提學
僉事姚公鏌重建大成殿及堂齋

本朝康熙十一年巡撫都御史馬公雄鎮移建迤西
實兼縣學地基而一之會孫延齡叛以學宮爲牧
圄博士弟子逃死于山谷教用不彰民用不臧夫
亂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壞由學不明也學之
爲道其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教禮樂詩
書易象春秋其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凡以
變習歸性消其功利頑悖之氣而納于仁義中正
之途歷觀往古治教之統理亂之源大率由此桂
林去京師七千里而遂然自唐以來節帥司牧之
所過化名人傑士之所挺生烝烝文物之盛幾與
古中國侔矣迺撤藩之役滇南一呼而延齡嚮應
甚者一郡之地五年之間叛者數起而土蠻豪獞
阻兵攻劫者所在都有夫非教化之不明人心之
不正以致此與大中丞郝公之訓諸司曰吾欲使

九屭之秀民皆入于庠序如文翁之化蜀常袞之
變閩惟潘臬諸道大吏是倡是式吾欲使孔孟之
道漸漬于推髻冉裳之民後七先生之祠示莫敢
廢惟屭縣諸長吏是脩吾欲嚴課督之法如
胡安定之在蘇湖范文正之在南京將以桂爲權
輿惟督學使者其帥博士師生是訓是勗我
公敏按察使黃公元驥右江衆議道簡公上桂林
知府徐鳳鳴儒學教授高熊徵一心同力鳩工庀
材不數月而缺者補圮者完漫漶者鮮頹橈者聳
以直人士之散者復聚書籍之購而藏者日增以
長然則有謂人之不樂于學而習之不可爲性也
豈篤論哉功已訖謹勒其始末于石以觀德教之
成以無忝大中丞之志

尊經閣記

明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四端也五常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

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乎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綱紀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當施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

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富家之乎富家者之父祖臚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詞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并其所謂記籍者而

害梨棗毀之矣寧復知所以尊經矣乎

桂林題名碑記　明　曾蒙簡

正統十二年丁卯冬十月簡奉命來巡西廣越明年戊辰春二月一日丁巳有司循例將有事於夫子廟前期以告時淫雨浹旬予慮廟有隊桶圮毳黝黮威像將無以考禮謁虔廼布政使孫公良副使梁公黎諸郡牟謁廟循殿庭西廡而周覽焉迤邐及乎中門之外見石立峩然東西夾門而列者六七予以爲歷科題名之刻既而視之廼皆元人所爲者內二石載釋奠圖式餘則稱述當時

居官政績而所謂題名者無有也因顧謂衆曰桂林雖古百粤之地今爲西南鉅藩山川秀氣鍾乎人顯諸前者顧不暇論自入我朝八十餘年涵濡聖澤既久且深詩書禮樂之習儷美也西廣自洪武永樂以來由科著名當世者累累有人今獨無題名之石使後生小子漫不可考庸非缺典歟且題名之有石尚矣立之學宮豈以暴榮盛而侈觀玩也蓋將使游於是者朝焉而升暮焉而退過焉睨之曰彼以才而名在是吾獨不類彼耶爲人子孫者吾祖若父以才而名在是吾可無繼述耶又指而議之曰某也其行與名俱稱某也不然吾寧爲某不爲某感發之念油然而生則效之思沛乎莫之能禦矣夫人心恒所趨者義與利之間出乎此則入乎彼顧導之者何如耳一石之舉而寓激勸之道非義之大者歟然則學校育材之地果可以少此哉于時同知新淦鍾豫揖而進曰敢不恭命退廼擇取前朝稱述政績之有補於治教者立石鳩工甃之復合洪武以迄於今若干科由鄉選

登第者若干人第其先後姓氏鐫之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總題曰桂林府學進士題名碑既卒工來復于予予令置於明倫堂之前北嚮召諸生立堂下而申之曰科目者不過學士進身之階耳今必石以勒名以垂久遠待之厚也必進士以題其端者期之至也待之不厚期之不至尸是上者之咎也待之若此其厚期之若此其至而其人委曰我不能是自棄自暴者之爲也諸生寧有是哉於是皆唯唯而退署學訓導吳川陳韶請記之辭不獲遂據其槩授之俾刻爲碑

重脩臨桂縣學記　明巡按周紀

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所謂繼往聖開來學者孔子也我朝聖聖相承尊信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崇廟祀冕旒而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甚盛典也正統甲子冬予奉命巡歷廣右拜謁孔子于臨桂縣學宮顧瞻廟庭石碑具存稽之始末蓋縣學初建於城東南再遷於城南舊縣治之

旁建國朝始移置於此實宋宣成書院之故基也
洪武乙亥重加脩葺距今餘五十載梁棟墻壁日
就毀壞予憮欲新之然未敢委作勞民會有司脩
飭祀典祠宇於是布政玕江楫公稽富川孫公曰
良按察使金華章公聰參政上虞謝公澤雲中武
公達憲副會稽胡公智參議新昌甄公完天台侯
公臣僉憲五羊湯公性方文江王公驥玉山王公
受潮陽蕭公蠡昆陵鄭公觀湘鄉江公玉琳偕郡
守姑蘇吳公惠僉謀合志各捐已俸爲之倡于時
同寅安成萬公節按節繼至覩而喜曰吾輩讀聖
賢書敢忘所自哉廼相與襄其成縣令陳森又勸
邑之好義者出資補其缺市材募工綽有餘饒經
始于已丑仲夏落成於是歲仲冬工善材良既堅
且美巍然煥然不浮于度廟之制高二十五尺廣
四丈有奇袤五丈有半視舊蓋增焉再逾月而橅
星戟門之仆者以立敬者以正腐者以更規模宏
達矣先是御史三司朔朔望行禮皆止府學至是定
議朔日從府學望日從縣學已而衆心懽悅咸以

爲當教諭三山劉和訓導番禺吳貞仙城陳遺請
曰是廟更脩式稱瞻仰矣宜有記以示于後予惟
孔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所以爲始先天地而
沒知天地之所以爲終默運於冥冥之中而有以
裁成輔相於昭昭之際謂其道非天地之道可乎
諸生游泳於斯涵養於斯瞻拜起跪於斯宛然聖
人之在心目宜其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庶幾
上不負朝廷建學育才之意下不負藩臬董事之
勤斯廟之脩豈小補哉書以記之使後爲賢有司

者皆知所先務云

陽朔縣儒學記　明吳惠

古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之於外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以此歟我國家稽古崇文內設國子監有彝倫堂外設州府縣有明倫堂無非明夫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爲是道計學者不可一日不謹而治天下必本於此者也所以絃誦洋溢士習丕變前古弗能及矣明倫之設豈小補哉陽朔有學其來已遠歷年滋

敝矜佩容嗟正統元年安成萬君來令是邑首謁
宣聖顧瞻徘徊乃曰學校不飭何以興教化於是
協謀計其經費遂鳩工集材脩孔殿建兩廡以及
櫺星門黝堊丹漆視故有加既而遷舊學門作後
堂會饌堂又作讀書樓觀德亭神廚膳房靡不具
備惟明倫堂舊隘弗稱乃廣厥址撤而新之經始
於正統十年乙丑夏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高二
丈三尺廣三丈九尺深視高如九尺左右翼以祭
器書籍之房規制宏敞夐加疇昔教諭蕭文都以
爲不可無紀請予記之按桂志陽朔爲桂屬邑東
制邕容交廣之衝南抵賓巒岩象之隘孤峯絕嶺
勢險形蹙令於此者得以因循歲月爲難況望其
以教化自任而於風土民俗加之意耶若萬君者
眞可謂知所本爲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學校王政
之本人材爲政之具諸子生長是邦遭際聖朝文
明之世講業是堂朝斯夕斯烏可不思奮然致力
於聖賢根本之學俾他日出而爲政無愧於爲臣
事君之道則庶幾不負朝廷立教建學之意與邑

令用心之勤若徒竊文藝以資進取之計則亦奚取焉子爲龍於桂方勉力學校而聞萬令祇意不怠則足以倡夫弛教無政者故不辭而記之萬君名霽字季丙由庚戌進士云

永寧州學宮記　李棠

永寧故古田邑也舊有學在城之東南地勢湫隘堂舍未備明萬曆中州守尹公始移建於州之北遭明末兵燹城邑蕭條學宮僅存聖殿復椽折瓦烈每風雨則其下如窪自區宇肇造吏茲士者率因仍簡陋草故鼎新多諉讓未遑也癸卯夏關西白公由安邑令擢守是邦甫下車奠謁心甚愍爰請諸生而語曰學校爲風化之首今釁庠荒廢若此守士之責也且朝廷有教化而後士庶有心術士

庶有心術而後天下有風俗吾輩讀聖賢書幸得
爲羣表率可聽其荒廢已乎維時士民觀者莫不
以手加額恨公來之暮焉閱明年果上學宮闕狀
院司捐俸二百金米二百石充材鳩工建正殿三
楹東西廡落聖祠明倫堂各三楹名宦祠各一楹
且繚垣以墻樹門以扉經始於甲辰季秋落成於
乙巳仲春凡六閱月而雅雅堪觀矣寧士欽勒石
以誌公德言狀於予爲記予曰夫石以誌德也公
之德在學宮固已與斯宮俱垂不朽矣何必記寧

士曰吾邑之士鄙民頑非得斧能愷悌如我公者
風教其何賴乎今
天子仁聖文德誕敷天下邑罷之學皆嬪美前休惟
寧兵燼公大懼人材放失儒術鮮效不惜費而力
爲營建公前令安邑已興起學校作養人材爲先
蒞吾寧復惓惓以風化人文爲念視世之脩緇龕
營黃榻何啻雲泥從來建學固屬美談然或重苦
吾民如湘宮功德皆百姓賣貼婦錢亦何足貴公
於一石一木悉給價市買與非常之功而桑蘇不

擾創曠代之舉而市井無驚不與吏民同聲謂之
不煩者一轍耶寧賦不盈二千公單車就任王澔
永樂民咸以所得新水不足供日用爲慮公悉以
脩興廢即蔬食啜飲怡如也方之匹馬入蜀一琴
一鶴自隨者清節何多遜焉公之是舉翼綱常扶
名教變風烟瘴雨之鄉而爲禮樂文物之俗裨益
於世道人心豈渺小哉公之政行將璽書內召以
化寧者大化天下五馬之榮不能以久煩我公安
得不勒之石以若南人之思召也予聞斯言遂欣
然書之爲記

永寧州學記

督學　王如辰

嘗考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養治民莫先於育才而育才必重乎學校由來尚矣粵雖僻處西陲自秦漢以迄今茲英賢輩出代不乏人迺者滇黔之變阻聲教者七載今

上十九年秋予躬承簡命較士茲土覩學宮茂草懼儒效濶踈檄行脩葺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一時省起平梧莫不輸焉與期與良有司共勤文治以大焉見予記者不一矣二十二年永寧州守郭君大琦以重新其州學復請予言勒石予按省誌永寧在桂林西百五十里舊爲古田縣邑僻而巖嘉靖間有久省會而剏帑金者其俗之獷悍可知隆慶四年中丞殷公正茂始討平之陞爲州請增廩增弟子員十人無亦謂詩書可以善俗文教可以格頑歟

本朝定鼎德教覃敷癸卯鄉試永寧竟掄榜首予較諸士亦類多閎肆不羈之才豈非風俗與世推移之彰明較著者耶然兵燹之後學宮傾圮民形鳩面鵠士半菽不飽有司籌兵措餉仰屋之不給疇克以泮宮芹藻爲已任上下不病爲永圖歟乃郭使君與其州博張子鴻翮不請捐于上不告釀於下槩出已資毅然修舉經始于二十一年八月落成於今年三月正殿兩廡啓聖宮明倫堂戟門櫺星門罔不備具磚甓木石之需匠役丹臒之費共

計一百四十有餘鏹可謂篤於政教之事也已予
嘉使君之功因爲辭以告其州弟子曰爾諸士亦
知使君修學之勤乎夫正道雖明人心易惑緬觀
天下佛宮梵宇繡柱雕甍惟爾使君不惑於邪爲
爾諸生煥巍其庠序爾諸生居習其中當講明聖
人之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毋遷于異端毋負乎
名教三德六藝惟日孜孜出則以致君澤民居亦
可格頑善俗是爲克副使君修學之勤而不失學
校育才之意若徒馳志於功名不能潛心於實學
豈惟非予與使君期望之心亦非爾諸生誦法聖
賢之心矣是爲記

全州學記

宋　劉　岑

古者國之政事未有不成於學者也獄訟士之事也而聽於學軍旅將之事也而謀於學進賢退不肖相之事也而進退於學命令君之所作也亦得議其善否於學是國之政事皆於學矣而諸侯之學非受天子則不可豈若後世郡國而皆有也漢興反秦之弊武帝采用儒生董仲舒公孫弘之言稽古立太學而文翁爲蜀郡守起學宮成都市中蜀民大化由是郡國皆有學矣然不過立博士養

弟子員而止其政事則不與也其治功不能如古者有由哉至於習文誦學使先王之言不亡而民知孝悌忠信禮樂廉耻以成其俗者猶其効也今天子耳造區宇廓清氛祲勞來還定與民休息孝悌之誠達於上下寧神事親靡求不獲弛兵休士遠人咸格乃率舊章郊禮天地興庶舉孝命有司建太學擇吉日率臨視之又詔奉使典州與鼮縣之吏皆責以學事頒鄉飲酒之禮使士夫春秋有事其中貴禮尚齒以興民行文治炳然與三代同風盛矣哉全之爲州南接百粤風聲氣俗皆近粤其君子則齊魯之風不由立學而何學始於慶曆四年今三遷其址矣而棟宇圮且壞焉知州事高君楫與通判事王君著鳩工庀材易其敝壞繼其闕乏闢其壅蔽自齋舍至于庖湢莫不有所會頒御制文宣王贊及書冊經子傳于州則尊而閣之于講堂之左且出私錢率士合財買田以補食之不足學無官師得命吏如此而前進士鄧汲實來官得其人而君以安食以飽學者益衆於是相與

求于文爲記夫能宣天子之化以被於下者吏之職也強問學正身行以承天子之德者士之職也二君之舉既得其職矣則士之游息於斯者可失職乎

重脩全州學記

元　揭傒斯

皇元治法周孔元徼絕壤必謹學校以爲教基泰定元年春郭侯屨以長史移貳於全全居湖南九嶷之極地小而巖風氣黯寒寇嶷嶷西湘山又稠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圮穿漏曾莫顧者講誦不興薦祼無所侯至會缺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黄潤以爲請於是侯率僚佐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即工前清湘長法黑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伐石食

工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
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
及賢哲于講堂之左右門序軒陛以次咸畢又闢
廟南廢地爲杏壇以擬闕里建明倫堂四楹以舘
諸生既告成于廟教授請于紀其事且俾告於有
衆昔靖之鄙爲羣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
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遑及郭侯爲
守天子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誅滅侯以死
爭乃去刑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

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附獠而
王共不缺故也全之四境盡爲中邦又容遞周元
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
乎夫殫才盡力以奉無益未必家福耕田鑿井以
服聖賢之教得遂養生送死使父子知親君臣知
義夫婦知別長幼知序朋友知信君子登於俊選
小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教化使之然
耳爲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鳳凰山之陽宋紹興
十三年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絕湘灌二水合流

其下蓋爲一罷之勝云

全州脩學記

明　蔣　冕

全古洮陽縣也地當楚粤之衝山水奇秀風氣清淑學則肇遷于宋中更於元入皇明以來百四十餘年脩葺不常勢漸圮敝正德癸酉姑蘇顧侯自開封守謫知州事既至首謁夫子廟周覽徘徊延見師生知前此學正楊葦常備以學圮宜脩事目遍請于撫巡藩憲諸司已皆報可遂卜日釋奠以告于廟庀材鳩工屬吏目邵濂董其役凡殿廡堂齋以及尊經閣立教廳與夫庫庾門墉之類或易

以梁棟桷榱或加以黝堊丹漆次第脩餙無弗完者又因學後城垣之上有全寧樓故址刱樓三間更名曰翔鳳以學宮在鳳凰山之陽樓一屬之勝樓又樓學宮之勝有加鳳翔于千仞之上也始事于是歲十二月訖工于甲戌七月侯以予舊學于此屬予記予喜侯之爲政知所先也諸之因以告全之士曰吾全去九疑甚近南望蒼梧僅數日程帝舜南巡漸被聲教及周子挺生濂溪倡明孔孟之絕學以開程朱之源吾全於濂溪尤爲密邇不異曲阜之視滕嶧爾諸士生長斯地爲屬秀民而來遊來歌於庠校一新之初豈徒逸居坐食誦說於其間哉夙夜孜孜思所以講明聖賢之學以求無負焉庸非爾諸士之志乎吾州方重華既遠光霽未形之時自柳仲塗來刺屬以古文教學者士知文章之重而已自許待問庳固言先後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而已其於聖賢之學概未之有聞今幸際明聖之世表章六經自宋以來未有過於今日者爾諸士夙夜孜孜講明聖賢之學茲

維其時矣君則脩齊以化導鄉閭出則治平以利濟民物隨所器使務盡其所當爲則庠校之新豈徒爲四方觀美而已耶昔歐陽文忠公記其鄉郡吉州新學謂幸于他日罷榮故鄉因得以謁學宮問民俗頌國家太平詠守長遺愛于於文忠無能爲役而其心則固無以異也故因記輒以致于悒悒之意侯名璘字華玉別號東橋高才能文章尤以風節聞于世今守台州時望甚屬之斯學之脩也始終其事者楊葦邵濂同知朱富訓導范軾曾輪亦皆體侯之心效勞於其間法宜書也于故牽聯書之

新建廟學記

蔣冕

灌陽有縣自吳始吳既得蜀零陵等四郡地遂分泉陵等十一縣統於零陵郡而灌陽居其一自置縣至今千有餘年其隸全州爲屬縣自石晉天福初至今垂六百年縣之有學在宋慶曆後其始舊於縣治之東崇寧中遷縣治西惠明寺右其後更復不常淳熙十年縣令趙永始即崇寧故地建置廟學教授徐元一記之嘉定間全州守蕭一致楊若先後脩葺楊守又給田於學以養士學制既備

自是士風民俗皆有可觀歷元至皇明學皆建於
城外地既荒僻規制卑隘無以仰稱累朝興學養
賢之典又縣之南境與昭州接其吉寧灌合二鄉
舊自昭之恭城割而隸灌二鄉旁近恭城之蠻往
往來肆剽劫學宮既居城外蠻來輒恣意踐躪殿
堂焚圮荆榛彌望乃嘉靖二年癸未廣西按察副
使楊君必進行部至灌祗謁先聖周覽慨歎倡議
遷復謀於提學副使李君中且請於巡按監察御
史汪君淵議皆克協爰檄知縣周應祿任其事以
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肇工廟自大成殿以至東西
兩廡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以至左右二齋號
房射圃及儒學門與夫庫廒湢百爾咸備明年
四月周令率師生釋奠於廟以竣事告適予得謝
歸教諭蔡獻太學生張鑑等詣予請記諸之予聞
淮桑病杞及鄫而魯為之懼興學崇化其患始息
[illegible]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其獻馘獻囚之在
[illegible]且致其懷好音而獻琛於庭詩人頌之吾夫子
取焉今嶺外諸蠻其獰獷狡悍未必過於淮夥而

乃憑恃險阻頻年弗靖擾我疆場戕我黎庶聖天
子既先後簡命總理戎務重臣次第草薙而禽獮
之今日之歌頌聖明視曾人之於僖公益不啻逕
庭矣興學崇化以息邊患今豈異於古哉灌自揣
新學宮以後凡學於斯者宜何如其用力耶孝弟
忠信禮義廉耻以脩其身頌詩讀書求師取友以
窮其理二者交盡一出而效用於時俾國家生民
有所倚賴潛而未用亦必謹言愼行有所不爲使
宗族鄰里稱爲一鄉善士或出或處而皆不失乎
道義之正士風由是而盛民俗由是而美不但僅
有可觀如在宋時而已司憲三君子所爲惓惓焉
求以祗承朝廷興學養賢之意寧外此乎予故丁
寧以爲爾灌之士告其相與勉之

灌陽縣修學記

督學王如辰

灌邑古零陵地灌水出焉自全隸於桂而灌陽人士後先頡頏文風之盛殆與中國等矣乃邑邊於楚地遠而巖經大鼎革兵焉驛騷以故學校廢弛絃歌聲輟

國家定鼎三十餘年雖多士升庸不可指屈而時事方艱夫子廟未遑修葺繼以吳逆構變湖南爲戰場者數年灌邑壤接干戈日尋邑之人士救死弗贍奚暇治禮義康熙十八年春

本朝光復諸逆鎮電火奔民稍肩息訓導朱雲以歸正功奉撫檄還原職目擊頹圮日甚身任其事約諸紳士醵資重脩鳩工庀材於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經始越今年八月正殿戟門厥工告竣兩廡明倫堂相繼修舉完舊益新落成於某年月日水石之費若干磚甓之費若干合計共若干金巍然煥然無僅無後而遺人請記于予余稽夫灌邑文廟原建於關外之西有明萬曆丁亥始遷於邑治之東其時規模尚爾湫隘天啓庚申廼爲之增脩而擴大之規模於焉始備然自庚申至壬戌歷三年而後工竣迄于今六十有餘年矣苟非繼起有人則何以光前啓後乎然而建學之意則不可不舉以告也夫諸生亦知學何爲乎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爲健順五常之德無有異也迨夫習染既殊風俗遂別至於賞罰刑威而莫得若其恒性者聖王知其然故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俾其明之於心修之於身行之

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閒而推之以達於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莫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而又與其賢能者列于庶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迨於後世學校徒存其名師儒置而不講當誦法聖賢之時即以爲弋取功名之計況乎帖嘩八股弁髦倫常忠孝滿紙全無實用功名雖或俯成事業終於何有道學不明風俗日敝職是故也今爾諸生於學宮既成之日當以聖賢自期必爲君子之儒無志小人之事夫風俗與教化移易士爲四民之首諸生勉乎哉若夫掇巍科登顯要分內事也亦奚用余之置喙爲

平樂府學記

元　常挺

廣右嶺南重鎮聚管十六州平樂古昭州後陞爲府其地去大府不數舍禮義之習風化所被前代科目得人甲于諸郡故家餘俗猶有存者府學去城可二里許君考槃澗之西國初燬于兵火前至元巳卯郡監劉懷遠知州孫武德經營創始歲次壬午武德之子夢得耳知州事力加修理規模益宏壯然官政有通塞或興或廢其可稱述者蓋無幾至正二十有三年平章榮禄公總制軍旅開署

省事其明年以昭罷重地栝制梧賀選本省理問
官柘跋元善攝罷監兼義兵萬戶勸農防禦事以
鎮撫之君以是年六月蒞事前政多廢弛君乃正
身帥下早晚以思寢食弗遑發號施令與民更始
威惠兼施寬猛得宜自罷城達於四境吏民爲之
改觀朔望視學見其上漏旁穿震風凌雨日益傾
圮喟然嘆曰興崇學校守令責也予敢不夙夜祗
懼恪勤厥職鼎建祠廟以奉祀事郡博士趙顯祖
文學椽尹龍協力贊成之迺考覈學租之沒于某
者得粟一百九十八石某氏儒士之義助者一十
錠公與學官各捐已俸共得數千緡選匠具徒賫
木于昭賀之境至正十二年冬建立大成殿舊殿
湫隘不足以奉几筵則擴而充之應門兩廡講堂
齋舘煥然一新材木之良工匠之巧規矩準繩深
廣如法川流山峙前拱後揖聖容穆穆侑坐肅然
祭祀以時洋洋如在春夏詩書之教朝夕絃誦之
聲使民沐浴于膏澤被服先王之道元善可謂知
爲政之本矣恭惟我國家列聖相承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太平且百年士大夫以名節相尚變故以來仗節忠義者無慮數千人漢唐有愧焉下至閭巷匹夫匹婦與折圭儈爵之君子同一貞節不爲利回不爲威屈皎然如日星之光耀國家仁厚之澤於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非強暴所可奪者學校有功於世道豈小補哉昔衛文公當春秋時敷教勸學國以富強爲時賢諸侯漢文翁守蜀屬率民子弟教以經術蜀文之盛自文翁始元善監是屬不朞年而政化大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庠序之興明倫育俊化民成俗有古君子風事既落成來謂曰願有以記之吾聞古者大事書之于策小事書之于簡作而不記後嗣何觀建學大事也不可以不書屬監元善先世西夏拓跋氏龍川公姪前世顯官由京秩出監象州再陞省理問官正直廉敏材畧過人當爲時名公卿子春舊省幕府相知爲甚詳以其言信而有徵謹具其顛末而刻諸石是役也湖廣省宣使權平樂縣令念永府判梁倉赤何功應提控

按牘譚紹祖王簿勾龍緣保監工千戶于德元府吏范宗傑直學陳元亨知事何計孫皆預有勞焉是爲記

重脩平樂郡學記　巡撫　麻勒吉

古帝主之平治天下者莫不重學三代以前尚已迨於漢唐明帝之環橋聽講太宗之增創學舍炳炳史冊洎夫宋明諸誼辟咸詔州縣立學良以學校之盛衰關政治之得失學校興則士敦名節尚禮讓風俗日進於古學校弛則人不知義寡廉鮮恥而風俗日趨於敝粵西僻處天末自秦漢始置郡邑迄今學宮子弟與中州五國等如蔣少傳敬之呂少傳和卿皆以文章科名爲時賢相我

朝定鼎聲教益隆多士彙興賢才輩出乃者吳逆變
亂學校廢弛民陷塗炭茲弦誦無聞今
上十六年軫粤西受害獨深赫然整旅亟奉
勅督師十八年冬復膺
特命無署巡撫廣西都察院事惟時柳州再叛羽檄
交馳且土蔽水煩人創夷多所愛究而爰度者殆無暇晷
荼而不清籌兵足餉所爲亦安能校戈而講藝息焉而論道乎越數年諸政
漸有成緒焉承簷旋亦悔禍來歸大師四路進勦
滇黔民稍奠安十九年春釋奠桂學先師廟亟躬
詣瞻拜顧宮庠茂草堂廡不除加以大兵駐臨因
循踐踏羣馬交嘶健兒棲踵不禁心怦怦然動負
譆不遑免冠引責曰是亟之過也夫是亟之過也
夫何以妥先聖之靈而廣教化哉爰檄所屬有司
凡學宮頹敝蕪穢亟爲補葺滌除桂林功用告成
平樂郡守婁君倣舜承檄亟董治之鳩工庀材
仍其舊址大成有殿櫺星有門啓聖有宮明倫有
堂東西兩廡名宦鄉賢無不畢舉仍仍登登噩噩

采采平之文廟煥然改觀資以梢而不費於公力以倩而不病於民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師生有皷鐘之慶百姓有閎宮之歌商賈頌於市行旅往來之人嘆息咨嗟咸稱婁鄙守爲治之知所先也而鄙守請記於予以鐫諸石予嘗督師平江觀其東縈山一帶翠峰朝聳如畫如屏正當聖廟之前且考其舊誌天繪有亭峙邊有樓山川秀異爲嶺表襟喉如胡澹菴鄒志完亦嘗流寓斯土若毛經之剖决周渭之節操代不乏人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有四書日講之頒又有博學宏辭之舉求士必得軼漢唐宋明諸君而上之將咸五登三以躋於古帝王之隆盛而婁君克知所重煥巍其鄙之庠序諸生居息其中當必有名世之儒應時而出以副乎山川人文之秀如蔣呂諸公其人者雖然學非直此也將以明道而繼聖也道莫大於五倫五倫莫首於忠孝爾諸生日講明而實踐之達則尊主庇民爲名公卿賢宰執窮則安貧而守道恂恂粥粥亦不失爲聖人之徒倘徒

事咕嗶以苟功名不能守身而狥世俗則豈惟非
予與婁罷守脩學之意其亦非爾諸生誦法聖賢
之志也已得因所請而并以規之謹記

重修文廟記

明　汪若水

富川爲古昭罷屬其山川風物枕八桂而衾蒼梧
士生其間恂恂惛惛無一切浮靡之觀迨我皇明
熙洽百年文教醲蔚蒸蒸稍盛富庠治舊在西南
郭正德初徙營茲地稱抱形勢一時有司相與宣
力寢廟森嚴足瞻士類景仰歲久繕修弗繼甍宇
斯傾庚辰夏罷丞莆陽鄭公以缺署臨部周視學
宮建議修葺未幾以憂還罷行嶺潮周侯適令予邑
輒舉而新之惟時工浩役繁議費不給後請益當

道又逾年始克鳩工經始于辛巳十一月訖成于
壬午春二月杕堅頹葺淋隘奭墐殿廟門廡煥然
攷觀視昔誠倍之矣夫二公一時人望慨然加意
于斯文以故後先相繼不謀而合式成厥功學博
蕭君自柳罷之上林擢掌邑庠教事樂觀成典爰
命庠彥諸君問記于余余不佞乃敢言曰歷萬世
而不毀者吾夫子之宮墻也何修乎修之云者崇
先聖以詔後學意至殷也竊嘗論之國家廣厲學
宮恢弘澤泮爲髦雋瞻依顧責專于職牧者是有

國之尊王公之貴欲進諸生以聖賢之學不能不
假手於人而後濟也若士之脩所學也亦由人乎
哉致知爲入門踐履爲實地廉恥爲防畛經術爲
戶牖仁廣君也禮正位也義大道也其要至簡取
諸已而自足其用至博錯諸用而罔不該三代之
學學此也其士貴貴此也嘗考其人處則闡性命
道德之微言出則建儁偉光明之大業勳成名立
節附焉天下莫能及非誣也彼誠學得其道而用
不窮也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顧吾志趣何如學術

何如耳矧茲不作興教育於其間者耶多士際聖道大明之時值文教維新之會有不慷慨奮勵以古人自期待求無愧于聖賢之門者非夫也尚相與闢乃門柘乃地植乃防修新乃房牖毋曠爾居毋出爾位毋茅塞爾道俾異日者出爲國家用綱常繫以不墜世道賴以維持樹奇殊赤種種不謬于古人則學術事功其舉之矣即便遜謝聲華其人亦足以淑人而範俗庶聖代興學育材之典少裨萬一哉脫或因循苟簡悖棄師說徒以徼利達則數仞宮墻自若也殆顓孫氏所謂焉能爲有無者與意有司不負士士負有司也無乃非諸賢自待意乎無乃非賢侯致望意乎若永無似因紀學續而輒舉所愧以告人尤與同志君子共勗之也願幸毋忽侯講篤棐號完初潮陽世家學博講伯鯤號仁山義寧世家若縣尉陳君茂萱吏目王君言則董役甚勤而其功尤著宜書之云

重修荔浦縣學記　元　石天岳

桂林之南五百里有邑曰荔浦僻處萬山中草木叢茂居民鮮少至正己丑冬予捧檄來佐是邑到任三日謁夫子廟視其殿宇則荆棘蔽塞風雨震頹獸蹄鳥跡縱横門廡詢之父老則曰是邑連接溪峒猺獠之處比年以來出没剽掠殆無寧日兵旅數起饑饉荐臻民多巢居巖穴纍石結寨以安生學校荒蕪職此之由予聞之心怖神悸不遑寧處即圖興脩然視其民瘡痍者未蘇徙移者未還

如是而役民亦聖人所不與也遂捐廩粟姑畧補葺率諸生徒以與講肄數月而衣冠文物濟濟可觀越明年庚寅寇盜消息四境無虞士之遊宮墻者頗有中土風矣思夫子爲萬世之師學校爲育才之地作新之役曷可少緩乃召諸生而諭之曰夫禮飲食必祭者所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蓋以吾之所以得此者皆斯人之力示不忘本也吾夫子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今天下之人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得遂其生得全其性不致淪于禽獸之域者皆吾夫子之所以教也然一飲食而不知報本而聖人之教乃忘其所自惑之甚也我聖朝以禮樂治天下以忠信厚風俗列聖相承法度明著而於聖人祀典尤拳拳焉今聖天子在上文命誕敷聲教遠被遐陬寧謐海宇清泰報本崇化厥維其時茲以夫子之廟改而新之與諸生優游仁義之府詎不美歟衆悉欣然願聽規畫于是教諭劉復考其歲賦究其侵欺凡豪民之耕占影蔽者悉明界畔以復之頑

佃之積累負逋者嚴加約束以徵之由是而廩有餘蓄歲計常用足以經營乃掄才鳩工相其便宜度其高下汙者除之畢者崇之方欲擇吏之能且賢者以掌其事而難其人縣之所隸南源寨巡檢董震乃儒家子遂委敦匠而能竭誠殫慮克盡其勞幕賓秦仕奇相與立規矩計程度以成其事訓導龍朝瀚課講之暇協力董役未數月而殿宇門廡寢然赫奕可謂輪奐美而成功速矣工始于至正十年冬殿成于十一年之春遂次第書之以志其事非敢以矜能而耀美也

永安州修學記

督學王如辰

余嘗披覽輿圖歷考前誌永之爲州居溪谷之中界潯梧之壤昔韓襄毅公平藤峽每於此經營蓋以其地既違教化鮮及五屯修荔之間箐狼錯處地方小有烽警則徃徃煽之爲亂如明季土鎮竊踞永蓋後服即邇者吳逆構變此州之揭竿者尤多武競方熾文教未敷學宮頹敝良非一日茲幸本朝光復州守丁君亮工奉檄刺斯土覩宮庠鞠草懼儒效濶踈與其州學博人士勉力倡捐修廢舉

墜木主之遺失者亟爲設立明倫堂之久圮者更
爲創建正殿兩廡巍然煥然適署撫憲麻公有肅
清文廟之行而永安之學早已報竣於是朔望之
期招集闔州紳士鄉老人民取憲頒鄉約全書
上諭十六條講解其處環橋門而聽者蓋數千人余
較士平樂而州守遣人丐記于予余思夫興學育
才督學事也敢謝不敏爰作記以告其州人士曰
惟天生民若有恒性十室之邑忠信豈無棄而不
教則鄒魯之民間有暗行勤而教之則吳越之俗
實多俊民蓋君臣父子之倫疇忍自外惟是教化
不先容或鋌而走險今爾州守重新聖廟脩復明
倫堂朔望講約所以奉行常事者至矣爾諸子弟
當知所以自勵讀聖賢之書必身聖賢之行毛經
周渭豈異罷人學術既端風俗自上興賢舉能國
有令典余雖未能躬歷其地見其輪焉奐焉者幾
何檃藏焉修焉者幾何士而喜其州之知有學也
故稽其往事勗以今修而并以爲學之大意告之
云

重建梧州府學碑　明　丘濬

梧廔界兩廣間實惟嶺南要地皇上以邊徼之弗
靖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
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廣地未
幾前總兵江公以召去而平江伯陳公實來繼之
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
於衆曰武功雖可以遏亂畧然非聖人之所尚也
所以柔人心而銷融其強梗之氣莫若修文教修
文教莫若興學校總鎮太監陳公聞而是之爰主

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皆議允合一時兩廣藩泉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充材鳩工大肆興作柘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勸都憲視事之暇躬為督視敷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而規制咸備中為禮殿翼以兩廡絲以周垣廣庭重門一如制鼂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集休宿之所以至庖湢庾廩凡學所當有者而皆備焉閎麗靜深為兩粵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特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學校士民相與議於塗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誦讀呻吟之聲化為絃歌棘荆之所變為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而有苗格魯僖作泮宮而淮南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徂征之後蓋

先有以析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
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格有苗於
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
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之所
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議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
人材出征於此受成振旅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
酒射則於此比耦歲時率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
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
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
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奸謀於萌芽之始斂強
悍之氣以固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
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斯乎予既序其實又竊
魯人作詩誦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頌公
之盛德永永不忘也詩曰桓桓學宮於江之滸禮
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邑兩庠夾輔經閣峩峩
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
庾有庖有湢有庭有戶凡制所有莫不具舉室千
斯楹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

輩之蓊如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惟肖罷用不廢有事上丁下丁降俯於論鼓鐘於舞干羽薦牲有碑薦體有俎籩駿奔在列心虔貌倏有翼其趨千百其侶閭閭秩秩筐筥斯鼓準員以規則方以矩容貌俉俉衣裳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姁姁匪道弗譚匪善弗取百粤之墟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頴汝楑厥所由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茹剛不爾吐爾饑而寒我翼以哺爾兌而頑我礎以斧不餘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覩父詔其子孫承其祖相話以言銘鏤肺腑曰今學宮昔爲草蕪倏焉而成莫非神助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莫非公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因民心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詔中古

重脩梧州府學碑

明　李東陽

廣西梧州府附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在東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壇成化初右都御史韓公雍開置帥閫特新學制徙壇他所并廟爲一次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溼爲雨潦所困諸公繼帥屢欲脩之未暇也比左都御史鄧公總督于茲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遐服忽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乃簡於鼂屬命知府張吉

同知謝湖允諸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令於是
鳩工度地會其材物卜日興事輦土爲堤周百二
十步高六尺廣三倍之又鑿石以甃其外又建石
爲櫺星門三造甓爲垣爲丈百堂有分齋殿有翼
廡祭有庖庫君有房室其故皆因而新之廟樂始
於韓公祭器始於元敎授吳熙脩於前知府陳棫
歲久皆敝於是延師募工補葺肄習舉無遺缺而
學之事始備經始於弘治丁巳十月至戊午五
月而成敎授鍾琪輩具書請紀成績以示來世予

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綏服則分文敎武衛而
爲之制蓋所謂綏服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雖其
勢不可偏廢而輕重之叙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師
統於司馬而受成獻馘皆於學行之則文之該乎
武可見爲政者亦宜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遑
遑以期會簿書爲急置敎化於不足爲其或有疆
場之事斥堠之警震撼衝擊應接之不暇則其治
丙非但不容於不畧蓋必有廢而不舉者矣梧爲
郡當二廣之衝營陣所集戎馬所聚宜無急乎鎖

弊卷冊之間然帷幄之籌兵食之計以至於望助保障之心親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胄之英士著之舊者皆其所有事也況其大者或與於科目之選出而爲臺諫侍從公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宣力參天地賛化育者由此焉出然則其學校之方懲勸之法振起磨厲之風不於此始亦奚以施哉夫秉彝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遠邇疏戚而間惟狃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風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夔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弗姑誘曰緩文而急武詳外而畧內則斯土之不歸於極不用於世也亦豈特爲士者之責哉鄧公名廷瓚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爲已任析衝禦侮之畧於此蓋有餘力焉固其爲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遭逢也嗣是以後安知嶺海之徼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願爲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歲月于碑張謝皆進士有善政予聞之鄧公云

梧州府學記

陳獻章

百粤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介其間皆古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於梧州開設督府病夫學宮之不稱亟選地於州城之南一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因前人之舊規而益修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暇及者至是大備蓋昔之薄者厚之畏者起之表柱石以壯關門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厨神庫交映乎前禮堂膳堂

并立于後齋舍廊廡登降階級莫不煥然一新盛矣哉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有不至修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日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國家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修師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方然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由而得耶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意者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在於斯乎嗟夫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三羡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況於廣大尊嚴端凝洒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嶽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者也州別駕謝君承督府命董茲役至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荆民來徵記章於督府舊也義不可辭故書

重脩梧州府儒學記

督學王如辰

嘗稽圖經梧襟三江連五嶺爲百粵總滙舟車之聚貨物克積異時聲教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然地界兩粵明開督府以總制之自是用兵遂爲必爭之地廼者孫延齡之叛兩閫梧州十六年欣逢光復吳世宗復圖之故其民膏鋒鏑困轉輸兵燹頻仍昔時積貨之區盡爲荒礫之地而況夫子廟在東南門外一望荒涼鞠爲茂草謁朔望祠春秋有司皆瞻拜荆棘中蓋有年矣十九年秋予膺

簡命督學粵西始至即檄各屬有司脩葺破者補廢
者建梧郡守蕭君佳蔭首以興復爲已任鳩工庀
材親董理之自正殿櫺星門明倫堂啓聖宮兩廡
鄉賢名宦祠敬一亭罔不輪焉與焉暈飛鳥革而
又繚以垣墻塗以丹艧蓋比往日盛時之學宮尤
改觀矣復得進士黃棠吉爲教授欣然捐資共勤
厥事召弟子員講習其中師師濟濟彬彬然可謂
盛矣二十一年補行辛酉鄉試梧郡得雋者五人
僉謂非蕭守脩學之功不及此三歲試校士抵梧

循故事釋奠於先師諸生環集橋門丐予言記之
予按梧學自宋元祐元至正間幾爲遷改明成化
中都御史韓雍始建於斯面大江枕雲嶺浮山一
砥萬壑皆宗荀際昇平無事郡有司不專急簿書
而以教化爲務俾多士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請明
聖賢之學措身仁義之途出可以致君澤民處亦
可以淑身善俗如長孫氏用經學顯於漢清惠公
以亮節聞於明他如士彥威之保障吳廷弼之友
恭皆梧產也若夫科第之盛代有其人亦不獨五

子之得雋而已今

天子仁聖往年有四書日講之頒近又有博學宏辭之選留心文治崇禮樂以靖干戈爾梧當永享承平之福諸生苟念郡守修學之勤而盡心於爲已之學勉爲君子儒毋近小人事將必有顯大名傳當世如長孫清惠其人者豈但區區科第而已哉諸生咸唯唯學博黃子遂以其言鐫石而爲記

建尊經閣碑

明都御史　毛伯温

聖賢之心學傳於六籍故盛世育材以學宮取士以經術我祖宗右儒餙治養士之制鑒漢唐之疏蕪殷周之善故選則專科習則專經治效之收寖遐遂古夫郡守稽六課之教於諸令矣復設郡庠者亦所以廣賢途而責成專也梧之學自宋元祐建炎移遷廢定類非形勝紹興間刺史任詔以老氏廢宮改建焉國朝置梧州府學蒼梧縣學于東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壇而學峙其左右成

化初都御史韓公雍撤而新之徙壇他所中建文
廟翼以二庑干兹七十餘祀築者圮支者撓然初
未有閣也兵部右侍郎蕪都御史蔡公莊學之暇
周視三嘆與總兵安遠侯柳公珣謀曰與師受成
振旅獻馘皆虔於學顧若此又安展禮而示武哉
進朱守鴻漸曰今聖天子紹道學之正統敬一有
箴揺諸贒宇非藏以儆傑閣與五經並尊誠鉄典也
乃檄朱守撰屬董工掄材傭力費弗出民民弗知
役乃慶廟後之地剪棘實坎豐址堅甃中建尊經
閣左右各創講堂以紫兩岸諸生閣崇若干尺講
堂各崇廣若干尺殿堂門廡饌舍宿齋規制閎煥
庖廋周垣靡不斬斬公又曰士固可以居業而達
才之効或悠悠也乃復敦聘專經名家之士勸翼
師訓政暇則視課之詰疑啓秘授説弗倦環橋之
衆率多疎悟嘉靖庚子予偕公奉命平安南之偕
制開閫于梧盖嘗觀公之文而知其武觀守之教
而知其政觀士之讓而知其習於乎地無遠邇聖
教王澤漸被則化肆今南粤之才與吳閩關洛齊

美並盛矧蒼梧又其上鄙也哉夫明經所以自信講論所以自修匪干於時而世莫我遠者此良士也良士之功無倍其師說不敢非先王之道而已矣是故士之所以責備夫士亦非有所甚難者也公名經上之所以責備夫士亦非有所務而無所勞閩產也振隊儒林揚幟文苑更踐齊魯絃誦競勸乃今綴桑蠻方文蔚武戢士志賴以弗奪蓋以剛大之氣醇明之資淵慱之才得之於學也純故其垂範也遠朱守奧詞直道愷第作人表式儼然諸生相觀以明倫群居以工藝公之顯設守之身度有餘師矣予嘗記公平峽之烈茲復著其崇文之典夫學有體用政有張弛道有文武所謂抶脩志而期景業者非文以附衆武以威遠無足觀矣諸士庶幾卒業於道哉推官唐世橋與贊規畫教授李仁教諭林廸霄訓導劉鐸戴恩咸有樂成之蹟得附於石

懷集縣學記

提學僉事彭　甫

國家混一區宇首自國都至於郡邑皆命立學宮以崇祀先師孔子拔民間之俊秀者養于其中設師儒以教之是卽唐虞三代興賢育材之遺意也至於經畫綜理以修舉其廢墜則有司者之職而師弟子不得任其責焉是故人才之盛衰係於學校之興替而學校之興替則又係於有司之賢否朝廷責成有司之意其重矣乎懷集舊嘗有學然而草創之餘規模未備加之歲月侵尋完者不能

無圮亦勢之使然也大尹區昌氏來治茲邑惜其圮陋遂慨然以興作爲已任營繕之功視其緩急而次第爲之教諭之公所先壞故其治之最先次及於明倫之堂去其故且圮者而更新之牆垣完固可備風雨又其次及於櫺星門振其傾頹而飾以丹朱覆瓦甃於其端若夫大成之殿則因其舊而闢爲三間間各廣一丈有奇棟宇簷阿鳥革翬飛門牆丹堊煥然星爛蓋昔無而今有也又以聖賢遺像歲久剝落乃誕望如其初而粧綵色潤視

初殆有過之學宮之前舊有路甚狹且卑稍雨則游漫不可行至是乃填起三尺而甃之以石行者稱便最後乃營訓導之公廨凡三間生徒肄業之所十間自弘治甲寅秋七月興作至已未八月凡六閱歲工乃竣夫懷爲梧州下邑僻在東南按部之所罕及彼爲自安計者視學校亦可少緩尹乃不待督責而能加之意焉其亦知所重矣況歷歲既久章程繁浩公私之間不見煩擾則尹之所以處之者固有道矣自是厥後懷之人覩門殿之崇

昺爰興崇儒重道之心拜像位之儼雅爰起高山
仰止之念棲身有所而爲師者益勤於教明倫有
所肄業有所而爲子弟者益勤於學異日人才之
出惡知其不至於援芳連茹甲於他邑而爲廣右
之光者乎其有功於風教蓋亦多矣予督學廣右
惓惓於興復固非一日而未有能悉吾志者出按
于梧而教諭李瀚訓導李琛出尹之修學始末甚
備請爲記予嘉尹之志遂記其事俾之鐫諸石以
垂不朽尹廣之順德人也繇鄉貢進士年少有志
操時輔尹者典史李憲也

懷集縣學記

戶部主事　張詡

懷集縣廟學既圮新邑令區君走使幣出縣傳李公瀚手狀白予請記按狀懷集古屬南海郡元屬賀州今隸蒼梧號爲富庶獨廟學在縣治東壞于歲久至輯茅編竹以障風雨爲弗稱先是長民者才困於薄書識短於教化視此端本澄源之地漫不能少加之意爲可慨嘆自我區侯來令茲邑既視篆之三日謁廟徘徊顧瞻仰首太息固屬然以爲已任矣未幾政令大行上下敬服爲諸邑令首

稱乃肆力於廟學甲寅秋七月公廨成乙卯秋七
月明倫堂成丙辰秋七月櫺星門成戊午春正月
大成殿成于是乎廟貌之煒煌學制之整備聖賢
像位之嚴飾俾夫往來部使者與凡士庶得以具
瞻而起敬爲師弟子得以冠裳從容磬折談道於
廣廈細氈之上非吾侯之才之識卓有以出於尋
常其克建此偉功哉固宜穹碑大刻以昭示將來
而文字之托敢以累執事予閱狀既嘆曰嗟夫學
所以求造乎聖域也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
辨篤行者皆所以爲學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者則聖域也然自夔橤之後承其正緒僅僅孟
氏一人而已孟氏之後寥寥數千載僅僅周程朱
張三四人而已然去聖人已爲有間此固元氣之
難會而亦豈非講學不究之罪乎況奪之以詞章
記誦功利之紛紛乎人性本天道學得其門無遠
弗至我欲仁斯仁至者吾敢薄望吾人哉所願爲
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弟者知所以學而首風化者
又知所以躬行以表率之吾見懷集其鄒魯乎矣

重脩容縣學記

督學鍾繼英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故賢士之關自古重之不可尚已我國家創設太學於兩京天下郡縣莫不各有學校化行俗美賢才代興斌斌乎與唐虞周室比隆一何盛歟今上御極之五年繼英奉璽書督視粤西學校越三月行部至蒼梧遡藤州而上從陸而抵容邑先試之一日祇謁先師廟已而登明倫堂陟降周覽見其棟宇欹傾墻垣頹塌如器用如經籍亦且弛然不飭余低回而不能去因顧

富庶之足云重區君之舉輒敢論其大者

教諭張君邦燮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學校者人才
從出之地今廢墜若此士何以觀相與咨嗟久之
乃當其時蓋未有宿其任者比及期清流伍君可
受來宰茲邑下車未幾毅然以興作爲已責於是
鳩工聚材程物頒度首暨櫺星門次棨泮池甬路
墻垣咸易以磚又建啓聖祠及號舍諸宇庖有所
湢有次壞者葺之缺者增之聖殿門廡各額扁其
上蓋煥然新矣廟左故有唐時元次山公經畧臺
年久圮廢堪輿家言頗不利仕進遂勸募邑民措

資鳩工庀材撤而新之臺之上爲堂爲樓爲亭爲
軒爲門爲庖爲庫爲廐爲池爲橋爲坊爲表爲牆
爲垣爲路爲徑爲階爲砌爲欄爲檻爲柱爲梁爲
棟爲宇爲榱爲桷爲甍爲瓦爲甃爲甓爲磚爲石
爲灰爲木爲竹爲花爲草爲樹爲果爲蔬爲藤爲
左翼他如經書性鑑百家子史諸書昔所未備者
則廣布而樹置之以資學者觀考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由心而向道者類非俗吏之所能也俗吏之
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今伍君初政其
規模弘遠如此其知大體哉昔魯僖公脩泮宮春
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容學肇制於唐貞觀元年
距今蓋千百餘歲矣重建於洪武二年其在景泰成化間嘗一再脩之顧
其制度程章未有若此之完且美也矧由經始迄

落成工不擾民貲不費帑又皆時事之可書者凡
爾諸生自今而始遊息於斯肄業於斯務升其堂
而入其室相與求造于聖賢之域則庶幾哉有光
於是舉而不負朝家教學意也奚論慱一第爲榮
耀哉張君邦燮等來請余文遂述顛末俾歸而刻
諸石

重修岑溪縣學記

督學 周孟中

岑溪縣在萬山中往年草寇竊發其儒學遭焚蕩
無復存者邇來知縣勞雍始作夫子廟未完去教
諭蔣聰朱文通以告予忝督學心甚病之嘗請于
前都御史秦公得白金二百兩割其四分之三以
修陸川儒學其一尚存復請於今都御史吳興閔
公以畀岑溪遂命同知李智總其事典史張俊程
其役材取于山皆鐵力木磚甓出于陶力役出於
民工價出於官自明倫兩廡兩齋以及戟門櫺星

門次第閎建煥然維新其稍有欠缺者復命典史
鄭彬完美之深山窮谷猺獞聞者莫不奔走來觀
嘖嘖嘆曰不意復見學校之盛以至於斯教官請
曰學不可無記以垂久遠余惟魯侯修泮宮詩人
歌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又曰翩彼飛鴞集於
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夫
莫難懷者遠人魯侯修泮宮非多士克廣德心以
爲之倡曷由是近而遠自易而難以至於禽獸格
遠人服耶然則諸生可不思昕以如魯士乎哉嗚
呼魯士豈有異於人者特以周之作士一曰六德
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而已魯士執此三物以廣德心
此其所以異於人也諸生尚取以爲法則德日克
矣深山窮谷梗化之徒將不憬然覺悟如淮夷者
耶諸生勉之哉

重脩岑溪縣學記 康熙八年知縣 劉昌言

岑溪僻處天末間於萬山重疊之側學宮子弟與十五國等聲教之訖稱最盛已歲丁未昌言承乏茲土視事之先一日謁見于先師碩瞻禮殿心怦怦動曰是非所以妥先師而廣教化之意也先時此邑無政又頻遭兵燹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蔀蓁而未墾糧稅紊而不清催科之法未善剔奬之道無聞所可爰宪爰度者不可枚舉閱期年政有緒矣民用和洽爰告鄉達迄諸生毅然新之既鳩

既儁其工不擾其材貞以良禮行用幣妥于先師
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式于是縉紳先生學
中子弟儼然進曰侯之大有造于學侯之大有造
于我岑邑也我岑邑世世以之不可以無記予惟
古人有事于學校者衆矣事成則以諗于大賢君
子得其一言以傳信于將來而粤在天末欲間闕
數千里乞言于當代大賢君子事誠不易如曰自
志又近于喜事好名者之所爲不可以示後世有
勞勩於茲後者又不可以不書無已則志厥始末

以俟他日考信者可乎謹按志岑之學朔于唐武
德中歷宋元明數易其處其舊址在治東緜而遷
于迺北又遷于外城復自外而徙內城復其舊址
則在萬曆之季最後于城中故今學崇餚脩于
前制而不改其舊曰是便于朝朔望祀春秋也而
或有接形家言謂合於相替之宜者前令詹侯爲
之今茲成之其將有大成名顯當世者乎余聞而
疑之夫

國家所以設立學校之意何也三代盛時自天子至

於庶人皆有學自鬠丱成童至於白首黃馘未嘗
遠于學其所以如此者何也凡以講明先王之道
以爲國家他日之用也是故其所專志者孔孟魯
思之書所早服者修齊治平之具而慱逼而嫻習
者絃歌南雅方名書數之文章學成而賓于王上
之可以尊主庇民爲名公卿賢宰執次亦恂恂弼
弼不失爲聖人之徒士所知止此已矣而以爲有
速化之術求助于考卜之事茲君子所不道也且
諸生亦知古今運會升降汚隆之故耶昔也文學
盛于鄒魯今也文學盛于吳越當春秋時吳越在
荒遠不與會盟之列而今也敦詩說禮家户可封
視鄒魯無間然豈非地以人重耶西粵之在前代
亡異于吳越之視鄒魯自近以來名公鉅卿間世
挺生他不具論即如蔣少傅敬之呂少傅和卿皆
以文章科名爲時賢相乃前代所未有此誠頡頏
吳越鄒魯之先見者也進而上之則有三試魁天
下如馮恭政其人者亦粵産也以彼其人豈有他
巧亦惟學夫孔孟魯思之書而得乎尊主庇民之

道故一出而爲世之所賴諸生無務以名相高而
求之不可知之數也惟盡心於聖人之道以不愧
爲聖人之徒意必有蔣呂其人者出焉以應
國家之運岑邑雖小將爲今之鄒魯異越獨區區科
第之蝉聯已哉茲余所以崇餙學校以風厲岑邑
之意也多士勉乎哉茲後也經始于己酉之冬落
成于庚戌之秋余捐俸倡率維時董其事勰力殚
心不避勞瘁者孝廉李茂之力居多其左右贊襄
者則有前上林令叢李奇明經高熊徵至於岑之
諸生皆鼓舞趋事功用遄成法得並書云

重修蘷林州學記　明督學彭　甫

弘治己未冬十有一月甲子予適試士蘷林越三日丙寅詣學宮釋菜于先師孔子禮畢登殿環視出至明倫堂中坐揖諸官屬生徒以次立于左右嗚唝請書辯問已且起知州事李永珍進曰殿堂告成請紀歲月按志蘷林秦桂林郡地漢置蘷林郡隋改蘷州唐乾封初改爲蘷林州學在州治西南隅建于正統之間閱年六十有奇中間脩治類非一人或易其一楹或更其一梁一拱或脩

繕其墻垣或重置其甓甓至是而頹敝甚矣李始至睹而嘆曰殿猶可修之而已堂則不可支持必重作乃可圖永久否則隨舉隨敝用力多而成功少其爲計之得失吾未知其何如也況舊址甚湫且隘傍有地荒蕪是不可以增其高拓而廣哉貪曰誠如守言于時亟欲事事而高州與欝接壤時方不靖重兵削亂率屯聚于欝輸餉之民日不暇給尚冀暇于他哉閱歲兵解民心甫寧又再期歲稔民思教化守廼籲民以農隙之時取材于山治

乏于陶用工於民力之餘以脩治其百務凡既脩矣乃以大成之殿用力宜先遂仍其舊而重加修葺圮者完故者新廢替而弗舉者悉從而脩聖賢遺像於是乎尊且嚴焉至於明倫之堂則悉敞而更爲之高其舊址廣其餘地左右比舊各深丈許規模宏壯軒昂爽塏誠可以隆師儒而教育諸生雖久且不磨焉夫古者建學以明人倫人倫明小民親其應如形聲影響舍是而治則末矣其不淪胥以至於亂亡者幾希故凡有天下者皆以爲首

卒于冬十有二月時相與協謀而董治章程者同知郭政也

務而本朝猶加意焉偏州下邑皆命立學校之官必擇其人付之有司以修舉其廢替而又尊勅憲臣一人以督察之三載考績視學校之舉替爲殿最其厚人倫敦風化之意何如耶守能仰副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而汲汲興作不敢少後其賢於人又何如耶昔文翁化蜀至今令名洋溢光昭史册守蜀人也得於文翁之化實多將移其化蜀者化黯又惡知百世之下黯之念守不如蜀之念文耶毅之脩以是歲夏四月工成堂則始事于秋八月

蠻林州學新建泮池碑記

蘇濬

余視事蠻林會三陲晏然野無聚慝士不揚旌獲與諸掌故楊摧六籍考渠同異余圜視類宮若啓聖若鄉賢名宦祠頹者圮者半堂以後低濼沮洳方塘可二畝許櫺星門以外延袤不数尺且泮池闕焉余嘆曰古稱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說者謂雍水環如璧類宮半之夫類宮之重與辟雍等詩人風咏猶有存焉當魯僖時觀兵淮南既敉戡乃弓既束乃矢宜不遑肅給然且不訖於威而兢

兢於文學故其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魯侯戾
止言觀其旂至其文教所漸匪懋而威不揚而華
故其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
音彼其色笑愈於戎車孔淑捷于桴鼓視鎬京辟
雍之咏並矢聲歌何其烈哉方今文教聿新旁皇于
邊徼上之薪櫝苞苴而與下之鸞聲噦噦而和余
惟是偕一二友邦冢君左申右晝以風哲人用媚
於天子而廟制之典弟稍若嚮風者何因檄州從事
令頹者葺之庳者培之前斥地規爲泮池西北之
泉入于泮復東南折而會諸壑工未半暮而告成
事矣余再入麟林周環視顧翼翼然雍雍然因群
諸掌故詠川上一章歌鳶飛魚躍教關人人咸得
意去因紀其始末而系之以詞是役也鄉紳陶
公魯捐地爲多士先以庠後隙地易之而文學劉
君廷翰李君于壁各捐地誼不取償尤爲可
書云銘曰麟麟者林翩翩者音紛錯落兮琳琅
注之澤孰探之策以莫不格彼汙者洳翼翼與與
君子所居采彼藻藻酌彼行潦昭哉是保

重修北流縣學記

明督學周孟中

北流縣儒學先後遷者數矣按志學唐貞觀三年肇建于登龍橋西宋大德二年遷於寶圭驛東延祐四年遷於寶圭驛西附縣治國朝因之天順間燬于兵成化七年遷于縣治之東北歲久汚壞且地勢逼隘弗稱育材衆議亟欲遷改會知縣事羅嵩至因衆之欲圖所以遷者相地得城東一里所曰寶圭驛西舊縣基相傳有讖云金在後水在前學橋連出狀元讖雖未足信要亦善地也都御史

閔公遷之羅令亦捐俸爲倡禮勸鄉宦耆彦各助
工費置籍稽其出入無少滲漏任官督役而令紀
綱弘治五年臘月朔日興工次年正月二十二日
首建講堂文廟次東西齋兩廡以及戟門大約爲
屋三十餘間櫺星門三座俱用石以圖久遠聖賢
肖像師生庖廩與夫鍾鼓器用靡不煥然一新落
成之日謁廟瞻拜升堂講誦邑人父兄嘖嘖稱嘆
作興者之有道然則爲諸生者可不知所自勵耶
勵之當何如亦曰居敬以持已窮理以修身本之
四書以求其端參之群經以會其全博之于史以
盡其變入則孝親出則忠君時平則建功立業時
危則伏節伏義隨其所遭求無媿而已諸生知此
而勉焉斯上不負聖天子養育之恩下不負都臺
作興之意若屑屑以地勢之美惡爲辭而不反求
其本則亦末矣非予所以命于諸生也是爲記

重脩興業儒學記　明督學僉事李義壯

嘉靖十八年己亥春三月初吉興州重脩儒學成越八日丙子余行縣至焉環視宮墻數仞煥如也先是建於洪武脩於成化再脩於弘治嗣後無聞焉崑山方尹詔至政行教興慨然以興復爲己任撫按善其意而從之踰於十七年秋九月甲寅以表申正以域內外以均損益以程土物以具畚鍤而簠簋豆登之屬罔不具舉興州人士益知有學

矣余釋奠之明日方尹率博士暨諸生進曰先生斯學之宗盟願有明訓以廸多士余曰聖人之學非余所知嘗聞子貢譬之宮牆矣爾諸生其尚歸而求諸學乎由而路其思所以致義乎入而門其思所以致禮乎升而堂其思所以致大乎入而室其思所以致精乎即而號舍而庖湢其思所以致安乎執而簠簋豆登之屬其思所以致用乎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夫道猶路然人病不知求耳然求之自入門始故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入其門矣而升堂而入室而安宅則資之深矣由是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學所由大成也諸生曰非曰能之窮願學焉請有所益也曰夫難明而易晦之謂道難存而易忘之謂心難得而易失之謂時難脩而易廢之諸學爾諸生之於學有能一日一至乎有能一月一至乎有能終食不違乎有能三月不違乎慎斯術也以往其幾矣故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方尹聞之

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詔也而今後得聞爲學之道請鐫之石期與多士奉以周旋

潯州府遷建文廟學記　明　錢　溥

嘗讀詩至大雅江漢之篇知召穆公平淮南歸覲天子而乃言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不以武功忘文教也又讀魯頌泮水之篇知僖公修泮宮以復教化而乃言淮夷攸服在泮獻馘獻功者有文事必有武備也三代文武之道所以交修並舉而人材以盛治功以成非若後世舉一而廢百者比我朝列聖相承交重文武之道凡府州縣及軍衛皆設學以育俊秀習射以修武備故百有餘年間人材

出爲世用者多文武兼資隆國勢而服海宇求振斯道于上亦惟待其人而後興焉溥有儒學本宋州學元爲路學洪武初改升府學在毬城小南門外恒病斷藤峽寇爲害正統間守土者徙入城西隅南向成化丙戌秋峽寇竊入燬及學舍而殿廡僅存然歲久亂餘圖是役者殆難其人總督兼巡撫都御史姑蘇韓公雍特舉武林孫侯暲由博白縣令來守是邦侯方崇武靖寇賑卹饑殍招撫流亡不暇而未暇斯舉既而韓公與鎮守太監陳公宣總兵平江伯陳公銳請建總府于梧州控禦兩廣命參將夏公鑑憲副范公鏞分鎮是邦寇患稍戢民漸休復侯乃喟曰古者軍旅之中不忘俎豆況學校教化之本而不加之意乎於是率諸生爻老周覽其趾山川盤鬱風氣攸聚惟東爲最蓋順其勢而向之何如衆曰諾乃掄材庀工俟農隙而興役拓其舊址復其所侵地首建大成殿明倫堂兩廡戟門東西齋櫺星學門以次而立復肖聖像規模宏偉煥然一新使諸士子瞻仰知歸游歌得

所自嶺以南蓋罕儷也非待其人而後興乎夫古
昔帝王之御天下身君師之位民自融于禮樂法
度之中無有自外其化者周之衰治教衰微孔子
出而任道德之宗師上知立教于既庶既富之後
民知死信於去兵去食之餘宅天中而立人極亘
萬古而莫易矧滑嘗瘝甫定民心皇皇侯首舉
學校使之尊君親長之道效死而弗去又何教化
不興人材不成寇不畏威遠遁乎此魯僖公所以
見頌于史克也嶺南列郡聞其風者皆興起于學
明教以復性所謂洽文德于四國則韓公之功又
豈無吉甫作詩以美其歸哉是役也經始于成化
壬辰秋而落成于乙未春越三載侯日坐學雖一
木一石必經其目而後用不傷財病民勸率有道
而底厥功贊其事其始終董其役者某而余乃以紀
其成

重遷貴縣學記　張燦

貴之有學自宋慶曆間始其地在縣東城外其後一遷於城西再遷于下郭又再遷於中郭歷元八我朝兵燹荐至士以出入爲難成化辛丑巡撫都御史桂陽朱公英以斧鉞征木嵩諸猺寇會于茲停縣入學顧見廟宇不飭堂舍傾圮嘆曰此非風化之地也盍遷之遷之城內既已戒於吏則發官帑七百金以爲之資取材于山鑿石于崖工庸匠隸百須之務各以次舉軍暇輒親往指授經畫凡

三月始班師而規模大具未就緒也越明年都憲
被召還朝吏以茲懈弘治改元按察副使盧陵周
孟中奉命來督學政釋菜之餘愀然不樂遂趣吏
僦工責以程限於是丹漆依棟黝堊附墻殿廡堂
齋厨廩庫舍之置罔不法式踰年而落成蓋郎與
賢坊以爲永基自宋迄今凡四遷而始在城內也
既而憲副謂茲事不可無傳乃遣庠生張瓚走幣
千里而屬記于予嗚呼古之善教者四郊多壘而
絃誦不廢此豈虛文強忍而已哉蓋知五常之根
于人心五典之係於世道者不可一日而解也故
漢高帝欲屠魯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
義之國爲主死節乃釋不誅由此觀之學校何負
於人顧士之無成者乃有負於學校耳方都憲於
戎馬勛勤之際而獨能注意學校以勵士風可謂
知所重矣老成人之謀國固如是哉然則爾貴庠
士當銘彝閈以無忘都臺之舊德尚敦行懋學以
無負憲副之盛心使他日效事覈實有所稱指曰
自茲學之遷而士之立於本朝與宦于四方者往

往有風撲政事可觀如此則茲學之遷可謂有遺而二公之於遷學可謂有功也已不爾則爲徒遷斯文之病也嗚呼可不勉哉可不懼哉

南寧府學記

元 文璧

天地百神皆有祭方伯連帥與守土之臣奉命祭于封內者曰山嶽海瀆曰社稷曰文宣王廟夫山嶽海瀆所以載物而厚民之生者也社與稷所以有土而生民百穀者也山嶽海瀆之祭使之奠安順理而無震裂沸騰之當社與稷之祭使之豐登盈足而無亢荒饑饉之患是皆不容廢者也夫孔廟之祭則肅然齋宮省牲具禮合樂祭歌繹紳縫掖相與升降進退俯伏奠享於階檻庭陛之間若

甚迂遠於事禱祈禳祓之舉報應休咎之符而祀典先焉何也三綱五常之在天地間將一日不可無如饑饉之於菽粟布帛也古之聖人有德有位作君作師斯人出作入息仰事俯育罔不協于有極及正道衰微五教不敷彝倫攸斁民無所賴夫子生焉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乖萬世五教之法存於易書詩春秋使三綱五常大明于天下天地以之位日月星辰以之行山川草木鳥獸以之寧豈獨人豪其賜哉漢初以大牢祀歷代命州縣

皆立學夫子之宮墻巍焉峙焉春秋行釋奠禮爲百世帝王之師蓋微夫子立是極也山嶽海瀆誰其奠之惟社與稷誰其尸之天地且不可遠而況山嶽海瀆社稷哉邕學初在城外沙市徙城中南隅又徙五花嶺第一峯前臨清流後倚高阜王宮嚕嚕從廡斯翼前門後堂累疊書閣其創立規矩所由來尚矣炎陬遐壤山林材木不能支久遠比歲撤而新之壯觀有加焉知風化之本祀事之重者大名趙公修已也公奉天子詔來奠西南雖數

遷凡十有五不離茲土由是秉鈞衡登樞要蓋有日矣繼美述事永無斁不隆教基又將有望于後君子云

橫州重脩儒學記　元　張九垓

夫子之道萬世而不息也夫子之道何道三綱五常之道也位天地育萬物不可無是道安國家定祉稷不可舍是道親百姓撫四方不可外是道自古迄今日月有盈虧而是道無盈虧陵谷有變遷而是道無變遷寒暑有代謝而是道無代謝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信斯言也孔子生於周末以身任斯道之責刪詩書贊周易作春秋定禮樂明舊章皆所以發明三綱五常之道示天

下萬世也叔孫之毀何傷日月桓魋欲害其如予何彼宋衛木可伐而夫子之道終不可伐迹可削而夫子之道終不可削自時厥後儒學陵夷祖龍有焚坑之厄而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道則不可坑不可焚隆準有嫚罵之辱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道則不可嫚不可辱世之人廬居而旅處端坐而安食泰然茂有強凌弱衆暴寡之虞弱肉強食之患是果誰之力歟嘗竊嘆夫戴天履地而爲人日受吾道之賜而敬心所發輒先于佛老往往以夫子無福田利益之可求蓋有坐視宮墻之廢睥睨宗廟之隳而畧不之顧吁可嘆也然則學校所以祀夫子學校之不修是誰之責歟宣武將軍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朶兒赤求治于儒首崇儒道凡以士名者悉屬其役因覩舊學湫隘亟欲撤而新之遂與判官東蜀馮震知事覃懷劉珪各捐已俸鳩工掄材以身先率日往程督雖簿書期會之繁軍務應酬之急弗怠弗惰厥後又得濟南劉洧提控案牘昭潭董桂同心乃事力與贊成爲

學宮者奉行唯謹升聖殿于明倫堂之故基視昔則高明矣遷明倫堂于教授廳之舊址視昔則寬遂矣聖賢形像繪塑一新廊廡門墻罔不壯麗俾講道行禮悉有其地而無前日挑兮達兮之嘆侯之爲政亦可謂知先後矣橫之士來遊來歌當宪思三綱之所以爲五常之所以爲五常體立用行毋使時人以不適時用鄙薄吾道則庶幾瞻前忽後可以無愧否則學校之輪奐雖美學校之教化不脩縫掖其衣章甫其冠者豈不負吾侯建學之意歟

大平府學記

明　丘　濬

國家受天休命克相上帝以治以教際天所覆之地凡具人形居地之上者咸有以安其生復其性廣西左右兩江在嶺嶠以南之極處唐宋以來固已州縣之然至今其守宰猶襲用其土官學校尚未遑立惟太平一府其守特出朝命常調且立學設官俾以教焉兩江州鼈前此所未有也成化丙申番禺何侯楚英來知府事慨然以教化爲意且可以爲一鼈之人變化其習奠安其居者無乎不

用其心大要欲其民風土俗一旦與中土等彙任
未期年政行化施民猺胥役乃與其佐同知韓廷
域通判蔡顒推官陳宣等謀曰左右兩江皆無學
而吾太平獨有學太平之支郡屬邑皆無學而獨
府有學是則茲學之建其標準之所示者廣風化
之所及者衆非内地他學校比也絃歌俎豆之地
師生之所蒞止民人之所瞻仰爲政首務莫此爲
急乃鳩工庀材重加修葺規制宏壯藻飾華麗視
疇蓋有加焉既成適生員陳閂趙馳應貢春官教
授羅順具事跡以記來徵惟天在上其形穹然而
下覆乎地地所至之處極乎海而止凡在寰海之
内莫非天王之地惟其化之所及者有先後故其
人之歸化者有遲速苟有介然蹊徑可通聖人在
上推其教化而馴及之則無有不可化之理原夫
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
觀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
爲王城而舉蠻氏陸渾戎密邇乎其境東之蔡牟
介莒皆嬴地也淮南爲鄧舒徐西戎河北真定中

山之境乃鮮虞肥皷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
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遠中國所有
者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焉耳自時
厥後疆界日拓而遠向之荆楚吳越閩蜀遂皆爲
内地其聲名文物之盛顧若反有浮於宋晉齊魯
鄭衛之舊者蓋天旋地轉氣運隨之而遷移則夫
左右兩江之間其轉移通變之機安知其不本于
今日茲學之設乎何侯雖於一郡立學然所關係
甚大而遠後之繼侯芳躅以治以教于茲者尚當

體侯之心汲汲然皆以教化爲心而士之生于茲
地受侯之教養者皆從事于學孜孜不已與凡支
屬之邑接近之壤聞其風者相與感發慕好學周
公仲尼之道亦如今日荆楚吳越閩蜀之區出而
與北方之士相後先其將自此始耶何侯與此學
其關係之大且遠如此不顓爲一群也其不負聖
天子所委任而克相之於是乎見焉

柳州文宣王新脩廟碑　唐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通惟柳州古爲南裔椎髻卉裳攻刼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喏中州之士或病焉然後知唐虞之德大以遠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剌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

有碑刻在廟門

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龡財取土木金石徵
工傚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
樓乃正法庭祇會群吏下日之吉于王靈曰昔者
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
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
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
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荀神之在曷敢不
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罷牲

重修柳州儒學碑記

明 王啓元

嘗觀豪傑之生有功於世道也人皆以爲地靈使然余獨歸其權於天何也柳之山川甲天下蓋天地開闢而已然矣河東柳子厚以唐之文臣來爲吾柳刺史則天所以開吾柳也至我朝嘉靖間兩廣制臺張襄惠以大征五都至始築三關外城建鎮粵樓於府城之北魏伯江公實董成焉自是登樓瞻望山川之秀羅列於前應接不暇而天下奇觀若聚而供吾之目賞則天所以培吾柳也魯未

數年徐司空以文學鳴余司馬以清節著張司寇以忠諫顯皆府庠也書之國史傳之海内天下仰之如景星慶雲則天所以彰吾柳也茲崇禎戊辰我罷伯江右胡公由南秋官郎擢守吾柳謁廟既竣隨召諸生面諭之曰柳之山川則信稱雙美矣府庠之三大老亦既應運而生矣吾意殆不止此試思以瓊山之爲海外也而立文莊蜚東壁之聲以夔趾之炎方也而美公輔樹南冠之幟此猶遠言之也而西粤之先以宏才翼世廟不有蔣文定乎以雅望佐穆宗不有呂文簡乎權之在天原不以地限人此其左券矣夫豪傑所爲上有功社稷下有功生民人臣以人事君莫大於此吾藉手諸生以効事君之萬一矣先是本庠二師全君虞君與諸生議鎮粤於學少遠然且迅發於三大老倘於學後建尊經閣則主山特盛宜有進於前如公所期許者至是以爲請公曰成大功者必以其漸吾將以明倫諸廡爲建閣之端矣且首重大倫文以經術尤教序也命匠鳩工亟舉其事本道陳公

本縣張公咸喜捐金爲助而以巡檢楊玉瑚督修
維經閣有待而堂廡落成規模宏遠矣則天所以
新吾柳也因念豪傑之士古稱無待而興矧一府
序也子厚開之襄惠培之三大老彰之已若臣鵠
之高懸者然乃我郡伯胡公復從而閎新焉中興
之功與開創等且宜進於前有二師之言在文若
聖鐸之深警者然豈非天所以眷吾柳者哉諸生
勉之其無負公之期許可矣敬述始末紀之於石
俾知建閣金徽以大吾柳願公功以時續庶有以
慰諸生之厚望云胡公諱世儁江右南昌人

融縣修學記　督學王如辰

古者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建國之學政以至大胥小胥教人之法既詳且備其學宮之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由來尚已然而融縣未有學也融縣之有學自宋始而盛於明以逮於

本朝粤西僻處遐陬戰國爲楚粤之交秦漢時始入中國而柳州之學自子厚知柳州建文宣王廟而爲之記而後彬彬然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矣夫

三代之學皆以明倫緬惟國家建學之意與學校
教人之方不過欲人講求聖賢之理而由乎經常
不易之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如此而已迨於後
世學士徒事呫嗶有司治而不教間有留意學宮
修廢舉墜非請於公則病於民簿書催科之爲務
而不知教化之當先也此其所以不及於古歟融
舊號潭中隸於柳而界於會城兵燹之後學校久
廢熊君飛渭以名進士來尹是邑始至之明年覩
學宮頹圮鳩工庀材大門甫建而滇警隨聞不能

報竣雖欣遂光復而柳州再淪再復融爲要衝戎
馬接踵有司奔馳趨走不暖席惟芻粟餉糗是急
何暇修文學講禮教乎去年春余奉命衡士至粤
大懼人才放失首以庠序爲政政各守令惟時亦
相率皆以興起爲已任如桂平梧諸郡屬或捐資
重新或力爲掄造請記於余者不可指屈而融之
學宮亦相繼落成先師有殿兩廡門壘壘采采
詢其費不煩於公帑不派於民間熊君真能因時
集事而爲政之知所先也爾諸生講習其中當思

朝廷設教之意而毋忘修學之功必以古聖賢自
期將見人才鵲起多士喬皇以媲美中國禮樂文
章之盛詎不偉歟柳亓考舉志融有真仙巖宋太
宗頒御書百二十軸藏其洞斯固人文煥發之徵
也又聞有靈壽溪者相傳仙人投丹其中飲者多
壽夫水土之良固足以養人而益篤然史書所載
服金丹而傷其生者亦不爲少爾諸生誦法孔孟
學術邪正尤不可蚤辨也因并舉以相儆焉

柳城縣學記

督學王如辰

嘗考輿圖柳居嶺嶠之表山水清曠意必有奇才
偉士鍾其秀異者乘時間出乃詳諸人物唯上林
常旻武仙謝洪何寥寥也柳城古虺龍城在龜之
上遊水有龍江之美山有文筆之秀而文獻無聞
焉豈山川徒擅其勝而不鍾靈於人耶良由地處
西偏庠序廢弛人不知學故也況滇黔搆亂柳州
再叛再服百姓困倉盡於轉輸筋骨疲於道路上
一菽不飽其何能勵於學耶今

十九年秋余膺簡命督學粤西二十年春始克蒞任時恐秋棘伊邇由柳而賓不數日而抵邕其於柳之各學未能遍歷修飭以曉其人士且于時滇南正在用師黃明猶然梗命羽檄交馳軍需孔亟龍城令駱君斯才乃能獨以學宮修復爲已任丐序於余以告士民不數月而貲具鳩工庀材又不數月而工竣厥廡庖湢巍巍煥煥當斯時則滇南業已蕩平黃明業已授首多士賓興綸渙登至而駱君復遣使來記於余謂龍城自明迄今鮮有科目茲學宮既新而庠士葉生嘉猷卽得雋城非修學之功不及此余思夫學宮爲育才之地士之得雋自必由茲但古人說學之意豈專在此夫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本三達德行五達道以馴致乎聖人功化之極由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推於家國天下之遠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無非學也卽無非學宮之所爲教也若夫博科第成功名則固學者之餘事耳余重嘉駱君之能興學又喜葉子之得雋而邑人有所

觀感也因述其圖誌原其廢興而舉國家立學之
意與爲學之大端以告士有以自勉將見
韋謝諸君子不得喆美於前也是爲記

慶遠府學記

陳文

學校者王政之先務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也故自
唐虞三代之盛下至漢唐宋元其間頗治之君莫
不是以爲急蓋宜之賢才由此而作養造就以底
于成用之以致君澤民弘其化理於天下而成雍
熙太和之治者良以此也我朝學校之設內而兩
京國子監外而府州縣莫不有之其教養之法甚
詳且備超越於前而化理之効亦過於漢唐宋元
遠矣然所在有學以育生徒必有廟以祀先師孔

子朔望春秋釋菜釋奠之禮所由行生徒之育於斯者皆知明君親之大倫以修其身以究其理以致其用以達其道者未有不由於學校也然所在奉行德意或有勤怠而學校之廢興攸係廣西慶遠府古粤地秦漢以後淪於荒服唐及五代爲粤州宋咸淳始爲慶遠府元改府爲路爲安撫司迨于今洪武初定爲府領三州六縣其江山險峻人風獷戾宋始建學張栻記之自宋至今人物科甲之載於郡志者亦有也皆非所謂由教而入者

歟天順壬午季春天台周君一清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卽釋菜先師孔子遍視學慨其弊陋曰何以興教時隣郡廵撫弗靖君綏輯其民皆安生樂業乃重建大成殿及旁爲兩廡前爲櫺星戟門復修明倫堂并後堂會饌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以至庖庫墻垣亦莫不完葺而廟學煥然維新其南復侵地仍爲洋池表以二坊又以宋馮京皇祐初隨父寓武昌登解省廷試皆居第一立祠省像以祀之廨宇鋪舍驛傳城樓無不脩葺又立預脩

倉儲粟石以濟民蓋守是郡能遍治其事而穫乎
上而安乎民使聚有養而習有學其周君之績亦
盛矣哉於是郡學訓導閻中陳麐與國鍾淵暨諸
士子目覩其盛敬述其緊因刑部主事馮俊屬予
爲記予知周君久矣由甲戌進士爲監察御史以
事謫令臨桂政聲大著遂陞郡守令以軍功陞支
正三品俸而修茲廟學特君之一事耳因併記其
㠯創與夫爲郡之槩俾勒諸石以爲方來者勸云

宜山縣脩學記

宋 張栻

淳熙四年栻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畧司主管機宜
文字韓璧聞於朝曰璧清介豈弟願假守符俾牧
遠民詔使爲宜州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控制
非一前此所爲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
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
校委廢議所以脩復者蓋積累而後成廟宮既嚴
講肄有堂師生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歡
息誦詠伻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舉也或者竊笑

以爲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固寡士亦何必汲汲爲栻獨以爲不然蓋俎豆之脩則軍旅之事斯術庠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爲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脩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協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服其心志棄其肌膚其孰有不順況乎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近遠方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過之者乎然則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樂爲書之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修

桂林宣成書院記　元臧夢解
重修宣成書院立田記　陳伯獻
創建華掌書院碑記　督學王如辰
清湘書院記　柳宗元
清湘書院記　張潔
柳山清湘書院圖記　顧璘
江東書院記　毛基
新建南溪書院記　李盤

修復敷文書院記　明　陳紀
重修龍谿書院記　郡人　楊梁
舜祠記　宋　朱熹
三先生祠記　張栻
名宦祠記　明　周孟中
名宦鄉賢祠記　蔣冕
王公祠記　明　包裕
七先生祠記　林邑
東郊柳先生祠記　徐次鐸
朝京館記　宋　趙希
南樓記　宋　張栻
萬象閣記　宋　楊萬里
素位軒記　解縉
湘春樓記　宋　吳泰
碧梧臺記　林邑
登捲煙閣小引　明　胡景宏　全州人
文會堂記　元　唐福
諸葛亭　明　孔鏞

拱極亭記　宗臯
重修唐祠部曹公讀書岩祠堂記　明　曹學佺　督學
九府學田記　明　楊芳
清華閣記　宋　鄒浩
三賢祠記　明　祝鑾　參政
六賢堂記　宋　舒勉
思賢堂記　譚惟寅
梧州義田記　明　陳鑑
友清堂記　明　韓雍
浮金亭記　程文德
兩解元祠碑記　明　李盤
文昌閣碑記　明　蕭濬
邕州郴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元法操　蔡光祖　郴宗元
登臨懷古亭記　孤鶴亭記　宋　趙師邈
三相亭碑記　明　周孟中
劉賢良祠記　黃太史祠堂記　宋　張自明

三元祠記

郭見義

桂林宣成書院記　元　臧夢解

宣成書院祀南軒東萊二先生也前朝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並賜勅額自是衡州有石鼓書院道州有濂溪書院黃州有河南書院湖州有安定書院徽州有紫陽考亭書院建安有建安書院紫芝書院其後又有宗溪書院延平鷺洲明道書院而宣成之祠未聞也婺州有麗澤書院專祀南軒

而宣成並祀無有也景定三年始以南軒東萊同升
建祠加錫封爵時南山朱公經畧兩廣以南軒持節
東萊垂弧實在茲土雖學有三先生祠而宣成之祀
不及乃請于朝建二先生精舍勅賜宣成書院扁額
此宣成書院之所由始也是年南山朱公又即南軒
先生所創郡學之西新城之東築臺立祠藏奎有閣
講書有堂肄業有齋設山長職事弟子員帥漕兩司
撥田租錢塩數各有差月有課歲有養輪奐之美十
有五年適值天兵來臨凡天下地土之圖與夫人民
之數悉以內附獨桂林不下由是吾夫子之宮墻三
先生之精舍俱成煨燼平章史公任本道宣慰使日
僅能爲郡學漸復舊規而書院未暇經理遂使宣成
石刻沒於蓁莽宣成棟宇化于虺磔于茲又十九年
矣余猥以晚學謬分臬寄拜謁宣聖之始即詢宣成
故祠則曰書院舊有田租自丙子後入郡矣以故力
不及書院余聞之驚嘆曰郡學書院各有田租書院
之租當爲書院用食其租而廢其祠有司漫不加省
可乎哉乃相與謀所以經理興復之起自至元甲子

悉以書院之租歸宣成同志之士議以爲然於是山長等共任其責不十月而棟宇新天相斯文不十日而璽書至道學增崇士類欣躍茲蓋千載一遇也有言於列者曰迪之廢興皆關乎數始而創中而廢終而興數之不可逃天地且不能違況於人乎余旨不然有成敗興廢者數之不可逃也無成敗興廢者道之不可泯也天地間事事物物有形之形者必有弊無形之形者必不可朽道在事物有形之形者也道在人心無形之形者也道在天地如水在地中無在無不在也學者能因有在者求其有形者求其無形者斯得之矣然則求之之法當何如曰人有此心則有此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無物不備無時不存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嗇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不肖而損少特在學者能求與不能求之分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虛行待其人而後行今夫子燕居有堂宣成有祠前門旁廡次第而舉諸君出於斯入於斯藏修遊息於斯晨香夕燈月奠歲祭其知象宣成之像然而

左簡右編晝誦夜思曾是學宣成之學也乎學不及也與志同道合心領意會曾是心宣成之心也乎心不遠也與若猶未也則二先生格言曰學須常懷不足學忌諱過自足學聖人必學顏子學須以聖人爲準的請君當於此求之可也曰戒自棄勉自新先朴實後辨慧進學之號有六爲學之要有五諸君當於此求之可也又曰學知難而後有進工夫無窮屢度可惜爲學自飲食起居處視聽言動致知力行趨實務本始諸君又當於此求之可也求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求之一月則有一月之功求之一歲則有一歲之功求之終身則有終身之功先賢有云學道譬如登山登之尋丈固已勝于平地矣諸君讀其書釋其旨汲汲焉拳拳焉勉其如宣成者則沿張呂遡瀟伊接洙泗使聖道之明千萬世如一日亦二先生之所喜部使者之所望也若夫請堂未建齋廡未立庖廩未具諸君勉旃毋使九仞之山虧于一簣又吾道之幸云

重修宣成書院立田記　陳伯獻

書院之制昉於唐盛於宋前代學政未備或假浮屠氏之宮士之病於進修無所往往擇勝地搆精舍爲群居之講授其著名海內若白鹿嶽麓嵩陽睢陽是已自是瀟溪河南安定紫陽清湘各有書院以祠先賢又皆出於有司之褒表我朝學校徧天下師有定員祀有隆典教有成法而生徒有常廩若無待於書院者然考古圖蹟景有先哲之休風以羽翼庠序之教其可棄置於前剏滅之餘耶桂

林舊有宣成書院宋經畧使朱禩孫撤建以祠張
南軒呂東萊二先生也入元以來屢經兵燹建而
燬者再正統五年御史劉公雋復創于縣學之西
舊址也弘治十七年提學僉事姚公鎮移介兩學
之間立祠于前鑿池于後講課有堂肄業有齋退
食有寢庖庾有次大規聿構視昔有加伯獻以晚
學承乏於此睠惟斯院落成未久而漫漫隨之歲
月易邁懼益摧毀士之有志就學者貧無資給廼
謀左方伯何公曰是風化之幾也咸捐俸以助於
是右方伯翁公茂南憲使宗公璽參政黃公棗憲
副傅公習張公祐憲僉俞公綸悉各捐俸以從事
廵按御史謝公天錫聞之又欲推之悠久乃籍救
荒穀贏餘置田一百一十畝以歲之入而給其需
遂修射圃置穿亭壞於上者撤而葺之剥於下者
平而甓之營葺繚垣塗塈而堊之列罷生徒就學
悉有廩饍貧不能存者亦賙賚焉先是院有祭田
三十畝久并于豪強御史楊公璋復之至是祀
事咸備學政增崇人心飛躍而書院煥然改舊矣

慨自孟子沒斯道晦蝕千數百載春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以及吾夫子之傳授者始闡明於時子朱子纘周程之緒集大成明經訓以覺斯人獨於二先生推重焉觀其同心協志以闡先聖之道毫分縷析身體力行中更學禁自信益堅其所以扶綱常立人極關繫乎天下萬世之重殊非習浮踵陋之所能爲焉南軒持節於此每以與學立教爲已任東萊毓秀於此亦常寓意於鄉邦子弟今去諸賢幾三百載而其書家傳人誦如日中天奈何學者徒剽竊其文以爲升第利祿之媒其於窮理修身之要茫然莫踐其實豈建立書院之初意諸公風勵之盛心哉今之爲教與學果能離經辨志崇本趨實把宣成之像而學周旋俎豆之間以舒其容鼓舞絃誦之風以陶其氣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已致曲俾上不負朝廷樂育之恩下不孤鄉邦典刑之望異時名世輩出則雖地稱荒遠亦將超越於中州豈特度長絜短而已而況涵濡宣成遺澤爲書院增重不於諸公爲有光乎嗚

乎日望之

創建華掌書院碑記　督學王如辰

大中丞郝公撫粤之明年爲康熙壬戌四方既平罷兵休息業循舊典補行粤西鄉試貢士僅三十人公乃慨然曰九馳之中十年纔一試耳而英才嚮學域于馳縣有玉不琢有美不揚士奚由勸爰考舊志桂林有宣成書院實祀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又有桂林書院代更久湮學廢不講乃相地勢乃擇西雛前後池塘翼以嵬楼形勝既佳大工斯舉公及藩司崔公維雅臬司黃公元驥參議簡公

上皆捐資以倡命教授高熊徵董其役蔀鼓初集
群心競趨材不尤而良工不鳩而聚門堂齋舍亭
閣厨汲煥然脩具又捐資多購經史及四子百家
之文延有道宿儒爲之師諸生至者月有廩費以
爲常謂辰升歲兩試所取皆才材其奇尤集于斯
院于是馳檄九郡所屬州縣名儒來赴濟濟森森
咸以後至爲辱嗚呼可謂盛矣予惟聖道之大
視王化通塞前此延齡煽亂五嶺以南幾爲異域
今蕩平甫奏而率履周行性善可徵教行則俗況

三江濯秀碩德相望能自得師何必在遠尧舜之
道孝弟而已一貫之旨忠恕匪他倣鹿洞嶽麓之
成規採安定蘇湖之教法以立誠主敬爲要以正
誼明道爲歸聖之作賢之術師之教弟子之學舍
斯奚從是則公之志也公既樂粤士之可與進于
道而又慮無以經久乃議以全省學租爲多士佐
讀資特疏

請將有降勅賜額給田與書如宋真廟理廟故事
以昭

聖代右文廣學之盛者而崔公維雅樂公是舉復置魚塘二區用贍諸生燈窓之需期永久而無廢顏曰華堂書院從公志示仰止也公平生盛德大業卓識鴻文史不勝書予幸得親炙公之丰采言論窺其用心以知其學而樂爲從事斯院者告也用勒其事于石而爲之記

清湘書院記

柳宗元

東郊先生大名人柳開仲塗守全州日作讀書堂于光山公退率學者講誦其間後人因名之曰柳山嘉定乙亥鼐守林邑始郎故基作齋舍賓致縉紳帬布之彥日月肄習期踵先哲寶慶丁亥鼐守程榆奏賜清湘書院額至元丙子燬於寇元貞丙申部使者登訪乃屬守臣總管耿大節復興之規制畧倣歲久寢以摧毀至順辛未予自成均出守是鼐釋菜先聖先師拜先生遺像顧山川之映帶

覩遺搆而增慨病學廩不給謀所以新之未遑也
元統癸酉乃始經營俾録事劉晉董之山長李文
郁佐之鳩材募工仍故址度地勢之宜而布置之
以位作外門磬石材固屬基柱砌堂闢兩階應門
爲重廊以陞燕居祠爲屋計百五十有八楹明倫
堂之右又有源泉貫堂下而東出乃導之過率性
堂滙燕居堂之左泉懸瀉流百尺三折而下作池瀦
之作齋池上爲屋五十有二楹經始於八月甲申
朔越明年六月甲子落成諸生請志之予思二儀

既判山嶽攸奠扶輿清淑之氣不有賢哲摸抉呈
露發揮幽潛以貽後人則樵牧區耳否則羽流釋
子居耳自有此山幾千百年始有此州宅此者幾
千百人始有先生表而出之其幸不爲二氏所先
卒爲學者肆習之所夫道非文不傳自六籍不作
百氏競出迄於嬴秦文與道俱喪雖然道在天地
間若元氣不息人心天理未始喪也西漢之興董
賈出焉班馬之流日繁肆以古書遺典猶在下逮
東漢以抵建安正始永嘉愈趨愈下光嶽氣判則

韶濩絶響駢麗俳偶極於李唐昌黎倡爲古文期
復古道學者仰之若山斗又越五季極於宋初先
生始推尊韓子以淑後進力挽雕敝之風而歸諸
大雅穆尹繼作歐陽而後文風丕變瀟溪作大極
圖說橫渠作西銘上遡千載始煥然與六籍相表
裏實自先生啓之先生登開寶癸酉進士第雍熙
丙戌來守是邦凡十典郡唯此郡有書堂他郡未
聞焉予行天下歷閱書院或宅山幽或資水勝宏
深靚麗足以有容咸不讓此山逮夫地勢擁抱層
岡疊嶂異態橫陳三江兩泉襟帶縈絡松風瀑響
宮徵迭奏靜觀元氣發斂化育以明此道全體大
用則他山當少讓矣第局於形勢難以展拓講堂
雖具齋舍闕焉而至是始備乃因源泉混混之來
名曰有本于以表聖賢盈科後進之儀以廣先生
汲引後進之志上距開寶癸酉適丁六甲子全之
人士潛濡先生遺澤以名世者蓋有之矣又焉知
方來無勵志古學復古道發舒韓柳之氣爲此山
增重若茲泉之放于四海者邪嗚呼文運方隆予

日望之

清湘書院記

張　濬

正德甲戌秋清湘書院復新太守顧侯寓書曰桂北山宋刺史柳仲塗作讀書堂與士子講學後人因請建書院逮今五百年中間廢置屢矣璘始至訪古僅存什一於榛莽之墟既浩歎乃與中丞公倡爲興復又爲文以勸慕義協力者不數月落成釋奠于夫子燕居之堂書院正寢也堂後爲柳侯祠祠後爲率性堂堂左甲峯右寸月二亭參差相揖稍北爲熙熙亭有寒流出石龍之吻曰應泉

又躋而上則侯賢亭登春臺極高明仰高亭疊焉自燕居而下過杏壇歷詠歸靜觀育德諸亭迤邐蓮花石出翠微路而書院之觀畢矣璘恐無以述先正詔來學也願爲記之予惟三代之教學校而已後世或增置書院者豈玩常喜新而務爲觀美哉竊謂聖人之學身心爲之本寧靜而後得今學官多士未免馳騖科目摘章摘句日敝精神有志靜學者不得致力於本原涵養之地故讀書精舍講道窮年未必無所助也然學雖主靜非嗒然塊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

處外人事以求道亦非別立門户托空言以自高也宋初諸儒未出道學未明柳侯獨能爲之權輿其有功於名教不少矣方今學校遍天下求其不屑科目獨抱遺經而窓心理學者未多見也則茲書院之復亦何望哉昔孔子論告朔而謂子貢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羔禮廢羊存則告朔因而可舉此正顧侯惓惓之意若夫輪轂飾而又弗庸徒飾也則是二三子之憂也勒石申告庶幾使聞者有所風勵云顧侯名璘字華玉別號東橋有文章

氣節先守開封以抑巨璫坐左降中丞公號梅軒
龍人也其弟內閣敬所公嘗取魏了翁率性堂記
重刋院中二公皆後學師表其他協力書院者不
能附錄則命列諸碑陰

柳山清湘書院圖記　顧璘

予作清湘書院成因觀山石圖跡其堂宇多湮廢
不存者乃歎曰非圖而今曷由知之也於是命工
繪柳山圖刻石以傳諸後凡池澗之經流堂宇亭
臺之面勢與其古今所稱名咸具焉夫柳山者固
龍之北山以宋刺史仲塗居之故名曰柳巖嶷秀
卓帶山懷阜泉自高縈下石之恠奇者皆聳峙道
旁登其上高爽軒豁三面而望各數十里外皆峯
巒削立參差起伏平若列嶂雖巧者詭之未易得

其遠近之宜若是也四方來遊者咸謂舜見昔人
嘗稱山水甲天下豈不然耶自刺史始建書院因
時廢興者屢矣始于之至鞠爲荒墟庳吾力所及
復二祠宇以無墜先正之跡庸詎知賢士大夫及
吾民之好義者恢然泰同一新其地之至此乎詩
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信爲懿焉斯同好之矣是
天理之在人心唯其所化漸于小子聞道淺薄不
能弘之以禮樂故僅止於此苟有賢者作舉先生
之道以道之又何三代之治之不可臻乎因記斯
圖併志于愧以俟夫將來者

江東書院記　毛基

予所居湫每讀書則機紡之聲盈耳絶不靜思得灑然空曠一宇爲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諱以自放於道德之場以養吾心焉乃度地于江之東江東限以溪山地勢不廣且褭落店肆比比皆是惟於靈山之側四顧環視喬木修竹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幅巾逍遥挾册其間頗爲勝概遂決意而築室焉經之營之將周歲而始克就緒堂之前治一小圃畹蔬畛果花木雜植

中鑿一池其圓如月復疏一渭于其右以泄其水委蛇以達于江而注之海東離之下有叢菊焉西有隙地種竹數箇望之蒼翠而森秀又有梅數
恭立乎前後四時之中物之生意皆無盡藏眞讀書之地也於是合而名之曰江東書院區而別之中曰來薰滌塵襟也西曰拂雲聳清操也東曰待月遣逸興也北曰履齋郎退而省其私之所也客有過乎曰前輩有爲雙槐堂有爲桂山堂皆托物以命名也子之堂有奇花異木凡士之有志於功名者莫不藉此以寓意子何不以是名之乎謝之曰昭昭者易晦隱隱者必彰苟不隘其窒而欲慕其名君子恥之若子所喻非乎之所敢知也來阜物之薰風堅拂雲之勁節賞月中之仙桂坐對聖賢欣然若有所得浩乎如有所克退而修省其操履仰不愧俯不怍視履考祥天爵既修人爵從之矣斯堂之名當因人而愈顯物豈能名之哉客曰唯既退乎輒記其大畧以告來者

新建南溪書院記

李　盤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師氏居虎門之左司業掌成均之規皆學之地也周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之殊其侯小成大成之淺其功皆學之時也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學之人也均是人也有其地無間于時則業廣德崇無其地有間于時

則言麗事易廣而愈之朱綠所以移素絲滋味所以養百節低昂之駟超于凡馬鷙擊之馴貴于野鷹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嶰竹未斷則鳳音不彰鳴蜩難承承者或持竿猶掇卷耳易采采者或傾筐不盈學與不學專與不專其相越豈不遠哉唐宋以來諸凡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莫不置立館舍月考歲稽至于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愈不可苟焉以幾之也高皇帝嘗諭銓部諸臣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州縣報政必以課農興學爲最我皇上培植人材崇勵學行十五禩于茲畿甸遐荒皆靡然嚮風彬彬多懿雅矣余濫吹西粤懷遠得日與懷之人士相親觀其爲人士率多清淳茂美好古讀書無巧僞以散其樸無聲色以亂其中無淫明燕僻以虛其晨夕工力積纴人文斐起如苞苗蓄蕾根榮而葉沃日盛月新何可概量歲壬午嘉平例有祭蜡告成之舉一時諸子衿揖余而請建書院余曰諸士篤于諷誦而猶欲敬業樂群古所稱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斯之謂矣獨學寡聞何如觀摩之益群萃州處何
如講課之勤約畧海内書院遠如吳楚越閩有白
鹿紫陽涵江東渚近如高梁南合有平湖松明皆
受名于昔人育材于今代則昔遵時余樂與諸士
共成其事於是遴地城南可定基焉選材鳩工院
啟三進建講堂三楹隆閣一座周以垣墉閣東西
搆箐幃庖湢之室西南瀕谿因顏以南溪書院南
麗其暉溪環其秀厥靈攸萃厥美攸鍾城以内爲
泮宮城以外爲書院如南奎北斗互映光芒雉堞
週遭又若星躔旋繞擎于壬午季冬成于癸未季
春懷之人士捧觴向余歌落成更屬爲之記余進
諸子矜而告之曰昌黎氏有言諸生業愈不能精
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愈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夜雨朝暉左圖右史揣摩既熟速售于有司此猶
其小者夫以義冠博帶之身而務内聖外王之學
文非浮靡必期羽翼經傳發舒性情行非迂踈必
期篤于天倫周于人事不徒商宇嵬瑣之聚而儲
聖賢師相之光依據有地涵濡有時余能不相慶

于斯堂之成乎試與子指顧廻環岡巒奇秀竹樹
菁葱水石沉潛烟嵐蓊鬱可發高文典冊之思疾
雨盈河察霆駭電百重泉落千頃波搖可增走檄
飛書之氣瀾廻靜夜尚餘清籟之傳星炤澄虛長
見一泓之蒲升斯堂也一可通一息萬有文章性道
之符聚樂而深其情會心而啟其悟余奚足以窺
諸士之所至哉諸士競舉珠槃將奉余爲盟主余
遜謝再四然余不禁諄諄許效攻玉洗金之助亦以
既有其地無間于時依倣塚涵濡仰裨聖明重學之
思媲美成周作人之化白鹿紫陽之類固不難等
而上之矣

修復敷文書院記　明陳紀

萬曆癸未秋余叨奉上命持憲粤西備左江兵事弭節邕管以視事之三日循故事視學閱武又一日閱城邕城之奇觀勝槩爽塏靡偕得游睇中有一宇巃嵸崔嵬環以古木葳蕤蔥蒨矯矯焉有凌厲塵寰之象余從官問之從官曰此新建伯王文成公平田州所創書院也自嘉靖戊子迄今垂六十年亡恙矣邇爲執政所格罷天下諸路書院因改爲別署然中有公像有司不忍毀猶以屏

隱約而藏之余亟命有司撤其屏肅辨香瞻拜祠下見其院第荒蕪廟貌不朽憮然歎曰奈何以先正經畧之地頹廢置畫墁之若此邪即上其事於三院而爲檄檄有司修復之時總制兩廣右都御史郭公應聘巡撫廣西都御史吳公文華監察御史黃公鍾僉報曰可乃擇日鳩工有司叅同捐餘環以佑俾宣化簿蕭忠董其後前爲大門門扁曰敷文書院公舊所題名也手澤烺烺存焉爾中爲儀門又中爲大堂堂扁曰耀德堂公所敷文降蠻處也兩廊各翼以精舍十八楹後爲後堂窿然特起前道僉事歐陽公瑜扁其上曰道德功勛奉公像以屏面爲對越亭旁各翼以精舍如前廊式後爲公遺像又最後就平衍地築臺高數尺置屋數楹其上扁曰洗心臺志公道德功勛之所自出也而各翼以餘椽樹以勁木於是門俎庭階井竈廟埠巍然煥然而公之精英靈爽恍乎若有襲於其上邑人士相與咨嗟鄉慕彙聚其中攷德問業雖雖如也而屬記於余余唯公于我明朝抱命世之

才倡絕學千載昭揭良知之旨於天下其發之而
爲事業煥之而爲氣節爲文章載在國史天下能
播之後世能傳之余復奚庸於綴言獨以公平田
州之功經畧茲土者乃其精神學脉之所在有不
得而泯者耳方盧蘇王受之挾邦相反也撓搶蹶
張兩江震撼粤以西蓋宇糜躙於戈戟世廟震怒
一時易置粤文武用廷議以夙望起公於家爲尚
書本兵柄提督兩廣湖江四省軍務帥師討之命
下諸蛮長相與咋舌謂曰是常擒寧藩勦閩寇纍

掃平大亂聞者既聾伏股栗奪矣乃公至剿愈
牖晦一切不論兵而論學集四省兵駐南寧庭一
障間曾不少閒何如事爰闢書院日與藩臬
幕寮集諸生講學郡寮幕亦罕窺其爲公伯窖遣
人約蘇受曰爾罪在不貰然吾知非爾本心天兵
迫之耳吾今待爾以不死其亟降往復開論畧無
攜貳蘇受輩感泣慕義縛面來歸歸降之日黨凡
七萬一千權閭巷市公數其罪而薄譴之悉放還
農縣官無亡鏃之費而兩廣數百萬黔黎一朝出

湯火而祖席之四省將士得以解甲休養亟蒙福
祉公之賜也事聞天子嘉悅使使齎璽金幣褒異
之思田以定夫思田之亂棘矣前此伏越者悉四
省之兵竭兩江之力數年討之不能平公一起而
安反側之衆若弄丸掌股間雖聖主威靈變化所
及其神武不殺之妙機先隱蔽殆有神授不可得
而測其端揆良知之學發越宣暨日月霜露之照
隊靡不感通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若此邪吾
蓋求之而莫得其所以然矣故曰思田之功公精
神學脉之所在也昔漢伏波平交趾功在百粤至
於今血食邕管不絕公十五歲其夢中即有銅柱
題文之句韓襄毅公斷藤峽國朝以爲偉烈公距
襄毅若干禩乃平田州之亂以其餘勁殲藤峽之
黨視韓公且駕軼焉是其膚功耀燭若有前定匪
偶然者故制府吳公之署公移曰敷文書院是王
文成公之經畧精神存焉其誠知言哉屬工竣余
既集邕人士肄業其中大會群寮卿大夫諸士尸
祝公而告厥成今天子允言官請公從祀廟廷之

檄適下諸士諸大夫則又相與咨嗟歎賞以爲奇
遘事夫公倡絶學千載先是天下之疑信者猶相
半其疑者膠轕於朱陸異同之辨不指之爲禪則
詆爲僞蓋於良知之說呶呶也乃今天子神明獨
斷破除群疑與館閣大臣竑議特肯稱王守仁是
有用道學詔天下郡國得從祀孔子廟廷如先臣
薛公瑄故事猗歟偉歟蓋至是而公之學主上深
知之海内學士大夫深信之邊方之吏民又適戮
力尊崇而揚厲之是天下後世之所取裁者也此
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
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得非公精
神學脉之所融液乎洽會逢其成有不可得而遏
抑者歟余故備而識之以告後之君子暨邑人士
之登斯堂者知學之繫於人大矣苟得公之說而
存之其於天下之事求志達道章往窒來定大故
平大難徵顯柔剛潛見惕躍當無施而不當其可
者矣若夫懲秘而光大之以世世無歇我公敷文
之教是又在同志者卑然昭躋圖踐哉工肇於甲

申春王月訖於乙酉之三月既廢而興復之故曰修復也

重修龍谿書院記

郡人　楊　梁

慶遠古宜州也城西舊有書院曰龍谿蓋宋嘉定間攝宣州事都曹張公自明所建者內祠太史黃山谷先生按先生爲豫章人問學詞翰冠絕一時治平中登第仕至著作郎遷秘書丞與修實錄國史中遭讒謫後復朝奉郎屢知郡邛祠而罷其事母暨兄極誠且謹仕當任子舍之以官兄子比當遷官乞以授母封安康郡君母疾逾年朝夕侍不離側至親滌厠牖浣中裙及母喪廬其墓以終制

時以曾閔目之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忌者摘數
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宣州以崇寧甲申
至宣毓居黎氏垂四年有南樓之厄黎以其地作
亭設像日敬事之後百餘年都曹始攝州慕先生
高風而欲祀之則前地不復黎有爰取之泰謝二
家得而建祠明年又售旁地其園幾四十畝柘之
以建書院請于臺臣助緡抵等錢售田千六百畝
以養士絃誦洋洋如在鄒魯間有足與白鹿四大
書院並稱者都曹既自記而鐫之碑又以其地與
田畝及田入米數籍而爲碑一若院之規制形勝
亦圖而爲碑一以屬都監姚灼志之今讀是碑其
跡猶可想見惜書院廢勝國以來其地及田園
盡爲民有惟歸然一祠與三碑僅存而公家祀亦
久輟西關士民但哀錢于忌日一奠耳嘉靖四年
冬龍潭葉公蕃來守是邦謁祠讀碑慨然以興復
爲已任值討田賊未果也迨六年春始建坊于通
衢扁曰黃山谷先生祠門扁曰龍谿書院二扁公子貫所
其周垣建外門而扁曰闢道於祠西以復宋舊峻

書也又復左右侵地各三丈有奇展爲址以俟營建復園一池一時植蔬果活魚以備祀燕按碑圖計之則書院地爲民所有者尚三十丈田凡千二百畝而賊據荒頹弗與焉公謂此皆易世而各該以故券相承似難遽復歲暑徵其入用舉祀事地則丈輸白金一錢田皆畝輸銅泉十文凡屬白金二十有三兩春秋各以三兩供祭需餘悉帑積之以建書院以售祭田約五年後足用罷不復徵公又以張都曹右賢作士有功吾道歲用配享於先生蓋禮以義起而祀爲肇秩者也其工與祀悉備委宜山令周君南丞駱貴敬如指授公先具牘上諸當道而總制大中丞姚公大巡侍御石公又同謂茲舉寔係風化宜亟成以示永久于是公出其贖罰楮粟之直暨歲積祭餘之錢若干緡郡人致仕府同知李華亦樂助白金四十餘兩咸舉周令謹如牘議卽祠旁新址建堂以會講建齋以藏修建庾以儲粟視宋舊觀殆彷彿焉既成公乃揭白鹿洞學規于堂萃四學俊彥而親裁之又售學田

凡百祀歲以所入供祭之餘悉充士養闔郡士民咸忻忭鼓舞以爲是院始無也都曹創之終廢也我公復之古今僅而見耳然義聲所及他日不有復因其廢而復之者乎又不復有俎豆我公如都曹者乎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周令君欲梁勉記其成曷敢以不敏謝于是乎書

舜祠記

宋　朱熹

靜江府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計其始所自立而有虞氏巍像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今直秘閣張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俯視棟宇傾墊弗支圖像錯陳蔓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知無有遠邇降祠茲土學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於此弗圖弗革栻則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拨國典毀諸所祀不淹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

茲役作始踰時訖事以告門觀顯嚴雜遝遠屏外
朝內寢帝及二妃之神恭已南面儼肰臨之秋七
月癸未侯率其屬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享皇靈
三獻成禮神人洽和民吏駿奔咏嘆興起合辭懇
請顏著名章仵來乞辭以昭無極熹竊惟帝之所
以配天立極洽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
傳記所稱南巡不返遂堊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
考證則皆罔敢知惟是天命人倫之際帝之所以
垂教後世者益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
識其所以肰者乃敬篆而題之俾刻焉其詩曰虞
山之土瀕水之滸旌脩禋祀九歌韶舞有美張侯
牧此南州懷帝之人苔其祜休丹瞻祠宇頹剝支
拄明霧弗蠲淫傲駢伍乃敦綱紀乃燊乃攻乃堂
乃基峻宇崇鏞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
饋來祀惟帝之則規員矩方即物而明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飛潛動植恭已當天雲行雨施惠於來
世億萬斯年窮天傅地時嶽流川矧是南方舊惟
聲教愾肰見之興起則效子降於孝臣力其忠侯

拜稽首惟帝之功

三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旣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不可不立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師道不立故也凡所謂爲士者固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墻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

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矣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而世之學者鮮知信慕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名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掖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其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

繼自今瞻三先生之祠者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灕江相無窮矣濂溪先生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其之所望又豈特邦之士云哉

名宦祠記　明　周孟中

天地之正氣無乎不在人生其間惟君子得是氣之正由是隨所寓而發光明正大精誠不二其生也人仰之其沒也人思之祠廟而蒸嘗之焄蒿悽愴如或見之豈非禮義之同然感孚監察御史邵武朱公欽巡按二廣政暇考圖按志廣右人物于宋得朱道誠李珙石安民宋士堯馮京林勳梁詔祀于文廟之右名宦唐得褚遂良張九齡劉賁元結宋得余靖李師中胡舜陟李浩

詹體仁高登趙抃岳飛程珦廖德明崔與之蘇緘
吳得陸績流寓宋得范祖禹張廷堅胡夢昱黃庭
堅鄒浩胡銓李光劉子翬漢得士燮祀于文廟之
左諸君子或生于斯或仕於斯或流寓於斯或以
忠義顯或以孝友稱或以政事名或以武功奮當
大任而不疚抗大義而不回臨大節而不變雖時
異勢殊而根于正氣之發者蓋無有不同也是故
氣之光明如日星正大如山岳精誠不貳貫金石
而通神明亙今千百載凜凜猶有生氣朱公祠而
祀之以風後進可謂知所務矣孟中奉命督學恐
久而泯没廼謂桂林知府羅珦同知馬冕琢石刻
諸賢名氏並屬歷之大槩庶後之君子仰其名而
論其世論其世而師其人使吾之正大光明精誠
不貳與之匹休焉顧不偉歟謹記以俟

名宦鄉賢祠記

蔣冕

弘治中有旨令天下郡邑建名宦鄉賢祠以爲世勸吾全僻在一隅蒞不知奉行者垂二十年逮正德末廣西按察副使大庾劉君節督學蒞全悼悼祇承德意相地於學西稍南奭塏軒豁檄知州章詮市材僦匠左右各建祠四楹祠前東西各有夾室其外總爲一門以便守奉左祀名宦自宋刺史柳公開而下凡若干人右祀鄉賢自宋孝子朱公道誠而下凡若干人名宦以爵鄉賢以齒每歲春

秋丁祭後三日州守貳率學之師生行禮祠既落成劉君以書畀判官鄧能秀上京師請予記其事且曰某爲此舉於扶世道竊有志焉特恐去耘或荷上下相蒙祀非所宜祀則非惟不能勸祇益以致議焉抑何以仰承德意哉今夫宦於其地而去後見思是之謂名宦生於其鄉而衆共稱賢是之謂鄉賢若文翁之祀於蜀郡朱邑之祀於桐鄉皆名宦也其宦業何如耶凡有道德教於鄉者沒則祭于瞽宗鄉先王沒則祭之於社皆鄉賢也其賢

德何如耶名宦如是而祀之則凡仕而居官者勸鄉賢如是而祀之則凡士而居鄉者亦無不勸禮行於一堂而風動乎一郡扶世導民所閑非小也而可以不慎哉予復書曰君言是也予當黽勉執筆以著君志書絕達而君以陞任去二祠建祀事久猶未舉予亦得謝歸督學僉事瓊山唐君胄課士來全銳意續成因祠之舊稍加修飾乃製神主卜日奉安一切規約悉如劉君舊所定者其神位視舊不無增損之殊則劉君昔日之書固已丁

寧其說凡主祀事如守貳師儒者誠不可以不慎
也能慎於推擇之初雖欲致議亦孰得而議之唐
君未竟其事亦尊以陞任去久之僉事香山黃君
佐來督學政既表異孝子貞婦之閭而於名宦鄉
賢二祠尤致慎而不苟公是公非無少假貸視對
唐益加嚴矣嗟夫任承流宣化之責者凡所以扶
世牖民以導揚上德豈必家至而戶喻哉本之教
化樹之風聲待其覿之于目而慨之于心殆有暢
然於中而不能自已焉者固無事乎繁詞複說而
後人知所勸也予故不得不終記之以表三君維
持世教之心

王公祠記

海岳鴻靈山川毓秀豪傑之士挺生於其間以文章忠義顯著於時者是蓋天地之正氣滃蒸於川岳所鍾不偶然也故詩咏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史載省山鬱秀三蘇出焉吁孰謂人傑之生不本於地靈也哉若宋狀元王公世則桂之永福人也世居邑之華蓋山下隋大業間有雙鳳巢山頂百鳥群集宋建隆初鳳復來巢因改華蓋山爲鳳巢山而公應瑞生焉公端重秀潁異常詞翰出人意表

刑包裕

氣蓋一時太平興國八年鄉薦之禮部試大廷時得二百三十有九人公哀朕首魁天下太宗時幸金明池乃宴公等於瓊林苑進士賜宴自公始也後公以政最進居諫垣時太平有事交趾擢右正言使往覘其國公至彼贈遺無所受遠人懷畏及還條陳事迹及山川形勝上之太宗嘉其忠清與蘇易簡輩進直史館恩禮優渥淳化二年公以帝在位久自楚王元佐廢儲貳未立語同列曰今日之事孰有大于此者乎乃帥馮拯尹黃裳輩伏闕上疏忠憤激烈言甚切直大宗大怒遂罷公館職與馮拯等俱斥之嶺南公知象州夫公之清聲雅望與呂文穆諸公同時並美孰意公竟以是弗克大用於時也惜哉正綰丁卯郡守姑蘇吳侯惠始爲公建狀元坊以旌顯之後坊毀于兵燹徧置圖圄中殆今六十餘年矣正德庚午泰和劉侯敔來宰是邑清滌崇祀先賢遂慨然以興復爲已任乃卜學宮之右鳳巢山之下即公之故居鳩工庀材築基建祠制度雅素規模渾堅深有慰於鄉人之

景佛也經始於是年十月落成於明年辛未四月是役也材市於商工出於募分毫不擾于民矧又得守備魯君宗貴邑博馬榮幕僚祝麟相與贊襄所以事易集而功易成也嗚呼鳳鳥世不常有之物也自隋大業至宋建隆幾五百年兩至其邑而生公自建隆迄今又五百餘年矣天運循環列聖繼作治教休明九苞五采之瑞將不至於斯乎其間必有文章忠義名世如公者出焉此予之記不惟表斯祠之創建以顯山川人物之盛寔邦亦有望于斯鳳之一丹至而鍾吾郡邦無窮之瑞也耶生員張灝朱會輩致狀請予記將勒諸貞珉期與張曲江唐質肅馮三元之祠同後美於永久焉敬書此以復

七先生祠記

林　㠭

嘉定八年春上丁日祀先聖暨兗公鄒公而下七十二子既祀學以故常先一日告曰宜祀七先生州刺史郴氏濂溪周氏明道程氏伊川程氏橫渠張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㠭視其醴饌躬拜伏退而曰未稱語郡教授謝興甫祠當於省牲前一日告祭先師義也自周學校詩書禮樂之官以春夏秋冬各設薦饌酌奠于先師釜鬵耳有道有德者生而資其教死而爲樂祖以祭之鄭康成云若漢之高堂

生制氏毛公伏生皆可爲也漢以來祀先聖凡舍萊之畧浸不復存而舍奠之僅存既無迎尸鬱灌之盛樂舞又獨行于京師四方有不徧舉幣爵牲俎秩秩且嚴及他祠非專也品既訂其序廼述七先生著祠之由夫柳先生倡古文之師也周程三先生明太極之師也文至五代陋矣宋興治化超古人文復古儒先相望柳先生首探易詩觀姚姒推孔與宗韓倡尹穆歐蘇成一家言有自來矣柳於此州公餘擇勝有讀書遺迹其雍熙時鑑與深

勁正道古文亦古也學者宜師易之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性自誠而明夫教自明而誠性焉安焉聖也復焉執焉賢也周程先生之學本此學者宜師橫渠先生學出于禮而東西二銘與書並傳南軒先生論仁與敬師友淵源根於踐履晦菴先生語人以先窮大學次第乃語乃孟乃識中庸之旨其發明周程之奧非苟知之又皆學者所宜師師而祠先事斯有儀矣抑吾湘學者曰趨先聖

之庭若節春秋不懈益虔而登堂講誦目擊七先生之祠尊其所聞探本窮源成性存存之功繫是矣祀云祀云醴饌云乎哉拜伏云乎哉

東郊柳先生祠記　徐次鐸

全自石晉天福中升置爲州歲久歷長部符爲諸侯者不可偏睹其間以理行顯名長老之所傳道亦時見之今祠堂獨以柳侯著錄柳侯積階爲金紫檢校至司空秩冠御史大夫勳曰上柱國爵都河東縣伯食邑九百戶十典方州名傳國史皆畧弗書者何尊斯文也文之時義遠矣大矣大而克塞乎上下四旁之宇遠而包羅乎古往今來之宙總攝體用惟聖惟賢達則經緯天地開立人極窮

則筆削六藝著書立言故循循四教文攄其首聖門四科叅以文學樂天自任惟曰未喪斯文顏氏優及聖域先由博我以文賜也達乎性與天道亦必自其可聞之文章益曰文曰道相爲表裏文純乎道乃可傳道苟不貫道其不與草木同腐者幾希粤自素王絶筆文體漸虧西漢及見先秦故書故其辭多雅馴義尚典古自後一統全盛稽古右文惟唐洎宋唐沿江左駢儷之習更王楊盧駱四傑燕許二公凡一再變至昌黎韓公肰後粹肰一出於正而近乎道宋承五季骫骳之餘歷仲塗及穆伯長王元之蘇子美諸子亦數變至廬陵歐陽公肰後混肰大成而離乎道不遠切嘗推跡宋與斯文盛衰之變以爲柳侯之文自我作古續韓倡歐實爲大輅之推輪路輓之發軔也始正本差有所由況侯治全功行至今耆耋懷思春秋奉祠列于學宮又其築室讀書名與山等譬之南國之愛棠桐鄉人之奉嘗是則叢祠鴟新文焉可已故復推廣林侯之意以詔後人

朝京館記　宋趙　希

寶祐五年歲在丁巳科院清深梁公均治郡之明年也爲政蕉勤甫及朞靡廢不興猶病北門外道接行都屬湖以南之尾爲廣西之口士大夫高車駟馬如織往來其有不便城入郭者莫爲之寓不特此焉郡自守倅以下初到官俟朝謁卒留二十里外泊民居最爲非便公命理椽楊君繼烈度地營舘得舊盡簪堂基建屋三重周以繚垣自門而廳旁有兩廂自廳而堂有室有庖輪奐輝煌凡用

完脩扁曰朝京蓋取其北上也而今之南來賓客與官是郡者得以暇豫于入郭之次無復有前時患矣初是役也公不知費私不知役公自領事痛節浮費力檢姦欺貲得於積之贏役得於私之庸規畫於是歲之秋落成於冬初僅三月而就可不謂公敏於政而詳且悉歟嘗因是而思之自政道不古世之爲吏者惟促辦于簿書獄訟期會爲能視此以爲不急雖廢舍朝夕窮爲風雨庇猶有敝而弗葺弗理者十常八九矣暇而之他即有異見超卓思以振弊起廢爲已任其能節用之餘庸民有作惠于往來而民不以勞者鮮矣公其賢於世吏遠矣哉矧可紀之政非一端特皆施其小者耳等而上之大廈萬間明堂一柱將爲天下國家依賴固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肰於此之歲月顛末不可以無紀也於是乎書

南樓記

宋張栻

廣西轉運判官所治便廳之前有樓棲官府之文書鬱而不治予每睨而病之他日過則煥然一新以詹侯體仁觴予於其上倚檻而觀凡四旁之嘉禾美木悉獻其狀遥岑寸碧挺然屋山之隅樓之下爲堂堂之前爲亭皆幽雅有趣予怪而問之詹侯荅曰吾皆因其舊云耳始吾闢樓之塞而觀之則其美已具易其楣桷之腐壞者與其窻戸之隘者周以闌楯而吾樓成焉又視其下居然一堂

也則厥以簷牙而重飾之前有蒂地去其積壤而
柱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爲亭名吾樓曰南樓耶
其面勢所值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故名也亭曰
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宜須
吾友朋而共樂乎此也爲我書其扁且記之予嘆
詹侯之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重費不出
戶庭而得美觀是可志也予於此竊有感焉嗟夫
物之通塞則有其時向也人所棄賤弗顧之處一
旦而吾曺相與談笑周旋於其間闢暗鬱爲光明

變荒穢爲整治此非其時也哉通塞固有時然使
其不遇詹侯則終於廢壞而已時固存乎人哉凡
物皆然豈獨是樓且詹侯方以使吉按行一路之
郡邑廣且遠矣政事之隳弛人情之鬱拂與夫利
弊道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所病亦若爲是樓因
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條也

萬象閣記

宋楊萬里

衡湘以僻在南荒遠於中州而亦以山水重天下故天下有山水而衡湘無山水非無也無地不山水也狀其閒者在道曰九嶷在永曰浯溪曰濂岩在衡曰祝融曰石廩在潭曰嶽麓而止耳予嘗南望九疑北登嶽麓是數者固奇矣而其他深林寒谷窮崖怪壑蓋有名山俎豆於九疑嶽麓之班而其美不減焉狀則前輩之蹤跡於衡湘間果皆能徧耶山水之不立於四通之衢者果皆無奇耶如

賢人君子之於世其聞焉者幸而遇也其無聞焉者不幸而不遇也以前輩之所見參予之所見其遺者已如此以予之所見推予之所未見又可數耶全州清湘令安侯紹興三十有二年春二月十二日以書遺萬里曰吾邑雖陋而山特奇吾於縣治之旁擇而勢之最宜於山者作一閣焉既成獨上四顧則四面之山皆湊於几席吾取於醉翁之語而名以皆山顏爲予記萬里曰人於山常厚而山於人常踈非山遠於人耶人遠於山也其病一曰俗二曰貴世之君子誰不以一丘一壑自許哉肰衣有京洛之塵而有康衢之埃而欲與夜鶴同憂白鷗同意難矣自古王公大人酣醖於富貴而荒浪於聲色乃始欲與山爲方外之交自煎祿其昨非固以爲失策矣而山何事焉今清湘之民既得賢侯以爲之撫摩而山水又得賢主人寵光之獨非幸歟侯試揭予言於閣當有見之而怒生瘦者矣當有首肯而三嘆者矣昔也賢主人予未識之山則予未之見也雖肰予神交其間他日登而

賦之予也主人也山也其亦歡欣傾葢也哉

素位軒記

予自洪武乙亥歲客遊賴城季大炎山泉之門人高君汝南爲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从之盡其交其學生橫經論難情好洽密若今知與安周君鳳翔其一也周君傳高先生易學貢京師有名聲于胄監既而選試獨一人高等擢今官予稷與相見十有五年于茲矣昔也少壯而今且斑白矣欣於初見時情懷議論皆不異焉葢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躐進之心及其既仕也有希高望遠之

解繙

意仕未崇顯而疾病及之未有不嘆老而嗟卑者也故其在學校一舉足而望仕宦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卿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安也而何望其有及於物也哉爲學官者無心於其弟子爲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憧憧肰何暇於日用之間哉周君之學道固不如是益有得易之通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情懷論議無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所遇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予爲之記予觀周君在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先貴在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今其令於縣也安於爲令設心預慮唯在於令之所當爲也其惠澤之施其於物可知也與安當道於交廣湘灘衆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昧險阻之間民居縣六十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爲治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勸相之趍事赴工未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於此而無外慕之私也余觀自古之循吏者往往皆入爲卿相爲三公號知大體不爲爵祿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肰乎故其位卿公

不以爲喜由其爲守令不以爲勞也守令其可易
視之哉周君勉之將由此爲卿爲相爲三公亦安
其心處之惠之及物也祇見其益多耳周君弗忘
舊學焉爲之記系之詩曰君子之學用心于內思
不出位不顧乎外見在所居隨寓而安俯仰無愧
心廣體胖昔者大舜耕稼陶漁若將終身與木石
居及其登庸百揆時叙歷試諸難納麓弗迷被袗
鼓琴若固有之亦有周公受遺負扆一沐三握一
饋三起流言居東赤鴞几几佾瞻聖哲有訓于經
居易俟命素位而行彼或小人行險僥倖憧憧其
思胡能有定勤名於軒致美周君依乎中庸施之
自天

湘春樓記　宋吳泰

全臨江而城其南門之樓曰湘春山川之勝盡在目中癸亥端午郡守彭公與客飲於此坐不橫胠與皂無所駐因拂舊題知前牧蔣侯所建歲未久風楹雨壁勢且窳矣既而曰侯於規理荒殘幸有餘力及此可責以宏麗乎繼之者其奚辭是年冬蕉樓先成輪奐突兀人咸期可與雄藩巨鎮相伯仲惜前畢隘弗稱是公聞之曰吾有志久矣因循未果迨甲子之夏乃撤而新之畢者崇隘者廣蕉

樓對峙丹堊交映易其扁曰鎮湘乃以重午宴賓佐于上八窗虛明恍非人境邦人咸謂視昔有光公兩年之間郡政具舉城壁廬舍靡廢不興譙樓之役最鉅其所以爲國之慮者甚至是可書也邦費用盡出節縮廣出幹築以其可久智也不動聲色以迨於成材也疊是四美猶不可不書昔僖公治魯十年作新南門之役春秋義之公今不數月間兩樓巍然千載不朽此吾夫子之所喜而書者也泰爲公門下士既不能竭吾力以任畚鍤則紀述之責奚遜是用誌之

碧梧臺記

林　岳

吾何耳乎碧梧哉昔有周人之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夫菶菶萋萋者梧桐之生也雝雝喈喈者鳳凰之鳴也鳳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則植梧者來鳳之道也吾何取乎鳳凰哉昔者虞氏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九成者樂之備也來儀者德之感也鳳踰於堯之庭儀乎舜之樂又鳴於周之岐則鳳來者有道之國也湘有寺寺前

有勝地面江枕山江而澄潭潭而聚石奇峯疊壁
斬削龍鱗宛宛如公侯家屏嶂山也爲臺袤二丈
許旁立屋以憩賓客環皆佳水亭亭可愛者獨斯
梧爲最曉翠欲滴春草一色午陰互盤夏籟爭寒
月澄風攪秋荷翻沼雪落霜侵冬松在林臺以梧
名梧期鳳集在漢黃霸頴川治理教化興行其時
上林長樂鸞鳳之翔郡邑並記世之盛也唐人過
岐山之下曰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序送何堅
謂湖南得道爲厲道得堅爲民堅歸倡其州之父
老子弟服陽公之令吾將賀其見鳳而鳴也噫爲
上之賢可以比鳳廣周歷漢鳳與賢俱集也余益
慕古而思見之矣若夫振古道承流宣化以希昔
人之治理此邦人士相與倡率以趨教令不特一
何堅也吾其不撫斯梧而徘徊哉

登捲煙閣小引　明胡景宏　全州人

在昔名流往往與高僧結方外之緣如茂弘之于支遁元亮之於遠公退之之于大顛永叔之於壽涯子瞻之于佛印庭堅之於參寥一則愛其禪房幽寂雲水孤清一則愛其塵勞不染心無煩惱與之晤言頗覺脫洒惜近代花宮絶少此輩予少年饒有遊興凡東南名勝如衡岳匡廬金襲井露天台虎丘靈隱武夷以及少林伏牛龍門五臺諸叢剎無不托足而紀之以詩故野情閑況多臭味于

老衲方袍弟憾無支遁公輩耳今老矣亦倦游矣
每憶舊遊有如隔世昨初夏課兒讀書於捲煙閣
上禪房閑寂泉石幽深因讀昔人空山無人水流
花開之句未嘗不喜其禪机詩偈非了人弗辨也
既閱壁間有周道章曹希魯先生遺味在焉予猶
記束髮從兩先生游杯酒唱和爲忘年交今先生
往矣河山亡恙風雅伊誰古寺重來老僧何處昔
唐任翻題天台寺壁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
露滴衣裳前峰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再
過寺云靈江江上情緣寺三十年來兩度登老鶴
尚存松露滴竹房不見舊時僧其後又至詩曰涼
生絕頂竹房開松鶴何年去不回惟有前峰明月
在夜深還過半江來合三詩觀之情境迥遷不盡
今昔興廢之感予益因任詩而又慨人代滄桑古
今旦暮名山副墨孰是千古回視向來東南名勝
所嘗托足而寄興者不幾爲莊生一夢哉小詩四
章書付寺僧以竢異時蒐野乘者或有採焉

文會堂記

元　唐　福

嘗謂物莫壽于金石言于千載之上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於金石而不朽然金有時而消石有時而泐果不泯而相傳於世者特詩聲耳昔陶商翁以詩名於世慶曆間自簿至尹兩官於陽朔修明教化惠愛士民樂是山川之勝聲於詩者萬雲亭之名著矣厥後繼踵者寥寥數百載不復聞名迨今元朝延祐己未冬江陰嚴敬簡卿出宰是邑首以崇學校育人材爲心計其學廩以給供膳仍修

蓋廟宇廊廡齋舍俱煥然一新撫延師範招集生
徒而就教焉四方士庶子弟負笈相從鏘鏘濟濟
爭相濯磨砥礪事業於是教化興行三年之間政
通人和民淳俗美歲穀屢豐境內無虞又於學左
掬立文會堂公暇之餘與寮采儒士講明於此一
日因覽陶商翁詩有萬雲亭北山涵日雙月橋東
水接天之句莫知所自詢之父老相謂曰萬雲乃
學之東偏桄江之址是也亭正接于北郭崇賢坊
唐吏部曹鄴之故宅今之慈光寺即其舊址也山
下有讀書巖存焉昔之士大夫軒蓋往來簪纓相
聚游宴亭問世異事殊迹隨人往茲不復存矣感
斯言試登車一覽盡得山水之美慨然有繼作之
志相與達魯花赤拜住上卿簿尉篤思不花典史
莫詳教諭丼舉華直學唐孔瑞僉議允叶出清俸
贖良材及敦勸本學儒士同助資給傭雇工匠不
踰月而成選擇吉旦相率同僚暨儒士父老登臨
亭上樽俎在席詩詞盈軸灑酒臨江浩浩乎如憑
虛御風振衣千仞之上山川風景一覽悅目慨念

古人攄此形勝信不誣矣商翁之詩豈虛云哉雖然斯亭之作也直欄橫檻簷牙倚空彫梁傑棟屹立要津非遇武城之賢安能是耶余謂紀功述德莫尚於文流芳垂遠莫固於銘著心入耳莫遠於相傳之聲實使後之人誦斯文懷斯德千載之下亦莫不感慕焉

諸葛亭記

孔鏞

桂林郡城北隅今按察廳事之後有山其勢起伏若蟠龍之狀遂卽山之巔建諸葛武侯祠歲久廢壞成化十七年太監劉公來鎮始至往謁周視祠宇頹傾像設暴露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今祠之如此何足以棲厥靈也乃欲鳥新之時值荔浦蠻洞竊發跳梁平樂恭城方檄舉軍旅往討其罪弗果越三年寇息民安時和物阜乃與鎮守副總兵王公御史邢公合謀於衆伐木命工撤而新

之不兩月祠堂成肇始於成化甲辰九月二日訖工於冬十月有八日也堂之中重飾武侯像又爲之龕以蔽塵坌締構堅密制度弘備三公又率二司文武僚屬奉庶羞告成拜跪有位薦奠有所於是文武僚屬與桂林士民皆忻忭稱嘆曰三公爲此其可謂尚賢者哉忭不爲之記不足以垂永久僉遂屬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綱常爲本周室王者之迹熄至于秦壞極矣漢興學校乃復得聞先王之道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乎明矣降及獻

靈姦盜既起曹氏最爲雄盛乃逞其詐力竊攘大柄而天下豪傑之士靡不屈節而從之其所圖爲者皆僭竊暴逆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時獨武侯抱道南陽三顧而起毅然以誅曹興漢爲已任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凛凛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之爲賊綱常之道振而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扶世立教侯之功大矣豈特禦大災捍大患而已耶天下祀之實宜往時守臣多以崇脩佛老以徼福利而先賢之祠雖頹

廢弗顧今三公獨能舉此誠所謂尚賢者哉劉公名景王公名受邢公名茂皆以著聲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於是乎書焉遂命工俾刻諸石使後之來者有所考云

拱極亭記　宗聖

由紫極宮西十餘步有委巷折北而入計半里許是爲疊綵巖巖附桂山爲都會雄鎮郡人治石作磴以上仰步驟瞻若清都蓬島從天而下天色未晴雲氣恒濕已疑非人間世界有寺焉占巖之巔簷阿突兀宛肖名畫家布置至其處凭闌寄眺萬象在目歷歷可數不可盡也寺之後巨石劃裂有洞沉沉中鑿門以通令俗名風岤是雖有智者未易狀寬者廓如竅者堀如深者奧如下者寂如冷

風颯颯雖盛夏亭午無暑氣焉尚後出爲岩脊好事者攄牛腰架樓名以疊綵自下望之如虛舟泊岸飄肰欲浮既登斯樓則出深隱而凌光景易覽改觀清境復別凡江之平川漫流沙禽水鳥與夫風檣勁艫漁唱樵歌郊野景物種種可玩遊人罷客謂勝止於此不復計其餘矣肰樓惟北牖壁其東西南無所著戊寅夏鎮守大監傅倫一日避暑登樓指西北隅曰是當有異盍往焉寺僧曰險不可武曰寧可已乎曰棧梯之少頃且喜且矜跼而復曰厥勢岩嶢厥望迢遞絶去塵囂即亭乎因山之高位占元楞上應斗樞之杓公曰果肰吾其增葺之與遊覽者共又曰不可更煩吾民遂捐已資若干緡傭匠氏而舉役焉斷石刻路飾其破缺刈蓁芟蕪發其墟奭有亭翼肰扁曰拱辰謂其當斗樞之柄故云亭落成適菊節之旦公遂邀大侍御黃岡曺公安城伍公副總戎張公皆宴于茲酒終登高各賦唐體律詩一章而罷諸藩泉既盡歡公舉酒屬予記其成不揣愚陋而言曰諸名山環桂

城而咸奇者顧皆是邇或三五里遠或往返竟日未有其近若此者矣佳景雖偏好事未嘗不至陰雨晦冥或妨于天時寒暑憂患或病於人事否則車轅馬足或告罷未有可數遊而必至於斯者況其地之近也則遊之數其遊之數也則覽之詳覽之詳詎復有遺勝隱巧鬱而不售者乎其有不賦者隹境固將有待耶益扶輿清淑之氣磅礴宇宙內鍾之爲山川孕之爲人物氣有潛形數有省會蔽於古而顯於今不可執以爲偶者剞茲役也費出於已而不勞於民茲亭也樂同於人而不私於已是可記也使刻諸崖石以示永久是歲十月朔旦建

重修唐祠部曹公讀書岩祠堂記

明曹學佺　督學

謹按唐大中間進士第邑人曹君鄴字鄴之自以爲魏武帝之後故名若字取焉其爲詩多古體四怨三愁五情諸什皆沉渾慷慨有建安七子之風嘗爲傳士時宰相高璩白敏中相繼物故議謚太常公建言璩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爲刺又責敏中病不堅退且逐諫臣怙威肆行宜謚曰醜持論不阿如此後徙居桂城

阜財坊市門西觀察令孤綯以鄴所居改爲遷鶯
坊然郡志載其讀書堂在縣東寨山岩國初解學
士縉有年深寺廢無僧住惟有石岩名讀書之句
舊傳縣北龍頭山下者其家耳後人亦往往於此
創立祠堂以奉之堂歲久圮不克修治修自今秋
以孝廉莫之光始是時適藩伯謝公刻二曹詩鄴
之與堯賓所作也謝公與予爲姻婭且自少同社
而莫君亦予門下士其所以表章公者若合符節
而予咸以瓜葛之故有一言以紀之公故自謂魏
武帝之後予實忝同姓遙遙華胄雖恐冒譏而景
行之思其敢忽乎哉

九府學田記

明 楊 芳

田以養士胡可已也自代匱來謀之直指錢公出
帑金三千購得九府學田四十六頃三畝零每田
有四至有租數有佃丁姓名刻石於各府州縣學
官前學使駱君撰有碑文竪之桂林明倫堂不啻
詳矣今學使楊君又查出頻年所有學田九十九
頃五十六畝零復勒之石總計共得田一百四十
五頃五十九畝有奇蓋亦各省所無者嘉惠後學
先後一心謹識之以備查考若乃遍相稽覈使不

至於埋沒蓁併而令鉛槧子得沽升斗之助是又在我良有司也

露勝亭記

明　顧璘郡守

余始謫全州愛予者輒以得遊湘山爲賀至則徵徭訟獄日絆於庭不暇出城郭唯望其蒼然者心動而已越明年正月太守曹君德容期方伯蔣公及公僚飲于光孝寺之雷音堂既午乃登山觀飛來石歷磴道至半峯間奇石錯列若虎豹虬螭躍伏左右使人愛之不能去乃就石布坐盤桓平砥之上舉觴而遠望焉時雨新霽諸峯雲氣映靄出沒草木向春濯濯有容一山之勝畢露于此諸君

且飲且詠忽不知其醉而忘返也因名其亭曰露
勝夫山川美惡殊質美者致愛惡者致惡猶人之
賢否然也夫苟至茲山而不知愛之是亦見棄齊
之行屈賈之才而不知改觀焉所謂無目者也是
日蔣公賦詩留石余與諸公次第賦而列之

清華閣記

宋 鄒 浩

余以清華名閣有美者曰紫微鎖闥公之所翱翔
也丹墀玉陛公之所陟降也天光日色公之所瞻
承也深謀密議公之所獻納也公年齒方強志氣
方盛固已自致其身於清華矣今居是邦能不倦
倦於非常之遇乎志不忘君與悻悻以自絕者異
矣有見其言而譏之者曰方仁聖在上之時彼乃
廢爲編民方英賢並集之時彼乃竄投荒裔方凌
烟紀功之時彼乃名掛黨籍方人子榮親之時彼

乃反廬祿養彼求歸未獲求便未能固已不慎其
身而失清華矣今居是邦尚奚戀戀於感慨之憂
乎是殆不知耻與逐逐以徇物者類也有聞其說
而折之者曰夫子之來居蓬門常闢苔徑常掃日
惟焚香燕坐講求經典而已與一切聖賢異體而
同心殊方而同處其容湛湛如水無波瀾其目炯
炯其鼻間栩栩如天地陰陽交通而成和氣榮辱
損益之分固已聞之而不得已自我觀之與其有
榮於其外孰若無辱於其內與其有益於其偽孰
若無損於其真黑縲束腰不便於璋金之帶乎蒲
團叠足不穩於技械之馬乎廈屋未必如茅屋之
可安鼎食未必如蔬食之有味則前日之清華人
間之清華也人故得而取之今日之清華物外之
清華也物無得而傾之其爲清華孰愈哉或者以
其詳告予應之曰茲閣也樂川瀉於前仙嶺擁於
後越山拂於龍嶽魏潭峯巒直上森聳而周圍日
月之晦明雲烟之舒卷朝夕相尋乎空曠寥廓之
中而江山氣象變化無窮此邦之人仕者妨宦居

者職業雖深好其景而不暇遊樵者執柯漁者布
網雖深造其景而不能賞惟余棲其間越一年矣
妙萬物而常新貫四時而獨見怡真宰以自寬惟
恐懼修省君親之念而不余秘也昔之隱君子有
以泉石爲清華者余嘗愛其言遂以清華名之耳
議者烏知余意自余之名閣而衆窃窃焉議其後
況有大如此者乎此余之所以名也老子曰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信夫

三賢祠記

明　祝　鑾　參政

粤稽有宋以言謫昭州者吾得三賢焉華陽范公
祖禹常州鄒忠公浩濬庵胡公銓載諸乘可考也
今廣西之平樂郎古之昭州也而三公之名迄今
炳炳與桂嶺灤山爭高足以摧奸鋒而定國是豈
泛泛逐時低昂者伍哉廣西右參政鄒君輗郎忠
公十五世孫也嘉靖丙戌夏六月行部至昭乃覽
舊帙搜往蹟愀然挹公於羨墻間惟舊有祠在龍
興觀之東鞠爲茂草久矣爰卽鳳凰山之陬捐已

俸爲祠以祀鄉公范公居中胡公右焉蓋三公之學術既同其氣節又同流風餘韻百世無斁廟食茲土於法爲宜亦所以揚前喆之休立人臣之軌與仰止之心而振習俗之敝句宣之職顧不當爾耶瞻拜之餘聿符厥志於是郡守龍子大有請紀其事遂書其畧爲來者驗焉

六賢堂記　宋舒勉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士燮燮弟士一子厥按後漢三國志陳欽廣信人也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別自名家後爲將軍元宇長孫以父任爲郎少傳父業爲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傳與乞宣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乃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于家堅卿有文章而支逸其論撰燮字威彥漢末舉茂材累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

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一
初爲郡督郵辟司徒椽雅爲黃琬器重董卓亂乃
亡歸因表爲合浦太守六賢之見於史者其
厥久質權以厥爲武昌太守孫權據吳南據交廣懷以
本末梗槩如此而蒼梧之人未嘗究知太守李公
亭伯好古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
有典是郡者七人焉既立堂祠之於水泉之上以
慰邦人之思又卽巖舍塑六賢之像并以其本末
刻之於石使學者歲時具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
旅拜六賢於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見其風采而生
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敬勸誘掖可謂至矣孟
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
六賢之後矣兄子弟名重一時光傳清史者無忘
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

思賢堂記

淳祐十二年春作思賢堂夏日至堂成思賢者孰謂在唐肅宗時有若元結次山在代宗時則有若王德翊在德宗時則有若戴叔倫幼公在順宗時則有若韋丹文明在宋建炎間時則有若王次翁思慕此五賢者其人也五賢治官之實吾能舉其槩用以訓耕織興學校濟貧民自鬻者歸之築川城十三里開屯田二十有四所事見循吏傳結身諭蠻方綏定八州翊殄賊寇悉復故地叔倫招懷

譚惟寅

燮落成名遠暢史臣大書不可磨也次翁慕元結爲人取結在道州時乞免科率二奏刻之石其言曰庶不墮元子之政志向如此治績可想也吾乃以思其人求其心推爲政術積爲治行吾志也堂之東有三房曰內省資拙才劣不能寡其過故省躬而自檢也西軒二其一曰延老見老者於此而問政也其二曰樂山因容山以取義也山高五百丈延袤千里巍峻厚重正與軒對吾朝挹其爽氣而夕景其高稜有契於心以靜爲德仁者之事也然此非我所得有後人之志與我同耶勿敢可也其異耶改之無不可五月朔日率郡屬展敬於五賢致一奠之禮或曰盍記之乃書郡守譚惟寅記

梧州義田記

明　陳　鎏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之經則有長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蒞梧之冬水西坊火爲賑其隻屋者率菜色鳩結褭居十七怵然有感于秉因徧索城內外不瞻授衣者踰百周之婺獨倍異哉粤西戶口不繁坐此中風氣惡類寡人之嫗若此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之什曰遺寡嫗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民者而誰語余爲冬計

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矜舉火艱者佐之鬻粥置
田若而畝歲藉其入爲可繼糞漸拓之以備水潦
災告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
曰惠病于小弗病惠也沾沾之勤以俟西江將素
顛連于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宰渠車塵
馬足之間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
之中有粤粤之中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間
之爲見斯亦狹矣若其兼總八宇昭藐萬有并畏
類于同體引一夫爲已辜則梧之外有天下此其
爲無告也不可爲量數矣趙十萬戶云乎余姑及
其可暨云爾或又曰長平預備社倉其可廢乎余
曰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廩穀近千積各州縣
穀累千爲賑備有出無收即預倉義也若社倉易
散難收其弊滋多惟長平倉則魏李悝平糴法漢
耿壽昌穀賤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法也
專主糴糴本當存惠以不費爲千古不易良法第
綜理非其人更增閭閈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
君子

友清堂記

明　韓　雍

昔米元章以石爲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曾伯端以花中海棠茶蘼之類爲十友石者泥於奇矣詩酒琴流於放友海棠茶蘼之類近於侈彼偏於所好者爲之吾之友則異焉蒼梧行臺之前除有古松三十株高參天郎松之西作屋三楹爲休憩之所移古梅十五株修竹二百竿瑰植之竹既叢生梅亦盛開吾休暇與客遊其間見松之切切亥峙如冠劍大臣國有大政庭立而議也竹之鏦

鏃森列如百萬甲兵密陣環侍畏令而不敢囂也見梅之踈瘦橫斜如此山林高士辟穀導引危立於顛崖之上也三者相依一塵不侵吾愛其清將取以爲友客疑之曰子常以古人友物爲偏于所好何亦取于茲乎噫自伐木詩降友道不能盡古若世之人平居無事相與依處與勢合親密真若終始不相遺一旦地位殊利害近反眼若不相識或勢位相逼譖毀排擠無不至雖門生故吏亦隨時逐利初附終叛以怨報德焉若是者宜非士君子所爲

而其人且忍爲之奚望其有忠孝大節哉維松也竹也歷四時風雨霜雪之繁盡萬物之榮枯獨不能變其色有久而能敬士窮見節義之道焉梅也不與群芳爭麗于春風艷陽之天而獨秀于嚴冬之時有秉心無競途窮見友態之理焉是則彼皆有歲寒之操君子之德吾友其德以爲晚節之規若之何不可客曰子取有德矣因舉酒屬賀少焉明月東昇天風徐來舞鸞鈴金石響寒濤百和之香馥馥芬芬吾耳目鼻息之所得又如遊鈞天

廣寒如中秋後登吳山絶頂如趨晨朝近御爐其清何如哉乃謝客曰是吾清友也書以為友清書院記

浮金亭記

程文德

亭在時已有之按知州趙宗德謂東坡先生所建元敎諭費克忠又謂先生遷瓊時過亭下艤舟登焉惜藤志無傳不可得而稽矣然亭以先生有名則建與不建何論也文德貶官信宜尉寓梧嶺表書院者十月至是過繡江繫纜東山下問浮金亭思一遊焉則云圮廢久矣顧望歎欲不能釋明日偕學博士姚文祿守備指揮王良輔里人前知縣霍榮暨蒼梧之士從遊者甘師孔何若魯易大慶

輩二十二人尋其故址咸莫能辨已而犯烟露披
荆棘見圭石出茅畦間封苔斸土挲剔視之則克
忠記也嗟乎嗟乎昔賢之遺山川之勝而任其墟
莽者曾不一動心哉其謂之何於是文德諗于衆
曰就新是役吾當記之於是令招文選請具篆磚
蕭鳳請購材良輔請餼工文祿請艘餙御史會守
約觀風至又毀淫祠助之不踰月而亭成櫺檻瑰
麗煥然一新而所謂浮金者於是乎備觀矣然余
則有感焉夫茲山在唐若李靖李白李德裕宋之
問在宋若東坡兄弟若陳無已秦少游若黃山谷
李光諸賢皆嘗登臨而題品之而藤以有聞然則
今日之新斯亭者豈徒爲山川哉夫世固有過其
故屵而靦焉思避者有其身之所藏而子孫恥認
者乃今於昔人遺跡而汲汲不暇焉相去一何遠
哉然則登斯亭者可以觀可以興矣勵景行之思
撫今古之變任開繼之責章山川之靈斯於諸賢
有光乎雖然亭不常新也自紹聖至大曆自大曆
至我明正統自正統至今日數百年間亭幾興廢

自今以往當復如何豪傑之士不待亭而後興斯可矣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貞也苟因物而遷與迹俱泯此余之所重爲感也百世之下聞茲言者必有謂先得我心之同者乎

兩鮮元祠碑記

明李　盤

按祀典能禦大災及以死勤事者皆在妥侑之列以崇報也蓋其精爽之感通忠憤之鬱勃或動天子睹聽或貽里閈典斯禮因情設有必不可磨滅者懷邑所祀神多不載史乘而高鮮元之神則甚靈異神諦顯忠讜山人元至正間嘗白日見朝自陳游水書生實志以歿願得一官勅賜南山鮮元司人間嗣續事是夜懷邑之三宿嶺百花叢馥處神遣風霆破山而墨宮焉遂於縣治後立祠祀之

凡邑中黃冠爲民祈後者必以神爲盟主則神之功名道德足以血食而不衰矣逮明宣德壬子蕪公請恣者領鄉薦第一爲楚靖州守適寇猼逼疆擐甲帥其民三百度橋拒戰屢挫賊鋒力匱無援死于七里坡前靖州其死節之鄉懷邑其降生之地靖州既有廟祀懷邑不宜獨無邑人以高公解元蕪公亦解元遂于高解元神座下祀蕪公水土余蒞懷徧覽叢祠于斯而歎祀典無稽雖以祀兩解元實以瀆兩解元夫先後之時既殊世數不相近也幽明之理亦異名號不相蒙也以靖州公之賢若麟角螭珠夐爲瑞寶英風義氣足煥豆登乃無祠以安主無楹以肆楚無丹艧以示燦藻無階所以別尊卑無供具以告備物無塗墍以禦飄搓而高之像肅奕巍峩蕪之主卑棲席地不惟蕪公隱存愆峒即高公顧此倒置無倫雜處無別何以居歆余欲專祠蕪公艱於定基措費復念兩公世數雖不相蒙然高公遺形游水結想燕雲生前未上

華嶓殁後猶沾桂祿今代榜首煜耀于懷陽謂非
高公之開其先而翼其盛乎寧必藕公爲眞高公
爲幻乎宰祠屋有二進祀高公于後前廬數椽若
天留以待藕公者余捐貲諏日鳩工設龕塑像俎
豆藕公于中分其祀而合其祠扁曰兩解元祠彼
駔風雲此騎箕尾聰明之性與正直之靈互會于
蒼穹乘于氣運懷之豐稔綏和兩解元所共畀懷
之寇攘水旱兩解元所齊祛懷之淑慝貞淫兩解
元所徧炤而降吉凶禍福同功而上干其位有軒
有輊名雖合而實分同功而先後其祠並舉並隆
名雖分而實合如必規規然執百禩爲二時泥幽
明爲二理則猶迂愚之論已修飭告成謹誌數言
於片石以明祀典之宜

文昌閣碑記

明　襲　濬

余入容州愛其山水清峭喜與多士談說先民而多士有暱就余鏗鎗霏霏不絕聲也已而散步堂廡圜竚宮墻抵廟以西城闕雄亘峩峩翼翼而東顧弗稱因檄司邑者治東偏較崇埜廣緣城爲臺與西競爽將竣功而多士登賢書者溢曩時因命之曰文昌閣云按天官書斗爲帝運於中央魁載六星一曰文昌二曰上將三曰次將而司命司貴司祿以次紀焉時經而緯度則不愆時明而

晻幾則不忒要其精祲相盪而呼吸互移不啻冬之陽夏之陰方諸之火而空谷之諧也容自元鼎間始入中夏時則虫尤並起儒教故絀焉國初傳檄西粤咸以次受署齋土舀漠庶得耀於光明而深箐巨壑中鯨奔易發狐窟難消天順成弘以降無日而不尋斧者則時蘩收司柄武曲爲章蓋煌煌乎烈哉今止神武不殺鳳鳴於岡麟遊於藪而虎豺狼虺之族亦率舞於笙鏞干羽之下斯時也太昊司權三能齊邑文昌之曜於茲獨隆矣余聞

時以徵事地以羣時而人搏捖其間故文者三極之賁也昔尼父讀易至於賁而獨喟然豈徒以文哉蓋親帚編諸傳舍車而徒不以爲迂賁皤白馬不以爲尤喜溢於戔戔而志信於白賁其所謂文者固有在已蓋容山所稱都嶠爲三十六洞天余嘗躡屐而遊上下白雲間近者如穀遠者如黛水之如鱗如波如組如綉者石之爲星爲璧者毛羽之如點雪如連錢者奇章錯出未嘗不忻忻焉蓋其文也及對博士家斤斤繩尺不能爲色澤態脂

嘗語而鄉落父老布褐蓬戶羞入城市甚則顓愚幾不能數鳥足則尤嘉其有夏之忠而匪徒文也夫不文之文譬乎大矣其昌庸可既耶因援書之以示二三子是役也首事者掌邑篆通侯必恭滇人告成者知縣黎次璵東粵人紀文者督學穆濂晉江人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櫺檻節棁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剪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卑狹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繢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胡以壞接荒服俗參夔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採者以爲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

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墾廼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遠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顛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空山矣是亭也僻介蠻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邦林澗之媿故志之

登臨懷古亭記　元法掾蔡光祖

橫州城之西僅一里許曰海棠橋者環城郭抱林麓大江橫鶩澗流詘折政亦一幽境而橋之南北舊皆海棠有老書生祝其姓家其間少游嘗醉宿焉明日題一詞而去所謂醉鄉廣大人間小者曩之時少游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因坐是獲譴自柳遷於橫蓋紹聖初也公雖嘖嘖頗言而胸次舒豁絶無異高懷達觀無適不樂世人之所見者特其

氣機耳公之歿今百餘年邦人愛之不忘猶曰吾
郡誠僻且陋而少游嘗屏居焉徃徃詫以爲榮昔
桑庾子居於畏壘而畏壘之民尸而祝之陽城在
晉之鄙而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賢
人君子不必有教澤在人而後人敬慕之也隨其
所至常使人高其風希其行愈久而不衰是其可
尚已惜乎變遷飄忽魯未幾時而曩昔登臨之地
居然荆棘間花既不可復見而祝氏之後已無遺
者公之詞翰亦羽化中間雖有好事者摹其蹟而
鋟之木然紀事失實不足以詮來者光祖到郡甫
一朞訪尋遺蹟瞻言清風於是鋤蕞莽之翳啓狐
兎之宅規之闢之創數椽其上而匾以登臨懷古
且識其頭緒鏤之堅珉以爲橫槎故事云嘉定九
年閏七月初五日

孤鶴亭記

徐浦

邑州分署之右有隙地數畝遂約三十丈幅僅五丈無名花異卉臺榭林沼之奇且居寢湢後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先時陽明先生奉旨征田州駐師茲郡構亭演射扁曰射浦亭嗣是來官者去往不常亭遂頹塌即有久寓邑者亦多稽縻案牘無暇登憩甚至有自蒞官初至遷秩去足跡未嘗入者歲久蕪穢鞠爲荒莽嘉靖壬戌年秋予承乏來此因舊址葺垣檻每公餘策蹠坦腹焚香歸几獨哦

其間用澄俗慮繼而有遺于孤鶴者養翮縱亭遂命名良辰勝日着屐曳杖逍遙亭中惟見孤鶴飛鳴舞啄若解人意撫而樂之至忘昕夕故雖吏事旁午胸臆無奇然草亭閒寂素影蹁躚月夜則積水空明鶴聲朗嘒無異山林間清致豈非達人澄懷觀道之一助乎夫鶴產自中州於西粤罕覯茲幸有之非奇歟主人坐斯亭觀斯鶴對景含毫瞰幽引眺其翛然塵外之趣當有與鶴相忘者杜少陵詠鶴一詩其形容精也予奚容贅

三相亭碑記

宋趙師邈

龍城自有唐名賢出鎮維今數百年紹興初三丞相暫駐於水南僧寺閒居暇日相與遊訪林石佳處因觀巖石屏立上有空洞數處遂創茅亭二所曰駕鶴書院曰三相亭時携笻挈榼觀書論詩終日不倦因此遂成勝跡題曰小桃源歲月既深二亭名存耳況其所乃熊氏之地自是厥後來守此邦者各以郡計窘迫無暇尋訪名賢古跡予到官十月因城治修葺了畢訪水南報恩寺觀初寮初寮

王安中字小摩崖石刻得僧談及小桃源名跡遂訪尋焉見其藤羅交結彌蔓蓁蕪之始見石刻乃偕教官二幕及僉廳觀之相與商訂欲仍舊貫作茆亭無支費公帑僉曰宜之遂仍初制亭成招同刻爲欵甚得山水隹趣自此公餘暇日時一至也時嘉泰癸亥仲春日題

劉賢良祠記　明周孟中

忠義人心之同然惟無所利者有憂天下之志而后有憂天下之言感激而發雖若得已自有不容已者矣若夫有所利者雖身當天下之任言固不可已也而亦已焉況可已乎此天下之所以日趨於危亡而卒莫之救也嗚呼忠義豈係世教之大閑哉唐之季世宦豎橫恣把握國柄天子孤立於上群臣側目於下禍稔蕭墻患生帷幄當時在廷之臣無有一人能言之者劉公黃昌平人由賢良

對制策感激痛憤指斥權奸言詞剴切大率勸文
宗判忠邪之分專將相之權遠刀鋸刑餘之賤以
復掃除之役正中外南北之官以示畫一之法其
言皆鑿鑿可行惜乎主司馮宿嘆服而不敢瓦宰
相裴度靑處厚抑讓而不欲言亦由是不得仕於
朝竟貶柳州司戶間行田畝間墜馬而亡家人具
棺斂以載鴉鵲啣枝螻蟻運土已覆其半人見其
異遂封土成墳今在鷰山下五里許有石刻曰劉
賢良墓鄉人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焉嘗聞漢楊
震沒有大鳥悲鳴其前流涕而去宋岳武穆廟樹
枝至今皆南向古今忠義之感鳥獸草木猶若有
知彼奸諛者獨非人乎哉於乎自古天下之害莫
有大於宦官宦官其禍至使先君不得正其終嗣君不
得正其始宰相諫官一無所言天下何人復敢言
耶公起自草萊披瀝肝胆爲天子極言之其志在
痛社稷之危生人之困而不欲竊一命之寵故忠
義之氣感激而發自有不容已者矣彼宰相如裴
常之勳襃賢德其於言也在可已乎不可已乎乃

嘗無一語豈其志患激中官之禍而委曲以爲社稷之計耶然於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殆未之聞耳況自是以後中官之勢益盛而唐家之業日趨于危亡矣由是觀之借曰不利富貴三尺童子亦莫之信非李部能以已所授官讓贊其誰爲國復申一彖哉雖然公之志不得伸於當時後世人主讀其策而謹履霜之戒大臣讀其策而知獬豸之義學士大夫讀其策人人皆以公之心爲心而不屑於富貴其何憂乎宦官之禍於乎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閑哉成化十三年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三山黃公塤治公墓繚以周垣且謀諸郡守阮文英建祠柳州城西關外春秋有司率邦人之彥祠焉尚未有爲之記者予奉命督學始至柳夢有冠服偉人以冊一顆授予而吞之既與參議林公同僉事李公延俱拜祠下退謂予盍記以風後學予述夢云然林公曰是賢良殆以冊心托子腹中矣遂書此授知府周欽同知曾綸刻焉

黃太史祠堂記　宋張自明

崇寧甲申夏五月元祐太史豫章先生黃公謫宜
初僦居於黎氏三時甚安後有南樓之厄余得其
僦居墨帖書讀之意宜之人必以雪堂視其處及
來訪之莽朕荒墟矣黎氏不復能有已轉之謝之
秦謝得其一秦得其二迺屬宜士唐總龜常安雅
帝文虎求之三家皆士人聞言欣朕頎獻其地嘉
定乙亥三月壬申鳩工作祠其中後建崇堂上敞
高閣旁翼二室前立重門又從垣之堂成乃集公

在宜之輸墨刻之以寶于堂祠前離支兩古樹公
所封植名之曰萬紅前一方池池中有立石形如
半圭其色黑名之曰墨池始公既羈於南樓黎氏
不忍以其地屬他姓遂易之爲亭請名于公公以
環亭多美石舊名寶華乃題之曰寶華亭黎氏又
設公之像於亭而嚴事之故舊像藏之黎氏舊扁
藏之秦氏一百一十年矣余物色得之復作亭以
存其舊又以舊扁舊像亟置之閣刻之石以傳無
窮於是總名之曰龍谿祠堂初度地有民宅其旁

未去公使黃衣夢之云此非汝得居不去且有害
黎氏遂去之及鳩工又一民夢曰汝輩勿汚此坑
坎屋陰數尺地有器焉以錫汝如言坎之得一古
罄既卽工奉安祠事云衣冠藹如宜人來瞻如公之
臨其上也乃歌此辭以享之曰宜之水兮龍藏宜
之山兮龍驤德人兮天游烱秋月兮寒江來游兮
自東騎赤驎兮乘剛風左邛杖兮右白羽挾島兎
兮雙童萬江混兮摘星辰蒸蕉兮荔嘗桂酒奠兮蘭
扁亭奐高閣兮露半圭兮澄泓寶華舊兮

湯來游兮下上鏘鏘佩玉兮琳瑯刀斗兮沉沉土膏兮耕耨深調錦瑟兮鳴琴詠舞雩兮千古心去歸兮蓬萊覲釣天兮泰階宜人兮永懷相期兮千歲偕

宜州祠堂記

宋楊誠齋

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昨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亦抵之罪館於戍樓益罔之也卒於所貶儼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投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觀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餓餓窮死之地今通爲騷人文士顧瞻鑽仰之場來者思而去者懷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焉

三元祠記　郭見義

儒道之隆汚常應天下之治亂自秦漢以來其迹可考本朝承五季之後稽古體文之事率爲踈濶列聖相繼純用德教思得儒士而任之於以斟酌前代取士之法杜塞他蹊崇尚進士昔人指此爲將相科者非虛言也天下之人從風而靡三尺之童悉皆肄習間三歲下詔被褐擕袂來舉於府若州者以數十萬計府若州考試之定其可舉而薦之禮部者尚數千計禮部考試之加詳密焉第其

可進以名上於天子者不過數百人而已天子爲之躬御便殿手執文柄乙夜觀覽其皆無害肰後臚傳于九陛之上釋其布褐而命之以官凡得與于數百人之列已爲難矣而況自府若州以至禮部以至天子之庭皆魁其選其難易爲何如自非懷奇現絶異之才淹貫乎學問而克備乎文辭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以二百年間能如是者其殆三數人而始平馮公則其一也公世爲宜之龍江人從其父商遨遊四方公生而英爽俊邁氣益一時翰墨塲徑絶人遠甚幼寓試武昌而發解慶曆之間始與群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爲元魁廷試賦益軫象天地是時朝廷簒尚聲律之學而公之二賦清婉瀏亮典麗遒密曲盡聲律之妙遂爲多士之甲四方之人傳誦其文模擬竊取乞靈假寵以長雄於詞林者不可勝數其後被遇三朝徧歷華要出入中外且數十年晚乃擢任政機引經斷國雖當全盛之時身名俱榮能知公者蓋亦鮮焉生公之後者想望風采孰不興景行之意而此爲父

毋之國墳墓存焉喬木森然顧獨無一楹之宇以爲邦人奠酹之地其爲缺典甚矣今郡守李守柔爲政二年群務畢舉初議興葺祠宇省公之貌而事之一日顧謂其僚郭見義曰吾欲爲是可乎見義曰稽之古義則高密建鄭公之祠耶諸近規則曲江立九齡之祠在人耳目皆爲美談何爲而不可於是卜地於城之東偏焚蒿菑翳肇土芟礫築爲墻垣直如引繩爲堂三楹以宅其中不崇不卑雅有制度樸斲塗堅必堅必良氣象周密可謂百年之計公像在茲凜有生氣嗚呼懿哉他未有也

問費焉出則首捐所受之俸故應者悅問材焉得則市於積儲之家故瓣辦之疾問工焉耘則募夫末作之徒故從之易四境之內或未及知而祠已成矣既成而落之衆莫不稽首嘆息以爲百年未舉之事而成于談笑之頃若有鬼神陰相之者何其盛哉葢自今以往殆有崇而無替來者必謁過者必式歲時必薦興事必禱庶幾無罪悔如是則李侯之加惠此土可謂備至矣始平公名京字當世

仕至參知政事宣徽南院使贈太子少師其行事具國史凡不預于立祠之義皆不書宋乾道元年三月甲寅左承議郎廣西路經畧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權通判宜州軍事河南郭見義記

重修三元祠記

張煊

祠典之興廢與文運相爲盛衰曲阜宮牆鄒邑廟貌猶來尚矣嗣如董子祠於河間濂溪祠於道州晦翁祠於紫陽范文正公祠於姑蘇彰厥梓里以風厥後進是景仰英風之餘不必親炙聲欬自足以追仰奮發而契合矩度者有以也宜州爲古百粵地合方輿而觀實爲遠域肸蠁星布分野則自爲一區是故天門拜相長發其祥始平馮公鍾靈生焉英爽豪俊超絶一時幼嘗遊學於鐔州北長從

父商宦寓試於武昌再上春官及廷試三選皆居
首唱歷仕三朝出入中外守正不阿官至參知政
事宣徽南院使贈太子少師乾道間郡守李守柔
建祠於宜城之東以祀公郡佐郭見義爲之記於
時去公未久記述特詳又建四賢祠合祀公與黃
廷堅趙抃呂璹可謂邻公之至具載一統志可考
也故於公鄉國則曰宜山人於武昌爲流寓斯實
錄已肰而四賢之祠毀沒已久而三元祠址迄今
尚存舊有塑像圯置不一而像不可見矣乃今所
遺者扁額牌位弘治間修楚誌者改公流寓爲仕
居固已失公出處之迹嘉靖初修廣誌者又誤以
公爲鄂州人尋亦刊誤改正矣嵗公文章德業望
高百代四方之人爭趙相附無怪其肰也祠宇久
傾基地鞠爲茂草鄉士大夫罔不悼惜而節推華
南黃君兆亨追訪遺事喟肰嘆曰茲固予責也與
廢舉墜有司是務有其舉之莫或廢之遂捐俸賻
材日勤董治厥基惟崇厥棟惟隆表樹坊額厥制
軒豁周垣繚密視昔大備祠宇肇建於宋歷元迄

今不識凡幾興作皆因舊就簡未嘗有培築如茲峻者觀瞻規模聳拔與兩岸相爲映峙誠足以垂久遠而風後世斯文氣運不亦丕振矣乎夫運不偶復惟其會事不偶濟惟其時乘茲時濟茲會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亦惟其人耳黃君莆世家操守蹈慎修政舉職多所興廢茲固一事之舉也落成之日貳守鶴峰湯公介且至深嘉而樂予之蓋以見茲舉之有裨於風教而先哲遺德之能感通於人人也於是乎書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修

乞立左氏博士疏　漢　陳元　蒼梧人
與江丞相論蔡氏事宜　宋　文天祥
集群議以定大禮疏　明尚書　吳廷舉　梧州人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明　王守仁
答守道留兵防守議　王守仁
論征安南疏　明　張岳
奇功膺錫序　明　孫成名
送南寧攝守焦侯序　明　張以寧

夕惕齋詩序	明	陳獻章
建敷文書院修德息兵序	明	季本
鹽法	明都御史	楊芳
賦役		楊芳
行均平以蘇民困議	明知縣	李盤
備述全粵情實疏	康熙三十任都御史	郝浴
敬陳調劑粵西戎務四疏		郝浴
再陳粵西省城情形疏		郝浴
講讀	布政使	崔維雅
粵屬新荒無徵亟請豁除以甦民累以固邦本議		崔維雅
設立義學以廣文教議		崔維雅
撫恤土司以靖疆索議		崔維雅
條議田州陸運民夫事宜 按察使		黃元驥
再陳輓運之法議		黃元驥
查革九土司五害條議	參議	簡上
立書院以彰文教議		簡上
整變猺獞要務議		簡上

桂林府志序

文公會田序　岑溪　知府　徐鳳鳴

高熊徵

廣西通志卷之三十八

藝文四

乞立左氏博士疏　漢　陳元　人菩梧

陛下擾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當日親受於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士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胃夫至

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遠矣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同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婁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

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
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
結湎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
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禍
永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夙冤
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

與江丞相論秦寇事宜　宋文天祥

一秦孟四者累擾山前探報其徒兔之窟穴在賀
州管下地名下界肰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
一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畧司非不起兵臨之肰
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避之見吾弱
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束精明部分齊一問
寇則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爲平民買
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潛旬越月
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柵零落寇則忽以百千輩

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僨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闖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者也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複嶺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蒼蔚延袤山徭木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暴之則山腳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燧之則林木疎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遥遥空駐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猶猴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三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肰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日張者提兵徑搗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闖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趨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肰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肰方秦寇之起也某村被害

訴於閫閫爲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散軍而去未
幾則寇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
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爲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
應有被刼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土人畏賊而
不敢與爲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出
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蒙利是以鄉井
聞賊畧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
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爲仇也今兩閫會兵
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盲者索塗何往而可耿
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欲爲我軍之
用或惡少以寇爲恩而不樂爲我軍之役縱強而
驅弱無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最是誤
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集群議以定大禮疏　明尚書吳廷舉　梧州人

臣竊見陛下登極三年所議尊崇興國典禮亦三年今日禮官持一說也明年科道部屬又各持一說也使朝廷典章久而不決興國祀典虛而未行臣知陛下仁孝之心無以默通于九廟顯白于天下皆臣下之罪也邇因主事桂萼上疏奉旨下在廷文武群臣集議事猶未定又聞行取侍即席書主事霍韜張璁桂萼赴京臣聞集議之時禮官二人主之於上科道三五人

應之於下若非本衙門事情雖以國公之尊貴冢宰之權勢尚存大體不得盡言況他官乎今者所取席書等到京臣料各官不過仍持前日建白之說而已豈敢變易其言以犯欺罔之罪乎臣惟陛下今日此舉係九廟神靈之享闔宮闔協順之機示萬方不決之疑垂千古不刊之典則將何如而使朝無腹非野無妄議哉臣竊聞太祖高皇帝洪武七年因議有子貴妃服制初令禮官定儀翰林稽古典以奏人持一說未愜聖衷於是令諸儒徧考諸書以復後得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顧次劉年大功者一十四人高皇乃從二十八人之說著成孝慈錄一書頒行至今永爲世法臣愚伏望陛下特令代言之臣明撰勅書數十道立意則一行詞不同天下王府各降一道令親王各具一奏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每京一道令各曉其僚屬首領官有所建白每人具一揭帖送堂各掌印官總具一本繳進天下十四處巡撫都御史各降一道令具督率所屬都布按三司堂上

正佐官并各府知府各具揖帖亦如部屬巡撫繳
奏亦如部堂兩京科道皆有言責各有所見皆許
開陳而致仕在告家居大學士謝遷梁儲楊一清
尚書韓文邵寶王守仁鄧庠吳洪林廷選蔣昇都
御史陳金王瓊李承勳方良永鄉孫緒少卿潘府
郁穆恭政朱應登副使李夔陽洪範魏校僉事姜
麟盛端明知府劉積劉武臣皆累朝舊臣有熟於
典故者有富於學問者有精於禮文者有著書傳
世者雖淺深疎密巨細精粗不同皆一時士林之
望也且乞言訪道古有明徵當專使齎勅至家令
其各具奏封送所在官司用印護封差人齎捧仍
以勅書到日爲準在京與各直省酌其道路之遠
近各定限期俟其到日陛下具收在內退朝之暇
時賜觀覽候齊然後發出特命禮部翰林院國子
監文學儒臣會同披閱詳訂其說之孰是孰非較
其人之孰賢孰佞兼總條貫具以上聞陛下召宣
論道經邦與三公弘化之臣坐便殿擇其合於理
通乎人情可爲百王之法者果斷施行將見陛下

大孝自此感乎天下之人各無異說漢儒鄭康成所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二百年來此其時乎臣本空踈備員巡撫偶有所見敢不盡言伏望陛下察臣朴忠鑒臣愚悃奮發乾斷毅然行之臣不勝犬馬惓惓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明　王守仁

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是者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益兩廣軍門專爲諸徑徨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粮事權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調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令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不能無倦況此輩蠻獷

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路不得顧其家室其能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不才有司因而需索與之爲奸其能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且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扼之以勢而威益鞏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所可憤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人也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

戮已足暴揚所遺二蠻長非有名悪目可自寬宥者也又不勝其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子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其憤至今未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蠻長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狼達之慮而汲汲於二蠻長者顧猶不此

土漢官兵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蠻相持三月餘而未能一決者益以我兵發機太早而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頓脩垂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況我兵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蠻長之罪開其自新之路息兵罷餉休養瘡痍區處既定德威既洽此二蠻者遂能改惡自新我亦豈必固求若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事

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切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强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提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

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
振紀綱者故若是耳臣以匪才謬膺重命得總制
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機會
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
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粮餉又不足以振揚威
武信服諸蠻僅能取快於二蠻之憤而忘其遺患
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
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
所不忍也臣始至地方雖未備歷然形勢大畧亦
可槩見田州切隣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徑徹之
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
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
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臣
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
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
幸

答守道留兵防守議　明王守仁

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謀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蠻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狠卒憑藉兵力以威刼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蒲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傚居民間騷擾濁亂忽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

自敝四也歛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蔭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隣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塩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煽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蠻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招安招來量給塩米爲之經紀生理亦就爲之選立蠻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

恃於甲兵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閱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視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

論征安南疏

明　張　岳

臣伏覩皇子誕生渙頒詔命內外臣民莫不罄歡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無赦陛下寬仁惻怛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宪問緣由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何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賜爲逆臣陳暠與其子陳昇所弒國人立賜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

曷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譚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清華府登庸立譚幼弟黎應相之既又弒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蠻夷惟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弊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兵戈臣不服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區區南交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交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厮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拾禍敗孰

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徭獞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鬬志南交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無碍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塩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喜談兵者顓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益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耳至於天

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强弱民情休戚蓋有非
臣職事所及而不敢容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
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
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
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
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天下大器也安之
甚難無故而動搖之臣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
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祥之訓待
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事勢反覆熟議
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
定則且申勅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得妄生
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否入貢
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
得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遇此
大征義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
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撓廷議避事偷安
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冒
昧爲陛下陳之伏冀曲垂裁察非特臣

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奇功膺錫序　明係成名

萬曆六年春大慶禮成粤右馳奏揆音適以其期抵闕下懷柔震疊皇霸丕赫鑠哉盛矣中丞吳公握笑授畫坐收全勝殊倫踔絕余奉命按粤桥慶之墟覩其生聚蕭肤輒爲之頓鬱慨息蓋北三諸巢獷猺恣睢爲右江積患已百有餘年于茲矣異時秉鉞者非不欲決策殲之顧疊嶂攢巒懸崖峭壁元兇大憝蟠結株連必什圖伍攻始足以制其死命而粤自比歲甫舉古田旋戡懷洛不無事矣

瘡痍未瘳輒勤徵發力疲費詘民胡以堪矧諸巢
距邑治密邇胥正吏卒什九爲耳目少露其謀俾
得先期爲備無論扼阻潰支挈妻孥橐糗糧屏跡潛踪而以空巢委我將徒
勞與費而竟無益於滅賊賈勇之夫矢謀之士所
爲逡巡而郤睨也公初蒞諸老於其土者率以
爲落落難合禁莫發一語公曰調慈者不膠柱起
疴者不泥方賊誠未易圖肰恃險不吾虞正可計
破耳時諸州土兵例當更戍公分爲數哨東撲咘
咳西剪河池賊偵聞兵集頗懷疑懼既審爲更戍
又業有所動度必不能以弩末穿縞遂嬉不爲戒
我兵乘勝疾趨窮晝夜馳數百里抵巢始相顧愕
駭皇窘莫知所竄束手就殲靡有遺者葢公曩歲
平府江其所爲籌畧亦顛此府江之役以羅旁爲
先聲而出其不虞以入五指右江之役以河池咘
咳爲先聲而出其不虞以取北三其未發也如鷙
鳥之將擊而匿其形其方發也如迅雷之震而不
及掩耳其發之必效也如郤批窾導而奏刀騞肰

莫不中者嗟嗟亦奇矣由昔西粤用兵宋邕州國朝斷藤峽最其著者邕州兵二十萬斷藤兵十六萬皆竭數道之力靡累歲之積誅鋤雖無算而所損亦僅相償是役也獲功千計搗巢百計而兵不留萬餘費不踰千金墾蕪林蒐傾摧搖撼而耕饁貿遷自業於廛肆阡陌難易勞逸相違矣曾什百也公在鎮三載黜浮沉蠲逋負拊疲摩瘵嘉惠元元其靡念注思惟急於調護元氣培養命脈不得已而用兵規便擇利計出萬全非僥倖博勝蘄以聲稱自衒者也奏捷一疏詞簡事核不欲少有所浮以見爲誇詡冲懷雅度岳負海涵世所須社稷器公非其人耶聖天子頒殊渥荅元勳錫典駢蕃寵光爲奕結知托契亦千載一時矣行將入贊左右對揚王休以宣令聞於不已區區邊鄙何足久煩經畧哉余不倭敬歌遄歸之雅以俟

送南寧攝守焦侯序　明　張以寧

洪武元年征南副將軍衆政朱公者定南服念南寧古邕也爲五嶺極邊控二江要地當三十六嶺之口扼其吭力扶傷起憊之餘非剛明廉敏之才不足以鴈斯民固吾國也廼選於衆得前湖廣郎中懷慶焦侯仲才承制授官命守斯土侯既至而嘆曰攻病於未瘳固不易理病於新愈爲尤難慨然以招來綏集爲已任警以秋肅煦以陽休流逋四歸遂闢草萊樹官府修三皇孔子廟驛有良駟

波有新船能舉洋洋乎嶺海之南矣踰年代者至
侯遂行耄倪載道咸謂昔侯未來千里宿莽今侯
戾止百廢俱興侯真不負朱公之知哉天子明見
萬里外必知侯且重任侯也吾儕小人方冀侯之
撫我育我教我以終惠我不厭侯亟去不我留也
群遮馬首致其辭曰昔侯良牧有延有光易我鱗
介化爲衣裳請以爲侯頌繼宋名卿曰靖曰泻自
我炎徼致於榮顯請以爲侯祝於是史官晉安張
以寧奉使過是邦撫輿人之請而叙之

夕惕齋詩序

明　陳献章

受朴於天弗鑒以人禀和於生弗涯以習故七情
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
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
至于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
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
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草木烟雲魚鳥粉
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
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先儒君子類以小技目之

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矣
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無往而非詩之妙用會
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
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
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
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
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
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
少泰任君蒞吾省過白沙携其先公詩集求予一
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咏之
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之

建敷文書院修德息兵序　明季本

嘉靖丁亥歲思田弗靖撫臣議征之集兵四省者二年矣維時生靈抱鋒鏑之憂郡縣坐供輸之困皇上廑精圖治軫念元元特起我陽明夫子于家俾往定其地累疏以疾辭弗獲乃抵南寧則謂邊鑾所以弗率者爲遠于聲教不得蒙至治之澤爾吾既不能撫綏又從而虔劉之此與罔民何異於是大宣天子德聲惟圖息衆乃度郡東北隙地建敷文書院日進諸生與之從容講學以示誕敷文

德之意由是思固之民仰慕德化自縛來降至則
諭以恩威衆感感泣乃悉解其縛而放之歸農蓋
七萬一千餘人焉昔伯禹征三苗苗逆命班師旅
以修德舞干羽于兩階苗雍容七旬而有苗來格蓋
惟堯舜之時有此盛舉後世莫能及亦爲不可及
也而吾夫子爲是何其易易哉夫天下之道良知
盡之矣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致此而已孟子曰人
皆可以爲堯舜其不以此歟聖賢旣遠道學不明
人見聖人之萬理完具隨處充周以爲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也往往求之于聞見之多事功之著而
不要其本于良知汗漫無統勞苦難成則以聖人
爲不可及宜矣自吾夫子卽固有之良知洩不傳
之聖秘以明天之明命本源如是其易而非假乎
一毫之强爲是則人之所以爲聖而道之所以無
他者也然而絶學之後駸然驟聞高明之士或挈
於心亦未敢信夫聖人之道止如是而必可學也
且謂吾夫子謫官龍場居危三載困心衡慮之餘
反已自修之實超然獨悟非其揣摩及其賜環而

歸身任斯道惟以其良知之學益致知于日用之
間細微曲折罔有或遺故不事他求而學已入于
聖域矣是以敭歷中外往輒有功剪除姦宄于南
贛勘定禍亂于江西偃息談笑若無事焉古之所
謂不大聲以色者耶卽而功名見忌譖搆相尋則
又泰然樂天畧無所動深避形迹若終身焉非古
之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耶此皆聖人積漸之德
而人之所謂難也由今觀之其果難哉其果出于
良知之外哉諸生聞吾夫子良知之教而又親見
夫德化之行莫不奮然興起願學聖人然而聞者
弗詳傳或易失又吾夫子所甚憫憫也以本久在
門下嘗聞此學而方從事軍前日且閒暇乃使之
領書院事以申明之本既承命反覆曉告諸生而
諸生之感於教化者思兵戈之既息懷德澤於無
窮乃屬其父老而以告於本將圖序其成績者本
惟吾夫子盛德大業史官所書後世所式豈末學
所能贊一辭哉顧以致良知之說乃吾夫子所雅
言以教人爲堯舜者也故特舉之以明今日成功

之本使夫學者聞之庶不疑于所從焉

鹽法

明都御史楊芳

漢元狩四年幹山海之貨置鹽官二十八郡而蒼梧居其一唐劉晏始行常平鹽官自爲市歲得錢百餘萬緡而軍饟官祿皆仰給焉官之鬻鹽自此始宋時二廣之鹽皆屬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廣東地沃民饒商人輻輳故行商鹽廣西廣莫而峒獠食鹽無幾商不樂趨故官爲搬運粤西之行官鹽自宋肈矣元平章也兒吉尼爲槃紅巾賊議龔石城守禦遂捐俸貿海鹽獲倍稱之息版築功

成民不告勞粤至今賴焉明尚書唐鐸以長沙實慶衡永郴道各郡食塩甚難廣東積塩有餘可撑運到廣西以入湖廣各郡上從其議於是東塩始達於湖廣矣隆慶初都御史殷正茂平古田後議增營伍而左藏稱詘因請于朝效元也見吉尼故事而綜理加焉官塩商塩各居其半其利息蔵可二萬左藏自是稍贏矣然行官塩後重縄私販商人造爲浮言以撼當道總督都御史劉尧誨衡人也遂極言官商之非撫臣郭應聘按臣胡宥亦以情聞上下大司農議曰廣西運塩之議原爲新添兵餉而設一日不可無兵則一日不可無食若西省官運之塩旋行旋罷兵食俱乏地方坐困咎將誰諉似不可以一時商人之私便而忘地方將來之遠圖也宜從舊議上曰這兩廣都是朝廷地方軍餉比之通商于係爲重這塩運只着遵照不許再議紛更由是官塩始通而衆喙少息疏請官塩百包許帶私塩十包以優水手使得盡力于往波巨浪之中酬勞於嚴霜烈日之下耳議者謂私塩

之帶非理郭中丞極力以辨之紛議始服大都首事之人長慮却顧故其法似寬而行之可久更事之人以剔蠹爲功故其法常嚴而莫必其後夫豈獨塩筴肰哉

賦役

明都御史楊芳

國初之制百十戶爲里丁糧多者爲長每戶十甲首戶百即周人比長閭胥之職也圖分十里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公賦公旬皆里正董之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賦易共而其民常逸歷年漸久徵輸之制名色繁多曰額辦者以物料爲貢有定額者也曰雜辦者藩司承部不時徵派無定額者也有定額者民猶得按額而輸之無定額者吏巧爲名色今日曰奉計部明日曰奉繕部今日曰奉司

文明日曰奉部文今日正編明日加編頭緒
絲棼里正莅胕莫知其措則不得不多方以應之
至於差役其繁滋甚見役里甲賦錢于官曰綱銀
曰辦銀有司復攝之令直日供具無名之征紛胕
四出卽百緡不以抵數窮鄉小民白首不識官府
催人代直月費數十金里甲大苦及編均徭又復
取盈其最重者莫如庫子夫甲廩保諸役上司行
部使客下車下程夫役之費急於星火而郡邑長
吏諸饔務咄嗟立辦大都廩編一兩費可百餘金
庫子編一兩費可數百餘金至兵役繁興衙蠹蝟
集編派彌多民不勝弊破貲鬻産逃亡者相踵矣
自一條編之法行之兩浙諸藩多倣而行之其法
合一邑錢糧分爲四差一日里甲則課程公費之
類也一曰均徭則柴薪皂役之類也一曰兵欵則弓兵民壯之類也
水陸夫馬之類也一曰郵傳則
通括四差之數每歲幾何每米一石酌銀幾何一
切顧役官給之費而民不與焉胕後編爲成書刋
爲由帖上無以餘憲司之觀下無以掩閭閻之目

貧富適均出入有度雖聖詴復生莫之易也至若補偏救幣之權則當責之有司

行均平以蘇民困議　明知縣李　盤

有得里甲供應之苦嶺南郡縣皆肰而懷集尤甚懷集僅五里各領十冬地瘠民貧梧郡彈丸之邑也舊設公用綱銀俱已奉文裁解事無巨細費無大小惟里冬是視又孤懸僻遠自縣達府四百餘里必取道東粤之開建封川原無驛遞夫馬凡送迎官府荅應承差無非辦於里冬比年築隘防猺單輿旁午苦有不可罄述者里役苦於官府誅求懷邑山花戶苦於里役吞剥何言里役苦於誅求懷邑山

多田少一里中所領鄉村或百里或數十里足力不可旦夕而徧徇候縣門奔走道路一有急需遲之晷刻追呼及之鞭撻隨之如星如火惡能待其坐泒各戶走諭各鄉乎一項未了別項又來紳至環生支持無計雖犬馬之勤勞罪囚之憂辱無加於此矣里役之所以可念也何言乎花戶苦於剥吞懷邑地阻珉蚩里長輪年上役先已幣帖使用人戶挨次當日又復炤米科財假公濟私頭會箕斂窮鄉下里雖搶地呼天不能自達於官長而官長無長目飛耳何從盡見盡聞里役之皮骨僅存官長尚相看而動念花戶之脂膏罄竭里役惟欲得而甘心花戶之所以尤可悲也且譚村之米半於別里科斂供應四里若干故譚村之民一值當日有事則鬻田於別里別冬田地日少逃亡相繼勢必驅良民爲罷民減五里爲四里矣卑職目擊心傷每思釐正斯弊偶閱連州志載察院條約民出均平銀兩貯庫凡有公費支出應辦甲首盡放歸農無容里甲恃強私下差泒卑職竊謂斯例可

循因將五里助餉防猺一百名之餉計銀七百四
十八兩兵已散歸於農餉晉貯庫凡百公務庫吏
將此項應辦支銷皆於里役無與焉里役可免急
逼誅求之苦花戶亦免陸續吞剥之苦矣伏候轉
詳永爲定例奉
分巡蒼梧道林銘勛批　設處均平之銀以蘇里
甲飛差之苦閱連州昔年勒碑之文永爲便民艮
法可倣而行取給於公帑與里役無預洵便民也
如議行繳

脩述全粤情實踈康熙二十年　都鑾　郝　浴
皇上坐照萬方雖省有遠近大小總期各就情實
以維萬世之安粤省窮荒天下所聞然臣非
身到亦難懸知其詳今請爲
皇上一備陳之湖南沃野而入粤忽成山瘴廣東
資海而粤西盡爲所隔其周圍類多兇頑土
蠻內無所產外無所資其山則純石叠成率
與堪輿相背毫無秀潤長養之宜其水則斗
閘逆上仍用馬援舊法全無安瀾易運之便

且接連交趾逼近安南苗獠猺獞同旋連絡
如蜂窩鼠穴又有一種土蠻雜居民落或獞
七民三或獞八民二是皆前代惡其頑悍強
立郡縣治以流官漢法實則喜人怒獸如唐
臣韓愈所云不可以人理治之者也至於民
皆殘寇田多久荒武皆勞苦兵間而難於緝
伍文皆外委雜流而難於自立有司舉事則
法廢而病民守法則事廢而悞軍又當歲辦
而苦歲荒衙役蓬跣官吏草率合而計之未
免生氣尚待蘇息而殘疆急須綏定也臣察
此情實容次第分佈條理將我
朝四十年來之章程及
皇上萬里懷柔之
聖心一一昭揭先使稍稍有一規模而後從事其
全省兵馬錢糧或應裁省或應分撥俱察照
此意詳行臣因是又總論滇黔廣閩數十年
內之情形從前如漢策捐諸此三人使自治
嗣後如唐法盡撫此跋扈以還國又單論廣

西用人之事始則鞭策無籍之人以署事而
足兵
天威已伸令惟慎補部選之人以實授而安民
皇仁再布是眞我
皇上百勝萬全之廟筭而
大聖人手定太平之神機也臣既身到目擊應備
述其全局從實報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敬陳調劑粤西戎務四策疏 康熙三十年 郝浴

竊照粤西自用兵以來各路宿兵彈壓顆有
添設今滇南已定節餉裁兵以蘇息天下自
是
廟謨亟算但粤西爲廣東湖南樞紐雲貴交南門
戶狼獾僮獠諸蠻絲牽蔓引必須一一截制
兵又不可不防餉又不可不節至于會計通
省錢糧之數尚不敷兵餉之數惟清汰馬政
足鞏無用以資有用酌防要害雖似裁兵而

實裕兵臣謹調劑四策備列情形爲我
皇上陳之一盧糜之馬宜汰也察粤西鳥道猿蹊
馬戰不及步戰且瘴水雀毒養馬十斃八九
縱使斃後郎補奚堪補後又弊保無馬去糧
存之斃乎且窮兵病馬雖藥料兼資難保腸
黃立倒是有馬之名無馬之實有馬之費無
馬之用也宜分別清汰如撫標提標原設馬
二步八酌裁其半改爲馬一步九臣與提臣
時加省察豢養分駐重地以資驅遣其各城
守營原設馬一步九馬不成羣亦難突陣今
裁馬全改爲步其原兵仍食戰糧此外通省
各官原設有自備之馬仍從其便只此清汰
馬斃可約省歲須料草乾銀三萬餘兩亦足
以濟本省兵餉之所不足也一添設之兵宜
裁也當粤西用兵之際不得已而議添今節
餉之際不得已而議裁查各鎮營有照康熙
十一年原額而今不足者不必議增外有新
設之兵宜裁者如撫蠻滅寇將軍標兵五千

內除另議挑選一千名隸臣標統轄外尚四
千名水師營一千名懷集營五百名昭平營
二百九十六名富川營二百九十六名此皆
新設宜裁者也有照康熙十一年經制之外
而今添設亦宜裁者如桂林城守營原係十
一年以前設立額兵五百而今增添七百賀
縣營原額兵三百九十六名而今增添一百
零四名此皆于經制外添設宜裁者也查富
賀兩縣接壤今富川營既裁應將賀縣營改
爲富賀營將額兵分防兩縣但各兵大半他
省之人當解散之時宜量給以兩個月餉銀
資其歸農路費以安其心庶不致流落嘯聚
抑或容臣與提臣選其精銳汰其老弱以漸
消磨簡其精練擾實造册報部只此裁汰冗
兵可約省歲餉數萬亦足濟本省兵餉之所
不足也一要害之設防宜酌也竊見前代藩
雍王守仁等用兵于兩江藤田之間動調土
漢兵一二十萬需餉無算當時峽賊率皆僮

斃馴至巨魁其始都緣要害無備未遏其萌
所致今滇逆已平兄應汰弟兩江之間地
方遼濶固不能在在設防然其間有要害之
處如鎮安土府設有漢官通判知事二員查
該府在土司中并寵民風頗異不毛雖設有
鎮安營額兵二百九十名然汎廣兵單近則
沈紹基常之煌龍襲城殺官見在用兵撲剿應
改設遊擊一員領兵五百名庶資彈壓又泗
城土府是土司中之巨擘界連滇黔土屬路

通安南高平見今莫元清之弟莫敬光携帶
民人家口奔處其地應設副將一員帶兵一
千名即調平樂營官兵酌量于泗城西隆西
林並歸順上下凍等州佈置亦可以爲鎮安
之聲援又土田州因係安籠門戶近于各處
抽調官兵八百名防守今當撤兵仍應酌留
守備一員仍須調兵防禦如是則土司盡有
鈐束至于龍憲猶尨二營係控禦安南鎖鑰
每處僅設兵一百九十三名殊爲單弱應酌

量每處增置三百名庶可資其捍衛其梧州一府居兩廣之中扼三江之要設有官兵一千名應留五百名守護策應調五百名直抵海南一帶設立哨船汛防河道此爲全省之襟喉各府之脈絡最爲喫緊且徭獞蛋賊往往沿河截刼調此五百名使河路清寧庶幾踈商裕課以上應設應增約計官兵不過二千餘名又即于見在經制內抽調並非額外加添而土屬永得貼服邊關總有把握粤

西全局隱然巨鎮一撫提之精銳宜簡也昔孫延齡叛時撫臣束手皆因撫標兵裁空拳禦寇宜查撫標之裁當日因每省設立總督今各省既無總督則撫標之設斷難議減且西粤情形已經臣于僭述情形疏內奏明是撫提二標同爲百粤之樞機鄰省之控制不惟居重馭輕兼可長慮却顧粤西通省除柳慶二府屬有提臣就近酌量分防外省城根本重地其撫標兵三千名除周圍接壤

州縣四路佈塘以疏通聲勢外其留守待遣
之兵有限擬將援剿營應裁之內精拔驍健
並器甲堅完之兵一千名郎以副將溫紹賢
統隸臣標以資驅策俟一二年允成泰山四
維之勢再議抽減以安黔恬今既以援剿標
兵一千名調隸臣標則于臣標量調數百名
駐防平樂仍聽臣驅策則是提標撫標均係
通省之重鎮外以控制羣蠻內以密藏天險
萬難別議裁減者惟宜簡練士卒不使虛冒
綢繆防護庶幾奠安此則臣與提臣之職分
也此四策者汰馬裁兵所以節餉設防選鋭
所以固圉從此以逼省地丁塩課閑稅錢糧
還養通省經制官兵則缺撥無多可少紓司
農之籌畫而經營預備或偶助司馬之韜鈐
臣今奉
命撫粵仰賴
皇上天威廑算見諸路文武悉報蕩平但兵形象
水一時解散實須調劑臣曉夜思維顧兵顧

餉酌去酌留以休息爲撻伐之本以防禦爲
太平之基選吏養民以資無窮之策應簡武
搜兵以培有用之精神是從來君臣綢繆中
外締造無疆之至願也其未盡事宜容臣陸
續務酌時宜曲處耳
奏緣係條奏粤西戎政字多遺格伏乞
皇上慈宥俯賜全覽勅部議覆施行

肯陳粤西省城情形疏　康熙二十一年　郝浴

竊照粤西外控四十餘處土司內制數十餘
萬徭獞在異顴盤踞腹心前季煽亂殆無寧
歲省城五十里外一望椎髻跣足挺刃持鎗
成群蟻附而行著甲者徭獞也今仰承
天威各省底定粤西大兵盡撤客兵盡歸守兵議
裁一時省城獨有撫標兵三千其城守兵雖
有一千二百之數近已議裁七百止五百名
除佈防屬縣塘隘外祗省著十僅二三故于

留撫標之外尚請調援剿兵一千以副將温
紹賢統領以助聲勢皆再三斟酌萬難稍緩
之情若再裁撫兵則數千里重鎮空城孤懸
于百蠻之窟中晝乏操戈夜稀刁斗恐非善
後于全省而保泰于初平之計也臣亦知節
餉爲急凡可議裁已于恭陳調劑粤西戎務
等事一疏內已裁兵共六千有奇汰馬共三
千有奇至于撫兵一項因省城逼處諸蠻又
借以彈壓一切節制羣情與他省不同萬難

議裁臣目擊此情凡從前領兵滿漢文武及
往來奉使諸臣皆所洞悉今都統臣包柱督
捕理事官臣麻勒吉郎中臣舒書亦曾與臣
籌畫事關封疆若必盡裁是空假撫臣以節
制全省之虛名而張空拳于萬亦之中强欲
制其死命撑孤舟于萬灘之上漫無一把抢
者也臣不敢不專疏

題請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講讀

布政使崔維雅

聖諭以弘教化事宜

粤西地僻人頑土司猺獞與民錯處衣冠禮義之俗雖存而鴃舌椎髻之風難變我

朝定鼎以來儒臣文吏承流布化聲教漸浹伏讀

欽頒十六諭

聖明諄諄開道洋溢普天遠人雖佩絲綸猶未能如聿穀之下畿輔之間密邇觀瞻聽聞親切也本司竊見教民之方在乎優柔漸漬而命

耳提俾見聞熟習稔知

朝廷所以諄諄曉諭官府所以惓惓告誡之指無非欲民爲善去惡則父以此教子兄以此勉弟倘教令具存而民耳不聞講解目不見勸懲何以感動激勵將

朝廷良法美意置之高閣矣本司向任浙江寧波知府及江南下江臬司俱曾敷演六諭著爲鐸書每月講解今仍於簿書之暇涓擇省城公所傳集士民將

聖諭十六條親行講勸更通飭各府州縣印官設立鄉約所每歲於四孟月率同佐貳教官傳集紳衿士庶講說

聖諭令鄉長隣里報有孝親敬長行誼可風者即於講所衆人厲目之地給賞花紅以奬善有兇暴犯上不務本業行事不法者即於講所懲責枷示以儆不善若有司曠闕不行或等之具文故事咎同鰥職各官果能實行不怠提撕警覺天性之良人人固有善者益知勸勉日進而爲善即有不善亦

必慚赧畏罪漸至不敢爲不善自朕民情醇厚風俗丕變人才日出奸宄潛消即苗蠻獷猋之習亦可格以禮義安其反側觀于鄉而知王道易行洵不誣矣

粤屬新荒無徼亟請豁除以甦民累以固邦

本議　布政使崔維雅

竊照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粤西自康熙十三年逆變之後被逆橫徵苛斂百計誅求指稱捉夫肆行搶掠因此百姓畏避流離遠竄向日居民逃亡過半蹂躪數載田地徧生荆棘村野一望丘墟道路幾無人跡蕭條悽慘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查自康熙十六十七十八年間各府屬地方雖漸次恢復勸諭招徠而時值大兵進勦征調紛繁至今百姓

喘息未定逃散之民田園既已荒蕪又無家室安
居竟未見有復業者至所遺一二殘黎鵠面鳩形
僅存皮骨救死不暇安能於本業之外又開墾荒
田而各屬虛應招墾之名照由單熟額報部徵收
嗟此未逃子遺奚堪代已逃者包賠重累況牛種
耕具無資但攜妻兒男女終歲勤動耕鋤幾何徒
有勸墾之名終無報墾之實此新荒之所以未能
復額歷年空事追比錢糧寃竟難完終何益乎本
司蒞任伊始察閱各屬錢糧冊案十九二十兩年
民欠未完銀米委係逃亡甲戶無主新荒坐賠受
累縱日事追比呼天搶地之下削骨難賠前者逃
亡于逆亂今又將逃亡于賠累司牧者坐視流離
而不能挽救也查未完銀米於原參後奉有定例
于年限內帶徵雖各官畏懼考成朘亦不能姑息
限滿後俱照定例處分各官亦無柰甘受但何忍
以無主新荒苦累現在窮民若窮民勉能包賠不
得已剝剩而取之亦不服姑息柰百姓本分正糧
尚且拖欠徒苦窮民寃無補於實濟則錢糧雖閱

國計民瘼亦係邦本當此兵荒之後猶望蠲免賑
恤九死一生之殘喘又何忍以逃散無主之荒累
苦守未逃之民也懇祈題明照舊荒例除豁案查
江西變亂數年逋欠錢糧四百餘萬蒙允蠲豁粤
西邊遠在承平之日素屬荒殘而逆賊竊踞時日
又多蕩處滇黔接壤久被蹂躪豈止百倍江西查
粤西新荒錢糧銀不過二萬一千餘兩米不過一
萬一千餘石不及江西百分之一倘蒙
皇上俯念窮黎困苦俞允蠲豁則土著窮民既無包
賠之苦番其餘力可以開墾新荒流移之人知錢
糧已蠲寬限起科則遠近聞風而至互相勸墾各
照定例六年後起科不特新荒可墾即舊日積荒
皆可漸次墾種此名爲蠲糧而實爲
朝廷陞糧也本司目覩邊徼痼瘝代罪詳請伏俟特
疏會題施行

設立義學以廣文教議　布政使崔維雅

竊惟人才之生原不擇地教化可行無間遐荒同此聰明知識之性豈獨遠裔之人有殊中土皆緣上無督率之長吏下無訓育之師儒斯民少長蓬茅無所觀瞻向慕便成愚頑粤屬民貧俗薄秀良鮮少既無執簡橫經之地又乏從師取友之資列在膠序人數寥寥絃誦之聲里無一二典言及此是州邑各有司之責也蓋如他省文物之邦有力者延師家塾而城鎮村落之間鄉學蒙館聚徒授

教相望不絕故士農工賈子弟咸得就近從師今
粤民不能束修負笈又少就近鄉塾可從無怪其
日不識載籍耳不聞講讀以致聲教不通人才不
振風俗未厚本司幾爲籌度應令各府州縣設立
義學擇寬閒公所選取儒學中老成有學行誼端
方之士立爲社師官給館穀以資膳養約歲費二
十餘金正佐捐俸共舉不得泒民其窮荒殘邑力
有不足者本司道府等官各隨力量捐以
助不給遠近寒素子弟頴受業者咸使教授或課
誦經書或肄習制義預須日計功程勤加講解有
司時時親赴查察考驗如祉師怠忽失教邽去另
選州縣官視生徒應如親子弟教之惟恐不至生
徒視社師應如嚴父兄率之惟恐不謹從此日漸
月摩鼓舞勸激不但士之子恒爲士可使傭販之
子亦事詩書徭蠻鶩之徒馴歸禮義人才于此
出風俗于此成變亂于此弭是一舉而諸善備焉
自來立德立功文章名世之士豈必通都貴冑世
學淵源哉多由委巷窮簷遷喬出谷以成大器使

無教育轉移之方則湮滅無聞者不知凡幾矣

撫恤土司以靖疆索議　布政使　崔維雅

查粤西四十八土司雖在化外亦隸版圖有明岑猛之亂雖以盧蘇王受至動數省官軍究以招撫了事王文成之功至今膾炙人口至我

朝以來土司歸化世循舊典未嘗有如明季叛亂騷動以事勦除者頃逆賊煽禍不無從亂旋即投誠即其承襲一節土司不得自主必聽斷結於

朝廷之流官可以見土司之歸命矣其爭襲應襲諸案向來積習承問官藉爲奇貨往往至四五年不

結因而賄賂日滋更有乘機借貸之人乘土司需用盤利至數倍者是大有悖於柔遠人之意此以前之流弊也今查土司承襲事隸本司衙門詳憲定案今後凡有爭襲應襲等事到司即行該屬不許駝延立耽宗枝親疏圖譜隣封甘結片言可剖若承問官游移駝擱滋賄賂之門長奸狡之風將問官揭報糾參如有從前積弊嚴行禁革不使朋奸刻剥則土司樂業歸化之心益固變亂之萌潜消遠人皆吾赤子邊圍安于磐石矣

條議田州陸運民夫事宜 十 按察使 黃元驥

竊照行師之所重在粮運之所急在夫與船用船有現成之法用夫多繁難之端所宜預爲詳策者也查南寧水運至田州現在各府分造木馬船一百隻毋庸再議矣田州以上至剥隘需用獨木小舟經左江道詳行分設四百隻現在催脩另報惟陸運民夫一事解到之後尚費經度本司叨承重委日夜不寧展轉圖維預策數條與資實用庶免臨事周章貽悞軍機也

一民夫十里安塘圍轉遞運之法善矣然大兵進
剿相度機宜取道不一或由皈朝富州或出泗
城西隆未有一定之塘可安而師行粮從又無
一處不需夫之用查南寧至田州一帶水路舟
楫可通猶得漕運而進田州以外陸運居多應
俟師行至田所有調到民夫令道員統領陸續
前進到處安塘輓運
一民夫長途行走露宿風餐值此隆冬棲身無地
寧堪寒凍之苦今議每民夫十名着加備小布
棚一架銼鍋一口隨行重令道員沿途統領節
制周全保護庶得民力之用
一府州縣起解民夫籮筐扁挑甬具及布棚銼鍋
俱要驗明堅壯堪用以備前途長遠之需不得
以具數塞責其籮筐一項每名須着備帶兩副
一府州縣所解民夫務要壯健强力一人可當一
人之用不得以老弱充數照依現派名數齊解
恐前途損壞一時無處尋買
州縣着佐貳官一員管押仍令各府各委能幹

廳官一員總押隨路趲移隨塘督運查奉行文
內有中分五汛設官催運之議今以府廳及州
縣佐貳輪本處之民夫督本汛之塘運令易行
而夫易稽且省更調他官之煩
一府州縣民夫擬于解到南寧之日點驗明白即
給以日米鹽菜銀查奉行文內每民夫一名日
給米一升鹽菜銀三分今議米一升照給鹽菜
銀日給二分似可足用積留一分以為各夫賞
勸詖其勤勞之氣及管押佐貳官役亦就此所
積一分中月量給多寡以為行糧之資不許此
外扣尅民夫鹽菜銀毫厘如有此等聽統領道
員查察重究
一民夫隨軍運粮計有六千餘名人衆非少長途
行走及安塘遞使無紀律定制易于喧嚷且難
稽查宜畧倣軍制從事每民夫十名就中擇一
人為長給與斜製小黃布旗一面上書十人姓
名行則比伍而進住則依旗而宿不許分散錯
亂每五十人共為一隊另選佐貳官下差役一

名道率之給以方製黃布旗一面上書五長姓
名道率衆夫行住早晚查察名數勿致脫逃散
亂其或進或止一聽道員號令
一給各民夫米銀每月定限三次按數發支各府
廳官廳官按數分發州縣佐貳官佐貳官分給
與十長十長分給與衆夫不得減扣毫厘致干
究處府廳官仍于每月初一十五兩次查點賞
勸酒錢均察勞逸有疾病者量加資恤之
一此六千六百民夫隨軍粮道路之遠近時日之
多少緊未可定查通判王國楨原議內有令值
季更替或半年一換此議殊未當各府調集民
夫豈易輕言道途迢遠一調再調其騷擾更甚
也不如永用舊夫但須愛惜保護使得久用再
或果疲斃難堪不給所用該府廳官查實稟明
該道檄行州縣補換或民夫本家人自願前來
更替不論一名二名該州縣官給以照票前來
佐貳官驗明頂替庶公私兩得之
一各府民夫俱奉照地方大小遠近編派但查桂

林平樂梧州三府懸隔千有餘里道路遥遠解送似難兼左江水土不同凡到此間多染疾病恐出田州外地民夫益不相宜難以適用擬令三府廳官及州縣佐貳官親來左江一帶就近公同照原派夫數僱倩應用管押前去庶免遠涉疲病之虞而輓運亦得實濟之用矣

再陳輓運之法議　按察使黃元驥

案查通判王國楨議稱剥隘至富州計程二百餘里需夫六千六百名設爲運環轉運之法即如三百里內量分爲三十塘每塘止隔十里一塘設夫二百二十名預定三百名爲長行運米之夫所餘二十名留居塘上以備本塘之中萬一夫有疾病疲憊難行以待頂替及炊爨之用各塘俱照此例安設如頭塘之夫二百名每名止令挑米五斗一升一次共挑米一百零二石行十里至二塘即行

交卸與二塘之夫接運至三塘其頭塘之夫即將二塘空籮桃回頭塘又桃米一百零二石運至三塘而二塘之夫先接送頭塘之米轉交三塘亦將三塘空籮帶回更相圍轉以應遞運每日止跟桃米三回其負重之勞止有三十里而往返回空之路亦如之以此督運儘可以休息憩肩斷無勞憊衰端之困矣合計每夫每日運米一石五斗三升運至五日之外積至三十塘上日收米三百零六石如此日日不絕月共收米九千一百八十石此一定不少之數也第頭塘以及末塘必須調委能幹道府二員坐督其事方可無悞夫頭塘乃粮料發源之所非材幹優長者不能綜理至於末塘乃收放之官苟非其人更難料理如此三十塘內若止設頭尾二塘之官其間相隔懸遠似難照管必於三十塘之內分爲五汛一汛設能幹雜職官一員使其督催趲運管顧五塘稍不稱職許頭尾道府徑行揭參以警怠玩云云是皆有裨軍公實濟之用但今未卜師行所向如果由剌隘至富州則

前議三百里之塘如是分設五汛可矣如或由剥
塞而右行泗城則前途所運之路或長或短不得
復以三百里爲限五汛爲準矣要之塘運雖有長
短之不同而布置之法亦可如源議圓轉遞運行
之但用夫之多寡又須就塘安撥如有不足或調
補或用牛車代力本司已備言
於前矣籌計師行在前粮重在後此行兵一定之
法茲以一道員隨營遠近以便分給而居塘之末
收運至之米任支撥之司所不可少者也若夫中
間之五汛固未可懸定然本司前議調至民夫州
縣以佐貳官管押各府又以廳官一員總押是所
需雜職之員以爲督運管塘者已具備其中隨時
布置隨官設委無所不可無待先事預定某汛某
官致煩更端調委者也至於前途所後地方或須
採買粮料或須僱備獨木小舟及調土人水手或
須調用人夫牛車凡各事務定須再委道官一員
以任其勞責成料理統在籌畫之中無待本司贅
請者也

查革九土司五害條議　參議簡　上

勘曰九土司彈丸地耳連以各逆臣叛靡常積奸日深守土者因仍踵事遂爲應得之故物而不知戢也殊識天下一統無外是漢是土均屬臣子本道業悉其弊隨波下上不急爲請命是開門揖盜厥罪彌甚今九土司詳請五害前來不敢隱避爲一一陳之如思恩府城既有恊鎮防兵何每日又撥民夫百名以供使令文武書門等役日取柴草二百餘担少一挑者折銀二分更索登記錢復撥

擡轎挑擔每少夫一名日折銀一錢按日計之一
歲用夫三萬六千折銀不知凡幾矣華之宜急也
霜降祭旗纛歷來本衙門自備操演無科派地方
之例思恩文武大小衙門令九土司備酒不下三
十餘桮且有折席名號約去百餘金剝民膏而飽
官役之腹出自何典華之宜急也春秋祭丁取鹿
一隻有鹿以鹿祭如無何妨羊代別處皆肰折銀
二三十兩宣聖享之乎假神祭肥已囊華之宜急
也思恩府差馬原非奉部文亦不奉憲示甚不接
應往來差何故每歲派用三十六匹私騎加以倒
斃既賠其銀復補其馬積年而算不知幾千萬匹
賠銀若干矣私派差馬華之協律至若塘夫或二
名或數名逐塘原有定額遇緊急軍務及有勘合
者方可使用豈得狐假虎威多用其夫過山錢胡
爲乎來哉華小票華使費華供應于塘大有裨補
總之九司土人耳貪以爲土人不慣官府面君門
又遠萬里忍氣吞聲任其嚙噛而不知憚憲臺整
飭封疆柔遠能邇華此五害勤石永禁不獨九土

司安天下苗蠻咸識立法無私而胥安矣本道爲
地方起見罔惜忌諱統候酌裁
撫兩院如詳勒石永禁停止

立書院以彰文教議　簡上

勘曰塾庠序學古所以立教也八桂都會萬秀濟
生羣賢輩出連苦兵燹詩書淪落幸遇文翁初開
草昧大起文明雖士子家自絃誦不無離索之感
是以闔府紳衿有設立書院之請也查皷樓之右
地居幽僻便立書院似應如其所請伏候憲示遵
行更有請者肄業有其所矣膏火莫繼將赤貧之
子轉而謀生則此舉不幾爲虛設耶合無司道府
廳縣屬各捐俸資共置學田每年所獲耔粒可助

膏火無論生童聽來習讀課文一以仰體憲臺樂育盛心一以遂諸生鵬程夙願興文教實所以格愚頑於地方不無小補也統候憲裁

撫院郝批設立書院先擾紳矜公請又經該司查報如詳酌議舉行可也

整變猺獞要務議

勘曰教官一缺原爲士子而設查荔波縣自改流來經制原未載有教官因無士子故也胡無士子而不教是終忍棄之而立教官名爲曠職無士子而不教化爲先合無即令州縣官也目令核吏治賢否教化爲先合無即令州縣官父母兼攝師鐸催科寓以董戒況荔波縣每歲錢糧不過六百餘金此外別無職守除該縣朔望着老傳六諭講鄉約外着令勸化兵目延請遊學通曉文義者無論鄉約村寨屯各設一館該縣年終彙

報教化多者論該縣之功少者議該縣之過倘有一線之明送學道考試准以衣頂地方官優禮之胄後請設教官未爲晚也再查思恩府所屬如西隆州西林縣均係改土爲流無士子無教官亦應以此例行之至蘭州等處省土司責令各土官延師教化即以叙該土司功過別土司邪正庶官不贅民不擾維風善俗始基之矣是否可行伏候憲裁

督撫兩院批如詳飭行

桂林府志序

知府徐鳳鳴

皇帝御極之十有三年粤西叛鎮連衡阻聲教越十有八年恭逢光復余奉兩臺題守茲土始至之日首詢諸圖籍悉歸灰燼無有存者時滿漢大兵雲集進征一切芻茭糗糧水陸舟車惟首郡是問及六詔蕩平又有凱旋撤藩之役數年拮据調劑外應軍供內咻民瘼日不暇給遑問郡乘缺畧急亟補輯以昭示來茲乎今天子命儒臣纂修一統志通行直省亟舊乘獻闕下

考文徵信於以煥
皇猷而垂萬世誠盛典也余不敏遵奉憲檄轉行所
屬徵耽凡往蹟近事各令採擷俾得藉手墨華彙
輯上報顧州縣當兵燹後覓舊牒于魚殘火燼中
編次成帙缺而不全余復多方購求片楮箋字等
于球貝于是斷簡始稍稍出因命學博高子熊徵
草創成編復延全陽處士蔣子兆都詳加討論首
之以輿圖沿革次之以山川溝洫次之以風俗戶
口田賦食貨次之以學校兵防創建儲備次之以
秩官選舉名宦人物次之以仙釋而于忠孝節義
之事尤三致意焉是役也憲限嚴迫不及廣諏博
採僅就各屬舊志併掇拾所聞而稍益之凡六卷
呈之方伯進於兩臺聊備採擇其中因陋就簡牽
義拘文詳于隆萬以前而畧于啓禎以後寡見漸
聞掛一漏萬實余之然咎自茲徵文攷獻踵事增華
發潛德而闡幽光用成一郡全書端有望於後之
君子云

文公會田序

岑溪　高熊徵

昔范文正公設義田立義學以資其鄉之困乏以教其鄉之子弟眉山蘇氏亦有義田以周其族人好學之困乏者而橫渠張子亦嘗欲效井田法以其半完國課以其半養賢周困皆此物此志也嘗見今人布施僧道供儀佛老以邀不可必得之福雖揮千百金盡心力而爲之至于延師教子有必可得之福顧吝惜焉而不爲往往有賢子弟以無資廢學者多矣是舛也今文公書舍成衆議所以

爲祀者欲倣文正諸公義田之意因各醵資爲十大分每分壹金輪年生放名曰文公會本三年之後取息以漸置田名其田曰文公會田除春秋奉祀文公外餘以爲子弟燈油筆墨之資十年之後息多田廣所以延師教子者在此所以養賢周困者亦在此將見子孫賢俊絃誦成風無疆之慶不邀自至以視夫布施僧道供儀佛老其爲福果孰得而孰失哉謹序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修

詩賦傳頌

五君詠　宋　顏延年

阮步兵　顏延年

稽中散　顏延年

劉參軍　顏延年

阮始平　顏延年

向常侍　顏延年

桂州黃澤舜祠　唐　宋之問

上海圖書館藏

登逍遥樓　宋之問
登藤州　唐張九齡
巡按自灘水南行　唐李暠
軍師凱旋自邕州順流舟中　唐劉長卿
入桂渚次沙牛石宂　唐戎昱
桂州秋早　唐戎昱
桂林臘夜　戎昱
桂州歲暮　戎昱
宿桂州江亭呈康端公　戎昱
桂州西山登高上陸大夫　戎昱
桂州北望秦驛于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客　唐柳宗元
州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柳宗元
柳州二月榕樹落盡偶題　柳宗元
過柳州　唐戴叔倫
宿灌陽灘　戴叔倫
七星山東觀席上贈張侍郎　唐盧順之
遊東觀　唐張固

獨秀山　唐　張固
越亭二十韻　唐　元晦
龍巖銘　唐　李涉
湘川吊舜　唐　馬戴
蠻中　唐　張籍
桂林郎事　唐　李商隱
南溪山　唐　李渤
桂林秋懷 七言八句四首　布政使　崔維雅
碧蓮峰　唐　沈彬
過湘源　唐　張泌
南遊　唐　曹唐　桂林人
送嚴大夫再領容州　宋　蘇軾
青蘿閣　宋　孫覿
碧虛亭　曹唐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宋　黃廷堅
全州能仁寺　宋　黃廷堅
雙松堂　孫覿
光善亭　黃廷堅

七星巖　明陶弼
秋日登南城臺
皷角樓　陶弼
桂省看山獨舊藩門前盡得其妙　中丞郝浴中山人
桂林城　郝浴
遊七星巖　郝浴
更爲萬秀山　郝浴
七星岩棲霞寺　督學閔叙
七星山　張自明
登獨秀山　臬司黃元驥
獨秀山讀書巖　宋沈晦
廣西壬戌仲春補行辛酉科鄉試闈中即事黃元驥　宋章現
留題龍隱岩
疊綵巖登越亭　宋宋晞顏
舜廟祠　宋張栻
桂林署中紀懷　黃元驥
紀所遊　張栻
陽朔舟中　廖必強全州人

題蔣詩翁故居　宋　鄭會龍
別昭州　宋　鄒浩
湘山留別　宋　折彥質
題霞溪驛　宋　劉克莊
臨賀道中　廉必強
劉仙巖　元　劉賢
劉仙巖　督學　閔叙
秋日眺獨秀山　戴朱紘　馬平人
夜望獨秀山　梁　駉　懷集人

夢中絶句　王守仁
法華泉　明　顧璘
熙熙亭　顧璘
登堯山秋興　明　張騰霄
冬日晚宿牛岡　張騰霄
風洞閣　明　孟洋
風洞山　唐納　臁灌陽人
同顧刺史遊柳山　孟洋
昭潭九日　明　劉節

陽朔江上　龐　韻　陸川人

遊老君洞　明　戴　欽

九日宴南薰亭　明　謝少南

題伏波祠　明　董傳策

烏蠻灘馬伏波廟　編修　吳　光

烏蠻灘伏波將軍祠　蔣兆都　全州人

夏晉錢直指招飲白龍洞晚過劉仙岩　明　楊　芳

宿深溪驛　宋　范成大

興安飛來石　唐納牖

楚南倦觀樓　宋　柳　開

筆　山　宋學士　陶　崇　郡人

遊柳山書院　元　宋　渤

柳山寸月　元郡守　張　鎮

華峯霽霧　張　鎮

過全州偶成　明學士　解　縉

遊湘山寺　明尚書　蔣　昇　全州人

遊湘山寺　明大學士　蔣　冕　全州人

春日湘山登眺　明通政　陳　瑤　全州人

前題　明侍郎陳琬（全州人）
遊湘寺　明尚書舒應龍
湘寺小館即事　明御史曹學程（全州人）
九日湘寺登高　明探花舒弘志（全州人）
潛柳山泉　顧璘
覆釜山二首　顧璘
靈歸堂　顧璘
白雲洞天紀遊　明內翰張昌蔭（全州人）
遊湘寺　明滕之倫（全州人）

盤石寒泉　謝良琦（全州人）
齋宿湘山寺　中丞郝浴
遊磴巖　曹雲路（全州人）
冬月登柳山有感　曹雲路
白沙漁火　陳珪
讀書巖　明解縉
題昭州　唐李商隱
天繪亭　宋鄒浩
過平樂　解縉

犀泉　明知府袁衷
穿巖　謝貺
三乘曉鐘　范周
挽鄒忠公詩　宋楊時
籌邊樓　元劉懷遠
明秀亭　劉懷遠
疊秀山　宋周渭
岑溪丁孝子祠　魯之璧　南海人
蠻子歌　唐劉禹錫
氷井　任訒
採桑化石　明彭清
經梧州　唐宋之問
蒼梧郎事　明謝孚
蒼梧郎事　明林廕
梧州郎事　翰林編修吳光
龍江舟中感賦　明王尚賢
蒼梧郎事　解繙
嘉魚池　明韓雍

蒼梧懷古　明　徐　縉
綠珠渡　明　徐　霆
令婦女好容顏　副使　劉　曉
綠珠井　宋　余　靖
鴨灘　麥　徵
除夕次唐子西　明大司空　吳廷舉　蒼梧人
秋雨　吳廷舉
龍灣　明　傅惟宗
無題四首　宋　蘇　軾

白鶴山　明　莫　魯　懷集人
蘇太守死節　明　黎　晃　順德人
蔣孺人貞節　蔣乃蘇靖州妻　明　李　盤
靖州蘇太守死節　梁方圖　懷集人
浔江舟中雜感　黃元驥
題容州學育材堂　朱丞相　李　綱
度崑崙関　朱　陶　弼
三公臺落成飲其上　陶　弼
登春野亭寄潘伯恭學士　陶　弼

題伏波祠　明黃佐
青山搆白雲精舍　明董傳策
邕江郎事　黃元驥
初到橫江　明吳時來
遊白雲精舍　明徐浦
上元寓橫　解縉
督餉田陽舟中紀事　黃元驥
過洪崖山望橫槎　吳廷舉
謁少游祠　吳時來
青山廢寺覽古　明陳瑾
拜宋經畧本路安撫使石公墓　陳璧
陽明先生朗寧書院　閻鋅宛平人
田州紀懷　黃元驥
遊羅秀山　明朱紹昌
儒槎亭　明帥鑾
海棠祠　明黃宸
烏石山房　吳時來
鵞山　柳宗元

嶺南郊行　柳宗元
柳州峒氓
酬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見貽　柳宗元
柳州署中作　柳宗元
送友人過象州
題立魚巖　明郎中　戴欽　柳州人
前題
融城禱雨　知縣　熊飛　江西人
鶴鷺有懷　明　張狪　柳州人

大龍潭　張狪
題立魚巖　田亮允
題楊文廣洞　世傳文廣征蠻陋此景甚奇爲居民封閉久而失踪
題柳侯祠　秦聘璁　柳州人
寓子厚先生祠　閻興矩
春日坐還珠洞石上望江　陳璞　龍水人
銅鼓行　戴朱絃
代母作倚門望子賦　五代時狀元　梁嵩　平南人

漫泉亭賦 有序　陳洙
侍御心洛曹公父子忠孝合傳　明 陳際泰 大士
韓泉記并頌　高熊徵

藝文五

五君詠

顏延年

延年好酒踈誕爲劉湛所譖出爲始安太守延年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自況云宋郡守孫覿建五詠堂于獨秀山并刻其詩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俗物故不可論窮途能

無慟

稽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
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
能馴

劉叅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鐘鼓不足歡榮色豈能
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表自
此見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寘棄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
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覿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

向常侍

向秀幷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元觀書鄙章
句交呂既鴻軒攀稽亦鳳舉流連洵上游惻愴山
陽賦

桂州黃澤舜祠

唐宋之問

虞帝巡百越相傳塋九疑精霸游此地祠樹日光
輝禋祭忽群望丹青圖二妃神來獸率舞仙去鳳
還飛日暝山氣落江空潭鷺微帝鄉三萬里乘彼
白雲歸

登逍遥樓　宋之問

逍遥樓上望鄉關緑水泓澄雲霧間此去衡陽一
千里無因雁足繫書還

登藤州

朝夕苦遄征孤魂常自驚泛舟依島泊投館聽猿
鳴石髮緣溪蔓林衣拂地輕雲峯刻不似苔壁書
難成露挹千花氣泉和萬籟聲攀幽紅處歇躋險
緑中行戀結芝蘭砌悲纏松柏塋丹心江北死白
髮嶺南生魄魄魂天邊國窮愁海外情勞歌意無限
冷月爲誰明

巡按自瀧水南行　唐張九齡

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惜況乃佳山川怡然傲潭
石奇峯岌前轉茂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
相激目因詭容逆心與清暉滌紛吾謬靦簪衍鄙

將移檄郎事聊獨觀素懷豈兼適悠悠詠靡盬
以窮日夕

軍師凱旋自邕州順流舟中　唐李嶠

鳴鞞入嶂口汎舸歷川湄尚想江陵陣猶疑下瀨
師岸迴帆影疾風逆鼓聲遲萍葉沾蘭槳林花拂
桂旗弓鳴蒼隼落劒動白猿悲芳樹吟羌管幽篁
入楚詞全軍多勝策無戰在明時寄謝山東妙長
纓徒自欺

入桂渚次沙牛石穴　唐劉長卿

扁舟傍歸路日暮瀟湘深湘水清見底楚雲澹無
心片帆落桂渚獨夜依楓林

楓林月出猿聲苦桂渚天寒桂花吐此中無處不
堪愁江客相看淚如雨

桂州秋早　唐戎昱

遠客驚秋早江天夜露新蒲庭惟有月空餘更何
人卜命知身賤傷時舞劒頻猿鳴曾下淚可是爲
憂貧

桂林臘夜　戎昱

坐到三更盡歸仍萬里賒雪深偏傍竹寒夢不離家曉角分殘漏孤燈落碎花三年隨驃騎辛苦向天涯

桂州歲暮　戎昱

歲暮天涯客寒窓欲曉時君恩空自感鄉思夢先知重誰人愁別驚栖鵲戀枝不堪樓上角南向海風吹

宿桂州江亭呈康端公　戎昱

何東亭坐三更待月開螢光入竹去水影過江來露滴千家靜牟流一葉催龍鐘萬里客正合故人哀

桂州西山登高上陸大夫　戎昱

登高西山上高處更堪愁野菊他鄉酒蘆花滿眼秋風烟連象郡兄弟客荆州早晚朝天去親隨定遠侯

桂州北望秦驛于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　唐柳宗元

幽逕爲誰開美人城北來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

臺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宗元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二月榕樹落盡偶題　柳宗元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過柳州　唐戴叔倫

地盡江南戍山分桂北林炊雲三月合石路九疑深暗谷隨風過危橋共鳥孫羈魂已愁絶不復待猿吟

宿灌陽灘　戴叔倫

十月江邊蘆葉飛灌陽灘冷上舟遲今朝來遇高風便還與沙鷗宿上湄

七星山東觀席上贈張侍郎　唐盧順之

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峯翡翠巢低巖桂小菜萸房濕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

中盡醉容好是謝公真高興處夕陽歸騎出踈松

遊東觀　唐張固

巖岫碧扉顏霧蹤若可攀樓臺烟靄外松竹翠微間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

獨秀山　張固

孤峯不與衆山倚直入青雲勢未休會得乾坤融結意擎天一柱在南州

越亭二十韻　唐元晦

乏才叨八使徇祿非三顧南服頒詔條東林證迷誤未聞述職効偶脫囂煩趣激水注圳塘緣崖歌磴步西巖煥朝旭深烃囊宿霧顥氣爽衣巾涼颸輕杖屨臨高神慮寂遠眺川原布孤帆逗汀烟斡鷗集江樹獨探洞府靜悅若儀佺遇一瞬契真崇百年成妄故孱顏石戶啓杳靄溪雲度松籟韻宮商鴛鴦勢翔遡津梁危矜架濟物虛舟渡環流馳羽觴金英娛粧嫮笏聆塞壘迴鳥噪空山暮悵望麋鹿心低徊車馬路懸冠謝陶令祓珮懷蹈傳遐

想蜕纓綏徒慙鮒禱福盈禍之倚權勝道所惡
何必栖禪閑無言自宜悟

龍巖銘　唐李涉

桂之有山潛靡億年狀如騰雲戟列劍攢巖之有
洞窈窕欝盤虎掛龍懸形狀萬端旁馳杳冥俯踏
巉屼玉落磬墜幽聲晝寒巴陵地小別有洞天文
籍之囿吾何有焉酒一卮兮琴一曲元巖之下可
毕年

湘川吊舜　唐馬戴

伊尹生好古吊舜蒼梧間白日坐將沒遊波凝不
還九疑雲動影曠野竹成斑鴈集蒹葭渚猿啼霧
露山南風吹旱恨瑶瑟怨長閉元化誰能問天門
恨久閑

蠻中　唐張籍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環穿耳誰
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

桂林即事　唐李商隱

城窄山將壓天寬地共浮西南通絕域東北有高

樓神護青楓岸龍移白石湫殊鄉近河禱簫鼓來

魯休

南溪山

長嘆春泉去不回我今去此幾重來欲知別後留

神處手種叢花次第開

李渤

桂林秋懷

布政使崔維雅

閒庭秋草雨還滋節候商颸嶺外遲爲有羣峯推

獨秀偏教一水號相思遐荒喜見銷兵燹拙吏憂

深計繭絲鷄骨占年今歲稔褰帷庶拜放勳祠

又

卉服雕題領漢官車船貢賦集諸蠻伏波銅柱天

垂盡舜帝蒼梧路幾盤邊月望鄉還望闕瘴雲愁

暑復愁寒日南猶見長安近僊掌清秋露正溥

又

炎州誰說逐臣鄉爽氣西來八桂堂山閣晚枝棲

翡翠官亭踈葉暗桄榔柳殊方初獻唐蒙頌屬國爭

馳陸賈裝莫笑鬱林惟載石文淵薏苡本空囊

又

嶺表秋空漸次寥勝遊翻怯宦情遥羅池刺史猶堪祀勾漏仙人不可招一代車書通百粤千家閒井雜諸苗顧將鴃語知文教絶域絃歌頌聖朝

唐沈彬

碧蓮峰

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不如陽朔好碧蓮峰下住人家

唐張泌

過湘源

煙閣遥聞向曉鷄水平舟静浪聲齊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二女廟荒江樹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易慘悽

唐曹唐桂林人

南遊

畫輿南遊卒未迴水工舟子不須催正思碧樹關心句難放紅螺釅甲杯漲海潮生陰火滅蒼梧風暖瘴雲開蘆花寂寂月如練何處笛聲江上來

唐曹唐

送嚴大夫再領容州

日照雙旌射火山陰迎賓從郡南還風雲暗燮鐃歌外號令潛生氣槩間簟竹水翻臺榭濕剌桐花

落管絃閑無因得輟真珠履親從新侯定入蠻

青蘿閣　宋孫覿

蠻村避地已三年過寺尋僧半日閑小樹吹香花漠漠斷崖漱碧水潺潺桃榔葉底秋聲滿栢子烟中午夢還便擬買舟隨釣叟一蓑烟雨繫蒼巒

碧虛亭　孫覿

群峰倚天立萬馬屹不動風歌紫玉珂雨暗青絲鞚湘君千里目渺渺孤鴻送披雲覩天功鑿翠出巖洞中空貫長虹側立蔀天隴宛宛臥石梁欲起特地控玉棺已上天其棠有餘誦獨餘澗底泉時與幽人共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宋蘇軾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滿起舞者誰與冥作三人看嶠南瘴癘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盎若白露團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乃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全州能仁寺　宋　黃廷堅

招提古島上掩映碧江心鐘叩蘋風遠僧禪水月
深鶴歸門外浴龍向檻邊吟每遣遺詩者毋忘撥
棹尋

雙松堂　黃廷堅

文殊堂下松永日如鳴琴我登雙松堂時步雙松
陰中有寂寞人安禪無古今

光善亭　宋　秦　堅

霞通海天曙月來東山白共是凭欄人誰足當秋

色

七星巖　編修　喬　萊　寶應人

崇巖懸天半壁立抱城郭級石躡層岡梯雲愁危
閣岩扉遂以幽欲進步還却杳冥日月避欵仄苔
蘚剝窮搜阻須洞列炬事探索盤坳萬餘轉巨灵
此開拓如入廛市中變幻難意度奇峰何玲瓏複
磴亦磅礴伏者列坡陀嶢者聚鋒鍔立者支圓靈
曲者迴竇殼或如履蓬瀛洲島莽紛錯或如鬬蠻
叢巒棧森巉嵽或如結穹廬縞練施帷幕或如仰

比斗星月光灼爍或如踏西疇隴畝綿經絡或如
鏤瓊琚毛髮勞追琢幽或如戶牖朝昏任鎖鑰敞
或如堂皇卧起足栖託下如龍雛出林立辭殘釋
上如象鼻垂蜿蜒赴深塹仙佛任比擬魚龍恣跳
躍狻猊各蹲踞能羆或噬縛或如飲澗猿或如凌
霄鶴或如鸚鵡馴或效鷓鴣掠擁腫木癭攢盤蹙
波紋薄噓氣猴雲霞求聲顫管籥靈葩共珍卉冉
冉展花蕚來禽與青李垂垂足餐嚼細泉出石竅
冬春無時涸深或俯千仞淺或容一勺頗喜清流
鳴忽憂怪石落安步方縈紆嗌足更峭削徑絶愁
徧仄岩開又窹廓人境固已殊鬼斧詎能鑿凄清
難久停登頓益驚懼遥見東方明悠然漏日脚乍
覺心目爽始信遊覽樂出洞述所歷何能指其畧

秋日登南城臺　明　陶弼

江國家書少秋臺寒草生無人來遠渡盡日上高
城落照懸魚市孤烟起戍營東園故籬菊又向酒
中傾

皷角樓　陶弼

去歲同登畫角城諸蠻未滅夜談兵五更將吏知
人意吹作梅花塞外聲

桂省看山獨舊藩門前畫得其妙　中丞郝浴中山人

羣山四外參差見坐向藩衙秀始齊粉堞周遭闌
佔踞青天恰好露端倪雲穿石鏬蟠龍脈風度花
香盡木樨聞道鄒枚曾授簡梁園誰把聚奎題

桂林城

郝浴

石架危樓接太清一聲畫角紫霄晴人遊交趾安
南界鳥向三江五嶺鳴嫗視民傷難望歲乍臨天
險易談兵半生搖落驚心眼雲白山青看省城

遊七星巖

郝浴

板橋鐵鎖四艙船聲落花驄舞水邊入寺柔松疑
折柳攀巖右洞另開天星辰幾點當窓掛日月何
將長夜穿奥處窓騶鸞鶴駕笙簧應向玉虛傳

登獨秀山見郭外羣峯露擁嫌其突兀因畫

郝浴

更爲萬秀山

閒憑獨秀鳥關關遠郭都名萬秀山鄺註未分衡
岳部周官應入采畿班鍾靈忠孝成華俗煥發文

明洗俗頑咫尺廣皇天路闢高飛燕雀度恩環

七星岩棲霞寺　督學閔叙

相携入禪室取次薦清風石能憨於我楓容醉似翁迸愁一剡外質語萬緣中悟得滄桑憂靈岩觸處通

七星山　張自明

玉洞沉沉鎖碧虛月華曾伴日華居刀圭影觸金丸彈蟬蛻形留錦鯉書舊隱已荒三逕草仙人忽授數行書丹霞自有栖真處十里松風可跨驢

登獨秀山　臬司黃元驥

雲裏樓臺獨秀峯登臨此日得朋從偷閑且繫空庭馬覽勝同携絕頂笻點額梅花今從宅削圭桐葉舊分封凭欄無限滄桑恨會見孤鵬天際逢

獨秀山讀書巖　宋沈晦

老鶴下遥天昂昂在林表霜毛臨野人逸氣秋天杳矯矯顏始安不受覉帶繞清真自稽阮一醉萬事了讀書空谷中生芻白駒皎長哦五君詠極目送飛鳥

廣西壬戌仲春補行辛酉科鄉試闈中鄙事　黃元驥

玉堂使節蒞江城移種天香淑氣迎嶺表奎光開
錦繡閩中蔡火煥文明十年風雨看龍化二月笙
歌宴鹿鳴珍重賢書登此日恰逢聖世頌昇平

留題龍隱岩　宋　章現

碧崖石室俯清漣蟠蠖虯不記年委蛻去爲天
下雨抱珠歸作洞中眠照開霧脚澄溪月滴破雲
根暗穴泉負郭勝遊誰信美桑間留愛我無緣

疊綵巖登越亭　宋　宋晞顏

登獨秀山　臬司　黃元驥

雲裏樓臺獨秀峯登臨此日得朋從偷閑且繫空
庭馬覽勝同攜絕頂笻節點額梅花令從宅削圭桐
葉舊分封憑欄無限滄桑恨會見孤鵬天際逢

獨秀山讀書巖　宋　沈晦

老鶴下遥天昂昂在林表霜毛臨野人逸氣秋天
杳矯矯顏始安不受剗帶繞清真自稽阮一醉萬
事了讀書空谷中生芻白駒皎長哦五君詠極目
送飛鳥

廣西壬戌仲春補行辛酉科鄉試闈中鄙事　黃元驥

玉堂使節蒞江城移種天香淑氣迎嶺表奎光開
錦繡闈中爇火煥文明十年風雨看龍化二月笙
歌宴鹿鳴珍重賢書登此日恰逢聖世頌昇平

留題龍隱岩　宋　章現

碧崖石室俯清漣蟠蠖虯不記年委蛻去爲天
下雨抱珠歸作洞中眠照開霧脚澄溪月滴破雲
根暗穴泉負郭勝遊誰信美桑間留愛我無緣

疊綵巖登越亭　宋　宋晞顏

不到越亭久榴花今已紅江流寒瀉玉山色翠浮
空百越薰風裏三湘夕照中行藏伏忠信六合本
同風

舜廟詞　宋　張栻

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層丘木偃蹇兮枝相樛
皇胡爲兮于此嘗鶺鴒佩兮充庭潔芳馨兮弗陳
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四
時序兮何言嵩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

桂林署中紀懷　巢司　黃元驥

千里旌旗動蔽空征南路已百蠻通終童縱有請纓志蕭相原無汗馬功酒後江湖忘作客鏡中歲月易成翁縕紛底事憑誰語獨對寒窓燭影紅

又

鼓棹歸來對酒歌江城風景近如何比連三楚征徑遠南控百蠻戰伐多常媿菲才棲嶺嶠好留清夢到煙蘿閉門自有關心事車馬任從陌路過

紀所遊

灕江卽湘江濺濺清見石其東列羣峯秋水碧復碧日出霧露收草逕上逼側憑欄舒望眼已足慰疇昔更窮巖穴勝創見爲驚惕如何數里問奇觀屢接跡覓同廈屋深劃若巨甕壁日月逓光景風雲變朝夕石橋幾年成乳竇一時滴神龍舊隱處仰視多碎易蛻迹凜猶存隱隱印霜脊下有澄湫深如波漱蒼壁徃者已仙去來者此其宅薄晚叩松關風過聲索索聊麾車騎退容我且散策郤望訾家洲輕舫渡前磧田首炤樹林已復挂蟾魄宇曠淨餘滓群物被光澤河洲寄遐思空巖皎虛白

清輝猶可窺水色相激射天邊與川上亭亭如合
璧君然廣寒遊不用假六翮珽坐依微瀾晤賞共
佳客與之想千載詎有古今隔簫鼓歸夜闌觀者
燦城陌往往羅杯觴斑斑見敝核諒因年歲豐人
意少舒適視爾意少舒於予多忻懌

陽朔舟中　廖必強（全州人）

秋入平林楓半燒隔崖蠻語走前潮石停小艇貪
魚釣雨打孤邨閣酒飄歌短聽難禁蟋蟀愁多寫
不盡芭蕉白雲青嶂迷天地一派松聲疑是簫

題蔣詩翁故居　宋　鄭會龍

詩翁仙去舊壇荒雲滿空山花自香老盡遊人春
不問杜鵑聲裡幾斜陽

別昭州　宋　鄒浩

江山本無情別去亦何語向來爽氣中食息三月
許來非吾所求去非吾所禦眷眷謝江山吾今若
輕舉

湘山留別　宋　折彥質

寓久渾忘客臨行似別家途窮身更怯秋老鬢先

華生計黃菊合歸期碧海賒湘山今夜雨留我意無涯

題霞溪驛　宋　劉克莊

一溪春水弄晴沙蕩漾輕風舞落花此去桃源知有路夕陽西下半天霞

臨賀道中　廖必強

丹嶂封前路驅車且暫停山從來蹇傲水自爾清泠草勁支寒露鷄靈唱曉星秦鞭揮不到天未數峰青

劉仙巖　元　劉質

峭壁玲瓏待碧岑白雲仙去石巖空劉郎今日重來此一吠青山萬壑風

劉仙巖　督學閔叙

蝌石筍支丹灶桃花泛碧漚憑高舒遠眺恍惚揖浮丘

秋日眺獨秀山　戴朱紘馬平人

獨秀峰高細作皴晴嵐宿霧抱嶙峋玲瓏山骨秋

全露始悔從前看未真

夜望獨秀山　梁　覷人　集

玉柱孤撑萬戶中何年鬼斧削來工青連霄漢藩
封舊翠擁樓臺睥睨雄嬝嬝石鱗迷斷砌凄凄鐵
馬響悲風惟餘百尺藤蘿月寒影蕭踈散故宮

夢中絶句　明　王守仁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宛如夢
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捲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髮毛睹雲埋銅柱雷
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法華泉　明　顧　璘

寂寂空山深荒泉四時泠惟餘月明夜山猿弄孤
影

熙熙亭　顧　璘

亭下澗水清亭上高雲浮魚鳥各有托遂此巖居
幽慮澹已忘道境空復何求相期碧草色共對蒼
山秋

登堯山秋興　明　張騰霄

百尺琳宮覆五雲空堦落木自紛紛到來垂坐青
霞席醉裏猶餐碧澗芹竹覆藥欄時窃泉通石
竇氣氳氤西風萬里堪飛鳥安得王喬馭鶴群

冬日晚宿牛岡　張騰宵

寒風吹袖下龍門策杖穿雲度馬村卉木蕭條岡
百折牛羊雜遝路黃昏倚床獨自危樓坐野笛誰
家隔水聞多少溪山看不盡星河遥望接崑崙

風洞閣　明孟洋

九日獨登風洞閣萬峯疊擁靖江城烟中臺殿浮
秋色天半松杉落雨聲黃菊野開孤客淚蒼梧水
逸二妃情心懷往事承恩宴腸斷斜陽望帝京

風洞山　唐納牖灌陽人

百丈丹崖一洞開琳宮絆閣跨城隈老僧高枕閒
雲伴石屋無人好月來隔岸亂峰紛几席半龕佛
火冷莓苔長餘大士慈悲眼閱盡王孫土幾堆

同顧刺史遊柳山　孟洋

昔慕柳侯跡今逢顧守遊山形盤野壑樹色動江
流城郭登臺暮風烟倚閣秋不須松下酌深坐已

忘憂

昭潭九日　明劉節

前年九日滇江上今年九日昭潭濱黃花旨負杯中物白髮愁添鏡裏人江倚孤亭風檻落雲開高閣石臺新登臨剩有秋餘興惆悵斜陽空望頻

陽朔江上　麗人頴陸川

青嶂纍纍出丹崖千萬尋斷雲迷古洞斜日住遥岑架屋惟依石炊烟半在林長江如練色冷冷襲人襟

遊老君洞　明戴欽

入山頓覺俗緣消況復捫星上紫霄石乳滴雲開萬洞山龍盤水下三橋天仙鶴舉留丹竈玉女鸞廻響碧簫田首浮生無處著欲將身世混漁樵

九日宴南薰亭　明謝少南

九日黃花未著叢廣山置酒賞心同雲飄影亂瀉江水木落聲號舜帝宮秋老那堪聞掛玦天遥元不到征鴻愁顏易醉西風裏坐怪茱萸滿樹紅

題伏波祠　明董傳策

矍鑠猶傳定遠謨白頭心事半馳驅瀧流飄發投
鞭斷島嶼依微發嘯孤志託風雲堪躍馬身依日
月尚還珠百年論定君何在庭木蕭蕭客自呼

烏蠻灘馬伏波廟　編修　吳光

橫州城外早雲昏烏石灘邊廟祀尊一代君臣哀
意茂千年父老奠蘋蘩寒藤老樹山門靜驟雨崩
雷水峽喧南去更尋銅柱跡帝王無外一乾坤

烏蠻灘伏波將軍祠　蔣兆都　全州人

建武征南日將軍號伏波飛鳶猶站站孤嶂自峨
峨下澤車堪憶封矦事若何至今山畔水夜月半
漁歌

夏日錢直指招飲白龍洞晚過劉仙岩　明　楊芳

暫解塵紛出隴頭主人爲卜洞天幽雲浮遠水光
衿合雨過空山暑亦收澗底龍涎疑尚在巖前仙
跡信還留停杯往復談今古不謂衰中有此丘

宿深溪驛　宋　范成大

北戶書頻到南雲鴈不飛試評騎馬路何似釣魚
磯擊柝黃茅店篝燈白竹扉故園桑柘暖亦有稻

梁肥

興安飛來石

唐納牖灌陽人

飛從何處來屹立灘江滸潭月生清輝烟雲恣吞吐應知現異姿不與俗塵伍石丈幾人呼米顛自千古

楚南偹觀樓

宋柳開

洗盡蠻煙凡案空登臨直見楚山雄坐當鴻鵠高飛處身在乾坤灝氣中木落有情瞻北闕霜輕無夢入西風凭欄自有蓬瀛客相對瀟湘興未窮

筆山

宋學士陶崇郡人

晚來詼色霞成綺秋至田文鴈作行借問墨池何處是一江環迤漱琳瑯

遊柳山書院

元宋渤

公餘雨方歇策馬城北廓柳侯讀書處魚鳥尚欣躍鑿池引泉流種樹蒲山脚空堂峙翠阜風霧棲軒箔湘南富奇峯湘山互經絡斯文自元氣萬古猶如昨相從二三子暫解塵纓縛廓我仁智心飽此山中樂

柳山寸月　元郡守張鎮

石梯百摺雲氣間髯龍飛舞松聲寒高堂虛迴庭草綠一池天影浮琅玕山中寸月在何許人指江灣清淺處更無圓缺任陰晴烟烟孤光自朝暮

華峯霽霧　張鎮

曙鴉飛盡睞鐘鳴江雲帶霧籠曉晴群山濛迷總一色隱隱但見中峯青數家衡茅在叢薄時撫幽篁望城郭賣薪買米人未歸且拂茶爐燒隊蓁

過全州偶成　明學士解縉

陶生巖畔草青青唐介墳前江水聲兩岸好山看不盡畫船撾鼓到全城

清湘書院　何年起共說湘州柳仲塗想見皐比絃誦處雲迷山鳥自相呼

國朝太守章君復種得青松夾道長夏日行人多駐馬全州一萬樹芊棠

遊湘山寺　明尚書蔣昇全州人

閒隨玉杖看溪雲遶徑松蔭護蘚紋勝地隔城纔咫尺中天積翠欲平分名山引望四圖合虛閣凭

欄一炷煙物外每憐風景異漫尋芳跡到高岑

遊湘山寺　明大學士蔣　冕　全州人

寺倚層巒最上遊登臨斜日掛城頭千尋衡岳當窓立一帶湘江入檻流下界人烟青野合上方僧梵白雲收塵埃自愧虛幻謁向金仙借渡舟

春日湘山登眺　明通政陳　瑤　全州人

古剎幽岑鳥不啼芙蓉一杖俯丹梯烟花縹緲諸天近雲樹蒼茫萬壑低杯渡湘源三峽外燈傳楚塞五陵西莫愁登眺迷歸路蘿月松陰送馬蹄

前題　明侍郎陳　琬　全州人

氤氳香積自何年象外烟花逼眼鮮三楚晴光迢遞盡九嶷佳氣鬱葱連雲間古洞龍棲穩月冷空山鶴倦還無埃鐘聲催興懺塵心半落夕陽前

遊湘寺　明尚書舒應龍　全州人

空王臺殿絕囂氛玉盞燈明正夜分山徑猿啼初上月石床僧定恰歸雲現前幻影空中色象外真詮靜裏聞漏盡蓮花心似水惟餘香霧日氤氳

湘寺小館即事　明御史曹學程　全州人

漫向東林借一枝無邊光景坐來移風清桂苑黃
金樹露冷蓮房白玉池十地松雲堪入賦五天花
雨恰催詩同人永日清歡洽還愛虛窓月上時

九日湘寺登高　明探花　舒弘志　全州人

何處開尊四望賒翠微深處老僧家九嶷如黛凝
秋色八桂飄丹襯晚霞鴈陣恰排天上字菊香初
献佛前花百年幾遂登臨興醉把茱萸憶孟嘉

濂柳山泉　明郡守　顧璘

清湘有寒泉乃在北山頭靈竅本神鑒化原乘氣
浮昨日泉水涸今晨泉水流借問通塞故云屬無
人謀所以大易旨蒙者貴敏求頤言鑒茲泉夙夜
勤厥修

覆釜山二首　顧璘

城中遥望碧氤氳擬作浮空一片雲來上峯頭看
氣象分明平對玉宸君
天低石角雲長擁風掠岩腰樹半摧秋氣忽寒高
隼避午陰將合老龍囘

靈歸堂　顧璘

松竹有茆宇白雲還往來山僧愛雲好柴門夜長開

白雲洞天紀遊　明內翰　張昌陰　全州人

碧樹陰中逕一灣柴門時啓晝常閉天門石窟無多處佛殿僧房各半間足履歸雲團路徑杖頭落日挂青山依稀會得如來意貝葉蓮華仔細看

慈航作筏性爲田明月清風對榻眠一閣水雲停野寺數聲鐘磬落霜天幻來世外非非想揮去空中咄咄緣羽化當年成底事日光爭是慧光圓

天留清境與僧家問說西來事已遐佛子臺圖雲影寺梵王鐘鎖暮天霞猿啼夜月三更夢鴈寫秋空一片斜紫陌紅塵相對冷覺來悔不事袈裟

遊湘寺　明　滕之倫　全州人

漫道東風不世情西風早已動新聲諸天梵影原空相泛海回頭更幾程但向過中求自性即同方外學無生覺來三教歸元日丈六金身莫一莖

盤石寒泉　謝良琦　全州人

去郭五里耳烟霞自此深石勢何嵯岌岩洞何幽

欽下有寒泉流上有丹桂森桂香澹秋色泉冷清
人心時事既代謝往來愁登臨朝看雲霧飛暮看
霜雪陰避秦右桃源雞犬難至今獨此泉與石月
夜聞清音余生負丘壑相望獨長吟何時卧山樊
解衣彈鳴琴

齋宿湘山寺　中丞　郝　浴

不爲開誠悟日南何緣爨定入湘庵堂殘寧忍住
兵問辛苦應從節使年曲磴廊迴花正紫殊方僧
化頂猶藍忘齋一夜流塵掃聲鼓雲雷靜客談

遊礲巖　曹雲路　全州人

桂山多崚屼乃在湘之滸石啣哉造物靈幻作崆峒府丹崖矗高閣緑嶂穴
幽戸不假五丁鑿奚倩媧皇補中有琅玕髓凝成
永雪乳玉粒糝瓊田青蓮掛碧宇金光晃舍利寶
氣騰瑶圃盤坳蟄蛟螭猙獰怒犀虎魚披貼壁鱗
鳳栖棲谷羽或堆防風骨或簇肅慎矰廉巖森劒
戟縝潤折圭組倒者懸鍾磬側者欹鎛釜空嵌甑
神力劖削笑鬼斧氛氳暝隱藥灶錯落横模譜何年

遺仙蛻誰代布佛武風湧暑生寒溜滴晴亦雨雲
雷恒屯復日月爭吞吐有時瀑布飛澎湃轟鉦鼓
有時晶簾瀉戛擊鳴球琥我來秉燭遊心神獨踽
踽欲探驪龍珠莫覩騎羊豎劃然舒長嘯山魅潛
呼舞平生鴕丘壑殊覺紅塵苦把酒約山靈爾我
迭賓主

冬月登柳山有感　曹雲路

杲日繁霜薄策笻度翠嶸繞山落葉滑踏石亂雲
生寸月空餘相逢泉虛咽聲龍蟠松數個玉立竹
千莖僧舍燈長燦書堂烟自橫披荊尋洞壑剔蘚
摺碑銘亭隱郡侯記岩留司馬名典型知未遠風
雅共誰盟俯瞰河山舊閒悲城郭更一琴催月上
兩袂襲寒輕興盡歸來暮滄浪一嘯清

白沙漁火　陳珪

落葉江城暮漁燈射半洲鴈驚殘起影獨立在沙
頭

讀書巖　明　鮮繒

陽朔縣中城北寺人傳曹鄴舊時居年深寺廢無

僧住惟有石岩名讀書

題昭州　唐　李商隱

桂嶺春猶早昭州日正西虎當官路闢猿上驛樓
啼繩爛金沙井松乾乳洞梯鄉音殊可駭仍有醉
如泥

天繪亭　宋　鄒浩

杖屨追隨陟杳冥無邊勝景集孤亭解衣自若誰
爲吏造物無窮巧賦形展拓二儀成編素均調一
氣作丹青會將斷取山川手捲入中州挂戶庭

過平樂　明　解繩

平樂孤城倚鳳凰桂江東去入南荒考槃澗遠度
寒月火焰山危下夕陽賈客塩船旅葉綠野人籬
落菜花黃東方細艸茸茸綠洗盞停桃百和香

遊粉巖步壁間韻　太常卿　袁景星　平樂人

石磴扳窮處憑空豁洞天鶴飛人去遠客到蝠迎
前搗藥餘瓊粉烹茗留玉泉烟霞余即主何必更
求仙

犀泉　明知府　袁　褱

稜稜石竅附巖隈造化何年巧鑿開一脉靈湫消
復長半泓神液去還來盈虛氣顯旋潮信呼吸聲
如動地雷坐倚雲根毛骨竦彷疑飛步至蓬萊

穿巖　謝　貺

出廓尋源十里遥洞中緑皺隔危橋巔空百尺藤
垂地壁合千層石掛霄杖底攙雲緣草磴席間引
水洗塵飄三年重借山靈擾爲念將離始一招

三乘曉鐘　范　周

古梵鐘聲動隔江五更清醒聽鷄牕覺來忽笑拈
花一夢破還驚栩蝶雙隱隱巖城銷冷署疎疎殘
月映香幢聞音悟得無生理勞攘塵襟頓許降

挽鄒忠公詩　宋　楊　時

一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泉甘不出戸客至豈無
神報國心常在知恩志未伸追懷垂絶語空有淚
盈巾

籌邊樓　元　劉懷遠

崢嶸樓閣壓雲端江北江南指顧間萬里風烟堯
宇宙一時人物漢衣冠悠揚鼓角驚蠻瘴招颭旌

旗擁將壇簾捲晝永不煩烽火報平安

明秀亭　劉懷遠

明秀亭前水渺茫水明山秀顯瀟湘闌干十二東風軟蝴蝶一雙春晝長沙暖偏宜鷗鷺宿城高不隔菱荷香脫來公府無餘事閑伴詩人入醉鄉

叠秀山　宋　周渭

平生賦性愛觀瀾今日登臨叠秀山天錫卦爻分象外地將圭笏出人間昭州水遶孤城小五嶺山高衆垤難極目紫宸何處是碧雲深處珮珊珊

岑溪丁孝子祠　魯之璧　南海人

地挹岑溪勝村因孝子名感深來後學遊遠愧先生木刻親長在碑沉字不明臨風何所思陟岵重含情

蠻子歌　唐　劉禹錫

蠻語鉤輈音蠻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祖槃瓠忽逢乘馬起恍若驚麞鹿腰斧上高山竟行無舊路

永井　任詔

驅車出東門弭節訪氷井寺古棟宇傾碑斷苔蘚
屏源泉地中生瑩淨可鑒影命僧旋汲之入口勝
霜冷試烹白雲茶椀面雪花映清涼滌煩囂澗澤
勞瓶綆可以濯我纓悠然脫塵境

採桑化石　明　彭　清

朝採桑暮採桑採桑那得盈筐桑芽初萌綠似
粟僯姑把蚕試新浴儂家蚕早未成眠僯家已賣
新絲錢羞將辛苦與人語妾命自知蚕葉比道上
何人紫花驄擲金携玉言從容堅持素志不我變
將身化作青芙蓉千秋萬載江邊立風雨淋漓如
訴泣我來此地收遺恨秉筆修詞重嘆息

經梧州　唐　宋之問

南國無霜霰連年見物華青林暗換葉紅蕚續開
花春去聞山鳥秋來見海槎流芳雖可悅會自泣
長沙

蒼梧郡事　明　謝　孚

近岸江聲急孤舟下杳冥峽泉飛瀑雨灘石走群
星水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聽令人思舜德一望九

巖青　　明　林弼

蒼梧郎事

南國流鶯外荒城駐馬前江寒三月雨春老百蠻
天拆柳悲橫笛飛花近釣船乾坤總羈旅把酒意
茫然

又

駐馬蒼梧野雲烟半杳冥荒林虞舜廟斜日呂僊
亭城枕三江險山連百越青長歌聊逸興激烈振
林坰

梧州郎事　　翰林編修吳光

蒼梧連百粤野望鬱悠哉水入洋泂潤山蟠越嶠
廻冬林徐覆靜兩岸蟠蝀開極北風烟遠愁心江
上臺

龍江舟中感賦　　明　王尚賢

石盡江流緩舟行片月隨村春茆店急野逕竹房
欹腰折緣何事索乘不自知栗中山水意差可對
鍾期

蒼梧郎事　　明　解縉

桂嶺東來下惡灘蒼梧細柳綵雲間拍天二水通
交廣聳日高城跨北山茆屋竹牆依古瀨桐槽漁
艇蒲江彎驛亭殆皷中宵發又報南天使節還

嘉魚池　明　韓雍

清暇臨池結草廬鰋魴已去育嘉魚分來丙火真
相似投向濠梁樂自如南浦雲山增勝槩杜陵水
竹稱幽居遐荒民物霑恩遠備績應歸太史書

蒼梧懷古　明　徐榮

王孫芳草自天涯把酒澆眉憑高眺落霞雲冷玉環妃
子宅春殘金谷美人家丹砂寂寞迷瑤島斑竹扶
疎渺翠華惟有蒼梧城上月年年青影照棲鴉

綠珠渡　宋　徐鹿

早出綠羅村晚過綠珠渡日落白州城草芳梁女
墓江水流古今滔滔不相顧令人不見古時人依
舊青山路如故

浚綠珠井　井在博白縣雙角山綠珠家焉綠珠渡在其傍相傳汲井水飲者能令婦女好容顏　副使　劉曉

雙角山下香生玉彩雲碧月隹人渡清涼一顧軟

春風蘇合鬱金珍珠步珍珠樓上艷欲仙人在合
歡深處眠一聲擊碎珊瑚樹綠散輕烟珠走淵可
憐金谷春正好兩兩鴛鴦抱芳草紫蝶花飛錦帳
收翠屏銀燭風射倒墮樓人去骨猶香玉案情緣
債未償不見珍珠還合浦菱花何處問樂昌剩有
顏色生井水不作後來馬嵬比三斛珍珠能買生
十斛珍珠難買兎水影搖綠井飛花古渡烟橫空
暮鴉從教白日墜紅玉一片肝腸傾狹邪獨擅風
流正赫奕誰能慷慨便一擲芳聲今在轆轤中俠
骨香魂應化石淚餘巾上粉餘塵露冷寶奩不復
春與君共邀千古月來照井中樓下人

綠珠井

麗　潁陸川人

綠羅有女質如璞採使投珠珠滿斛聲價一時重
洛陽風流當代推金谷風流聲價今如何斜日暮
茫洛水波只有玉樓清節在垂芳故井不消磨

宋　余　靖

空翠紛紛冷不流風雲長是護靈湫山神鞭起龍
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

鴨灘　麥徵

中流亂石水交加滾滾寒聲帶雪花霜月不隨流水去只將秋色伴漁家

除夕次唐子西　明　吳廷舉　蒼梧人

新年明日到舊歲此宵徂吏隱身如寄鄰高德不孤銀瓶添玉液紫竹爆紅爐飽煖知遭際天王握瑞符

秋雨　明大司空　吳廷舉

村舍眠方定雨聲何太狂盤翻驚扱樹屋漏屢移牀稼穡秋來損田塍水後傷誅雲師豈敢默默禱穹蒼

龍灣　明　傅惟宗

石窟藏靈自古聞碧波無底浸江濱水枯忽漲二三尺歲熟加收四五分神物蜿蜒盤地軸靈光燦爛動天文太平有象合全見白日晴嚾五色雲

無題四首　宋　蘇軾

寶家寒前朝雨晴思羅江內水初生楊梅果熟春欲暮荳蔻花開鳩亂鳴

三月滕江聽子規烟花細雨濕征衣遥知鄉里逢
寒食處處人家上塚歸
金鷄驛前津吏迎金鷄巖下江水聲金鷄飛上九
天去惟有空巖依舊名
雙競驛前雙小洲年年千此競龍舟翻思奪錦青
天上河漢江聲共北流

白鶴山　明　莫魯　懷集人

峻嶒迎羽翰顧影萃山靈奇骨孤峰瘦霜毫絶頂
輕九皐風欲静午夜月猶明千載懸歸思栖遲若
有情

蘇太守虎節　明　黎晃　順德人

斷雲殘照接三湘七里坡前舊戰場太守何慚真
烈士靖州原是古桐鄉科名一代風雲外節義千
年日月光砥柱中流知有幾史臣端爲表綱常

蔣孺人貞節　蔣乃蘇靖州妻　明　李盤

官人戰歿又無孤淚血同萬骨枯羞光秩
入閣愁餘鶴淚冷歸梧叙荆長掩青廬色庭樹空
聞高益呼二百年來稱刺史忠貞雙照粤西隅

靖州蘇太守苑節　梁方圖　懷集人

符分幾載刺荒州膏澤長同沅水流爲守孤城堅
壁壘獨親雄劍指旄頭戈揮七里妖氛暗星墮遥
天紫氣收凜凜忠魂歸未得芳名自有汗青留

潯江舟中雜感　泉司　黃元驥

紅蓼當牕閒白頻晴川秋色望猶春泉歸古澗灘
前急日照青山雨後新雲樹難窮千里目江湖肯
負百年身觀柙却有當先着袖手無言且讓人

又

寒雲暮合日悠悠薄宦天涯獨倚樓鉄甲江城初
罷戰玉珂嶺嶠又鳴騶西窓夢斷青燈雨南浦愁
懸白鴈秋歷落風塵偏易老等閒仍作看山遊

題容州學育材堂　宋丞相　李綱

治世崇儒術膠庠萬宇臨自從馳羽檄誰復念青
衿賢守來南紀宏規肇泮林飛輩開講席鼓篋拂
書蟬採藻繡江水撫絃都嶠岑潛消戎馬氣有懷
飛鴈音洙泗道非遠朱張賢至今大器在東序追
琢且南金常衮文風變文翁蜀化深願來遊學者

仰副育材心

度崑崙関　宋　陶弼

關路下崑崙蠻封迤逦分春光偏着草雨意不離
雲俗異君修德時平將用文臨溪照綠水老髮雪
紛紛

三公墓落成飲其上　宋　陶弼

北原喬木外三將舊兎營草沒金鎚蹟山應玉管
聲路隨関地起江背瘴天傾異日誰相繼來書第
四名

登春野亭寄潘伯恭學士　陶弼

二紀看花瘴霧中野園今日又東風人心有感時
時別春色無端處處同長笛一聲諸曲盡巨觥雙
飲百愁空風清水煖群魚上誰向荊溪下釣筒

題伏波祠　明　黃佐

高山巍石鎖崔嵬長夏煙飛午未開南海樓船從
此去中原冠冕至今來武陵一曲風塵靜銅柱孤
標日月廻千載伏波祠宇在漢朝何處有雲臺

青山搆白雲精舍　明　董傳策

誰結白雲窩誰作青山主秋生江上風人向山中
語杲君有好懷郡侯肅至此而我雅好遊結廬聊
憩此高岡抱平原背峯面江渚雙峯左右肩江流
環且聚臨眺豁景光良維醒心處前有混混泉清
若氷壺注清泉注不舍脉脉潤江樹隔江帶群峯
烟霞換晴雨堪與自無垠山水工流峙中有遊山
人觀水領真趣所貴適遊思非必問我汝時平天
地寬吾從欣所遇顧望白雲飛何當賦歸去

邕江郎事

皇司　黃元驥

青入春山雨後松寒泉倚桄曉淙淙江村遠近漁
家火水國依稀野寺鐘款乃聲中橫一棹蒼茫影
外過千峰朝來回首維舟處百尺灘頭雲幾重

初到橫江

明　吳時來

濯足橫江水爲家又此城用餘山似拭風霽浪初
平石蹟沿江靜沙痕傍月清行藏隨所遇淹滯豈
無成

遊白雲精舍

明　徐　浦

與君登青山凌風陟高臺青山望渺然白雲空悠

哉董君負道氣持節遐方來飢飧石上松渴飲山中醪恬然澄外慮與物無忤諧有時發長嘯清籟生八垓素願祝昇平君臣絕嫌猜眷茲嚴慈恩萬里隔雲埃臨風懷獨劇清夜腸欲摧引睇何杳茫崇巒接斗台因之寄遠眺匪以咏物裁斯臺寓觀戒精舍山之隈君暇時一登晴雲天際開浮雲暫點綴太虛自弘恢羨君攬雲手望雲意徘徊僕幸侍公遊興洽日暮催驪車不可攀願言復追陪千古雲間客白雲臺崔嵬

明　解　縉

上元寓橫

去歲元宵捧禁闈午門賜宴敞彤扉教坊火炬天星合光祿盃行雨點飛舞罷更催新度曲醉歸未省濕朝衣寧知此夜扁舟客閒聽村田社鼓歸

督餉田陽舟中紀事

皇司　黃元驥

荒村寂寞少人過千里漕航挽綠波山色推窓春雨暖江聲倚棹晚風多璽書使者頻馳驛節鉞將軍始渡河眼底蒼生猶困苦願消鋒鏑緩催科

過洪崖山望橫槎

明　吳廷舉

海北巡行遍九場洪崖立馬看封疆一山界限東西粤兩水分流左右江瘴癘不愁侵我輩風烟漸喜近吾鄉橫槎今昔逢交舊應有新吟和海棠

謁少游祠

明　吳時來

萬端誰辨是和非三黨鐫成元祐碑吾道豈無能此輩他鄉猶幸見荒祠佛書汗漫憑人語實錄增添敢自私郤笑醉鄉偏廣大至今猶誦海棠詞

青山廢寺覽古

明　陳瑾

石壁題名遍雲封古磴斜蜂啣爭嫩蕊鹿卧籍寒花水碓猶舂雪松房半宿霞巖前僧定處占作野人家

拜宋經畧本路安撫使石公墓　陳瑾

訪罷遺踪日未斜獨騎羸馬到山家前朝松覆先賢墓隔隴樵吹近戍笳鳥自呼名招過客人頻問首數歸鴉思公杖策平蠻事幾度聞鷄拭劍花

陽明先生朗寧書院　閻　鋅　宛平人

鶴頭儒服老書生宴坐華山天地平撑破文臣封爵例漫譏道學不嫺兵

田州紀懷　　集司　黃元驥

春風盡舫擁旌旄迢遞山川入不毛粵嶠停驂忘瘴癘邕江擊楫靖波濤鷓花不管興亡恨草野安知宵旰勞數載中原頻轉戰幾人歸去定分茅

遊羅秀山　　明　朱紹昌

芙蓉秀蚕羊龍懸靈跡猶傳葛稚川偶見鹿眠疑藥圃因聞龍化探瑤泉碑橫宿莽凝烟碧徑積新楓帶露鮮卜築欲尋山下宅鼎邊妄意夙生緣

又　　朱紹昌

仙子何年跨彩鸞千春想像萬峯盤粉曇香散瓊臺杳丹竈烟銷玉瀣寒信步樵柯忘日晚放懷樽酒餞秋殘風塵是處如蠻觸自倚紅霞一笑看

僊槎亭　　明　帑　鑾

寂寂槎亭天地中蕭踈山色試秋容偶來避世尋僊境恨不乘槎到月宮幾點翠雲排鴈字一溪流水映芙蓉好懷都爲西風適野鶴山猿笑醉翁

海棠祠　　明　黃　扆

江邊不見海棠花兩岸垂楊集暮鴉路上客尋秦

氏邨橋頭誰是祝生家雨聲怕何愁邊聽風景還
堪醉棄誇駟馬尚期他日過題詩聊且記年華

烏石山房　明　吳時來

滯雨踈遊踪乍霽快清曠緑楊蕩微烟白水帢衿
漾緑澗芳不歇依墻薜猶上塘陂瀏暗渠步下時
聞響林端見遠山四面團青嶂借此結吾廬願言
遂浩養

鷲山　柳宗元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
州

嶺南郊行　柳宗元

瘴江南去入雲烟望盡黃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
象跡潭心日暖長鮫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毋偏
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柳宗元

郡城南去接遍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
峒客緑荷包飯趁墟人鷲毛禦臘縫山罽鷄骨占
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酬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見貽　柳宗元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柳州署中作　柳宗元

南州溽暑醉如酒凭几獨眠開北牖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送友人過象州　柳宗元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遥住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題立魚巖　明郎中　戴欽　柳州人

小龍潭上立魚山絕壁懸蘿豈易攀金磴斜分天路轉翠霞高抱玉峰間峒中白日平吞吐江上漁舟自往還清嘯隨風落牛斗置身遥在五雲間

前題　戴震　柳州人

何年矯首錯羣山天闕疑從此際攀北海有靈誰破浪南皋無累學投閑驚飛鱗鬣交風雨寥濶天淵縱往還不肯清川尚潛處長留突兀與人間

融城禱雨　知縣　熊飛　江西人

雷之啞融民厄養龍賣雨空百尺秋氣高火雲赤
暴巫積薪怨河伯作土龍鞭陰石置虎頭泛蜥蜴
甲乙丙丁小童壯老鼓舞都不惜雲油油雷填填
降雨澤興師殺囚聞在昔三日丼霖有東皙我何
人斯冀誠格 時撝巨懃興師
殺囚有爲而言

明張翊柳州人

鶴鸘有懷

遼左丁威鶴未旋花飛細細駐流年騷人澤畔椒
蘭佩客子杖頭風月錢獨抱清樽干氣色共排蒼
壁下雲烟吹簫郎憶王子晉覓得浮丘是宿緣

明張翀柳州人

大龍潭

山下清泉出人間白髮來問雲如可卧何必問蓬
萊

田亮允

題立魚巖

片石寒山語頻來不厭痴清泉濯老骨短岫列孫
支鳥噪雲生處鐘鳴谷應時柳侯千古債只欠此
間詩

其二

破衲名山友憑高任取携佛龕烟作帳僧舍石爲

梯倦羽乘風側遊鱗出水齊此中堪大悟寒月五更鷄

題楊文廣洞　世傳文廣征蠻陷此景甚奇爲居民封閉久而失踪　秦聘聰　柳州人

洞外年年麋鹿遊洞中人去幾千秋青山明月無終古將軍淚雨何東流東流潺湲不復返落日猶拖陣雲晚綠沉槍卧浸蒼苔野農帶雨犁長坂山市奇嵐澗堅寒藤蘿隱翳落花殘古徑穿雲迴十里石門迓照上三竿遊人感慨殞星處獨倚西風不能去烟霧年深古壁陰白雲飛傍衡茅路將軍寶劍沒延津天墟紫氣動星文野人錯愕驚龍化一丸函谷閉三軍風霜刺落荒山麓巖下寒燒橫古木舟迷流水失桃源鶴鳴猿嘯餘空谷千山迢遞萬山賒清秋只見一川霞古洞不知何處是春深依舊長桑麻坐對平林空嘆息松杉翠積蒼山色世代悠悠不可聞蠻叢欲借五丁力

題柳侯祠　謝天樞　福建人

龍城君舊治到此每停船側問羅池廟皆言刺史

賢主恩蘋藻地臣罪聖明天官是文章誤情因朋
友偏量移猶拜郡塞憤借牧邊門對魚山立祠陰
桂樹圓是非紛此日出處似當年醉倚瀝茅酒貧
輸種柳錢鬼燈吹瘴出覩鼓應雲闐魚跡佚碑字
蛛絲補屋椽生時已不達死後亦誰憐愁問劉司
戶狂呼李謫仙三聲淚正下八黨氣無前蠻窟詩
名大山靈才子專北風尊作祖慧業靜依禪應起
凋殘念寧論醉飽慾兵戈疑失職魑魅或憑權下
馬墮丹荔閒庭鎖木棉逐臣寧更遠瘴地汝猶先

灑涕問夫子千秋事果然

寓子厚先生祠　閻興邦

灼灼堂中雙短鬃土人元自仰神明數年梁酒深
膏澤千載牲牢感性情世變黃柑猶覆蔭化成青
史果垂名寧來羞過三江渡恐辱先生治柳城

其二

廟貌荒涼基址平案頭塵積路堆荊踈櫺無紙黃
沙入鼠鼪聯群白晝行數尺斷碑雖幸立幾間殘
屋已將傾墓傍不見羅池月惟有蕭蕭衰草聲

春日坐還珠洞石上望江　陳　瑛　龍水人

啼鳥催遊過釣磯水光山色入看微江疑合浦流
珠影人似平泉扣石扉綠柳斜撐漁艇去白雲遥
傍梵宮飛欲知客路春深淺無數殘紅亂拂衣

銅鼓行　戴朱紘

蠻溪霧毒蒼虬舞土人架閣懸銅鼓問是當時誰
所留畫說傳從漢武侯武侯天威靖蠻落田疇歲
壅桑蘇嫋四時兒女吹蘆笙椎牛酌酒歡相噱往
年蛇豕盤豐塊深山亦有戈鋌到安得仍如諸葛

公茅簷鼓腹來和風嗟爾猺民勿復驚

當今臨御真聖明赫與禁旅熾狂惑金齒投戈六詔
平復簡文武似吉甫建節炎荒問疾苦安攘大計
追前武爾猺熙皞應重覩春秋賽社擊銅鼓何用
腰刀藏毒弩年年但種山前土

代母作倚門望子賦　五代時　梁　嵩　平南人　狀元

蒼蒼茫茫道遠遠倚倚望望情傷念蕩子之久別投慈心于遠方漸漸何之動幽懷于眷戀淄淄不返向上國以觀光當其截髮投師操心托跡遙望皇都俯登紫陌齠髫于衛國門前題柱于昇仙橋側擔簦日久希寸祿以資榮負米程遙佚何人而請益征輪蓬斷別騎塵飛涕眸睠睠凝思依依欲歷而既升雲路遙憐而獨倚柴扉泪沒難明我則每晨昏而悵望宗支有托汝盍計蚤脫以言歸常曠

望于烟霄每凄凉于蓬蓽杳杳兮故路寂寂兮舊
室幾行雁陣空來萬里尺書難述水聲山色遽驚
懷古之人別恨離情愁對秋風之夕眷戀徘徊憂
心靡開抑鬱之情恒自切湮淪之事有誰哀念一
蒂于津涯誠難去矣聽孤鴻于碧落得不悲哉想
彼淹流傷乎離索躊躇兮不止優游兮何托盈庭
之萱草徒榮滿目之蘆花自落楊朱陌上蕭條而
恨淚潸潸漢武臺邊宛轉而殘霞漠漠恨山海之
高深念行役以難尋憶昔伯俞之志寧無泣杖之
心對月而常憐獨坐聞蛩而每憶寒吟勤茲懷士
之思惟憑蜀魄觸爾還鄉之計暗托秋砧嗟夫哉
哉中立殷殷士子獻書之疏復何如于祿之心幾
時止遣我日日望紅塵未見此心終未已

漫泉亭賦有序　陳洙

漫泉唐元子漫叟所銘氷泉也去今七百餘年泉湮銘石廢亦其宜矣然銘字盡泐獨元子官名尚存若冥護然者吁亦異矣哉今御史大夫崑山葉公重元子仁政篤有定君子以啓廸民教作廢而易名蓋非細故也公又紀文於石而亭覆其上洙爲之賦義無他取亦同歸於賢元子而申警在位焉耳其辭曰

天與貞良七葉中唐令聞令望漫叟漫郎繄大曆

之初載駐玉節於南荒諭蠻方而王化洽綏八州而民事康爰顧以瞻曰此邊土政雖少紓俗或未馴乃采風謠以問疾苦於時蒼梧東瀼水北地闢元脉決決涓涓盈盈渙渙注醴泉之芳溶溜石髓之香液滙六月之井寒貯兩涵之深碧挹之而杯勺氷澈澈也而齒牙霜剌青颯颯兮凄容膚月湛其流魄斯媲潔於襜帷又鑑榮於桑戟心爾醒兮澄源熹斯濯兮疏滓於是俯而嘆仰而興洗休沫美命名曰氷伐堅貞於星魄繹雅思以鑄鉛窄龜負兮屹屹蟠螭兮亭亭麗林谷兮鳳鸞翥燭天壤兮奎章明雖星移以物換愈境勝而地靈火山畏滋而收斂疾痊飲潤而攸寧亭累廢而累葺卒毀爍於遐齡聖明盛世用賢致理盡嶺海之瘡痍出弼予之德履象冠兮峩峩緡衣兮煒煒曰撫曰巡於泉至止奔四瞻兮就湮碑一角兮無幾洗蝸篆於蘚青剔蚓文於苔紫固皆殘蝕之無餘僅存官名於元子噫吁嘻迨天乎哉光有唐而欽庶位表楨幹於賢才擷忠貞而偃蹇

庶民物而勞來耿遺文之光礙恍誦讀以增懷兮
復全名於毀石夫豈人力之能爲矧於泉而固丘
澤之儼在抑茲州而又仁愛之所爲忍置焉而不
治于以慰遺黎之永思乃鳩而工乃斲而木爰葺
爰營紀勒貞玉易漫於氷兮人政之潔浮於泉茲
泉以亭兮蓋因泉以覆茲屋庶登斯亭也曰元子
也仁明之牧而觀斯泉也昔氷寒於水兮水凜於
人寧不燥煩洗瘡引後兮光明所係兮睠獨敦民
教兮警士風夫豈適觀遊兮而於斯取蘇亂曰有

唐元子賢也哲兮衆皆濁濁彼獨潔兮受命南綏
駐玉節兮嗜泉甘寒日氷冽兮刻以銘詩溥莫竭
兮後百千年石殘缺兮不有君子澤其替帖兮易
名覆亭匪遊資輟兮爾古爾今民几隍兮契仁於
斯庶堙堙兮九百有官佩章曳兮履亭誦文嚙氷
滌熱兮豈惟泉時濼兮去吾民憂永忘懷懷兮

侍御心洛曹公父子忠孝合傳

明　陳際泰　大士

明御史曹公諱學程者全州人別駕公諱銘五世孫也銘以書經中正統丁卯經魁任潮州府判生穉穉生鵾鵾生體元體元以子貴贈文林郎生學程公字希明號心洛少秉性剛介頴而好學輒有志於古人及壯以詩經中萬曆己卯鄉薦癸未登進士第甲申筮仕石首令清江洲隱没地建閘平獯民賴以甦丙戌丁外艱歸庚寅起復寧海令築

海塘裁鍰贖立五社倉嚴捍禦政成而邑署産芝
有斷續復生之異兩邑所活計萬人壬辰擢廣東
道御史公在神宗朝屢奸摘伏不避權勢事有不
宜行者知無不言祛幾甸害孔凡十事念邊士久
戍詳述幽風以奏且飭屯戍墾荒畝計五千七百
五十五頃有奇奏立規制致有白鷺車前強項御
史之號靈武叛哼久逆顏行總督魏學曾罪至從
軍公挺然錄其功以上奏已上欲虛震位議並封
諸皇子垣臣王如堅史孟麟寺臣朱維京王學曾
涂傑等持不可俱罷免公疏引九廟神靈入告有
入讒佞拒忠諫漸祗席忽宗祊等言並封之議雖
寢實大拂上意彗以彗星變陳言曰朝政久輟郊
廟稀臨玉趾踈寢門形廷罕召對語多直切留中
未報數建言撼聖怒書公名于御屏中官報曰萬
歲震怒公無疆諫爲也公不聽而諫益力會日本
闔白新破朝鮮欲大舉入寇帝以朝鮮爲我藩籬
命將征討師老無功樞臣議款乙未定日本封事
本兵石星力主封議公與同官劉躍殺然以爲不

可公上疏曰倭情叵測若從其請又輕朝廷陛下
獨不監南宋故事乎遂與石星忤帝不懌竟遣亡
賴子沈惟敬賫冊往封丙申倭果敗盟惟敬就縛
滑弁揚方亨復奏倭情無變請添冊使上更命科
臣往此時垣臣葉經羙部臣樂元聲朱長春相繼
論星失策坐忤旨罷舉朝莫敢言公復義激于中
抗疏列七事之非內引秦檜史彌遠爲戒外引蘧
武顏眞卿爲法固請罷封帝責規避詔緹騎逮問
嬰三木備五毒鉗杖交加體無完膚下公于理欽

定大辟更以方亨克使惟敬爲副惟敬丐完封局
爲倭嚮道大掠朝鮮喪師失地本兵石星逮獄廷
臣請還公戡責令監軍以圖後効不報戊戌帝命劉
將軍綎合麻陳二帥征之倭遁錦山殲焉海島悉
平已亥東事成獻俘于朝上論功賞賚有差獨不
赦公公錮獄十有一年百折不回惟以父西塘公
不逮養爲痛母太孺人垂白倚閭爲憂忠孝之悃
發爲聲詩有戀闕忉心猶在思親涕未乾主恩深似
海臣節炳如丹之句後思母成疾每歲朝審刑官

見其奄奄氣息無不相顧流涕都人環視語曰此
曹御史也有涖數行下者有不徒相泣且相慰者
曰聖天子在上必鑒宥母過自苦以是刑官數擬
矜疑得緩刑公數四臨刑之夕同里在廷薦紳置
酒相訣公痛飲達旦無怖色從容上檻車後一日
縛赴市曹行刑風霾蔽天木拔瓦飛刑官復奏免
猶未赦計十一年前後內閣翰林臺省各部寺官
及勳爵諸臣同聲救釋章凡三十上皆不報屢荷
兩宮調護之不解嚮戊戌公次子正儒仰天泣曰
父囚纍頻年子遠侍萬里死者不可復生吾不忍
見父之刑與其偷生於世孰若相從地下乎乃徒
步抵都門入獄省視見父待斃狀嘔血數升昏仆
就地幾絕復甦當即揮淚刺血草疏擣登聞皷伏
闕下奏曰臣祖母七十有九衰病侵尋自臣父逮
繫以來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母而形羸骨立
祖母當垂死之年臣父無再生之日臣感慟悲激
呼號無從瀝血陳情願以身代乞繫臣就戮釋父
生還俾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得身報

親恩以全父子之義不報越明年巳亥秋決再上
書曰臣之于君義無所逃則死生惟命子
之于父情無所解無所逃則死生相關臣恩皇上
之法無可撓而臣父子之情不可割臣父之身皇
上生成之身也命之死誠不敢不死臣之身臣父
生成之身也見其死又安忍獨生臣心苦情迫自
願面縛法場并心代死萬一不蒙矜允臣有先臣
父而死耳不報蒙不郎加刑丙午復上書援洪武
八年例淮安山陽民有罪繫獄其子請以身代又
援嘉靖十四年例御史馮恩以建言忤旨其子行可
請以身代二祖皆憐而釋之爲請又不報是歲遇
上慈聖皇太后緻號肆赦刑部沈應文等一本始
蒙恩釋謫戍寧遠公乃星馳抵衛得間歸省不逾
年而太孺人不祿又逾年而公捐館後神廟崩光
廟相繼弁遐熹廟天啓二年念公孤忠追贈太僕
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四年賜諭祭建祠于家
廟之傍每歲春秋有司祀焉公於本州入祀鄉賢
於寧海祀名宦有忠諫錄四卷藏于家公生正儀

正儒正儀以父蔭撫州別駕正儒庠生崇禎五年
奉旨旌表孝子

韓泉記并頌

高熊徵

文公書舍成將秋嘗夕而散步明月在天山空樹
靜四望如晝水聲瀧瀧肰而獨峻嶺懸崖無從取
汲久而樂之已而嘆曰清溪在望而取汲無從豈
非憾乎翼日乃與門人羅印義黃璦楊楚生楊爾
恒斬艾蓬蒿將取于前溪狹徑陡削及溪而已倦
倦少憩始旋步于書舍之左得小溪荆棘蕪翳莫
見其源予曰闢之爾恒披而取道刈艸至泉少焉
荆棘開而嘉木植蕪翳去而細流響滌之澎如視

之漣如聽之潺如濯之清如掬而烹之香如甘如
而去書舍無遠也不逮息而及明日遂取以嘗僉
日是泉之在此邇矣昔人之處此衆且久矣無有
得之者今一旦而得之以祭雖無奇肰非文公之
賜不及此請名之曰韓泉乃爲頌曰文公書舍負
圖面溪水聲潺潺取汲惟遲匪伊遲之山陡而峻
路絕而崎溪雖在前至水已疲有溪難得猶之無
溪以茲慨嘆胡肰圖之書舍之左細流似瑳荆蓁
叢穢莫得其所予曰闢之衆皆云可葛蘿惡木蟻
穴蜾蠃刈之修之挼之抽之既滌流之又潔澄之
叢穢既盡逝者如斯微公之錫何以獲茲清泉洌
兮北流括兮嗟前之人胡弗得兮淪漪漣漪美且
甘兮當其未治鬱肰荒兮今惟治之抑若芳兮濯
兮湘兮以秋嘗兮或烹或煮莫不臧兮頌以紀之
俾無忘兮

廣西通志

康熙二十二年纂修

廣西通志卷之四十

雜記志序

子不語怪以其畔道離經而不可爲訓也然五石六鷁春秋必書神降石言左史且載歷觀寰宇志山海經搜奇志怪類多耳目不經見者粤固十五國之西陲山川靈幻索遠鉤深歷世所傳代有異事耘其說而存之亦以資博聞廣覽之一助也爰輯雜記以備采風

雜記

戴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按書舜巡狩至南岳後曰陟方乃死國語舜勤事而野死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註曰山今在零陵縣南其地爲蒼梧又曰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史遷引以爲證似非無徵者但世以其與孟子書不類故或疑之又按吕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山今陳州宛丘縣平丘有鳴條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

首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未知然否

神仙傳云漢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藥一丸用水含服之捧其頭搥少頃即開目動手顏色平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如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蒼梧火山有火每三五夜一見或言山下水中有寶珠光燭山上或言南越王佗藏神劒於山阿故深夜騰焰又山中有三足鼈不偶出時或出鳴蒼梧即有災祥之驗

泗城州出水銀耳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雇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餉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中掘窩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鍬鏟去其首仍埋之數日耳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近憑祥州也地亦有水銀坑耳法同每江西奸商雇人挑貨至界上貿易則私與約并雇工人賣之價成無論數十人俱縛去

鎮安府近交趾境上有一嶺出香草狀類排草而

稍粗左江人以之作安息香亦雜於排草中貨之
每十日以後群耘之搜挾無遺經春則復生然惟
一嶺有之踰嶺則無
平樂府城東南九里有榮山高二百餘丈險不可
躋山有木客形似小兒行坐衣服不異於人亦能
飲食時出市易作器與人亦無別
蒼梧三界廟有蛇背青腹赤目有火光能噬不直
者平時蟠繞藤香修倏忽往來莫知所之
邕宜以西有獸名埜婁黃髮推髻跣足裸形儼然

一嫗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蓋膝若犢
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凝畏人家知
爲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
衆則挾以還之其群皆雌無偶每男子必負去求
合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不可起猱人集衆
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
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益自然之文然
莫知其爲何用
萬曆二十三年行兩粵賞龍涎香此香不產於粵

在廣東澳買之一兩費可百金但其直厪難辨按
張世南游宦記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
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
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
三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
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
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
爲太陽所爍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
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

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斂入香之以爲至
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凡者如百藥煎
而膩理黑者亞之如玉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
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羣烟浮空結而不散又
一說云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泥水
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泥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
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積多年風
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
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泥水香可入

香用餘二者不堪

麟林郡有銅船乃漢馬援鑄造濟海後沉於水天霽水澄隱隱望見一名越王船今無所見

綠珠姓梁氏慱白綠羅村人生而端麗石崇爲採訪使遣交趾回道經慱白以珍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於是遂以巨石填之考晉書石崇只仕湖湘不曾爲採訪使豈以縣有綠羅山綠珠江而後人傳會之耶

唐武德初有宣撫使者至藤縣繡江巖舟遊慈聖寺以金盃挹水盃墮井中遂汲水乾不見盃止得一龜長一尺二寸宣撫使解紅勒帛繫其腰祝曰爾有靈吾放爾入井速漲金盃出水良久龜遊撫使沉吟而歸行至寺門塘見靈龜踴躍塘內埧沉入不見次日遊乾亨寺行至地名覃埔忽見金盃自澗水流出撫使令耘驗之果異日所失盃也乃持金盃遊乾亨寺而歸漫至所獲金盃處又見靈龜腰仍繫紅帛浮出塘面撫使令人拾龜祝之曰

吾適遊此地得金盃今又再見爾爾若有靈可同
歸供養是夜三更風浪忽起撫使船內有二寶劒
漲水而去其龜亦不知去向明集網戶搜之得土
藤一根尋埋藤根乃至西岸又見龜跡環繞宣撫
使申奏改鷺州在此地藤州鐔津其築城仍依龜
路跡且即寶劒躍水處改爲劒江

宣撫使又於州南三十里外得馴鵝之能言語歌
舞者奏上及至上前歲餘不語上怪而問之鵝荅
曰身居南生長禽中因父母異方所以不敢言上
憐而放之乃賜金環送鵝還比歸舊巢見其母已
死鵝以所賜環殉母身畔後人遂名此鄉曰孝義
曰感義曰義昌者因此鵝得名

唐楊貴妃容州雲凌里楊山人小名玉環父亡母
葉氏嘗謂先人云塋祖墳去此十里許遇一術士
忘其姓名云此墳若高數尺後代出貴子惜其大
低亦生貴妃母懷孕十三月開元初生三日目不
開母夢神人以手梳其目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
出日下目不瞬肥白如玉後軍都督部署楊康見

之以財帛啖其父母求爲女妃家素貧不獲已從
其請康有二女教之讀書妃三歲日夜同坐聽其
讀誦妃漸長通語孟康夫婦愛之時有長史楊元
琰攝行帥聞之令左右與母偕來一見大喜遂倍
金帛與楊康求之爲女妃姓敏曉音律明經史選
入壽王官是時年方一十四歲明皇召入內號曰
太真按唐書不言貴妃生於容州郡志乃謂天寶
四年門耶教許子真記野史所傳未可盡信姑存
之

唐河南房開士爲虞部郎中朝罷過曲江聞箏聲
心嚮慕之詢之則秦姝也悅焉買以千金求國工
誨之工藝絕倫後開士爲容州牧携之行山亭池
榭每游而歌焉未幾天開士念之不忘與故人劉
禹錫詩有悼隹人之句禹錫知其所自也惜其有
良妓獲所從而不克久乃爲傷秦姝行以貽開士
唐貞觀中南寧民婦陳氏居朝京門外一日買魚
歸遇白衣謂曰魚不可食既市可擲水中急上山
嶺避之陳如其言回望所居皆陷今龍池是也陳

没于嶺屢著灵異鄉人立廟祀之

唐李夔廉察桂州月夜聞鄰居吟咏之音清暢分明訪之乃戎昱即延爲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夔知其意即贈之昱感賦詩有恩合死前酬之句

唐韓伾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盤能爲數里霧嘗行野外見黄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書如牘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其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可勝數是年韓伾卒

唐柳子厚爲柳州守人歌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

唐貞元十八年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飬葬於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求其葬不得筮五月甲辰于秦謝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賁其墓宜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塚上是守乙己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

曰發之乃靚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言是邀吾墓意今則平矣直社之北二日舉武吾爲子葬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兇自塚之物皆在州人皆爲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延山賊叛奉詔討捕續命即中裴俞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源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復業源儒者有氣詛賊帥大喜蕃賓悅源佩刀請之源不欲遠其意遂解以贈賊益喜荅以小女奴二人既歸副將與源不相能誣源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俞大怒源具言本末辭色頗厲俞怒甚繫之獄州獄移書式方俾窴之法式方知其冤不得已持牒追之密戒使者縱之逃且語以意使者至傳式方意源曰我無罪何逃乃與吏偕至桂式方畏使者權不敢直卒罪之將就刑式方問所欲源曰願得暫去桂梧見妻子囑身後事可乎式方許之如

期而至臨行召妻子曰可速買紙千幅筆百管吾死當上訴於天是日暮副將飲酒舉盞驚曰樂押衙自盞中躍入吾口矣即暴卒其年四月俞見源跨馬從者皆執弓矢俞驚仆而亡明年十月式方宴於毬場忽瞪目久之乃曰樂源汝何來因索酒酹地曰我知汝冤而竟殺汝以奉詔使我之罪矣乃不語而死桂人哀之即源死所立祠榜曰忠正

樂將軍廟

柴侯名崇趙唐時守河北邢州後聞湘源覆釜山有聖僧號無量壽慕其道行來從之遊僧稱之曰柴君及既入滅忽積雨暴漲溪水湍急有大水自覆釜山湧出下陂江已而泝流復上五里夜聞空中有聲云吾是柴君欲於此建廟鄉民以其木刻神像祀之號柴君祠宋初州境有寇侯現神兵列城壘賊由是望空潰紹興元年孔彥周曹成犯境侯復顯化如初賊懼而退

呂純陽嘗憩于梧山郡人因搆亭其上名曰呂仙亭元天曆間時疫大作有張彥才者夢一道士入

其家求庭前樟樹爲呂仙像彦才許之明早樟樹
忽被風拔去于亭下時疫遂息今呂仙像即此木
爲之元末仙之左手指間生靈芝一本狀若蓮花
馨襲人云

五代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温後數日
還魂初若夢爲人追呼入官府見王者曰誤矣當
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爲我以法華經爲報亦
當勸人誦之伯虎曰某他日亦得禄乎謂之曰雖
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

五代時桂林府張姓者滑人歷殿前侍衛以勇畧
聞宋嘉祐間京師火不爲災仁宗感夢封嘉應侯
元豐初桂多火父老相與謀請爲祠祀之自是火
遂熄

宋吳黯字聖與邵武人元豐五年進士與蔡京舊
京拜相黯爲大僕丞求去京不樂以郎倅處之終
身同縣朱笙第大觀五年進士後秦檜用之柳州
笙恥出其門以父老歸屢召不起號悠然居士

嘉祐中桂林有一人入棲霞洞燭滅不得出明年

乃與遊人俱還自言嘗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滅因誦此故生衆方驚異忽輕舉莫知所在出李彦弼雜記

鄒浩使役者濂感應泉一二尺許乃於亂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于江曰予至五嶺不覩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勇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於是乎書

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于數里外後所居岩下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泉將北歸數日前泉乃涸夜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可見次日果拜命

黃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經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後百年真跡逸雲間趙忠定得之寶慶中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

黃山谷云余往在江南絕不爲人作草今來宜州求者無不可或問其故告之曰往在黔安園野人

有以病來告者皆與萬金良藥有劉薦者諫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曰有不庸者引來聞者絶倒

黃山谷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舍齋上無風障市聲喧瞶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余家本農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即既設卧榻焚香而坐獨傲仙女象州馮六村人嫂姓獨孤氏姑姓傲氏

宋乾德間採葛至天盖山飲泉見雙鯉戲水傲氏恥之身陷其中獨孤氏赦之亦陷俄頃無形迹月餘在空中呼父母曰吾二人乃仙女有過謫人間數月當還故來辭謝衆咸異之呼爲獨傲仙女名其山曰獨傲山

井佃象州人家富而樂施凡窘戚有求者未嘗少吝性靈異夬禍福如響一日聚隣里告曰吾已厭世矣言訖遂瞑目而逝鄉人立廟祀之

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國爲宜州司理秩滿還鄉云

宜州産一怪物狀如人長丈許遍体生鱗甲獨據
野廟初惟搏食畜獸浸浸及人峒丁多爲所害屢
黨衆數百往攻之怪見人至輒遁升巔運巨石下
擊衆驚走不暇雖强弓藥箭四面交射皆莫能入
膽壯者以利刃刺之其堅如石亦不能傷獄有重
囚曰馬超巡檢者武鶩悍勇坐殺人久繫獄自言
于郎曰願耽此怪以贖罪只得二鐵椎重三十斤
當獨往守命鑄大椎遣之別選精兵三十以助遍
巡諸峒入一野寺見徵徑似有大足跡次方丈睨

傍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超側身出掩諸扉獨留
一扇撐柱之俄聞山下颯然有聲乃此怪負麋鹿
穿林而來超亟起發扃陷其一足箠以椎仆于地
翻手搦超脚攫其股肉一大片超連椎撞其胸遂
死之後援劒斷頸流血數斗呼集助兵舁尸獻于
郡守峒丁踴躍歡謝遂貸超罪還原官
融縣梁熹吳輔宋末人甚驍雄捕盜數有功後戰
歿累著靈應宋各封侯廟食至今尤顯玉融有一
洞在半山其白首處也每歲鄉人嘗見其出入其

出也千乘萬騎戈甲旌旗光耀奪目最後執二黃
繖者出則二神繼出隨從擁護旌旛繚繞莫知其
數其入也亦然樵採者遇之輒大病鄉人云若見
其歸則其年邑中豐稔少疾疫盜賊之事若見其
出則不利蓋常先兆示於民云

李令公者宋時李幹轄有功於民廣右所祀之夔
依憑其間俗號獨脚虎狼常擲石礫以懼愚民祀
之甚於祀先嘗涯一武弁婦數年婦病乃移河池
所避之物亦隨往婦竟以此殞生

宋呂愿中帥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約某日當還
過期二日廼至命斬之人莫敢言汪聖錫適判府
事力言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他日此人或愆期
必亡命不返脫有緊切奏將不得聞之其害大矣
呂矍然悟謝曰吾過矣明日姑引疾君自爲之明
日呂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釋之超感再生息誓
以死報錄事參軍周生與時相秦檜有舊汪素
惡其爲人周生恨之遣一獄典持書于京師謁汪
超聞而疑之曰六曹通大帥書必以吾息公故廼

徃獄典家訪所以典憮然曰我平生未嘗違出況京師乎今行橐索然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爲汝辦萬錢宜少候即超辦錢持與典典喜沽酒共飲示以書典先醉卧超亟就火鑠書蠟窘啓觀果譖汪者復緘之典不覺也後二日超徃謂之曰吾忽被命如臨安行甚遽汝果憚此役當以書并錢授我我爲持去典大喜如其言越三月超歸以秦府報帖與典汪既受代還玉山明年超詣其居出周生書示汪常遣信過海遺餉趙元鎮丞相李秦發衆政是時秦擅方開告訐使此謗得行汪必不免矣

宋守張公自明者文雅風流迥出塵表一日集諸士民言曰吾入關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入一洞天光景殊別有石碑題曰宋剌史卅霞張公之墓鑱磨宿搆公飄然而入浮雲半掩峒口漸合今其石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

宋梁弼直高要人調靖江荔浦尉以獲賊功改官僉書鬱林一日假寐夢西海府君牒請至殿庭如王居講賓主禮請梁撰水城記梁援筆爲之記末

就而覺明日錄畢焚之無病而逝

貴縣解額四名三年大比裁冠幘帶應舉於有司者七百人舊附試于象紹熙三年秋移附於橫後士子赴試不便嘉定六年癸酉科方從本州申請從此創立貢院

貴縣山中有一石牛遇歲旱殺牲和泥塗石牛背以鹽塗牛口驅牧童歌以樂之即大雨泥落盡雨乃止出廣州記

元至正間興業縣大李村有牲李者事修煉之術一日携其妻訪外家酣飲而還至途中忽謂其妻曰我體中燥痒不可忍會須過前溪一浴而姑待於此少頃風雨驟作其妻趨而視之則遍身鱗甲矣其妻曰我歲一來歸當以米糕祀我語畢欻然化龍飛去後果每歲一還其鄉鄉人呼其居曰李龍宅

元至正二十四年象州清規院傍一池其中有龍鬬夜去晚回勝則聲振林木不勝暗一日不回僧徙視之見龍雄據鐘於池寺尋

廢值冬水落清徹猶見其形

元順帝明宗長子嘗被讒於明宗徙于高麗使居島中閱一載復移于廣西文宗崩后命立寧宗寧宗復崩燕帖木兒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晚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廼命中書右丞潤里吉思迎帝于靖江后延大臣定議立帝是爲順帝

宣德間崇善縣土官趙暹興兵入寇千戶趙欽鄭忠率軍拒之時見群鴉飛鳴于官軍之上賊弗戰而退私詢其黨云爾兵既來何以怯敵彼曰時見紅袍神于空中群鴉導之故怯而退識者以爲有神助云

正統間叛軍范信兵既入大同里在潯州府平樂縣俘獲甚衆旗牌官人給賊婦一二人值昏暮拘繫一室中夜半哄然視之乃三四人就經也此猶或懾威懼死而然又有一烈者年尚少負一小兒過嶺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自投嶺下死

容縣東門譙樓北有禁鐘一口蓋唐貞元遺物也

重無慮百鈞鐘懸以亭大蓮塘有銅鍋一口風雨晦冥鐘則飛徃相搏頃之乃復成化三年都憲公作府治禁鐘載至龍灣忽墮于水衆力莫舉狀聞遂寢無何守備指揮尹公欲徙之西城牽負百夫莫致衆不可而還之止用其力之半

正統間御史唐慎去廣西淫祠民云凡著赭衣過祠門者降災慎出按聞之即著緋衣徃焚其像廬其廟邪慝乃息

鄧氏宜山人頗能詩嫁爲同邑吳某妻吳以罪被遂赴省鄧以衣寄之而侑以一絶云欲寄寒衣上帝都連宵裁剪眼模糊可憐寬窄無人試淚逐西風酒去途又題盡菊云良工妙手恁安排筆底移來紙上栽葉綠花黃長白嫦等閑不與蝶蜂來

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夜宜山縣學生員韋輔與數友宿于齋中夜半忽失此數人而門窓關楗如故坎日遍求無所得越三日始于都指揮彭瑛莹寢得之病不能言徐以安神定魄劑服之數日始語云是夜有二鬼入齋拽之從窓櫺出復從雉

葉梁眼內出城入彭將軍祠內置我坐于案卓鬼
遂不知所之令得再生幸也乃復以藥調之越半
月而愈

慶遠衛都指揮戚綱守河池所日嘗語人云思恩
縣近村山林中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
裹束白竹纏苧屩度枝過樹如履平地村民覩者
相去僅丈許容色甚和若有意捕之則在樹杪不
下急之即行如飛去而復來者數月又趨村一日
有二人牽二蛇入人家繫於樓下登樓索食主人
見其服飾異常炊食之食畢下樓解蛇叱而鞭之
化爲龍各乘其一騰空而去

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聚而戲或歌或舞或
吹笛情方洽忽見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濶三尺
餘長倍之披髮爲喙背有二翼俯覩群童爲樂嬉
然而笑少間番舌長過腹群童大驚皆友走其人
能蠻語連呼曰合合勿驚勿去仍歌舞吹笛以
樂令群童復聚吹笛歌舞焉其人喜拊手大笑聲
震林樾已而復番舌如故久之乃去遂不復見

慶遠龍錄高公貴平生以濟人利物爲心每值亢旱即齋沐焚香露詞道經自卯至巳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骸于道即舊匣貯之以葬成化十一年八月遊那地州至剌峽口見一人偃卧路側貴以椰瓢汲水灌之度尚可救令人舁至寓邸作薄粥以飼之良久漸甦復求妙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者泣言曰兒乃撫州臨川陳賢也偕叔諒來此爲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將利賢田產寅夜負出棄于此即歸鄉矣貴聞側然乃注意療治獲全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產已爲叔奪矣訟于官始復舊物後致書謝貴云吾家子母再相見公之賜也惟願公後益昌以食此報後子嵩果仕至太僕寺正卿貴受封中憲大夫

嘉靖二年七月望後府署守宿者見一長人步入驚怖群呼移時而去尾之見入右江道內古榕樹下遂不見知府王顯高次日入道見其樹大踰十圍蔭廣數畝詢知其樹爲怪已餘百年睇視樹根有竅出烟如縷晝夜不絕乃遣人伐樹其中得妻